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爱的荒漠

〔法国〕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16422
I565.45
14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爱的荒漠

〔法国〕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钱裕芳 译

图书馆藏 00012195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蔚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爱的荒漠
〔法国〕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桂裕芳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4.25印张　插页3　字数330千字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100册
书号：10256·52　定价：（平）1.60元
（精）3.00元



〔法国〕**莫里亚克**（1885—1970）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

桂裕芳

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于1885年生于法国西南重镇波尔多。他的父亲是大庄园主兼木材商，母亲出身商业世家，这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大资产家庭。但父母亲却分别继承了不同的思想传统：父亲不信宗教，甚至是反教会派，他拥护共和制，而且有文人的气质，爱好文艺；母亲思想保守，笃信天主教，并且身体力行，一丝不苟。莫里亚克一岁半时，父亲因患脑瘤猝然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儿女去与虔诚信教的外祖母同住。莫里亚克是她最小的孩子，备受宠爱。他体质羸弱，生性好静，不爱与其他儿童嬉戏，喜欢整日追随母亲左右，谛听大人们交谈，更喜欢阅读和冥想。他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写点小东西，十三岁时还写了一本小小说献给他姐姐。由于母亲和学校神父们的影响，他成为坚定的天主教徒，但与此同时，他讨厌教会的清规戒律、繁文缛节，视之如桎梏。

1894—1906年的德莱福斯事件对莫里亚克日后的政治态度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件爆发时，他虽然年幼，但由于家庭以及所受的教育，也被卷入波尔多大规模的反犹太示威。他曾亲眼目睹狂热的天主教徒们狂呼要求处死无辜的德莱福斯。当权者煽动宗教狂热，并将它纳入反犹太的种族主义的渠道，这个教训，莫里亚克在半个世纪以后曾屡次提及。他在名为《拍字簿》的评论文集中曾说德莱福斯事件是法国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应该被后人引以为戒。

1906年，莫里亚克在波尔多文学院历史学科毕业。外省生活的闭塞与保守使他感到窒息，他向往巴黎，借口投考巴黎典籍学校而离开波尔多。在典籍学校入学不久他便退学而专门从事写作。1909年11月，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双手合十》，受到作家巴雷斯的推崇与赞赏，他很受鼓舞，接着又发表第二本诗集《告别少年时代》（1911），小说《身戴镣铐的孩子》（1913）、《白袍》（1914）。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莫里亚克因患胸膜炎未入伍。1915年年底，他自愿报名参加救护伤兵的工作，出发去前线抬担架。这期间，他亲身体验到战争的残酷，并在战争中失去了几位亲人和挚友，他的健康也受到很大摧残。当他于1917年因病被遣送回家时，他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

战争结束后，莫里亚克又恢复了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肉与血》（1920）、《优先权》（1921）。但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22年发表的《和麻风病人的亲吻》，这本小说畅销一时，使作者名声大振，当时左右文坛的刊物《新法兰西杂志》立即向他约稿，并刊登了他的《火河》。在这本小说中，莫里亚克已经显露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刻的心理描写与诗人的语言。1925年发表的《爱的荒漠》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

奖，接着陆续发表了《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蝮蛇结》（1932）、《弗隆德纳克奥秘》（1933）。1932年他任法国文人协会会长，次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风云变幻的年代，莫里亚克曾有过迷惘及徘徊，但他很快认识了西班牙反动力量的本质，并勇敢地投入战斗。他曾经与罗马教廷的旨意背道而驰，公开谴责佛朗哥，并大声疾呼要求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在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他用假名秘密出版了《黑色札记》，抨击贝当傀儡政府卖国求荣和迫害犹太人的暴政。他积极参加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抵抗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在当时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中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在巴黎解放后仅仅一周，戴高乐便派人专程接他从维玛尔到巴黎去晤谈。

二次大战后，法国出现了新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折磨与考验，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持怀疑与否定态度，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指名批评了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结》，与此同时，英美小说大量被介绍到法国，促进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形成，一时间，新小说成为时髦，传统小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莫里亚克的小说也受到冷遇。1945—1952年是莫里亚克比较沉默的时期。

1952年，瑞典科学院决定授予莫里亚克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诺贝尔奖的桂冠肯定了莫里亚克在小说方面的业绩。沉默多年的莫里亚克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拿起锋利的笔活跃在报刊舆论界。他每周为《费加罗文学报》撰写专栏（取名《拍字簿》，后收集成五册），后来又为当时思想激

进的《快报》写评论，抨击法国当局的殖民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与此同时他写了两本回忆录，并于1969年发表了自传性小说《昔日一少年》，这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莫里亚克完成的最后一本小说（1971年，即他逝世后第二年，出版了他未完成的作品《马尔塔韦恩》）。1970年9月1日，莫里亚克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充满了考验、搏斗与荣誉的一生。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哀”，然后将遗体安葬于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维玛尔故居旁的墓园中。

莫里亚克从1909年开始创作生涯，直到逝世前一个月——1970年8月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后写作达六十余年。他的作品从正面或侧面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是时代的见证，这里面可以看到波尔多的风土人情和贪婪保守的庄园主资产阶级；可以看到一次大战后法国青年的苦闷，天主教徒的彷徨、自省与探索；可以看到对社会时弊的抨击及对生命真谛的探讨……作品一共约二十五部小说，四个剧本，以及四十部散文、诗集、评论、回忆录等。

二

莫里亚克曾在《论小说家及其人物》中写道：“我在酝酿一本小说时，头脑中必须对故事发生的地点了如指掌，必须对房屋的每个角落，花园深处的僻径，以及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而作者最熟悉的是他的故乡波尔多以及座落在波尔多附近的祖传房屋及田庄，浩瀚的松林，望不到头的沙径，还有

在那块土地上栖息繁衍的人们——特别是庄园主资产阶级。有人曾责怪莫里亚克在不同作品中一再重复这些环境和人物，并将莫里亚克贬为“地区作家”，这种论点当然站不住脚。莫里亚克作品中的人物一再出现，但处于不同的生活境遇，面对不同的矛盾，从而更深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决不是机械的重复。至于莫里亚克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波尔多地区，超越了法兰西国界，而进入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仅以中篇小说《苔蕾丝·德斯盖鲁》为例，在1927—1960年期间，作品的法文本曾再版十八次，畅销比利时、瑞士、加拿大等国法语地区，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流传各国。

莫里亚克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又是它的叛逆者。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经说过：“当然我是资产者，我享受我那个阶级的一切特权，我得到社会所赋予宠儿的一切，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我的宗教良心促使我采取某些看来似乎矛盾的立场。”这段话适用于他那尖锐的政论文，也适用于他的小说。他从自己的宗教信念出发来描写自己的阶级。在他笔下，外省生活保守、闭塞，资产者愚昧无知，阶级偏见及门第观念使人们生活在空虚与孤寂之中。“人生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如隔万道深渊。”人们相互之间没有爱，没有温暖，没有同情与谅解，有的是嫉妒、仇恨、贪婪、占有欲与报复狂。除了《弗隆德纳克奥秘》等少数作品以外，他大部分小说都是对家庭的批判，尤以《苔蕾丝·德斯盖鲁》及《蝮蛇结》为甚。莫里亚克将家庭比作囚人的牢房，孤独的深渊，漆黑的隧道，荒漠、苦役船……他的批判自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而是为了启发人心来矫正弊端。他在无情揭露贪婪成性的食利者之余，还出于恻隐之心，悯恤这些芸芸众生；他

们既可卑又可怜，只知在人欲横流的苦海中沉浮，哪里想到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超度来生？于是，莫里亚克将他们罪恶的心灵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促使罪人们猛醒，脱离苦海，归顺天主，获得“神恩”，因此，天性与神恩的矛盾与斗争构成了莫里亚克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天主教徒的莫里亚克可以算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诚然，他没有写出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浩繁的作品，但他基于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和体验，同样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虚伪与不公正。在他的小说中，往往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社会生活的狂飙巨澜，一切似乎很平静，一座庄园，一个家庭，三、五个人物，光阴象流水一样静静流去，但在这平静的流水之下却隐藏着多少矛盾和冲突，酝酿着多少悲剧。金钱和土地败坏了人们的灵魂，使家庭这个小天地成为相互厮杀的角斗场。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从普鲁斯特到加缪》中曾谈到莫里亚克，他写道：莫里亚克“曾用温柔抒情的音调歌颂童年的梦想，但为时不长，加今他在气势浑厚的管风琴上弹奏挽歌，即血缘及土地使他依附于上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挽歌。那个社会集团身戴桎梏，而其中最沉重的是金钱的桎梏。”

《苔蕾丝·德斯盖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佳小说之一。主人公苔蕾丝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妇女的命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她厌恶那种精神空虚，一心贪图口腹之乐、床笫之欢的庸碌之辈。如果说她和丈夫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财产欲，因为他们都贪爱松林和地产，除此以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甚至缺乏共同词汇：“他们对基本字眼赋予不同的含意”。在这种处境中，她得不到爱和温

暖，“被判终身孤独”；虚伪闭塞的空气使她窒息，她必须走出这个黑洞洞的隧道，不顾一切……于是在她和家庭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好比是狩猎，不是当猎手就是当猎获物。苔蕾丝毕竟是弱者，只好沦为牺牲品。作者对苔蕾丝是充满同情的，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婚姻与家庭的反抗，这间接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青年中出现的怀疑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思潮，无怪乎这本书刚刚问世，就遭到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宗教界的非难。怎么？天主教徒莫里亚克竟着意渲染毒害丈夫的“怪物”？而且还寄予同情，这岂不是亵渎圣物，大逆不道？但这本小说却受到了读者的赞扬，他们并且提出问题：苔蕾丝为什么要毒死丈夫呢？她到底要求什么呢？当她来到巴黎以后，她的前途又将如何呢？为了回答读者们的关心，莫里亚克后来又写了三个续篇：《苔蕾丝看病》、《苔蕾丝在旅馆》和《黑夜的终止》。但这几个续篇都比《苔蕾丝·德斯盖鲁》逊色。

《爱的荒漠》是奠定作者在法国文学上的地位的作品，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描写了“那些因血缘及婚姻机遇而构成家庭的人们的孤独与隔绝”。库雷热大夫虽然功成名就，但内心感到空虚，他与妻子儿女没有共同语言，咫尺天涯，他爱玛丽娅·克罗丝，但不被她理解和接受，于是只好将痛苦埋在心中，好比自己成了“被活埋者”。至于玛丽娅，她生活在罪恶之中，但她又以罪恶为耻，不甘心堕落，她向往纯洁，幻想贞洁而真诚的爱，她在纯洁与罪恶之间、善与恶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踯躅徘徊，她是何等地孤独！“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在世界上肯定没有人比我更孤独。”人的孤独，法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表达。当然，《爱的荒

漠》在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家庭毕竟是归宿。

1969年问世的《昔日一少年》曾获得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这本小说与在此之前写的一部小说《羔羊》相隔十五年之久，但莫里亚克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丝毫未减。这里仍然是作者的传统主题：外省生活，家庭，童年，情欲，善与恶，天性与神恩……我们看到主人公阿兰·加雅克是如何变化成长的，他如何经历生活中的悲伤痛苦、幸福欢乐，以及怀疑反叛，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周围有对土地顶礼膜拜的母亲，有一心往上爬的西蒙，也有喜欢控制人的玛丽，但这些人都有复杂丰富的性格及内心生活：母亲既爱土地，又爱儿子和雅内特；西蒙既向往世俗的荣誉，又留恋神职生活；玛丽既想出人头地，又能为爱情作自我牺牲，而在这些人物生活的背景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政教之争，以及教会内部的思想危机及分歧。这本小说富有哲理性，主人公对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善与恶、青春与衰老，都有许多遐想、思考与感触。而整部小说沉浸在一种朦胧气氛之中，更烘托出世界的复杂性，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一切是真是假？是事实还是臆想？有几分是事实有几分是臆想？

三

莫里亚克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使人想到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大师拉辛。莫里亚克本人十分推崇拉辛。他们都善于描写微妙的心理和炽热的激情，这种激情“象一个隐

秘的火种在灌木丛中缓缓蔓延，点着了一棵又一棵松树，一片又一片松树，终于形成了森林大火”，于是酿成了悲剧。莫里亚克在《苔蕾丝·德斯盖鲁》前言中引用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天主呀，发发慈悲，可怜这些疯男狂女吧！”苔蕾丝，库雷热大夫……都是些狂人，他们被情欲缠身，失去了理性，仿佛是黑夜中的盲人，在本能和情欲的推动下，一步步滑向未知的命运。作者一再写到“他（她）没有想到”，“他（她）哪里知道”，“他（她）永远也不知道”，“他（她）万万想不到”等等，以烘托人物的茫然无知和软弱无力，在这里可以闻到一股宿命论的味道吧！

莫里亚克的小说结构严谨。他不爱用按时间顺序的直线叙述，而喜欢用倒叙的手法，形成现在—过去，过去—现在的跳跃，这种手法是与作家的创作目的相适应的。对莫里亚克来说，情节，尤其是决定性情节，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导火线，它的使命在于触发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揭示灵魂深处的奥秘。例如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苔蕾丝往大夫的饮料里放毒药的这个决定性行动在小说开始以前便完成了，幕布一拉开，法院便宣布“撤销诉讼”，因而作者几乎用全部篇幅来描写苔蕾丝的心理活动，描写她在孤寂中的独白。当然，《昔日一少年》与《苔蕾丝·德斯盖鲁》及《爱的荒漠》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

莫里亚克对景物和气氛的描写是十分精湛的。他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使之与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无不带上人性的色彩。风暴、烈日、淫雨，都与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汹涌翻滚的激情，或者孤独哀怨相互烘托呼应。例如身陷囹圄的苔蕾丝瞧着窗外：“仿佛数不清的树还不够似

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又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当苔蕾丝深夜辗转不眠时：“树林发出哀啸，仿佛人们在为自己哭泣，在催自己入睡……”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与景达到高度统一，使小说的悲剧性更具有感染力。

莫里亚克的语言在法国被公认为典范，它精练，含蓄，生动，又因句子的节奏、音韵，主题的反复出现而显得抒情，仿佛是散文诗。他的诗人气质更表现在大量使用的比喻和隐喻中。例如在干旱时，“丁香树的枝条象手掌一样伸着等待雨水”；玛丽娅渴望爱情，在失望以后，她“填平了她的荒漠中的最后一眼井，剩下的只有沙子了”；库雷热大夫在家庭中感到窒息，仿佛是“一个被活埋的人”；五个衣着一样的小姑娘并排坐着，“仿佛是栖在一根棒上的被驯服的小鸟”；人们彼此隔绝，“象银河系的各个星体一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莫里亚克的隐喻和比喻中有一些是十分强烈而严酷的，他往往将人比作动物，表明大自然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例如他曾在多处用过“蜘蛛吞食苍蝇”这一比喻，生动地表现了陷于困境而无法脱身的情景。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莫里亚克将女主人公比做被枪打下的野鸽：“被捕获的野鸽在挣扎，使扔在桌上的口袋一鼓一鼓地”；她又好似一条狗：“贝尔纳先生对训练不听话的狗可是内行……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把她驯服了”；她又好比是驾辕的马：她“只是在驾辕时才闹”。这些比喻既切合波尔多附近朗德荒原的风土人情，又生动地勾画出一幅幅残酷无情的社会画面。

目　录

·译本前言·

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桂裕芳

爱的荒漠……（1）

苔蕾丝·德斯盖鲁……（145）

昔日一少年……（247）

·附　录·

授奖辞……安德斯·奥斯特林（433）

受奖辞……弗朗索瓦·莫里亚克（438）

莫里亚克小传……（443）

爱的荒漠

一

多年来，雷蒙·库雷热一直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再次遇见玛丽娅·克罗丝，渴望对她进行报复。他曾多次在街上尾随一个女人，以为他寻找的正是她。后来时间医治了他的积怨，因此，当命运使他再次撞见她时，他一开始并未感到这次相遇理应在他心中唤起的那种夹杂着狂怒的欢乐。这天晚上，他跨进迪福街酒吧间时，刚刚十点钟，爵士乐队的那位黑白混血儿正在低声哼唱，只有侍者总管一个人在凝神静听。这个酒吧间不宽敞，每到午夜时分，一对对的男女在这里摩肩擦背地起舞，而此刻，通风机象只大苍蝇在嗡嗡响。看门人惊讶地说："先生，您很少来得这么早……"雷蒙只是作了一个手势，让他关掉这个嗡嗡声。看门人带着几分机密地劝他说："这是个新办法，不用吹风就能排除烟雾。"但他这是白说，库雷热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打量他，他只好朝衣帽间退去；天花板上的通风机沉默了，仿佛一只熊蜂停落下来。

年轻人碰皱了那挺括无瑕的桌布的线条，他看到玻璃镜中自己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自己问自己："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是呀，他最讨厌令人扫兴的晚上，而这个晚上让人太扫兴了，这都怪埃迪·H这个傻瓜……他对这个小伙子几乎不得不用暴力，把他从家里拖到饭馆。饭桌上，埃迪说他偏头

疼，所以心不在焉，他勉强坐在椅子边沿上，身体显得急躁。他正思念着即将到来的乐趣；一喝过咖啡，他就溜之大吉了，他步履轻快，眼神炯炯，耳朵红红的，鼻孔翕动着。原先雷蒙整天都在幻想这个迷人的夜晚，不过埃迪大概已经尝到别的欢乐，它们比倾心交谈更为清新提神。

库雷热觉得奇怪的是，他不仅感到失望和羞辱，而且十分忧愁。就这么一个同伴居然在他眼中变得如此珍贵！他很反感。这在他的生活中似乎是件新鲜事。在三十岁以前，他不曾具有友谊所要求的那种无私的感情，再说，他忙于应付女人，对于他认为的非占有物，他一概嗤之以鼻，他会象一个贪吃的孩子那样说："我只喜欢能吞下去的东西。"那时，他只把自己的同伴看作见证人或心腹，在他眼中，朋友首先意味着两只耳朵。他也喜欢向自己证明他能控制他们，操纵他们；他热中于施加影响，乐于有条不紊地使人失望气馁。

如果雷蒙·库雷热能够使自己的欲望服从于一项事业，如果他没有因为兴趣而背离正道，追求一种眼前的满足，那么，他完全可以象他当外科医生的祖父，当耶稣会会友的叔祖，和当大夫的父亲一样，拥有一批支持者。然而，他已经到了这种年龄，这时只有引起灵魂共鸣的人才能确立自己的统治，而库雷热所能给予弟子们的仅仅是最大的乐趣。最年轻的人希望在他们的同代人中间去寻找同伙，因此库雷热的支持者便越来越少。在爱情方面，猎物在长时期里多如牛毛，而那些与我们一道开始生活的一小群人却逐年减少。战争砍伐了一大批人，幸存者或是陷于婚姻的泥潭，或是被职业弄得面目全非；库雷热看到他们头发花白，大腹便便，或者秃顶的模样，便怨恨他们与他同岁；他指责他们扼杀了他们的青春，指责他们不等青春

遗弃他们便背叛了它。

而他，他傲然地以战后青年自居；今天晚上，在只有曼陀铃在轻声弹奏（旋律的火花消逝后又重生，摇曳不定）的空空的酒吧间里，他热切地看着镜中所反映的这张长着浓发的面孔——这张还没有被三十五岁的年龄损坏的面孔。他想，衰老在损害他的身体以前，会先夺去他的生命。他听见女人们彼此问道："这个高个子青年是谁？"便感到自豪，但是他知道二十岁的小伙子们更有眼力，他已经被排斥在他们那转瞬即逝的青年一代之外了。这个埃迪，也许他有更有趣的事要做，这比在萨克管的嘈闹声中谈论自己，一直谈到天亮会更有意思；不过，此刻他也许正在另一家酒吧间里谈论自己，他在向一九〇四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剖析自己的感情，而后者不停地打断他说："我也是。""和我一样。"……

突然进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早准备大摇大摆地穿过酒吧大厅，可是一看到大厅如此冷清，不免发窘。他们簇拥在柜台侍者周围。库雷热从来不愿意因为他人而痛苦，不管是情妇还是同伴。所以，他按照老办法，努力证明埃迪·H如何微不足道，自己被抛弃后的惶惑不安实在是大可不必。他试着拔掉心中这根感情的幼草，而且高兴地发现没有遇到草根的任何阻力。他甚至大胆地想明天就把这小伙子赶出去，并且下决心从此不再见他。他甚至轻快地想道："我要把他扫掉……"他自在地舒了一口气，可是发觉自己仍然感到别扭，可见根源并不在埃迪。啊，对了，这是那封信，是他在夜礼服的衣袋里摸着的那封信……用不着再看一遍了，库雷热大夫对儿子总是用一种简练的语言，一眼就能记住：

我住在大饭店，参加医学大会。早九时以前，晚十一时以后，可来看我。

父　保尔·库雷热

雷蒙喃喃说："决不……"不知不觉他露出一种挑战的神气。他怨恨这个父亲，因为他瞧不起家里所有的人，唯独这个父亲难以鄙视。雷蒙三十岁时曾经要求得到象姐姐的嫁妆那样一份财产，但未能如愿；在遭到父母拒绝以后，他便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不过，财产是归在库雷热太太名下的，雷蒙知道，如果父亲有权处理的话，他一定会慷慨大方，因为他不在乎金钱。雷蒙又说了一遍："决不……"但在这封于巴巴的信中，他确实感觉到一种呼唤。他不象库雷热太太那样盲目，她对丈夫的冷淡和生硬很气恼，常常说："他心眼好，这对我有什么相干呢，既然我毫无体会？想想吧，他要是心眼坏，那会成什么样子了？"

这位难以仇视的父亲发出了呼唤，雷蒙感到别扭。不，当然不，他不会回答的，不过……后来，雷蒙回忆这天晚上的情景时，还记得他跨进这家空空的小酒吧间时满腹辛酸，可是，为什么辛酸，他已经忘记了，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名叫埃迪的同伴抛弃了他，因为他父亲来到了巴黎；他认为这种辛酸来自一种预感，认为他这天晚上的心情和在他生活中即将发生的事件相互有联系。从那天以后，他总是说，单单一个埃迪，单单一个库雷热大夫，是不可能使他如此坐立不安的，他说自己刚刚对着一杯鸡尾酒坐下来，便本能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感觉到那个女人正向他靠近；在那一刹那，她乘坐的汽车已经拐进了迪福街，她在小提包里到处摸，对男伴说：

“真讨厌，我忘了带口红。”

他回答说：

“盥洗室里可能有。”

“多恶心！这会传染上……”

“格拉迪丝会把她的口红借你用的。”

这个女人进来了，一顶钟形帽遮住了她的上半部脸，只露出一个下巴，而下巴正是刻着女人年龄的地方。在这个脸的下半部，这里或那里都有第四十个年头的痕迹，皮肤绷得紧紧的，颈下开始出现了垂皮。在皮裘下面，她的身体大概也萎缩了。她仿佛从斗牛场的牛栏里出来，被灯火辉煌的酒吧间弄得头晕目眩，停在门口。她的男伴和司机争执了几句，所以来晚了一步；当他来到她身旁时，库雷热没有认出是谁，但心里想：“我在哪里见过这张面孔……这是波尔多的面孔。”突然，一个名字来到他唇边，他瞧着这张仿佛由于自命不凡而膨胀的、五十多岁的面孔：维克多·拉鲁塞尔……雷蒙的心怦怦直跳，他又观察那个女人；她发觉只有自己一人戴着帽子，便突然摘下来，在镜子前面抖动她那刚剪过的头发。她的眼睛露了出来，既大又安详，然后是宽宽的前额，深色头发在额头边沿形成七个尖点，线条极其分明，和年轻人一样。这个女人所保留的残存的青春全部集中在她的脸的上半部。雷蒙认出了她，尽管她的头发剪短了，身体变得粗壮，尽管她正经受着从脖子开始逐步向嘴部和面颊蔓延的缓慢的毁坏过程。他认出了她，仿佛他认出童年时的路，尽管路旁浓荫的橡树已被砍掉。库雷热估计了一下年代，立刻自言自语说：“她现在有四十四岁了，那时我十八岁，她二十七岁。”象所有那些将幸福与青春混为

一谈的人那样，他对于逝去的光阴有一种隐约的，但却时时警觉的意识；他的眼睛不断地估量已逝的时光的深渊，迅速地使在他的生命中起过作用的人各就各位，而且，他看到了面孔便忆起了年代。

“她会认出我来吗？”可是，如果她没有认出他来，她会那么突然地避过身去吗？她走近她的同伴，大概在央求他别呆在这里，而他用一种想博得别人赞赏的声调高声回答说：“啊不，这里不沉闷，再过一刻钟就会象鸡蛋一样挤得满满的。”他推开一张桌子，在离雷蒙支着臂肘的桌子不远，沉重地坐了下来；血液涌上了他的脸，脸上除了血管硬化的征象外，还挂着一副坦然得意的表情。他见那个女人站着不动，便喊道：“喂，你还等什么？”突然，在他的眼神中，在他那几乎发紫的厚嘴唇上，自满的表情消失了。他又说了一句，自以为声音很低：“当然啦，你见我喜欢呆在这里，你就闹别扭……”她大概在说：“注意一点，有人听我们说话。”他几乎嚷嚷起来：“我是懂得规矩的！就算是有人听，又怎么啦？”

女人在离雷蒙不远的地方坐下，她放了心，因为年轻人必须俯过身来才能看见她，而她却能轻而易举地避开他的目光。库雷热猜到她这个安全措施，他突然感到无比恐惧，因为他意识到十七年来所盼望的这次良机可能白白丢掉。十七年过去了，他认为自己的愿望依然如故，他要侮辱这个曾经侮辱过他的女人，让她瞧瞧他是怎样一个男人；他可不能让女人给骗了。多年以来，他常爱想象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见，他将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服这个女人，使她哭泣，因为他在她面前曾经是可怜巴巴的……当然，如果今晚他看到的不是这位女人，而是在他十八岁的中学生生活中任何一个别的配角，比如当时和

他要好的那位同学，或是他所厌恶的那位学监，那么，一见到他们，他大概不会发现他童年的友情或厌恶的任何痕迹。而在这个女人面前，他不是又回到一九××年六月的那个星期四吗？那是黄昏时分，在尘土飞扬而又散发着百合花香味的郊区公路上，他伫立在一个花园铁栅门前，门铃永远也不会再为他响了。玛丽娅！玛丽娅·克罗丝！是她使得当时仍然暴躁而羞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新人——一终生不变的新人。而她，玛丽娅·克罗丝却没有多大变化！那双探询的眼睛，那个明亮的额头，依然如故。库雷热在想，如果他今晚遇见的是一九××年他喜欢的那位同学，他一定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的、秃顶的、迟钝的男人了；而有些女人，一直到壮年，脸上始终带着稚气，也许正是这种永恒的稚气引起了我们的爱情，并且使它摆脱时间的束缚。在经过十七年中他所陌生的情欲以后，她现在呆在那里，丝毫未变，就象是座黑色的圣母像，无论是宗教改革运动，还是恐怖时代* 的火焰，都未能改变她的笑容。她仍然是原先那位要人的姘头；由于等待中的人迟迟不来，他显得不耐烦和不高兴，大声说：

“这回准是格拉迪丝让他耽搁了……我这人总是准时，我最讨厌不准时的人。很奇怪，让别人等我，这是我受不了的，没办法。现在的人不懂礼貌……”

玛丽娅·克罗丝碰碰他的肩，大概在说：“有人在听我们……”于是他咆哮起来，他没有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呀，她居然想教训他举止得当，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在那里，这就足以使得库雷热束手就擒，成为已逝的时

---

* 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这段时期。

光的俘虏。如果说他对于流逝的光阴保持着清醒的概念的话，他却讨厌去唤醒明确的形象，而且最畏惧骚动的幽灵，但在今天晚上，他招架不住，因为玛丽娅的出现在他身上打开了面孔的激流的闸门。他听见敲六点钟，自修室的课桌乒里乓拉响；刚下过的雨未能压住尘土，电车里灯光幽暗，他没法读完《阿佛洛狄忒》* ——一车里全是工人，一天的劳累使他们露出温和的表情。

二

他这个脏孩子从教室里被赶了出来，在走道里蹓跶，或是靠在墙上；从这所中学回到他座落在郊区的家，这中间有一段使他得到解脱的漫长时间，有一段漫长的归程；在电车上，他独自呆在那些视面不见的、冷漠的人们中间，在冬天更是如此，因为难得碰上划破黑暗的路灯或是酒吧间的玻璃窗，黑暗使他与世隔绝，使他孤独地沉浸在劳动服的湿绒线的气味里；一些下垂的嘴唇上仍然叼着熄灭了的香烟，满是煤黑皱纹的脸困倦得往后仰，报纸从沉滞的手里滑下来；那位头发蓬乱的女人将连载小说高高凑近灯光，嘴一个劲地努动，仿佛在祈祷。最后，过了塔朗斯教堂不远，他该下车了。

电车好象是活动的彩色焰火，一会儿照亮了紫杉树，一会

---

* 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此处指法国作家彼埃尔·路易（1870—1925）的很豪小说。

儿又照亮了一所房屋前光秃秃的树篱笆，然后，孩子听着车轮和受流器的嘈杂声越来越弱，在散发着腐木和树叶气味的、满是水坑的大路上远去。于是，他走上顺着库雷热家花园的小路，推开厨房下屋那边的半掩的栅栏门；饭厅的灯光照着紧挨着房屋的花坛，在春天，人们在花坛上种点喜欢阴凉的吊钟海棠。雷蒙象在学校一样绷着脸，皱着眉，两条眉毛在眼睛上方形成一道浓浓的线，他的右嘴角稍稍下撇；他走进客厅；为了节省，人们正挤在一盏灯旁，他向大家说晚上好。母亲问道，她得说多少遍才能使他在门口的鞋擦垫上擦擦鞋底呢，他难道打算用这双脏手来吃饭吗。库雷热老太太低声对儿媳说："你知道保尔是怎么说的，不要毫无意义地刺激孩子。"因此，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舌枪唇剑。

他在暗处坐下来。他进来时，姐姐玛德兰·巴斯克正低头绣花，连头也不抬。在她眼里，他还不如一只狗，他想道。雷蒙是"家里的祸害"，她常常喜欢说："他将来准是个坏蛋。"而她丈夫加斯通·巴斯克又加上一句："特别是因为父亲这么软弱。"

绣花的女人抬起头，谛听了一会儿，说："这是加斯通……"说着便放下手中的活儿。"我什么也没听见。"库雷热太太说。"是的，是的，这是他。"尽管除了玛德兰以外，没有一只耳朵听见任何声响，但她仍然站起身来，跑到台阶上，消失在花园里；一种万无一失的感觉支配着她，仿佛她属于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在她这种类型里，发出香味吸引同伴从暗处奔来的不是雌性，而是雄性。库雷热一家人很快就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嗓音，还有玛德兰那讨好而顺从的笑声，他们知道这对夫妇不会经过客厅，而是从一个侧门上楼去卧

室，而且直到吃饭的铃声响过第二下这才下楼。

在吊灯下，围坐在饭桌旁的有库雷热老太太，她的儿媳露西·库雷热，那对年轻夫妇和象加斯通·巴斯克一样头发，稍微呈红棕色的四个小姑娘；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雀斑，她们一个挨着一个，仿佛是栖在一根棒上的被驯服的小鸟。“谁也别和她们说话。”巴斯克中尉宣布说，“谁和她们说话，就该她们挨罚。我这是有话在先。”

即使医生在家，他的座位也长时间地空着；饭吃到一半，他夹着一大包杂志走了进来。他妻子问他听见了铃声没有，并且声称，象这样稀稀拉拉地吃饭，仆人是呆不长的。医生摇摇头，仿佛在驱赶苍蝇。他翻开一本杂志，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珍惜时间，他很忙，要操心各种各样的事，他知道每一分钟的价值。在饭桌的另一头，巴斯克一家人与旁人隔绝，凡是与他们自己和孩子无关的事，他们概不过问；加斯通讲述他想了些什么办法好留在波尔多，上校已经给部里去了信……他妻子听着，眼睛却盯着孩子们，并且不停地教育她们：“别擦盘子。——你不会用刀子？——别这样靠在椅子上。——手放到桌上来。——手，不是胳膊肘……——你不能再吃面包了，我警告你。——你喝得够多了……”

巴斯克夫妇形成一个充满猜疑和秘密的孤岛。“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库雷热太太对女儿的全部埋怨都包含在“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这句话里。她怀疑玛德兰又怀了孕，注意她的体形，猜测她为什么身体不舒服。佣人们什么事都比她早知道。她猜想加斯通作了人寿保险，可是多少钱呢？她也不知道老加斯通去世时给他们到底留下多少钱。

饭后，在客厅里，母亲又在说雷蒙：“你没有功课要复

习？不要准备作文？”他不回答，抱起一个小姑娘，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似乎在把她揉来捏去；他把孩子直直地举过头，让她碰着天花板，让这个柔软的身体转圈。玛德兰·巴斯克虽然象只激怒不安的母鸡，但也被小姑娘那股高兴劲感动了，她喊道：“当心！你会把她弄成残废的……他那么粗鲁……”库雷热奶奶于是放下毛活，提了一下圆框眼镜，脸上露出笑容的皱纹，她最爱听赞扬雷蒙的话：“啊，他爱孩子，这可不假。只有孩子使他高兴。”老太太肯定说雷蒙要不是心眼好就不会喜欢孩子：“看他对侄女们的态度，你就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坏蛋。”

他爱孩子吗？只要是新鲜的、温暖的、活泼的东西，他都拿来给自己，以抵御被他称作行尸走肉的那些人。雷蒙将纤小的身体抛到长沙发上，走到门外，在遍地落叶的小径上大步跑了起来，光秃秃的树枝之间露出的浅色的天空指引着他。在二楼的玻璃窗后面，库雷热医生的灯还亮着。今天晚上，雷蒙在睡觉以前，将仍然不去亲吻父亲吗？啊！早上那充满敌意的沉默的三刻钟已经足够了，因为，一大清早，医生的马车就把这父子俩送进城。雷蒙在圣热内斯栅栏那里下车，经过大马路去学校，而医生继续往前去到医院。在这个发出旧皮子臭味的大匣子里，在两侧雨水淋淋的窗子之间，他们肩靠肩地要呆上三刻钟。这位临床医生过一会儿将滔滔不绝地、很有权威地对助手和学生们讲课，但几个月以来，他却一直在寻找语言来打动自己的孩子，而未能成功。如何开辟一条道路来接近这个戒备森严的心灵呢？有时他高兴地找到了窍门，对雷蒙说出经他深思熟虑的话，然而，话一出口便面目全非，就连声音也背叛了他——它违背他的意愿而显得嘲讽和生硬。没有能力表达感

情，这始终是他难以忍受的事。

库雷热医生的善良之所以出名，仅仅是因为他在行动中体现了出来；只有这些行动证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那被活埋的善良。他听见别人的感谢话时，一定得咕哝几句，要不就耸耸肩。在这个细雨霏霏的黎明，他和儿子一同在车里颠簸，他曾有多少次询视这张逃避的面孔！而且不由自主地对这个邪恶的精灵的面孔表情进行揣测——那双眼圈太黑的眼睛露出一种虚假的温柔。“可怜的孩子以为我是他的敌人，”父亲想道，“这怪我，不能怪他。”他没想到少年人是有预感的，他们能感到谁在爱他们。雷蒙听见这声呼唤，他并没有将父亲与别人等同起来，但是他装聋作哑，再说，他也不知道对手足无措的父亲该说什么好，显然他使得面前的这个人手足无措，而这一点使他自己也变得冷冰冰的。

可是，有时医生不免对他进行指责，当然总是尽可能地温和，而且尽量把他当作同伴：

“校长为你的事又给我写信了。可怜的法尔热神父，你简直要把他气疯了！似乎一切都证明在自修时传递那本产科书的是你……你大概是从我的书房里抄走的；我承认，法尔热神父的气愤似乎稍稍过分；你够年龄了，应该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话说回来，看些正经的著作不是坏事，我给校长的信里是这样写的……不过，在自修室的纸箱里还找到了一期《猥亵》杂志，当然就怀疑到你，他们指责你犯有以色列* 的一切罪行……你得留神，孩子，他们最后会把你赶出来，离考试只有六个月了……”

* 此处指犹太人的远祖雅各布，在《圣经》里，他曾与天使搏斗。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已经留了级，这次大概不会再被刷下来了。我了解这些人。你想他们会甘心放弃任何一名能通过会考的学生吗？你知道，要是他们把我赶出来，耶稣会马上就会把我拉了去。他们宁可让我把别的人带坏，这是他们的话，而决不愿意在统计中丧失一名业士。你知道，发奖的那一天，法尔热多么得意洋洋：三十人报名，有二十三人通过，二人参加复试！……这些坏蛋！”

“别这么说，孩子……”

医生强调“孩子”二字。也许，此刻正是钻进这颗紧闭的心灵的机会。长期以来，儿子没有任何信任的表示。而在这番玩世不恭的话里，却闪现出一丝信任。用什么字眼才能避免挫伤孩子，又能使他相信：不打小算盘，不玩手腕的人是存在的，而最精明的往往是为一项高尚事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伤害我们正是为了我们好……医生搜索最恰当的词句，此时，郊区的大路已经变成街道，在这个明亮而阴郁的早晨，送奶的推车拥挤在街上。再过几分钟就到了入市税征收处，到了圣热内斯十字架处，圣雅克—德—孔波斯泰尔* 的朝圣者们路过这里的时候总要瞻仰这个十字架，而现在只有公共汽车的检票员背靠在上面。他找不到话说，便拉起那只温暖的手，低声地一再说：“孩子……”他看到雷蒙的头靠着玻璃窗睡着了，或者说假装睡着了。少年闭上了眼睛，不然，它们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软弱和屈服的愿望。他的脸毫无表情，显得瘦削，仿佛是用火石

* 西班牙一城市，为西方基督教的朝圣之处。

雕成的，那里再不剩下任何感性的东西，只有眼皮的双重伤痕……孩子不知不觉抽回了手。

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那是在马车里的这一幕以前还是以后的事呢？她现在就在那里，坐在长椅上，和他只隔一张桌子，他不用提高嗓门就能让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她现在似乎平静下来，喝着饮料，不再害怕被雷蒙认出来。有时她转过脸来瞧他，但很快又避过脸去。他听出她的声音，这声音突然盖过了嘈杂声："格拉迪丝这不就来了。"一对男女刚跨进酒吧，在她和男伴之间坐下，于是几个人同时说了起来："我们存衣帽就费了好长时间……总是我们先到……算了，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好了。"

不，那多半是在雷蒙和父亲在马车里这一幕以前一年多的事吧。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大概是春末吧，饭厅的灯还没有点亮），库雷热太太对儿媳说："露西，你在教堂里看见的白幛单，我知道是为谁挂的了。"

雷蒙以为这又是一场喋喋不休的议论；那些毫无意义的，没完没了的话语传到医生耳边时往往会悄然消逝。她们常为家务事争执不休，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佣人辩护；这是可怜的《伊里亚特》*厨房的口角使坐在饭厅这个"奥林匹斯"山**上的保护女神们彼此厮杀。有时，两家人为了一个打短工的女工而争吵。"我和特拉瓦伊奥特订好了，下星期她给我干。"库雷热太太对玛德兰·巴斯克说。少妇不以为然，说她那里有一大堆

---

* 公元前九世纪希腊诗人荷马所著描写古代战争的史诗。

** 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高山。

孩子衣服要缝补。

“你总是找特拉瓦伊奥特。”

“那你可以让秃鼻玛丽娅来呀。”

“她干活慢得多，还得让我付电车费。”

可是，那天晚上，关于教堂里白幛单的议论引起了一番更为严肃的争执。库雷热老太太接着说：

“那是为了哀悼玛丽娅·克罗丝的儿子，他得脑膜炎死了。她要求用上等幛单。”

“多不知趣！”

听见妻子这句感叹，一面喝汤一面看杂志的医生抬起了头。妻子象往常一样低下眼睛，但是用气愤的语调说，遗憾的是，神父没有能够使这个女人恢复廉耻心，全城的人都知道她是别人的姘头，而她还炫耀那种无耻的奢侈：马呀，车呀，等等等等。医生伸出手说：

“不要评论。她又没有得罪我们。”

“那件丑闻呢？就不算数了？”

看到医生的某种表情，她明白他在暗自惊讶她是多么粗俗，于是她竭力压低声音，然而几秒钟以后她也嚷嚷说，这种女人叫她恶心……维克多·拉鲁塞尔的丈母娘，她的老友布法尔太太曾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很久，而现在房子里却住着那个坏女人……她每回从那门口过，总感到心碎……

医生用一种安详的、几乎是低沉的声音打断了她，说此刻在那所房子里只有一位守着死孩子的母亲。于是库雷热太太食指朝上，郑重地说：

“天主的惩罚！”

孩子们听见医生猛然推开椅子。他把杂志塞进衣袋，一言

不发地走了出去，他竭力放慢步伐，但是全家人听着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去。

“我说了什么特别的话？”

库雷热太太用眼光询问她婆婆，年轻夫妇，孩子们和佣人。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刀叉的碰撞声和玛德兰的声音：“别啃面包……别啃这块骨头了……”库雷热太太正眼瞧了一下婆婆，又说：

“这是毛病。”

可是老太太埋头吃饭，似乎没有听见。于是雷蒙笑了起来。

“你出去笑，笑够了再回来。”

雷蒙扔下餐巾。花园里多么宁静！是的，那大概是春末，因为他记得有长角甲虫在嗡嗡飞，面且饭后的甜食是草莓。他在草地中央，在谁也没有见过喷水的水池的热石头上坐下来。在二楼，他父亲的身影在窗与窗之间徘徊。在这个灰扑扑的沉闷的黄昏，在波尔多近郊的乡下，钟声在长久的间隔之后又断续响着，因为有一个孩子死了，面他的母亲眼前正坐在这里喝酒，她离雷蒙很近，他一伸手就几乎能够碰到她。玛丽娅·克罗丝喝了香槟酒，所以更无拘束地瞧着年轻人，她似乎再不害怕被认出来。说她不见老，这还不够；尽管她是短发，尽管她的打扮处处是今冬的新款式，但她的整个身体仍然保留着一九××年的模样。她年轻，她的青春在十五年前就焕发并且固定下来——现在再没有人象她那样年轻了。她的眼皮上没有黑圈，还和往日一样，往日她曾对雷蒙说：“我们的眼光十分友爱。”

雷蒙还记得，在父亲离桌而去的第二天，他一大早就来

到饭厅喝巧克力，窗户开着，外面有雾，因此他在新磨的咖啡的香味中瑟瑟发冷。小径上的沙砾被那辆旧马车的车轮压着嘎吱作响；那天早上医生迟到了。库雷热太太穿着深紫红色的便袍，头发按照睡觉的习惯向后梳成发辫，走过来亲吻中学生的前额，而他继续吃饭。

“你父亲还没有下来？”

她又添一句，说有信要交给他带到邮局去。但是雷蒙猜得出她为什么一大早就下楼；一个家庭的成员们象这样你挨我，我挨你地挤在一起，自然养成了癖好：既不愿意对别人说真心话，还专爱揣测旁人的秘密。母亲常常这样说儿媳：“她什么事从来也不告诉我，尽管如此，我完全了解她。”每个人都以为完全了解其他所有的人，而唯有自己才是别人猜不透的。雷蒙认为他知道母亲为什么来：“她想弥补一下。”在头天晚上的那番争执以后，她老围着丈夫转，想弥补过失。这个可怜的女人总是在说了使丈夫不爱听的话以后才发觉言中有失。正如在某些痛苦的梦中，她接近丈夫的每次尝试都使她离他更远。不管她做事说话，她都惹他讨厌。笨拙的温情绊住她的手脚，她仿佛在摸索前行，而她伸出的双臂只能给他以创伤。

库雷热太太听见二楼医生房间的关门声，便赶紧往杯子里倒滚烫的咖啡；在她那由于失眠而显得纷乱的脸上，在那张被操劳而单调的时光的雨水缓慢冲成一道道皱纹的脸上，亮起了一个微笑。可是，当医生一露面，她的微笑便立即消失，她又猜疑地打量他。

“你戴着礼帽，穿着礼服？”

“这你不是瞧见了吗？”

“你去参加婚礼？”

"……"

"丧礼？"

"是的。"

"谁死了。"

"你不认识的人，露西。"

"赶紧告诉我。"

"小克罗丝。"

"玛丽娅·克罗丝的儿子？你认识她？可你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你什么也不告诉我。不过，自从我在饭桌上议论这个坏女人……"

医生站着喝他的咖啡。他用最柔和的声音回答，声音流露出他身上那股愤怒已极但仍然克制住的恼怒：

"二十五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是尽量不谈论我的病人的。"

不，她不了解，而且她固执地认为，从交往中才偶然知道某某女士是库雷热医生的病人，这毕竟是让人吃惊的事：

"你以为我好受么：人家惊奇地问，'怎么？你还不知道？'于是我不得不说你根本不信任我，你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你给那个孩子看的病？他得什么病死的？你可以告诉我嘛，我不会说出去的；再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对这种人……"

医生对她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披上大衣对雷蒙喊道："你快点，七点钟早过了。"库雷热太太跟在他们后面小步跑：

"我又说什么了？你一下就发脾气。"

车门乓地关上，卫矛树丛已经挡住了旧马车，太阳正刺穿晨雾；库雷热太太含混不清地独自唠叨着回到房子里。

在马车里，中学生看着父亲，他怀着一种热切的好奇心，希望父亲对他倾诉衷肠。也许这是他们能够彼此接近的时刻。可是，医生当时的思想离这个他一直希望征服的男孩子相距万里；年轻的猎物现在自己送上门来，而医生却不知道；他在低声咕哝着什么，仿佛车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应该请位外科大夫来的……穿颅术总可以试试吧。"他把那顶竖着的礼帽往脑后推一推，放下一扇窗，伸出那张毛茸茸的脸去看着车辆在川流不息地驶过的大路。来到栅栏前时，父亲心不在焉地说了两遍："晚上见。"但他并没有目送雷蒙远去。

三

在接踵而来的夏天里，雷蒙·库雷热满十七岁。他还记得，那年夏天其热无比，又缺少雨水，这座石头城在后来再也没有受到这样无法忍受的夏天的折磨。波尔多城的夏天，山峦挡住了北风，松林以及积蓄热量的沙砾一直伸展到城门口，将城市团团围住；这个城市缺少树木，只有一个公园，渴得要死的孩子们往庄严的高栅栏里面瞧，仿佛觉得世界上的最后一块草地正在那里烧为灰烬。

不过，在库雷热的记忆中，也许他把那一年炙热的天空和蹂躏他的内心情欲混淆在一起了。他和六十个同年龄的男孩子一起呆在由栅木拦住的院子里，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隔开，界墙边上是一排厕所。这一群即将消逝的孩子和即将诞生的男人，由两位学监来看管。这个年轻的人经过痛苦的萌芽期，在几个月

内长高抽条，变得纤弱而痛苦。然而，当社交界及其礼俗对出身名门的幼树进行剪枝修条时，雷蒙·库雷热却肆无忌惮地纵情放任。老师们讨厌他，尽量把这个脸被划破（因为他那幼嫩的皮肤受不了刮胡刀）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在好学生眼里，他是个坏家伙，大家说他在文件夹里藏着女人的照片，还说他在小教堂里偷看《阿佛洛狄忒》，上面用祈祷书遮着。“他失去了信仰……”这句话使学校恐慌万状，就好比在疯人院里听说最疯的那个人挣脱了紧身衣，一丝不挂地在花园里游来逛去。在雷蒙·库雷热不受罚留校的那几个少有的星期天里，他们知道，他脱掉制服和饰有圣母花押字体的帽子，穿上一件从蒂厄里商店和西格朗商店置来的现成大衣，带上一顶便衣警察的可笑的圆顶礼帽，去逛游艺节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小棚子，有人在“转马—沙龙”里看见他和一个看不出年龄来的婊子在一起。

在隆重授奖的那一天，人们在晒得火烫的树叶下热得发懵，大会宣布学生库雷热以“中等”的评语最后通过了考试。此时只有他自己知道，尽管他的生活表面看来乱糟糟，但他却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一定要通过考试，为什么呢？一个固执的念头萦绕着他，使他撇开一切迫害，使他在操场上的灰泥墙前罚站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飞快，那就是出走的念头，逃跑的念头；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他将跨上从家门口经过的那条通往西班牙的大道——那条路由于硕大的铺路石而显得沉重，这是拿破仑皇帝，他的大炮和车队留下的纪念。每走一步，他就离学校和死气沉沉的家庭更远一步，他事先就陶醉在无比兴奋之中！原先说好，如果雷蒙通过了考试，他父亲和奶奶就每人给他一百法郎；他已经有八百法郎了，那样一来，他就拥有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有了那张票子，他便可以周游世界，使自己

和家庭之间隔着一段漫长无边的距离。所以，别人玩游戏并不能扰乱他，他在受罚的时候还不停地用功。有时他合上书，贪婪地又沉入幻想：在未来的道路上，知了在松树上鸣叫，他来到一个无名的村庄，精疲力竭地走进一家凉爽而幽暗的旅店坐下；月光唤醒了公鸡，于是，趁着凉意，孩子嘴里带着面包的滋味又上路了；有时他躺在一垛稻草下，一根稻草挡住了一颗星星，晨光用潮湿的手将他推醒……

然而，这个被老师和家长一致认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小伙子却没有逃走，他的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制服了他；一位少年的失败在于接受别人的观点，也认为自己一无所取。在十七岁时，连最孤僻的孩子也很容易接受别人强加于他的形象。雷蒙·库雷热长得很漂亮，但他却深信自己是个又丑又脏的怪物；他看不到自己脸上那些纯净的线条，而认为自己只能招人讨厌。他自己也讨厌自己，而且觉得虽然他引起社交界的敌意，但自己却永远也不会报以同样的敌意。因此，比逃跑的愿望更强烈的是，他想藏起来，把面孔藏起来，千万别遭到陌生人的仇视。圣教会的孩子们不敢碰一碰这位放荡人的手，其实他也和他们一样，对女人一无所知，而且认为连最卑下的粗活女仆也不会喜欢自己的。他为自己的身体害臊。他以脏和乱自诩，其实少年这是在可怜地虚张声势，但家长和老师却看不出来！他是想让别人相信，他这种不修边幅是甘心情愿的；这是他这种年龄的可怜的骄傲，绝望的谦卑。

念完修辞班* 以后的那个假期，并不是他逍遥逃遁的日

* 旧日法国中学的一年级，约等于我国的高中二年级。哲学班则为高中最后一年。

子，而是一段隐秘的懦弱的时期：他自惭形秽，以为给他收拾屋子的女佣人也瞧不起他，医生有时长久地注视他，使他不敢抬头。巴斯克一家人八月份去阿卡雄，因此，他再不能象他喜欢的那样，粗野地逗着柔软如草的孩子的身体玩。

巴斯克一家走了以后，库雷热太太喜欢说："感觉是在自己家里，这毕竟是很舒服的事。"她是在对女儿进行报复，因为女儿说过："加斯通和我俩人，我们需要单独休养。"而实际上，可怜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来信，而且，一见到暴风雨就忐忑不安，唯恐巴斯克全家坐在小型赛艇里遇险。她那所房子有一半空着，空空的房间使她心里不好受。能从儿子那里期待什么呢？他成天在外面跑，回家时满头大汗，满腹牢骚，象牲口一样狼吞虎咽。

"人家对我说：'你有丈夫呀'。……啊！唉！"

"可怜的女儿，你忘了保尔多么忙。"

"他不再上课了，母亲。他的病人大都去温泉了。"

"可他的穷病人是不走的。再说，他还有实验室啦，医院啦，文章啦……"

感到辛酸的妻子摇摇头，她知道医生的这些活动是永远没有完的，一直到他死，他永远不会有休息的间隙，永远不会清闲无事地将片刻的时间完全献给她。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她不知道，在最忙碌的生活中，爱情也总会给自己夺得一席地位；她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国务活动家，到了和情妇约会的钟点，也会让世界停步。这种无知使她免除了痛苦。跟在一个难以接近而又永不回头的人后而紧追，这就是她所经历的爱情；她甚至无法使他关注地看她一眼，她想他对别的女人也不会两样。不，她不愿意相信有一个女人能吸引医生走出那个她无法

理解的世界，那里尽是统计啦，观察啦，用两片玻璃夹着的血和脓啦；她生活了好多年，并没有发觉在许多晚上医生的实验室是空的，而病人们也在等待早该为他们解除病痛的医生，但他没有去，他正坐在满是幔帐挂毯的幽暗的客厅里，朝着一个躺着的女人一动不动地呆着。

为了在忙碌的日子里安排这种秘密的空闲，医生不得不加倍工作。他一一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以便最后达到那个充满了凝视和多情的沉默的时刻，那时，久久地看着她就会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有时，期待中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他突然接到玛丽娅·克罗丝的信：她没有空，她所依赖的那个男人在郊区一家饭馆里安排了一次聚会。如果玛丽娅·克罗丝不在信尾提出另一个见面的日子，医生就简直活不下去。刹那间出现了奇迹，他的全部生活又以新的约会为中心。尽管他每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他却象一位精明的棋手，一眼就看出可以采取何种排列，应该挪动哪些棋子，才能在规定的时刻来到那间满处是幔帐挂毯的客厅里，一动不动地，闲散地对着那个躺卧的女人坐着。如果她不能赴约，那么，在原定见面的时刻过去以后，他高兴地想道："要是见了面，幸福就过去了，而现在，全部幸福还在前头……"在和她不见面的日子里，他有的是工作，把时间塞得满满的，实验室尤其是他的避风港，在那里他忘记了爱情，他沉溺在研究中，时间被废除了，钟点被吞噬了，直到突然间吉时来临；他该走了，去到塔朗斯教堂后面，推开玛丽娅·克罗丝住的那座房子的铁栅门。

医生无暇他顾，这年夏天便很少观察儿子。他掌握着这么多可耻的秘密，常常说："我们总以为'社会新闻'与我们无

关，以为暗杀啦，自杀啦，丢人的事啦。这些都只与别人有关，然而……”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在那个难以忍受的八月，儿子差一点做出无法弥补的举动。雷蒙想逃走，但同时又想藏起来，不被人看见。他不敢进咖啡馆，不敢进商店。他有时在一个门前来回走上十趟，也下不了决心去推门。这种恐惧症使他根本不可能逃跑，但他在这个家里却感到窒息。有好多夜晚，他感到死亡是最简单的办法，他拉开父亲书桌的抽屉，那里藏着一支老式手枪，但是天主没有让他找到子弹。一天下午，他穿过昏睡的葡萄园，来到干旱草原低处的鱼塘，他希望水草和苔藓将缠住他的两腿，他将没法从泥水中挣扎出来，最后他的嘴和眼睛都灌满淤泥，谁也再看不见他，而他晚上也再看不见别人了。蚊虫在水面上飞舞，青蛙象小石子一样搅浑了这片晃动的黑暗。一个死虫子被水草缠住，泛出白色。那一天，使雷蒙得救的，不是恐惧，而是厌恶。

幸好，他很少孤独一人，因为库雷热家的网球场吸引了左邻右舍的年轻人。库雷热太太责怪巴斯克夫妇让她花钱修网球场，而等到能够打网球的时候，他们却走了。这个场子只有外而的人来用。在午睡时分，一些男孩子穿着白衣白裤，拿着球拍，登着无声的帆布鞋悄悄走来，他们突然出现在客厅里向太太们问好，却很少问到雷蒙，然后他们便回到阳光下，很快就响起了他们的笑声和喊声：“玩球呀”、“出界啦”。“他们连门都懒得带上。”库雷热老太太抱怨说。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别让热气钻进来。雷蒙也许会同意去打球，可是有女孩子在那里，这就把他赶跑了。啊！特别是科塞鲁热家的小姐：玛丽—蒂蕾丝，玛丽—路易丝和玛格丽特—玛丽，这是三位粗壮的金发姑娘，她们头发太多，所以常常偏头疼——她们在头上

不得不顶着一个由黄发辫组成的庞大建筑，它没有被发梳控制好，因而摇摇欲坠。雷蒙恨她们：她们有什么事好笑的呢？她们笑得“直不起腰”，总说别人是“可怜的孩子”。其实，她们笑雷蒙也不见得比笑旁人更多，但雷蒙有这个毛病，总以为自己是众人的笑料。再说，他所以恨她们，还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巴斯克一家动身的前夕，雷蒙没有勇气拒绝姐夫，便答应时常将中尉留在马厩里的那匹高头大马牵出来骑骑。可是，在雷蒙这个年龄，他一坐上马鞍就感到头晕，因此他是一位滑稽可笑的骑手。一天早晨，科塞鲁热家的小姐们看见他在树林的小径上骑着马，他紧紧抓住马鞍的前桥，随后又被重重地摔在沙地上。一看见她们，他就想起那阵哄笑；每次见面，她们都爱提起他被摔下马的情景。

在这个春分时节，最轻微的逗弄会在一颗年轻的心灵中引起多大的风暴呀！雷蒙对科塞鲁热家的姊妹一视同仁，他恨她们，把她们当作科塞鲁热家这个整体来恨，这是个梳着三个发髻的胖胖的怪物，在一九××年八月里的下午，在纹丝不动的树下，它总是满头大汗，咯咯地笑。

有时，他乘火车穿过火炉般的波尔多，来到码头上，在表面漂着几摊彩虹般的石油油渍的死水里，一些穷得骨瘦如柴和满身瘰疬的身体在嬉戏。他们在嘻笑声中彼此追逐；他们的光脚啪啪地踩在石头上，留下纤弱的湿印。

十月份来了，危机过去了。雷蒙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地方，他即将得救，而且他在开学时已经得救了；在他一向觉得气味好闻的崭新的教科书上，人类的一切梦想和体系都绘制成一览表；这一年他上哲学班。他即将得救，但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有一个女人很快就会来到他的生活中——正是今

晚坐在小酒吧里的这个女人，她越过烟雾和对对男女盯着他瞧，她那宽阔而安祥的前额并未受到时光的侵蚀。

在那次邂逅前的冬季那几个月里，他陷入一种深深的麻木状态，某种迟钝使他无所作为；他成为无害的，因此也不再是永远受罚的学生了。在假期中，他曾受到逃跑和死亡这双重念头的折磨，而现在他甘心完成井井有条的动作，纪律帮助他活下去；他更加欣赏每日归途上的愉快，更加欣赏每晚从这一郊区回到另一郊区的路程。一跨出学校门，他就进入了潮湿的小公路的奥秘之中，它时而散发着雾气的味道，时而散发着干冷的气息；他也很熟悉那些阴暗的天空，洁净而缀满星星的天空，或是布满云彩的天空，云彩的后面衬着他所看不见的月亮的亮光；然后就到了入市税征收处，坐上了电车，车上总是挤满了疲劳不堪的、肮脏而温顺的人们；这个比“泰坦尼克号”*还明亮的黄色大长方形沉入了半农村，在被冬季和黑夜吞没的悲戚的小花园中间行驶。

在家里，他感到自己不再是经常调查的对象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医生身上。

“我真替他担心，”库雷热太太对婆婆说，“你遇事不愁可真走运，我羡慕你这种脾气。”

“保尔有点疲劳过度，他工作过多，这当然啦，不过他的身体素质好，我不担心……”

儿媳耸耸肩，她并不想弄明白老太太自言自语地在咕哝

* 豪华的大型海轮，1912年在首航美洲途中触冰沉没，是轰动一时的海难事件。

些什么："他没有生病，不过他确实很难受。"

库雷热太太又说："只有医生最不会照顾自己。"在饭桌上，她偷偷观察他，他抬起一张不高兴的面孔。

"今天是星期五，为什么吃牛排。"

"你需要营养品。"

"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迪拉克呢？医生是不会给自己瞧病的。"

"可是，可怜的露西，你为什么总说我生病呢？"

"你看不见你自己，你那模样真吓人；谁都注意到了。昨天，记不得是谁问我说：'你丈夫怎么了？'你应该吃点苛莱因……我敢担保是肝的毛病……"

"为什么一定是肝，面不是别的器官呢？"

她断然宣布说："这是我的感觉。"露西明确感到是肝的毛病，什么也不能使她改变看法，她不断地提醒医生，她絮絮不休，比苍蝇还缠人："你已经喝了两杯咖啡，我要叫厨房以后别往咖啡壶里添咖啡了。午饭以来，你这是第三支烟，别申辩，三个烟头就在这只烟灰缸里。"

"他知道自己病了。"有一天她对婆婆说，"昨天我看见他在照镜子，这是证明；他这个人一向不注意仪表，昨天却仔仔细细地观察他的脸，用指头摸来摸去，仿佛想把额头和两鬓上的皱纹抚平，他甚至还张开嘴看牙齿。"

库雷热太太从圆框眼镜上面观察儿媳，仿佛唯恐在这张多疑的脸上看到比不安更深一层的东西：猜疑。那天晚上，老太太感到儿子的亲吻比往常更有力，也许她明白，那个男人的头在片刻之间沉重地颓倒在她的前额上，这意味着什么。从儿子

的少年时代起，她就常常猜测他心中的创伤，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造成创伤的人，才能医治它。那位妻子，虽然多年来在爱情上很不如意，却仍然认为他是生理上有病；每当医生在她面前坐下，两手平平地捂着那张痛苦的脸，她便说：

“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你应该去看迪拉克大夫。”

“迪拉克会怎么说，我早知道了。”

“可你能给自己听诊吗？”

医生没有回答，他正一心想着内心的焦虑，他的心在收缩，仿佛被一只手握着，轻轻捏着似的。啊！当然，他对自己的心跳比对其他任何胸腔里的心跳次数都摸得更清楚，他刚刚在玛丽娅·克罗丝身旁玩了一场游戏，至今仍气喘吁吁；在和这个女人的谈话中，想塞进一个更温情的字眼，一句影射爱情的话语，是何等地难吩，因为她对医生必恭必敬，强加于他一种神圣性，赋予他一种精神上的父爱！

医生回想这次探亲的情景；他在塔朗斯教堂前面的大路上下了车，走上满处是水洼的小路。黄昏过得很快，当他走进大门时，天已黑了。在一条缺乏维修的小径尽头，一所矮矮的住所底层的玻璃窗上透出红色的灯光。他没有按铃，也没有任何仆人领他穿过饭厅，他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客厅，玛丽娅·克罗丝躺在那里，没有站起来。她甚至继续看了一会儿手中的书，然后说：“好了，大夫，您来吧。”她把两只手伸给他，两只脚往边上靠一靠，好让他在长椅上坐下来：“别坐那把椅子，它坏了。这里是奢侈和穷困，您知道……”

拉鲁塞尔先生把玛丽娅·克罗丝安置在这座乡间别墅里，地毯上的裂缝往往使来客踉跄，窗帘的折缝里隐藏着窟窿。有时玛丽娅沉默无语，医生虽然决心要表白爱情，但不敢

开口，因为在长椅上方的玻璃镜里，他看到的是一张满是胡须的脸，一双被显微镜弄坏的，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有那个当他准备实习考试时就已经脱发的秃顶。不过，他还是要试试运气；她的一只小手垂在那里，几乎碰着地毯，他把手抓在自己手里，低声说："玛丽娅……"她没有抽回那只信任的手："不，大夫，我不发烧。"她从来只谈她自己。她接着说："我的朋友，我做了一件事，您一定会同意的，我对拉鲁塞尔先生说，我再不需要马车了，他可以把车马都卖掉，辞退菲尔曼。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根本不懂高尚的感情；他笑了，还说犯不上为了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把'这里的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我坚持，不管刮风下雨我都乘电车，今天我就是乘电车从墓园回来的。我想您会对我满意的吧。这样，我觉得自己稍微对得起那死去的孩子，觉得自己少一点……少一点……姘头的味道。"

最后这个字是勉强说出来的。她抬起那满眶热泪的美丽的眼睛，瞧着医生，谦卑地恳求他的赞许。他很快表示赞许，他的声音深沉而冷静，这个女人还在不停地恳求说："您是伟大的……您，您是我认识的最高贵的人……您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我相信善良……"他想申辩说："我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玛丽娅，我只是一个很可怜的男人，和别的男人一样也被欲念缠身……"

"如果您不鄙视您自己，那您也成不了现在这样的圣人。"她回答说。

"不，不，玛丽娅，不是圣人！你不知道……"

她带着一种专心致志的仰慕之情瞧着他，可是她从来不象露西·库雷热那样担忧，甚至根本没有发觉他脸色不好。这

个女人对他的牵强崇拜使他的爱情感到绝望。仰慕之情的高墙堵住了他的欲望。这个可怜的人，在他远离玛丽娅·克罗丝的时候，总认为自己那样的爱情是无坚不摧的，可是当他又见到少妇如此恭顺，如此渴望听取他的意见时，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弥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们相互关系的性质；她不是情妇，而是弟子；他不是情夫，而是神师。朝这个躺卧的躯体伸出手臂，把它抱过来，这样做就和打碎这块镜子同样荒谬。他没想到她正不耐烦地盼他走。她引起医生的好感，她以此为荣，而且，在她那堕落的生活中，她高度评价和这位杰出的人交往，可是，他使她多么腻味！他没有感到自己的拜访成为玛丽娅的负担，他觉得自己的秘密在一天天地泄露，而她毫不觉察，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对他冷漠已极。如果玛丽娅对医生哪怕有一点点感情，她也会明显看到他在爱她。唉！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竟能如此无动于衷，而她还尊重，甚至于敬重他，而她还以与他交往为荣，但他却使她腻味！在这一点上，医生只得到部分的启示——却已经感到难以忍受。

他已经不愿听她说话，站起身来。她还在说："啊！您这就准备出诊了！有些不幸的人在盼着您……所以我不能自私自利，不能老让您守着我一个人呀。"

他又穿过空寂的饭厅，门厅，吸了一口冰凉的花园的气息。在回家的路上，他坐在车里想起露西那专注而抑郁的面孔，她大概已经忐忑不安地等着他了，他自言自语说："切切不要让别人痛苦；我痛苦，这已经够了；不要让别人痛苦……"

"今晚你的气色更不好。你为什么不去看迪拉克呢？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我们着想呀。好象这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似

的，其实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库雷热太太这是要巴斯克夫妇附和她，他们两人刚刚低声密谈完毕，便顺从地也象库雷热太太那样恳求说：

“是呀，父亲，我们都希望你尽量长寿。”

一听见这个讨厌的声音，医生便为对女婿的反感感到羞愧：“他总还是个正直的小伙子呀……我是不可原谅的……”但怎能忘记他为什么要恨女婿呢？在好多年里，医生觉得在他的婚姻中只有这一点完全符合他原先的梦想：一张小床靠在夫妻俩的大床旁边，他和妻子每天晚上看着头胎女儿玛德兰睡觉。听不见一丝呼吸，一只纯洁的小脚蹬开了毯子，一只软软的，神奇的小手垂在床柱之间。孩子很温柔，溺爱她不会有任何危险；父亲的宠爱使她很高兴，以致她可以呆在医生的书房里一连玩上几个钟头也不出声。他常说：“你说她不太聪明，可是她比聪明还强。”他一向不愿意和库雷热太太一同上街，可后来，他却愿意带着这个女孩子出去：“人家会以为你是我的妻子！”在这期间，他在所有的学生中看上了弗雷德·罗班松——唯一能理解他的人。医生已经管他叫儿子了，只等玛德兰满十八岁就举行婚礼，可是，她进入社交界的头一个冬天的末尾，姑娘就告诉父亲她已经和巴斯克中尉订了婚。医生愤然反对，这样僵持了几个月，而无论是家庭或社会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对。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有钱的、门第高贵的、颇有前途的军官，而喜欢一个既无钱又出身卑微的小小的学生呢？据说这是出于学者的私心。

医生反对这门亲事的理由十分特殊，以致无法向周围的人说清楚。从一开始他就感到自己成了所钟爱的女儿的敌人，他认为她很愿意自己死去，在她看来，他如今只是一堵墙，她必

须推倒它才能和呼唤她的雄性团聚。他需要看个明白，便坚持己见，好衡量他所喜爱的女儿仇恨他到何等程度。他的老母亲也站在年轻人一边反对他。于是在他家中就出现了促成未婚夫妻背着他幽会的种种阴谋。最后他让步了，女儿吻了一下他的面颊；他象往常一样稍稍撂起她的头发，吻她的前额。周围的人继续说："玛德兰最爱她父亲，也一直最得到父亲的欢心。"女孩子大概会继续叫他"我亲爱的小爸爸"，直到他死。

可是在这以前，他必须忍受和这个巴斯克的接触，尽管医生作了很大努力，他对巴斯克的反感仍然有所流露。"真奇怪，"库雷热太太说，"保尔的女婿在一切问题上想法都和他一样，但保尔却不喜欢他。"而这正是医生不能原谅小伙子的地方。小伙子那个歪曲事物的头脑，在他看来，正是对自己最珍惜的思想的嘲弄。中尉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赞同使我们无法忍受，使我们怀疑我们甘愿流血牺牲的真理是否正确。

"是呀，父亲，您该为孩子们保重身体，尽管您不愿意，还是听听孩子们的意见吧。"

医生没有回答就走出了房间。巴斯克夫妇后来逃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是块神圣的领土，库雷热太太常说："我从来不进去，玛德兰向我暗示她不愿意我进去。这种事呀，我不需要别人说两遍，我听一个字就明白了。"），夫妻俩默默地脱衣服，中尉跪在地上，头埋在床单里，突然转过身来问妻子：

"这所房子属于共同财产吗？"

"……"

"我是说，它是在你父母结婚以后买的吗？"

玛德兰觉得大概如此，但没有把握。

“这倒是应该问问清楚，因为，万一你可怜的爸爸……我们就有权继承一半。”

他又沉默了，然后突然问雷蒙多大了，而且对雷蒙只有十七岁感到不快。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

他也许在想，有这么一个未成年的人，继承问题就复杂了，他站起来又说：

“我呀，我确实希望你可怜的父亲在几年之内不要离开我们。”

在黑暗中，那张宽大的床朝着这对夫妻敞开。他们上了床，象在中午和晚上八点钟坐上饭桌一样：是饥饿的时刻了。

在这些夜里，雷蒙有时醒来，觉得有什么暖暖的、无味的东西顺着脸往下淌，流在他的喉咙里。他的手摸索着找到一根火柴，于是他看见血从他的左鼻孔里喷出来，弄脏了衬衣和床单；他站起来，冻得发僵，他瞧着镜子里那个长长的、布满鲜红血迹的身体，他将粘糊糊的带血的指头在胸前擦拭，觉得自己那张血迹斑斑的脸很有趣，他既扮凶手，也扮被害者。

四

这天晚上和其他晚上一样——那是在一月底，冬季已经在这些地区衰退——在挤满工人的电车里，雷蒙惊奇地看到他对面的那个女人。他每晚混在车上装载的这么多人中间，并不引

以为苦，而是幻想自己成了一个移居国外的移民；他坐在统舱的旅客中间，大船劈开黑暗前进；树木仿佛是珊瑚，行人和车辆仿佛是大海深处隐秘的生物。这趟旅程太短促了，在旅途上他不会感到丢脸，因为没有一个身体不是象他那样不修边幅，不是象他那样颜欠整洁。有时他的目光与另一目光相遇，他看不到一丝嘲讽；然而他的内衣却比那件胡乱贴在象牲口一般毛茸茸的前胸上的衬衫要干净得多。和这些人在一起，他感到自在，他哪里知道，只要说一句话就会使荒漠突然出现，而荒漠使阶级，使人们相互隔离。这种接触，在冲破郊区黑夜的电车上的这种融合，大概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相通一致。雷蒙在学校里那么粗暴，而在这里却没有推开身旁那个摇摇晃晃的脑袋，那是和他相仿的一个小伙子，他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身体散了架，象花束一样散开了。

那天晚上，他看到而前的这个女人，这位太太。她穿一身黑，没有戴面纱，坐在两个满身油渍的男人中间。雷蒙后来纳闷，为什么在她的注视下，他并未感到那种连最卑微的女佣人都会使他产生的羞愧。不，毫无羞愧，毫无拘束；也许是因为在电车里他感到自己是无名者，也许是因为他想象不到会有与这个女人接触的任何可能。不过，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在这张而孔上看到任何好奇，嘲讽，鄙视。而她却在仔细打量他！她全神贯注，从容不迫，大概在想："这张面孔使我忘记在这辆公共电车里所必须度过的无聊的时间；除了这张阴沉的天使面孔，周围的世界概不存在。什么也触犯不了我，我在凝视中得到解脱；他在我面前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国土；眼皮是受冲击的海岸，睫毛边上是两个沉睡的、混浊的湖泊。他的手指上有墨渍，衣领和袖口发黑，衣服上还缺一个纽扣，正象一个没有被

人碰过的果实突然从树枝上掉下来沾了土，你得小心翼翼地将它拾起来。”

而雷蒙也充满安全感，因为他不用担心这个陌生女人会和他说话，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他凝视她，安静而执拗地，好比我们在观看一个星宿……（她的前额仍然那么纯净！今天晚上，库雷热偷偷地瞧它，它沐浴着一种光辉，但不是灯火通明的小酒吧间的光辉，而是一种智慧的光辉，它在女人的面孔上是不多见的，但却能使人动情，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思想，念头，智慧，理智，这些字眼都是阴性的！）

在塔朗斯教堂前，年轻女人站起身，被她遗弃的那两个男人身边只留下她的香味，面不等雷蒙下车，香味就消散了。一月份的这天晚上，天气不怎么冷，少年没有想到要跑步；雾气中已经包含着即将来临的季节那不露声色的温煦。大地仍然是光秃秃的，但它不再沉睡。

这天晚上，雷蒙心不在焉，对饭桌上的一切都没看见。父亲的气色从来没有如此坏过，以至库雷热太太吓得不敢开口。等到医生和母亲一道上了楼，她对巴斯克夫妇说，千万可别“吓坏”他，但她作主要偷偷去找迪拉克；中尉的雪茄烟熏得满屋臭味，他靠着壁炉站着，重复说：“没错，母亲，他被击中了。”他那简短而含糊不清的话正是指挥士兵的语言，玛德兰不同意母亲的话，说：

“也许只是暂时的发作吧……”

中尉打断了她：

“哦不，玛德兰，情况很严重，母亲说得对。”

年轻的女人大胆表示不以为然，他便吼叫起来：

“你母亲说得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还不够？”

在二楼，库雷热老太太轻轻敲了儿子的房门，他正端坐在一本翻开的书前。她没有对他提任何问题，而只是默默地织毛活。如果他再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他憋不住，如果他需要说出来，那么，她在那里，她准备倾听，一种准确无误的本能告诉她不要强使他吐露真情。他呢，刹那间他确实想发出使他窒息的那声呐喊，可是说来话长，必须复述那一连串的痛苦，直到今晚的痛苦……他的痛苦和痛苦的起源，这两者之间何其不相称，这又如何去解释呢？因为并没有发生任何别的事。医生在规定的钟点奔到玛丽娅·克罗丝那里，一位女仆说太太还没有回来，这使他感到第一阵焦虑；他同意在空寂的客厅里等着，他的心比钟摆跳得还快；一盏灯照着天花板上故作风雅的小梁，在靠着长沙发的矮桌上，烟灰缸里放着那么多烟头：“她抽得太凶……她在中毒。”那么多书！可是没有一本书的最后几页是裁开的。他的眼光扫过褪了色的大绸窗帘上撕破的褶纹。他重复说：“奢侈和穷困，穷困和奢侈……”他瞧瞧挂钟，然后又瞧瞧自己的表，决心再等一刻钟，于是时间仿佛奔驰了起来。为了不感觉时间是那么短，医生避免去想自己的实验室，避免去想那中断的实验。他站起来，走近长椅，跪下来，朝门口胆怯地瞧瞧，然后就把头埋进椅垫里……当他又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左膝盖象往常一样克当响了一下。他站在镜前，用指头摸摸他那肿起的颧骨，谁要是看见他此刻在镜中的映影，准以为他是疯子。他的工作使他习惯于将一切都变为公式，因此他说：“当我们孤独一人时，我们就是疯子。是的，只有在别

人迫使我们受控制时，我们才能自我控制。”唉！这种议论足以消磨他给自己规定的那一刻钟的宽限……

母亲在等待他谈心里话，怎样向她解释他此刻的忧伤，被迫的克制，以及被剥夺那可怜的幸福——每日与玛丽娅·克罗丝交谈——这种心情呢？问题不在于愿不愿意吐露真情，也不在于身边是否有个知心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谁掌握这门学问，能用寥寥数语来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呢？怎样才能从这条流动的河水中抽取某种感受，而不是另一种感受呢？如果不能说出全部真情，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再说，坐在那里的这位老妇人，她能理解儿子内心深处的活动，能理解这种令人心碎的不和谐吗？儿子属于另一个种族，既然他是另一个性别……性别，单单性别就足以使我们相互隔离，犹如两个星球……在母亲面前，医生回忆起自己的痛苦，但他不讲出来。他记得自己等待玛丽娅·克罗丝等腻了，抓起帽子要走，这时门厅里响起了脚步声，他的生命仿佛一下停住了。门开了，出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女人，而是维克多·拉鲁塞尔。

“你对玛丽娅太宠爱了，大夫。”

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猜疑。医生对这个人笑了笑，他整整齐齐，脸色红润，穿一身淡灰褐色衣服，由于殷勤和自满而显得容光焕发：

“这些神经衰弱的病人，这些无病呻吟的人，对你们医生来说，可是一块肥肉。嗯？不，我这是开玩笑……我知道你大公无私……玛丽娅能碰上你这样少见的人，也真算是我走运。你知道她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吗？太太不再乘马车了，这是她最新的怪念头。我这话只能跟你说，我觉得她有点疯疯癫癫，不过，对一位漂亮女人来说，这又增加了一分魅力，是

吧？你说呢，大夫？你这个了不起的库雷热！我很高兴看见你；就在这里吃饭吧，玛丽娅会高兴的，她很喜欢你。不行？那你至少得等她回来吧；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能谈谈她。”

“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能谈谈她……”突然，这个自命不凡的胖子说出了这句令人心碎的话。医生坐着马车回家时想道：“他这种情欲在城里引起议论纷纷，其实在这个傻瓜身上，只有这一点才是高贵的。他五十岁了，还能够为一个女人痛苦，而他已经占有了她的身体，但他嫌不够。他的社交，生意，马厩，在这个天地以外，他还有另一个更高的痛苦根源……在对爱情的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也许并不是一切都荒谬。玛丽娅·克罗丝！玛丽娅！痛苦，没有见到她的痛苦，可她根本没想到要预先通知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是毫无地位，她可以不和我见面，而且根本将见面的事置之脑后……那几分钟对我来说具有无限的价值，而在她眼中却一钱不值……”

医生被话语惊动：他母亲憋不住了；她的思路又转到了暗中使她操心的事情上；她不再去想儿子身上那块她不知道的创伤，而重新提起一直萦回心头的和儿媳的关系问题：

“我躬着背，总是回答说：‘好的，女儿，你瞧着办吧……随你便！’我从来不勉强人。自从那次露西向我暗示，财产都是她的……谢天谢地，你赚的钱也不少。确实，你和她结婚的时候，你除了前途以外，一无所有，而她却是埃尔伯夫城的布拉西埃家族！我知道，她家的工厂当时还不象今天这样；不过，她当然满可以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有一天她谈到玛德兰时对我说：‘愈有钱就愈想要钱。’总之，我们也不用抱怨，要是没有佣人们那些麻烦，也还过得去。”

“可怜的妈妈，生活里可怕的事，莫过于让各事其主的佣人们呆在同一间厨房里了……”

他用嘴唇碰一碰母亲的前额，让房门半开着，好让她看清楚路，他又机械地重复说：“生活里可怕的是……”

第二天，玛丽娅·克罗丝没有改变她不坐马车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因此雷蒙在电车上又遇见这个陌生的女人，她还是坐在老地方，用那安详的眼光占有这个少年的面孔，她的目光在他的眼皮四周游移，顺着深色头发的边线往下，停留在双唇间闪着光泽的牙齿上。他想起前两天没有刮胡子，用手指摸摸瘦削的面颊，然后羞愧地把两手藏在斗篷下。陌生女人低下了眼睛，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发觉，由于没有用吊袜带，他的一只袜子往下滑，露出了腿。他不敢去扯袜子，只是换了个姿势。但他并不痛苦，他恨别人笑，哪怕是克制的微笑；别人嘴角上最轻微的抽动，他都能注意到；别人咬着下嘴唇，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女人用一种奇异的面孔瞧着他，面孔上既有灵性又有兽性。是的，这是一张不会笑的、无动于衷的、美妙的动物的面孔。他哪里知道他父亲常常和玛丽娅·克罗丝开玩笑，说她把笑容当作面具挂在脸上，面具有时突然掉下来，面她的目光仍然保持它那沉着的忧郁。

她在塔朗斯教堂前下车，雷蒙现在只看到她在皮椅上坐过的微微下陷的痕迹，他毫不怀疑，第二天他还会见到她，但他并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来说明这种希望，他只是相信。这天晚饭以后，他拿了两罐滚烫的热水到自己的房间里，取下澡盆。第二天早上他又早醒半小时，因为他决定从今以后每天刮胡子。

库雷热家的人可以对着栗树的芽苞看上好几个小时，而对开花的奥秘一无所知，同样，他们也看不见在他们中间出现的奇迹：玛丽娅·克罗丝的第一眼使这个肮脏的中学生身上出现了一个新人，正如头一铲土使完美的雕塑部分地露出了地面。在一个女人的热情凝视下，这个不修边幅的身体仿佛是古老森林中粗糙的幼树，突然间，沉睡的女神在森林里活动起来。库雷热一家看不到奇迹，因为一个过于单调的家庭的成员之间是彼此视而不见的。几个星期以来，雷蒙成为一个崇尚水疗法的讲究外表的青年，他相信自己能讨人喜欢，也一心想诱惑别人，面在他母亲眼中，他却仍然是一个肮脏的中学生。一个女人，不用说一句话，是靠着眼神的威力，就使库雷热家的这个孩子变了样，重新塑造了他，而家里人竟没有在他身上认出被施过这个陌生的魔法的痕迹。

在这个时期，白天愈来愈长，电车里再没有灯，雷蒙每次都尝试一个新的举动，他交叉着腿，露出扯得紧紧的、讲究的短袜，和光可鉴人的皮鞋（在圣热内斯十字架处有一个擦皮鞋的）；他再没有任何理由遮掩袖口了，他戴上手套；有一天他摘下手套，年轻女人看到他那涂得太红的指甲，不禁微微一笑，指甲修剪师一定在那上面费了不少功夫，可是由于他多年以来一直啃指甲，所以还是暂时避免引人注目为好。这一切，只是一种看不见的复苏的表面现象。在这种深沉的、一直是默默的、久而久之变得熟悉的关注下，他心灵中积累的雾气逐渐消散。“他也许不是怪物，他和别的年轻人一样，也能够吸引女人的目光，也许还不仅仅是目光！”他们沉默无语，但时间已经在他们心中织成了纬纱，任何话语，任何举动也无法使它如此坚韧。他们感到首次交谈的时刻即将来临，但雷蒙并不想

法加快这个时刻的到来；这个羞涩的苦役犯，只要不再感到身负重梏他就心满意足了；突然变成另一个人，这一点暂时给他带来了足够的欢乐。在陌生女人瞧他以前，难道他的确只是一个肮脏的学生？我们都曾被爱我们的人一再塑造。只要他们稍稍坚持下去，我们就变成他们的作品，而这作品是他们所认不出来的，因为它们从来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模样。没有任何爱情，没有任何友谊，能够掠过我们的命运而不促使它永远定型。今天晚上的雷蒙·库雷热，坐在迪福街小酒吧里的这个三十五岁的单身汉，会完全是另一个人，如果在一九××年，这个当时上哲学班的中学生不曾在回家的电车上看见坐在对面的玛丽娅·克罗丝的话。

五

是父亲第一个认出了雷蒙身上的新人。春末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饭桌上比往常更加心不在焉，以至于连女婿和儿子的争吵声也没有听见。那是关于赛牛的事，雷蒙最喜欢看赛牛，可是这个星期日他看到第四头牛倒下以后就走了，唯恐错过了六点钟那班电车。但这个牺牲毫无意义，因为陌生女人恰恰不在电车上。“这是星期日，我早该想到了，为了她我白白错过了两头牛……”他正这样想着，巴斯克中尉公然说：

“我真不明白你父亲为什么允许你去看这种屠杀？”

雷蒙回答说：“当军官的还怕血，真好笑。”

于是就引起了一场风波。医生突然听见：

“不，你好好瞧瞧我！”

“我瞧着你呢，我瞧见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毛头小伙子？你再说一遍。”

他们都站了起来；全家人奔了过来。玛德兰·巴斯克对丈夫喊着说：“别答腔了，犯不上，他嘴里说的话，你还当真！”医生恳求雷蒙坐下来：“坐下，吃饭吧，到此为止。”中尉还嚷嚷说雷蒙骂他是胆小鬼，库雷热太太说雷蒙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大家都坐了下来，一种暗中的默契使众人同心致力于扑灭火灾。出于家族性，他们对于凡是危害他们性格的平衡的东西，无不深恶痛绝。这些终生同乘一条苦役船的船员们，出于自己的本能，留心避免船上发生任何火灾。

因此，眼前饭厅里一片寂静。细雨敲打着台阶的滴答声突然停止了，雨点散发出来的气味沐浴着这个默默无声的家庭。有人赶紧说了一句：“凉快多了！”另一个声音回答说这阵雨不管用，连尘土也压不住。这时，医生惊讶地端详这个大儿子，他近来很少想到他，也认不出他来了。恰恰在这个星期天，他自己从一场长长的恶梦中走了出来。自从玛丽娅·克罗丝失约，以致他和维克多·拉鲁塞尔单独见面以来，自从这个已经变得遥远的日子以来，他就在恶梦中挣扎。这个即将过去的星期日是他生活中最残酷的一天，但却使他终于得到了自由（至少他这样想）。他的得救来自一种巨大的疲乏，一种无以名之的厌倦；是的，这一天他忍受了太大的痛苦！他什么也不再想，只盼着逃出战斗，藏身于自己的衰老之中。自从那一天他在玛丽娅·克罗丝那个“奢侈和穷困”的客厅里白白地等她，直到他刚刚举手投降的这个可怕的下午，这中间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医生坐在这个又归于寂静的饭桌旁，再一次忘记了

儿子而去回顾这艰难旅程中的每个情景；他在一步一步地追忆。

他那无法忍受的痛苦是在她失约的第二天，由那封道歉的长信所引起的。

在两个月来被他反复看过多次的这封信中，玛丽娅写道：

这有点怪您，亲爱的好友，是您使我想到放弃那个我引以为耻的可怕的奢侈品；由于没有马车，我就不能早早回来在往常的钟点接待您；我去墓地也比较晚，我很喜欢呆在那里，您想象不出，在白日将尽的时候，修道院是何等安静，坟墓上处处有小鸟在啼唱。我感到我的孩子在赞同我，对我很满意。在我回家乘坐的那辆装满工人的电车上，我得到了多大的安慰！您大概以为我过分激动吧，啊不，我很高兴呆在那里，呆在我配不上的那些穷人中间。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喜欢乘电车回家。即使“人家”现在双膝跪下，恳求我乘坐“人家”给我的马车，我也不会答应的。亲爱的大夫，我们不再相见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您的榜样，您的教导，这就够了。我们在精神上是联结在一起的。莫里斯·马泰尔林克*写得好：“那个时刻即将到来，它并不遥远，那时心灵不通过肉体就能相见。”给我写信吧，您的信对我就足够了，亲爱的神师！

玛·克

* 莫里斯·马泰尔林克（1862—1949），比利时作家。

我是否要继续吃药片？要打针吗？我只剩下三针了，还应该再买一盒吗？

这封信尽管没有残酷地伤害他，却使他十分不快，因为信中流露出一种殷勤讨好和自我满足的虚假的谦卑。医生很了解人性中最可悲的秘密，但对人无限宽容。然而，只有一种弊病使他恼火：堕落者尽量巧妙地美化自己的堕落。这是人所能达到的最深的残疾：将垃圾视作耀眼的钻石。玛丽娅·克罗丝并不习惯于这样撒谎。她最初甚至迷住了医生，因为她如此热衷于认识自己，而不要加以任何美化。她甚至主动地一再说她母亲是如何地高尚；母亲很年轻就守寡，在地区首府当个可怜的小学教师，她为女儿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妈妈整天操劳，好供我上中学；她想象我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在她去世以前，她很高兴参加了我的婚礼，这门亲事是出乎意料的。您的女婿巴斯克认识我丈夫，他在军团里当助理军医。他很爱我，使我很幸福。他去世以后，我带着孩子勉强生活，当然我可以想办法，使我堕落的不是穷困，而可能是最卑鄙的念头：想有地位，想要别人一定娶我……而现在，我仍然留在'他'身边是由于懦弱，我害怕工作，害怕收入微薄的差事……"自从她头一次讲了这些知心话以后，医生常常听见她谦卑地羞辱自己，无情地谴责自己。为什么她突然产生这个可憎的兴趣，想要赞美自己呢？然而，这封信使他伤心之处并不在这里，他埋怨她这一点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不敢探查另一个深深的创伤——唯一使他难以忍受的创伤：玛丽娅不希望再见到他，而且轻描淡写地提到这一点。啊！马泰尔林克关于心灵将不通过肉体而相见的这句话，他在内心里听过多少次呀，当病人用

喋喋不休的细微末节来叙述自己的病情时，或者当学生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什么叫咯血病时，他都听见这句话。当然，居然以为年轻女人会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岂不是发了疯，疯子！疯子！可是，当我们所爱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哪怕是物质生活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而她却无动于衷地（也许是满意地）让我们永远不去见她，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又有什么推理能使我们免除呢？她在我们眼中是一切，而我们在她眼中却一钱不值。

在这段期间，医生尽量克制自己。库雷热太太说："我又看见他在照镜子，他自己也开始担心了。"他知道，要使自己冷静下来，要使自己得到彻底绝望的宁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看自己那张疲惫不堪的五十多岁人的可怜的面孔，从此以后把玛丽娅看作死去的人，而自己等待着死亡，同时干双倍的工作，是的，自殴，自杀，靠着强劳动的鸦片来得到解脱。他虽然对他人自欺欺人的作法十分反感，自己却仍然欺骗自己："她需要我；我对她负有义务，正如对任何一位病人……"他写信对她说还应该继续观察她的病，当然她乘电车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每天都出门呢？他请求她告诉他哪一天她在家，他想办法脱身在往常的钟点去看她。

整个星期他都在等回信。每天早上，他朝那一大堆广告单和报纸瞧上一眼："她还没有回信。"他计算日子，"我是在星期六寄的信，星期天只送一次信，所以她星期一才收到；要是她等两三天再回信……我今天要能收到回信就是出乎意料的了。从明天起，我会开始感到不耐烦。"

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看见了那封信：

……去墓园，对我来说，这是神圣的义务。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毫不动摇地去那里朝圣。我感到在黄昏时分我离我的小天使最近。他仿佛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去，他等着我。这是荒谬的，我知道，可是正如帕斯卡尔*说的：心灵有自己的逻辑。当我最后踏上六点钟那班电车时，我感到幸福而宁静。您知道，那趟车上挤满了工人。可是我并不害怕，我离人民很近，尽管在表面上我远离他们；我不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接近他们了吗？我看着这些人，他们仿佛和我一样孤独，怎样向您解释呢？同样地背井离乡，同样地地位低下。我的家比他们的家豪华，但毕竟只是租给我用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我的，正如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他们的……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晚上，您在回家以前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呢？我知道您不喜欢遇见拉鲁塞尔先生，可是，我可以事先告诉他说我需要单独见您，那样，您看完病以后，只需要和他寒暄几句就行了……您忘了回答我药片和打针的事。

医生撕掉信，将碎纸片扔了，接着他又瞥下将它们拾起来，费劲地站了起来。他无法忍受和拉鲁塞尔接近，难道她不知道吗？那个人身上的一切无不使他憎恶，啊，他和巴斯克是一类人……染色的小胡子，突出的、厚厚的下嘴唇，下垂的脸颊，宽肩阔背，这一切都流露出一种始终不渝的自鸣得意的情

*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作家。

绪。在外套下面他那双肥大的大腿体现出无限的满足。正因为拉鲁塞尔用最卑鄙的办法欺骗玛丽娅·克罗丝，波尔多的人都说“他拿玛丽娅装装门面”。大概只有医生一个人知道，玛丽娅一直使这个波尔多的大人物着迷，同时也使他暗中遭到失败，他为此十分气恼。不过他毕竟买下了她，只有他一人占有她，这个傻瓜！要是没有儿子，他在妻子死后，当初也许会娶玛丽娅·克罗丝的。儿子是拉鲁塞尔公司唯一的继承人，由一大群保姆、家庭教师和神父照料，以迎接未来那至高无上的命运。让孩子和这样一个女人接触，这是不可能的，让一门不体面的婚事来玷污孩子的家姓，这也是不可能的。巴斯克非常推崇本城的名门望族，他常常说：“你要我怎么说呢，父亲？我觉得他这种感情是非常高贵的。拉鲁塞尔出身名门，在什么事情上他都潇洒漂亮，这是位绅士，我坚持我的看法。”

玛丽娅明知医生讨厌这个人，怎么敢恰恰挑这个时刻让他去呢？他肯定会迎面撞上他所唾弃的对象。他甚至想，她也许故意让他们见面，好甩掉他吧。在好几个星期里，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最愤怒、最疯狂的信，写完又撕掉，最后他写了一封简短面冷淡的信，信里说，既然她不愿意在家里呆一个下午，那大概是她的身体非常好，不需要他去看病了。她立刻回了信，满满四页纸尽是道歉和表白的词句，而且告诉他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天，她整天都等着他。

“拉鲁塞尔先生将去看斗牛，他知道我不爱这种游艺。您来我这里吃点心。我等您到五点半钟。”

医生从未从她那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它没有高贵的词藻，也与健康和治疗毫不相干。他看了好几遍，而且时时在口袋里摸着它，他相信这次见面会和以前不同，他有机会表白爱情

了。可是，这位科学家曾经多次注意到自己的预感往往不能实现，他对自己说："不，不，这不是预感……在我这种期待中，没有一点不是合乎逻辑的……我给她写了一封恼恨的信，而她作了友好的回答，因此，这就得看我的了，我一开口就要使谈话显得比较亲密、知心……"

在坐车从实验室去医院的路上，他也在想象这次见面，不厌其烦地自问自答。他属于那类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们不读小说，因为他们觉得任何故事都比他们所撰写的、并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故事大大地逊色。一写好处方，他不等走下病家的楼梯，便又回到想象里去了，就好象一头狗又扒出它早先埋下的骨头；这些想象有时使他害臊，但却给这个腼腆的人带来以威力无比的意志去降伏人与物的那种欢乐。在精神范畴内，这个谨小慎微的人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进行恐怖的屠杀——甚至幻想把全家人都消灭掉，好为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

在和玛丽娅·克罗丝见面以前的那两天里，如果说他没想到要排除这类念头的话，那是因为，在他为了自娱而臆想的情节中，根本不需要消灭任何人，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和妻子决裂，就象一位同事那样，决裂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只是因为他和她生活在一起感到沉闷、厌烦。他五十二岁，还来得及过几年幸福日子，这种幸福也许会被内疚所破坏，可是，即使是欢乐的幻影，他这个虚度一生的人，又为什么要拒绝呢？他的在场甚至也不能使那位最尖刻的妻子感到快乐……女儿，儿子？长久以来，他对他们的爱不再抱任何幻想，孩子们的感情，啊！玛德兰一订婚，他就明白孩子们的感情值多少钱；至于雷蒙，这个无法接近的人不值得他去献身。

医生感到他藉以自娱的这番想象和他一贯的幻想不太一样。即使当他把全家人一下子消灭光，他大概也只是感到可耻，而从不后悔，或者说感到有点可笑，因为这只是表面的游戏，并不触及他内心深处。不，他从未想到他会成为怪物，他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依他看，所有的人，当他们脱离他人的控制而面对自身时，都是些疯子。

可是，在盼望这个星期日的那四十八小时里，他觉得自己正使出全部力量来抓住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正变为希望。他和这个女人即将进行的那番谈话，已经在他心中响起来了，因此他无法想象，除了他所臆想的话语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话语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他不断对情节概要加以修改，而主要内容包含在这番对话中：

“我们两人都走进了死胡同，玛丽娅。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或是碰壁死去，或是往回走活下去。你不会爱我的，你从来没有爱过人。你只有把自己全部交给这个唯一能够全心全意爱你而毫无所求的男人。”

在这里，他仿佛听见玛面娅不同意地说：

“您疯了！您的妻子呢？您的孩子呢？”

“他们不需要我。一个被活埋的人，只要有点力气，是有权推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石头的。你不知道将我和这个女人、女儿和儿子隔绝开的是多么宽阔的荒漠。我对他们讲的话甚至传不到他们那里。动物的小崽子长大以后，就被老的赶走。而且，雄性还往往不承认自己的小崽子。职能消失以后，感情依然不变，这是人的发明。基督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他要人们爱他甚于爱天下父母，而且他夸耀自己来到人间正是要使夫妻分离，使孩子和生育他们的父母分离。”

“您这不是自称天主吧。”

“在你眼中，我不就是他的形象吗？你对某种美德的爱好，不正是我教给你的吗？”（想到这里，医生停住了：“不，不，别扯到玄学上去！”）

“那您的地位，您的病人呢？您作为善人的全部生活……想想这会引起议论纷纷……”

“我死了，人家也会照样活下去。有谁是必不可少的？是的，这确实牵涉到死的问题，玛丽娅，对这个可怜的闭塞而操劳的生活来说，我是死去了，然后与你一起重生。我妻子保留属于她的财产。我养活你毫无问题：有人请我去阿尔及尔教书，还有人请我去圣地亚哥……我把积攒到现在的那点钱留给孩子们……”

想象中的场景进行到这里，马车在医院门前停住了；医生迈进门，仍然心不在焉，那眼神仿佛是刚刚从一个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魔法中醒过来。一看完病他便回到梦中，他充满一种隐秘的贪婪，自言自语说：“我是疯子……可是……”在他的同事中，他知道确实有人实现了这美妙的梦幻。的确，那些人的生活乱糟糟，因此舆论并不认为他们的丑闻很突然，而库雷热大夫，全城一向称他为圣人。怎么！正是由于他窃取了这个声誉，所以，卸掉这个他所不配的负担才是如释重负！啊！他终于被人瞧不起了！这样他便可以对玛丽娅·克罗丝说些别的话，而不是劝她行善啦，进行教诲开导啦，他将是一个男人，他爱一个女人并且粗暴地征服她。

这个星期日的太阳终于升起。在星期日，医生一向只去看非看不可的病人，而不去他设在城里的诊所，那里总是挤满了

病人，而他每星期只去看三次病。他很讨厌这个全部被办公室占用的楼房底层上的那间诊所，他说他在那里既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好比在卢尔德* 的教堂里，最不起眼的还愿物都有一席地位，这里，在这四堵墙壁之间，也集中了感恩戴德的病人送给医生的赠品，铜制艺术品啦，奥地利的陶土器皿啦，用石粉压缩成的爱神啦，本色瓷器啦，温度计一日历啦，他最初觉得十分讨厌，而现在却对这个极为难看的博物馆具有好感，而且每当他收到一个丑得出奇的“艺术品”时，他就兴高采烈。“千万别送古代的！”那些一心想讨好他的病人们彼此说。

在这个他认为和玛丽娅·克罗丝的见而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星期天，他答应在三点钟左右在诊所里接待一位实业家，这是位神经衰弱患者，他平日连一小时的空闲也没有，医生只好同意。这样一来，一吃过午饭，医生便可以出门了，可以利用在他热切期待和害怕的时刻到来以前的最后的时光。他没有乘自己的马车，也没有试图登上拥挤的电车；一串串的人攀在电车的踏板上，因为今天有橄榄球赛，而且又举行今年的首次斗牛，红黄两色的广告上印着十分醒目的名字：阿尔加贝诺，富恩特斯。斗牛在四点钟开始，在商店关门因而显得没有生气的星期日的街道上，人群已经朝斗牛场涌去了。年轻人戴着有彩色饰带的草帽和他们认为是西班牙式样的浅灰色毡帽。他们在烟草的云雾中嬉笑。咖啡店里苦艾酒的清凉气味一直蔓延到马路中间。在医生的记忆中，他从未在人群中这样地漫步，除了消磨时间，捱到那个时刻以外，他别无其他念头。对这个劳累

* 法国西南部朝圣名地。

过度的人来说，如此的闲散显得多么古怪！他闲不住，竭力想那个已经开始的实验，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只看到躺着看书的玛丽娅·克罗丝。

突然间阳光消失了，人们不安地瞧着天上一大块沉甸甸的乌云。有人说已经感到了雨点，但阳光又重新倾泻下来。不，在最后一头牛没有结束痛苦以前，雷雨是不会发作的。

医生想，事情也许不会完全按他的想象发生，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象数学一样确定无疑，那就是当他离开玛丽娅·克罗丝时，他肯定向她倾吐了心中的秘密，问题将终于提了出来！两点半钟……在去诊所以前，还得消磨一小时。他摸摸口袋里那把实验室的钥匙。不，他一到实验室就该走了。人群骚动，仿佛吹过了一股劲风。有人在喊："他们在那儿！"在由肮脏而自豪的车夫驾驶的几辆破旧的敞篷马车上，出现了光彩夺目的斗牛士和他们那一班人马。医生感到惊奇，在这些冷酷的瘦脸上，没有任何卑鄙的东西，他们好比是一群披红戴金、披紫戴银的古怪的神父。一片阴云又遮住了阳光，他们仰起瘦削的脸瞧着变得晦暗的蓝天。医生穿过人群，现在他走在无人的窄街上。他的诊所里有一股地窖的凉气，陶土和大理石做的女人在孔雀石支柱上微笑。旧式挂钟比仿制德尔夫特* 的小座钟走得慢，座钟放在那张大桌子中央，一个"现代风格"的女人屁股坐在一块水晶玻璃上，压着纸张。这些形象仿佛在齐声合唱，唱的是他刚才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所看到的一份杂志的标题："只有这个呱呱叫！"就连那个仿铜品——鼻尖对着母牛的公牛也在这样唱。医生对他的收藏品赞赏地扫了一眼，

* 德尔夫特，荷兰城市，以陶瓷、玻璃等工业品著称。

喃喃说："人类最卑下的时期。"他推开窗，一线阳光照出了灰尘。他穿过房间，一面搓着手说："我不要开场白，第一句话我就说我多么沮丧，因为我原来以为她不想再见我了。她会感到惊奇，于是我说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于是，也许……也许……"

他听见门铃响，亲自去开门，把病人引进来。啊！这个人不会打断他的幻想，他可以让病人说个痛快，而这位神经衰弱患者似乎只要求大夫耐心听他，别无所求。也许他对大夫们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看法，对他们无话不谈，将最隐密的伤疤给他们看。医生的思想又回到了玛丽娅·克罗丝身上。"我是人，玛丽娅，和旁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可怜的男人。没有幸福就不能生活，这一点，我觉悟得太晚了，不过也不算太晚，你还可以答应跟我走吧？"病人说完了，医生摆出那种受人称道的尊严高贵的神气说："首先您得相信自己的毅力。如果您认为自己无法解脱，那我也帮不了您的忙。我们的全部医术对错误想法是毫无功效的。如果您认为自己是遗传性的无能为力的牺牲品，那我又能做什么呢？在进一步治疗以前，我要求您有信心，您得相信自己有力量来制服您身上那些野兽，它们并不是您自己。"

病人激动地打断了医生，医生已经站了起来，走近窗子，假装从半掩的百叶窗中窥视外面空寂的街道。对他身上所残存的这些谎言，他感到厌恶已极。它们只符合一种已经死去的信念。一个星球湮灭了好几个世纪，而其光芒至今可见；他的信念也早已消逝，但其回音仍萦回在他周围的人们的耳边。他又回到桌前，看到德尔夫特的小座钟正指着四点，便遣走了病人。

“我有足够的时间。”医生想道，一面几乎在人行道上跑起来。来到喜剧院广场时，他看到从电影院里涌出来的人群围着电车。连一辆出租马车也没有。他只好排队，一面不停地看表；他一向坐自己的车，所以时间没有估计好。他尽量安慰自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会迟到半小时。对大夫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玛丽娅以往是一直等着他的……是的，不过她在信里写着：一直到五点半……已经五点钟了！“哎！喂！别这么挤，好不好！”一位矮胖的太太生气地对他嚷道，她的帽翎擦得他的鼻子发痒。在这拥挤不堪，闷热已极的电车里，他后悔穿上了礼服，他流着汗，害怕把脸弄脏，害怕发出汗味。

他在塔朗斯教堂前面下车时，还没有敲过六点钟。他先是慢步走，后来便焦急不安地跑了起来，虽然他觉得心脏不大舒服。一块雨云使天空暗了下来。此刻，在阴暗的天空下，最后一头公牛大概正在流血。在小花园的栅栏之间，满是尘土的丁香树的枝条象手掌一样伸着等待雨水。医生在温暖而稀疏的雨点下朝着那个女人奔跑，他已经看见她躺在长椅上，她的眼睛并不立刻从翻开的书本上抬起来……可是，当他快到铁栅门的时候，突然他看见她正要出门。他们站住了，她气喘吁吁，也象他一样跑过步。

她用一种难以觉察的气恼的声调说：

“我写的是：五点半钟。”

他用敏锐的眼光打量她：

“你不穿丧服了。”

她瞧瞧自己的夏衣，回答说：

“淡紫色不是半丧服吗？”

一切已经和他的想象多么不同呀！巨大的怯弱之感使他说

出：

“既然你以为我不会来，既然也许有人在别处等你，那我们下次再谈吧。”

她用最激烈的语调说：

“谁会等我？您真怪，大夫。”

她回头往家里走，他跟在后面；她那淡紫色的塔夫绸裙在尘土里拖着；她低着头，他看到她的后颈。她在想，她约医生星期日来，是因为她确信那个陌生的孩子在星期日是不会乘六点钟的电车的。可是，既然医生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来，她又满怀欢乐和希望，想去碰碰运气：

“他为了见我而乘往常的这趟车，哪怕这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啊！别放弃这种愉快……”可惜！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一天，当那个陌生的孩子在六点钟的电车上没有看见她时是否感到难受。沉重的雨点溅落在台阶上，她匆匆登上台阶，听见老头子在身后喘气。啊！这些人多么讨厌，我们的心对他们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看中了我们，而我们并没有看中他们！他们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根本不想知道他们任何事，他们的死活对我们无足轻重……然而，我们的生活中却充斥着这种人。

他们穿过饭厅，她推开客厅的百叶窗，脱下帽子躺下，对他微笑，而他正拚命搜索准备好的辞句中的片言只语。她说：

“您在喘气……我让您走得太快了。”

“我还不至于这么老吧。”

他象往常一样抬起眼睛，瞧着长椅上面的玻璃镜。怎么，他至今还不认识自己？为什么每次他都感到心中紧搐，都感到这种痛心的惊愕，难道他还期望青春向他微笑？这时他已

经问起她来："身体怎么样？"那语气正是他每回和玛丽娅·克罗丝说话时用的那种稍稍严肃的父亲的语气。她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健康，她对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高兴，这便减轻了她的失望情绪。不，今天是星期日，陌生的孩子是不会乘电车的。可是明天，明天他一定会在那里，于是她整个身心向往着未来的欢乐，向往着这个希望，这个日日幻灭而又复苏的希望，她希望也许会发生新的事，希望他最终和她讲话。

"你可以停止打针了，没有什么关系……"（他瞧着镜中那把稀疏的胡子和贫瘠的前额，记起了他准备好的那番炽热的语言。）

"我睡得很好，也不烦躁了，您能想象吗，大夫？不过，我什么书也不想看。我是看不完《斯帕尔特游记》* 了，您可以把书拿走。"

"你仍然和谁都不来往？"

"您想我这人会降格和那些先生们的情妇来往吗？直到今天，我还象躲避瘟疫似的躲着他们。象我这种人在波尔多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您也知道；我不能和任何人来往。"

是的，她常常这样说，但这是在埋怨，她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安详和快乐。医生看到这长长的火苗不再是伸向上天，不再是白白地燃烧，它已经在地上找到一个他所不知道的燃料。他情不自禁地用挑衅的语调说，如果她不和女士们来往，大概有时和先生们来往吧。他感觉脸上发红，隐约意识到谈话可能朝着他所热切盼望的方向发展，果然，玛丽娅笑着问道：

---

* 法国作家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的作品，记述他于1900年的希腊之行。

“啊！大夫，您嫉妒了？瞧他对我打破了醋罐子！不……，您放心，我是开玩笑。”她马上又接着说：“我知道您是什么人。”

显然，她确实是开玩笑，她决不会想到医生会产生这种性质的感情。她不安地注视着他：

“我没有伤害您吧？”

“不，玛丽娅，你伤害了我。”

但是她不明白他指的是哪种创伤，她声辩说她尊敬他，崇拜他：难道他不是对她屈尊下就吗？难道他不是有时想把她提到他那个高度吗？她用虚假的举动来陪衬同样虚假的话语，她抓住医生的手，凑到唇边。他猛然抽回手去。玛丽娅·克罗丝大为不快，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瞧着被淹在雨水中的花园。医生也站了起来；她没有转身，说道：

“等暴雨停了您再走。”

他在幽暗的客厅里一直站着。作为一个办事有条不紊的人，他利用这严酷的时刻从心头拔去一切欲念，一切希望。是的，一切都完了。与这个女人有关的一切再也不与他相干了；他已经退出游戏。他用手在空中作了一个清除的姿势。玛丽娅转过身来对他喊道：

“不下雨了。”

他仍然呆着不动，于是她又说她并不想赶他走，可是最好别错过这个暂晴的间隙。她递给他一把伞，他先接在手里，后来又拒绝了，因为他恨自己有这个念头：“将来得把伞送回来，这是再来这里的借口。”

他不痛苦；他欣赏接近尾声的暴雨，想到他自己，或者说，想到他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仿佛这是一位朋友，人们想

到他不再痛苦而接受了他的死亡。这场游戏玩过了，输了、何必再去想呢；从此以后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昨天，他接到实验室的电话，说那只狗在取出胰腺以后死了。罗班松还能去警察局的待领场再领一只吗？一辆辆车从他面前驶过，上面挤满了疲乏不堪而哼哼唱唱的人们；他很高兴在这个四处是丁香花的郊区走一走，在暴雨过后，在这个黄昏时分，那里散发出真正的农村气息。痛苦结束了，象疯子一样去撞囚室墙壁的举动结束了。他从孩童时期就具有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在和许多人的接触中曾经被播撒在他身外，而现在，他要将它收回，将它埋藏在内心最深处。彻底地放弃。尽管有广告牌，有闪烁发光的铁轨，尽管有在车把上系着一把凋谢的丁香花的、俯身骑车的人，郊区变成了农村，酒吧间变成了客店，那里即将挤满趁着月光重新上路的赶骡人，他们将乘骡车走一整夜，他们象死人一样，仰面朝着星星，躺在骡车上。在房屋门口，一些已经成为农民的孩子正逗着麻木的鳃角金龟玩。不要再去撞墙。他在这沉闷的搏斗中去消耗精力，已经有多少年了？他还记得有一个开学的早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他在母亲床前哭泣，面她大声说："你哭鼻子不害臊呀，小懒鬼，小傻瓜？"她不知道他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离开她而感到绝望，而从那以后……他又作了一个推开、腾清地盘的手势，自言自语说："得了，明天早上……"他把日常的操心事往自己身上注射，仿佛在打吗啡针：那条狗死了……一切得从头来。可是到现在为止，他早应该记录下足够的现象来证明自己的假设。浪费了多少光阴？多么可耻！他哪里想到自己在实验室的每一举动都与人类有关，而他却浪费了这么多时光！科学要求我们满腔热情地为它服务，它不容许我们分心："啊，我将永

远只是半个学者。”他在树枝之间似乎看见一团火光，这是正在升起的月亮。树木出现了，它掩蔽着那座房子，而他有权称为“我家”的那些人正聚集在那里。他已经有多少次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这天晚上，他又在心中重复说：“从今晚起，我要使露西幸福。”于是他加快步伐，他急于向自己证明，他这一次会坚定不移。他愿意回忆他们的初次见面，那是在二十五年前，在阿卡雄的一座花园里，见面是由他的一位同事安排的。然而在他脑海中出现的却不是遥远年代的那位未婚妻，不是那张模糊发黄的照片，他看到的是一位穿着半丧服的年轻女人，她见他远去十分高兴，她急忙朝另一个人奔去……这个人是谁？医生感到一阵剧痛，站住一会儿，继而突然奔跑起来，好和玛丽娅·克罗丝所爱的人离得远远的；面他确实感到痛苦有所缓和，他哪里想得到，他每走一步，都离他不知名的情敌更近一步……然面正是在这天晚上，他刚走进饭厅，雷蒙和姐夫正在争吵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生出来的这个陌生人正处在开花时节，正处在突如其来的春天里。

大家都离开了饭桌。孩子们把前额伸到大人们漫不经心的嘴唇前。他们在母亲、外祖母和曾祖母的陪同下回到睡房。雷蒙走近落地玻璃窗。医生看到雷蒙的举动，十分惊讶：雷蒙从一个皮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将它磕磕紧然后点燃，他的纽扣眼上插着一枝玫瑰花蕾，裤子上的褶纹笔挺。医生想道：“真奇怪，他多么象我那可怜的爸爸……”是的，他确实象那位外科医生；一直到七十岁，外科医生还仍然把行医所得的财产挥霍在女人身上。他是第一个将灭菌法的好处介绍到波尔多来的人；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儿子，仿佛记不清儿子叫什么，所以

管他叫“孩子”。有天晚上，一个女人把他送回家来，他的嘴歪着，淌着口水。他的手表、皮包，还有小拇指上的那个钻石戒指都不见了。“从他那里，我只继承了一颗有激情的心，而没有继承那种讨人喜爱的本事……这得瞧他的孩子了。”

医生看着面朝花园的雷蒙，这个人是他的儿子。在这激动的一天以后，他真想说说知心话，或者说流露出一点温情，问他的孩子：“为什么我们彼此从来不谈心？你认为我不会理解你，难道父子之间这么遥远？父子相差二十五岁，这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心和二十岁时一样，而你是我生的，很可能我们会有共同的爱好、厌恶、欲望……我们中间的沉默，将由谁来首先打破呢？”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相距多么遥远，在拥抱中就合在一起了。甚至一位母亲也可以把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头拉到怀中，亲吻他的头发，可是，父亲却一筹莫展，除非象库雷热医生那样将手搭在雷蒙肩上，雷蒙震动了一下转过身来。父亲避开眼去，问道：

“还在下雨吗？”

雷蒙站在门口，往黑夜里伸出手臂说：

“不，不下了。”

他头也不回地又说了一句：“晚安……”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了。

库雷热太太愣住了，因为她丈夫约她去花园里走一走。她说她去取披巾。他听见她上楼，然后又一反常态地、急冲冲地走下来。

“挽住我的胳膊，露西，月亮被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小径是白色的。”

她稍稍倚着他，他注意到露西的肉体发出往日的气味，那时他们是未婚夫妻，在六月份那长长的夜晚，他们久久地坐在长椅上……这个肉体和黑暗的气息正是他未婚期间的芳香。

他问她是否注意到儿子身上的巨大变化。不，她觉得儿子仍然阴郁、爱发脾气、执拗。他强调说雷蒙现在不那么任性了，他有更大的自制力，比方说，他更留意自己的衣着。

“啊！对了，既然谈起这个，朱利昨天还在叨唠说雷蒙要她每星期给他烫两次裤子。”

“你得想法劝劝朱利，她是看着雷蒙生下来的……”

“朱利忠心耿耿，不过忠心也有个限度。不管玛德兰怎么说，她的佣人什么都不干。朱利脾气不好，这我承认，可是我理解她为什么发火，因为她得擦小楼梯和一部分大楼梯。”

一只吝啬的夜莺只叫了三声。他们穿过一棵山楂树的苦杏的芳香气息。医生又低声说：

“我们的小雷蒙……”

“我们是找不到能替代朱利的人的，这一点可别忘了。你会说朱利把所有的厨娘都气走了，不过往往是她在理……比方说莱奥妮……”

他无可奈何地问道：

“哪个莱奥妮？”

“你知道的，那个胖子……不，不是上一个……只呆了三个月的那个；她不愿意收拾饭厅。可这不该由朱利干呀……”

他说：“现在的佣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感到胸中的潮水又落了下去，倾诉衷肠，表白，信赖，眼泪，这一切随着退潮一起消失了。

“我们最好还是回屋去……”

“玛德兰老说厨娘不听话，可这不能怪朱利呀。那个女孩子要求加工钱，在这里不如城里的油水大，尽管我们大批大批地买食品，要是没有这个，她们在这里是呆不住的。”

“我进屋去了。”

“这么快？”

她感到自己使他扫兴，她应该等一等，让他先说，她嗫嚅地说：

“我们很少谈心……”

在她不由自主地堆积起来的那些毫无价值的话语之外，在她那庸俗谈吐逐日耐心建成的高墙之外，露西·库雷热听到了被活埋者的窒息的呼唤，是的，她好似听见被埋在地下的矿工的呼声，在她心中，在多么深的深处，有一个声音与它呼应，一种柔情在起伏。

她把头靠在丈夫肩上，感到他的身体在收缩，他的面孔毫无表情，她抬起头看着房子，脱口说道：

“你又忘了关房间的电灯。”

话刚出口，她就后悔莫及。他快步离她远去，迅速地登上台阶，客厅里没有人，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可以不见到任何人就回到书房。到了那里，他在桌前坐下来，用两只手摸着疲乏不堪的面孔，然后作了一个推开的手势……那条狗死了，这是件麻烦事，再弄一条狗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被这些荒唐事分了心，没有密切关心工作。“我太依靠罗班松了……他准是把最后一次注射的时间弄错了。干脆再从头来……以后只让罗班松给狗量量体温，收集和分析小便，这就满不错了。”

六

电流的中断使电车都停住了，它们一动不动地排在大马路上，象一串小毛虫。这件意外事故终于使雷蒙·库雷热和玛丽娅·克罗丝彼此打招呼。昨天星期日，他们没有见面，两人都忧心忡忡地害怕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每个人都下决心要迈出第一步。可是，在她眼中，他是一个为了一点小事就会产生反感的、老老实实的学生，而他哩，他怎么敢和女人说话？透过人群，他感到她在那里，虽然她这是头一次穿上浅色的裙衣，而她，虽然有点近视，老远就认出他来，因为这一天举行仪式，他穿上了中学制服，他没有系上斗篷，而是漫不经心地将它披在肩上（为了模仿海军卫生学校的学生）。有些乘客上了电车，下决心等着，还有一群群的人走开了。雷蒙和玛丽娅在电车踏板旁边相遇。她不瞧他，用仿佛不是对他讲的低声说道：

“反正，我不用走太远……”

他稍稍偏过头去，满面通红：

“步行这么一次也是件愉快的事。”

于是，她大胆盯着这张她从未就近看过的面孔：

“既然我们总是同车回家，还是保持这个习惯吧。”

最初，他们默默无语地走了几步。她偷眼瞧着这张发红的面颊，这副被刮须刀弄出血来的嫩嫩的皮肉。他用一种稚气未减的举动，两手将一个塞满书籍的、用旧的书包托在腰上。于是一个念头扎进了她的脑子：他几乎还是个孩子。她为此感到一

种朦胧的激动，这其中包含着不安、羞愧和快乐。他感到腼腆羞涩，动弹不得，就好象他以前觉得要走进一家店铺简直要超人的毅力；他吃惊地看到自己比她高；淡紫色的草帽几乎遮住了她整个面孔，但是他看见赤裸的脖子和从裙衣中稍露出来的肩头。他突然感到恐惧，唯恐找不出一句话来打破沉默，唯恐浪费了这个时机：

“是呀，你住得不远……”

“是的，塔朗斯教堂离大马路只有十分钟的路。”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有墨渍的手绢擦额头，发现了墨渍，将手绢藏了起来。

“可是你，先生，你也许得走很远……”

“啊不！过了教堂不远我就下车。”

接着他又很快地说：

“我是库雷热的儿子。”

“大夫的儿子？”

他热情地说：

“他是有名人物，是吧？”

她抬头看他，他发现她脸色发白。她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确实……你千万别对他提起我。”

“我从来不对他说什么，何况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知道就最好。”

她又一次久久地看着他：医生的儿子！这只能是一个十分天真而虔诚的中学生。等他知道她的姓名以后，他会厌恶得逃掉的。他怎么能够不知道她呢？小贝尔特朗·拉鲁塞尔在去年以前也是上的同一所中学……玛丽娅·克罗丝在那里一定很出名……与其说出于好奇，还不如说出于对沉默的恐惧，他又说

道：

“不，不，告诉我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在一家店铺门口，横面射来的光线照着一竹筐柑桔。花园都仿佛被灰尘糊住了，一座桥横在铁道上，这条铁路从前使雷蒙很激动，因为上面的火车驶向西班牙。玛丽娅·克罗丝想道：“说出我的姓名，也许会失去他……不过，难道我没有责任让他离开我吗？”她的确很难受，但也感到一种隐约的满足，她喃喃地说：“真是悲剧……”

“当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她不由得想起普赛克*的神话，想起洛恩格林**。

他大声笑起来，接着又真心诚意地说：

“我们还会在车上相遇……你没有发觉我特意乘六点钟那班车……没有？别开玩笑，你知道，哪怕我来得早，能赶上六点差一刻的车……不过，为了你，我故意放过那趟车。就在昨天，我看到第四头牛倒下就出来了，唯恐错过了你，可你恰恰不在车上，洛恩特斯的最后一场据说漂亮极了。现在我们交谈了，还会有什么关系呢，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我什么都不在乎……可是自从我知道你在盯着我……”

要是换了另一个人，玛丽娅会觉得这种语言俗不可耐，可是现在她却在其中尝到一种酸涩的美味，后来，她每次路过这里，都回忆起这个中学生的拙劣话语在她心中所引发的感情、

---

* 古罗马传说中的美丽少女，因好奇与怀疑而犯罪，沦为奴隶，后为爱神救出，得到永生，神话象征灵魂的纯洁化和对理想的追求。

** 十三世纪德国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洛恩格林为上天派遣的神秘骑士，他拯救了艾克黛，并同意娶她为妻，条件是禁止她打听他的来历。德国作曲家华格纳曾以此为题材创作歌剧《洛恩格林》。

柔情、幸福……

“你无论如何得告诉我你的名字……再说，我只要问爸爸就知道了。这再便当不过：在塔朗斯教堂前下车的那位女士。”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可是你要发誓，永远别对大夫提起我。”

现在，她猜想，他听了她的名字以后是不会走开的，可是她仍然装出面临危险的样子。“一切听天由命吧。”她心里想，实际上她对胜利满有把握。快到教堂了，她要他独自先走：因为商人们会认出她来，会有风言风语。

“好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

她不瞧他，迅速地说：

“玛丽娅·克罗丝。”

“玛丽娅·克罗丝？”

她用阳伞在地上戳洞，很快又加了一句：

“你将来会了解我……”

他迷惑地瞧着她：

“玛丽娅·克罗丝。”

就是这个女人；有一年夏天，他看完斗牛出来，在图尔尼林荫道上听见有人轻声提到她的名字……她正乘着两匹马拉的敞篷马车驶过去……他身旁有人说：“这些女人呀，真是的！”突然他又记起了那段时期，那时每到四点钟他就得离开学校去进行淋浴疗法。在路上他赶过了年轻的贝尔特朗·拉鲁塞尔，那孩子已经十分傲慢，长长的腿上裹着淡紫色的皮护腿套。陪伴他的有时是一位仆人，有时是一位戴着黑手套、穿着高领的神父。在“大班”的孩子中，要数雷蒙最使“中班”的孩子望而

生畏了。虔诚而纯洁的贝尔特朗见他从身边走过去，死死盯着这个“坏家伙”，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坏家伙眼中是个神秘的孩子。当时，维克多·拉鲁塞尔太太还活着，而一些荒唐的谣言在城里和中学传开了，据说玛丽娅·克罗丝要求情夫娶她，要求他把老婆孩子赶出去，另一些人说她在等拉鲁塞尔太太患癌症死去，好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有好几次，雷蒙透过马车的玻璃窗望见坐在贝尔特朗身边的那个面无血色的母亲；库雷热和巴斯克家的太太们常说：“她可受苦了！不过，在痛苦中她仍然多么庄重！可以说她在尘世间就经受了炼狱……要是我呀，有这样的男人，我要当面唾弃他，把他扔掉……”有一天，贝尔特朗·拉鲁塞尔独自出门，他听见坏家伙在背后吹口哨，便加快步伐，但是雷蒙也急步相随，而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短外套和那顶十分漂亮的英国料子的鸭舌帽。凡是与这孩子有关的东西在他眼中都无比珍贵！小贝尔特朗跑了起来，一个本子从书包里滑落，当他发现的时候，雷蒙已经捡了起来；孩子往回走，又气又怕，脸色煞白：“还给我！”雷蒙冷笑一声，轻声读着封面上的字：日记本。

“这一定很有趣，小拉鲁塞尔的日记……”

“还给我。”

雷蒙跑步穿过波尔多公园的大门，跑上一条僻静的小径，他听见背后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喘着粗气：“还给我！我要告你了！”可是，坏家伙躲在一丛树后面，蔑视地瞧着下气不接上气的小拉鲁塞尔，那孩子躺在草地上，大声呜咽地哭了起来。

“喂，这儿，你的本子……你的日记本……傻瓜！”

他把孩子扶起来，给他擦擦眼泪，掸掸英国外套上的灰土。这个粗鲁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多么温柔！小拉鲁塞尔似乎有

所感觉，对雷蒙微笑，可是雷蒙突然心血来潮，粗鲁地说：

“喂，你有时见到玛丽娅·克罗丝吧？”

贝尔特朗满面通红，拾起书包逃走了，而雷蒙也没有想到要去追赶他。

玛丽娅·克罗丝……现在是她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原来以为她更高，更神秘。这个穿淡紫色衣服的小个子女人就是玛丽娅·克罗丝。她误解了雷蒙的不安，嗫嚅地说：

“你别以为……千万别以为……”

在这位她认为是天使般的法官面前，她颤抖。她不善于识别淫秽的年龄，她不知道春天往往是污泥的季节，不知道这个少年可能只是一堆污秽。她想象这个小伙子在鄙视她，她没有勇气忍受，用几乎低低的声音说了声再见就跑开了，可是他赶了上来：

“明天晚上，好吧，还是那趟车？”

“你愿意？”

她走远了，两次回过头来看着一动不动的他，而他在想：“玛丽娅·克罗丝看上我了。”他再重复一次，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玛丽娅·克罗丝看上我了。”

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仿佛宇宙的本质都融在其中，仿佛他自觉有能力把宇宙的本质吸进他那膨胀的身体里。玛丽娅·克罗丝看上了他……他要告诉同学吗？不过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这时密叶织成的厚厚的牢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在那里，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们象银河系的各个星体一样，既生活在一起，又彼此隔离。啊，这个牢笼今晚容纳不了他的骄傲。他绕过它，钻进了一座松林的绿荫里，这是唯一一座没有被围住的

树林，叫做路坡树林。他在那里躺下来，土地比人的身体还暖和。松林针叶在他的手心留下了一道道凹痕。

他走进饭厅时，父亲正在裁开一本杂志的书页，一面回答妻子的指责：

“我不是看，只是翻翻标题。”

除了祖母以外，似乎谁都没有听见雷蒙在问好。

“嗳！我的怪人来了……”

他从她椅旁走过，她截住他，拉到身边：

“你有股松脂味。”

“我去过路坡树林。”

她善意地打量他，用温情的声调轻声骂道：“小坏蛋！”

他象狗一样大声喝着汤。所有这些人在他眼中都多么微小！他在阳光下翱翔。只有父亲与他比较接近，因为他认识玛丽娅·克罗丝，他去过她家，给她看过病，见过她躺在床上，还低头靠在她的前胸和后背……玛丽娅·克罗丝！玛丽娅·克罗丝！这个名字象块凝血堵住他的喉咙，他嘴里感到一种热热的，有点发咸的甜味，终于这个名字象温暖的水流胀满了他的双颊，喷射出来：

“我今晚见到了玛丽娅·克罗丝。”

医生立刻死死地盯住他，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她呢？”

“我和帕皮荣在一起，他认识她。”

“啊！啊！”巴斯克惊叫起来，“雷蒙脸红了。”

一个小姑娘也学着说：

“是呀，是呀，雷蒙叔叔脸红了。”

他咕哝着耸耸肩。父亲转过脸去又问道：

“她是一个人？”

雷蒙回答说：“一个人。”于是医生又裁起书页来。这时库雷热太太说道：

“真奇怪，你们对这种女人那么感兴趣。看见她走过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当使女的时候，你们才不会瞧上一眼呢。”

医生打断她的话：

“可她从来没有当过使女呀？”

“再说，”玛德兰突如其来地大声说，“这对她也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呀，有什么了不起呢！”

女佣人刚刚端着菜走出去，玛德兰就尖刻地质问母亲：

“你大概存心要使佣人不高兴，存心要伤害她们吧。伊尔玛恰恰十分敏感。”

“简直不可想象……现在处处要讲究方式……”

“你愿意怎样对待仆人，那随你便，可是别把人家的仆人赶跑了……特别是你要他们侍候吃饭的时候……”

“你对朱利讲究过方式吗？……你从来留不住一个佣人……谁都知道是你的佣人把我的佣人气走的……”

女佣人的再次出现打断了争论，等她去到配膳间，争论又悄悄地继续下去。雷蒙善意地看着父亲：玛丽娅·克罗丝要是曾经当过使女的话，那在他眼中还会有地位吗？医生突然抬起头来，眼睛不看着任何人，说道：

“玛丽娅·克罗丝的母亲是位小学教师，露西，你那位亲爱的拉布鲁斯先生在圣克莱尔小学当神父时，她在那里当校长。”

“怎么？就是那个给他招惹那么多麻烦的泼妇？她要求带着学生坐在大殿的头几排，不然就不去做弥撒。好了，这我就不奇怪了。龙生龙，凤生凤。”

“你还记得吗？”库雷热老太太说，“可怜的拉布鲁斯先生讲过，德·吕尔萨吕斯侯爵在选举中被巴扎斯的一位小律师给打败的那天晚上，女教师带着她那一大帮人来到神父住宅的窗下嘲笑他，而且为庆祝新议员放了许多鞭炮，火药把她的手都弄黑了……”

“这些人可够瞧的。”

可是医生不再听她们说，他没有象往常那样上楼去书房，而是跟着雷蒙到花园里去。

这天晚上，父子俩想谈一谈。有种力量在暗中使他们相互靠拢，仿佛他们掌握着同一个秘密。参加秘密会社的人，同谋犯正是这样相互寻找和识别的。每个人都发现对方是唯一可以就关心的事进行交谈的人。就好比两只相距遥远的蝴蝶扑向同一个盒子，因为里面关着气味很浓的雌蝴蝶；他们也一样，经过各自欲望的道路聚集在一起，并排落到了看不见的玛丽娅·克罗丝身上。

“雷蒙，你有香烟吗？我已经忘记烟草的味道了……谢谢……我们走一走？”

他惊愕地听着自己的声音；他好象是一个虚假地被圣迹治愈的病人，他原来以为愈合了的伤口又突然裂开。今天早上在实验室里，他还感到那种信徒得到赦罪以后的喜出望外的轻快；他在心里寻找爱情的位置，再也找不到了。他用一种庄严的、稍稍显得平庸和自负的语气对罗班松说，从春天以来，轻歌剧院里一位跳舞的姑娘有时使他在工作上分心！“我的朋

友，一个热爱研究，有雄心想成名的学者，总会认为在情欲上花几小时，花几分钟，纯粹是浪费时间……”罗班松把不驯服的头发往后撂一撂，往被酸性药品烧坏的工作服上擦擦夹鼻眼镜的镜片，鼓起勇气说：

“不过，爱情总还是……”

“不，亲爱的，在真正的学者身上，科学除了短瞬间的消失以外，不可能不压倒爱情，否则他会怨恨一辈子，因为，如果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科学上，那他会得到更高尚的满足。”

“的确，”罗班松回答，“大部分知名学者可以有性爱，但很少人是真正热烈的恋人。”

这天晚上，医生明白了为什么学生这番话使他脸上发红。雷蒙的一句话：“我见到了玛丽娅·克罗丝。”就足以牵动他的情欲，他原来以为它已死去，啊，其实它只是麻木了……一句话就唤醒了它，喂养了它，于是它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又站了起来。它无法拥抱它所渴望的东西，只能在语言中求得满足。是的，无论如何，医生要谈谈玛丽娅·克罗丝。

一同赞扬玛丽娅·克罗丝的这个欲望使父子俩相互靠拢，可是，刚说了几句话，意见就截然分歧：雷蒙认为这样一种开明的女人只能吓坏那些可怜的善女们，他赞赏她大胆，赞赏她野心勃勃和他想象的那种放荡生活。医生反驳说她和放荡女人毫无相似之处，社会上的传闻不足为信。

“我了解她，玛丽娅·克罗丝！在她的小弗朗索瓦生病期间，和从那以后，我可以算是她最好的朋友……她对我讲心里话……”

“可怜的爸爸！她一定作弄你了吧？”

医生努力克制自己，热情地回答说：

“不，孩子，她非常谦卑地向我讲心里话。如果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行动和形象毫不相符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玛丽娅·克罗丝。是无法医治的怠惰葬送了她。她母亲，圣克莱尔的那位小学教师最初打算让她考高等女子师范，可是她和一四四军团的一位助理军医结了婚，便中断了学业。在婚后的头三年里，她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她丈夫还活着，她会是最正直、最默默无闻的女人。可以指责她的一点，就是怠惰，她根本不过问家里的事。她告诉我说，丈夫回家时有点埋怨，因为只有一盘放在酒精灯上烧热的面条当晚饭。她愿意整天看书，披着破便袍，赤脚穿拖鞋。这个所谓的放荡女人，你知道她根本不要求奢侈！对了，不久以前，她还决定不再乘用拉鲁塞尔送给她的那辆马车，她要象大家一样乘电车……你笑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别这样笑，叫人不舒服……后来她成了寡妇，带着一个孩子，不得不去工作，你能想象出这位‘知识分子’感到多么拮据……不幸的是，她丈夫的一位朋友介绍她去拉鲁塞尔公司当秘书。当时玛丽娅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可是，拉鲁塞尔对雇员凶狠无情，面对她却从未有过半点指责，尽管她总迟到，而且干活不多；他这种态度就足以连累她，等到她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了……在大家眼里，她成了‘老板的娈头’，而且他们敌视她，使她的处境无法维持下去。她把情况告诉了拉鲁塞尔，那个人盼望的正是这个机会。他对少妇提出，在她没有找到工作以前，她可以去给他看房子，房子在波尔多城郊，那一年他没能租出去，也许是不愿意租出去……

“那么她觉得这一切都清清白白。”

“当然不，她知道他不怀好意，但是，房租太贵，可怜的女人付不起，再说小弗朗索瓦得了肠炎，大夫认为他必须住在乡村。还有，她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很大的连累，她没有勇气拒绝这出乎意料的机会，于是她只好让他逼着……”

“用词恰当。”

“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她反抗了很长时间，可是怎样呢？她不能禁止拉鲁塞尔晚上请些客人去，她同意主持这些晚会，她确实软弱、轻率，这点我承认。可是这些著名的星期二晚宴，这所谓的盛馔狂欲，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它们引起议论纷纷是因为当时拉鲁塞尔太太的健康恶化了。我可以向你发誓，玛丽娅当时并不知道老板的妻子危在旦夕，她对我说：‘我没有感到在干坏事，我什么也没有给拉鲁塞尔先生，连亲吻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为那一桌傻瓜主持晚宴，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然，能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我确实感到某种陶醉……我装出知识分子的派头，老板以我为荣……他答应要照顾我的孩子……’”

“她居然让你信以为真！”

可怜的父亲多么天真！但是他尤其恨父亲把玛丽娅·克罗丝下降到正直而软弱的小小教师的水平，这岂不贬低了他的战利品？

“在拉鲁塞尔妻子死后，她才顺从了他，这是出于厌烦，出于一种绝望的冷漠，是的，这个词十分恰当，这是她找到的，绝望的冷漠。她不抱任何幻想，她十分清醒，既不相信他那抱恨终身的鳏夫的姿态，也不相信他作出的有一天要娶她的泛泛诺言。她说她对这些先生们可熟悉了，不抱多少幻想。作为情妇，她使他很体面，可是作为妻子呢！你知道，拉鲁塞尔让小贝尔

特朗上诺曼底中学，免得孩子哪一天路上他和玛丽娅·克罗丝在一起。其实他把她当作娼妓一样，他每天背着她和娼妓们鬼混。再说他们的肉体关系很少很少，这点我知道，我有把握，孩子，我可以保证，虽然拉鲁塞尔对玛丽娅着了迷，他可不是象波尔多人想的那样，把她摆出来只是'装装门面'，只不过她拒绝他……”

“怎么啦，玛丽娅·克罗丝是位圣女吗？”

他们彼此看不见，然而，尽管声音很低，每个人都感到对方的敌意。玛丽娅·克罗丝这个名字在刹那间曾使他们相聚，现在又使他们分离。男人抬起头来看；少年低头看地、生气地用脚踢着一个松果。

“你以为我傻……孩子，我们两人中间，幼稚的是你。只相信邪恶，这就是不了解人。是的，你说得不错，我知道玛丽娅·克罗丝的苦难，在她身上的确藏着一位圣女……是的，也许，一位圣女……不过你是不会理解的。”

“你真叫我好笑！”

“何况，你不了解她，你相信流言蜚语。而我了解她……”

“可我……我自有我知道的事。”

“你知道什么？”

医生在被橡树笼罩的小径中央站住了；他抓住雷蒙的胳膊。

“放开我！玛丽娅·克罗丝拒绝拉鲁塞尔，就算是这样吧……不过未必只有他一个人……”

“你撒谎！……”

雷蒙愣住了，喃喃说：“啊！嗯……怎么……”他起了疑心，但它刚一产生便消失了，或者说沉睡了。他不能把爱情掺

进父亲的形象中去，诚然，这位父亲使人恼火，但他立在半空，一直保持雷蒙幼年时所看到的形象：没有情欲，没有罪恶，对邪恶拒之千里，廉洁正直，比所有的男人都高尚。于是医生作出超人的努力，用几乎欢快的、嘲笑的语调说：

“是呀，你撒谎！你开玩笑，想让我放弃幻想……”

雷蒙默不作声，医生又说：

“来，你讲讲。”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刚才还说：我自有我知道的事。”

雷蒙回答说他这是随便说说，那声调表明他决心沉默到底。医生不再坚持。没有办法让儿子了解他，但儿子还在那里，在他身旁，他感到儿子身上的热气，一股小动物的气味。

“我再呆一会儿……你不再坐坐，雷蒙？现在总算有一丝风了。”

他说他想去睡觉。医生听见少年踢松果的声音还响了片刻，然后他就独自呆在簇密下垂的树叶下，听着草原对上天发出的热情而忧郁的呼唤。他费了很大劲才站了起来。他书房的电灯还亮着：“露西以为我还在工作……浪费了多少光阴！我五十二岁了，不，五十三岁，那个帕皮荣到底说了什么闲话……”他用两手摸着一株橡树，他记得雷蒙和玛德兰曾经把他们的缩写名字刻在橡树上。突然，他两臂抱住橡树，闭上眼，将脸颊靠在光滑的树皮上；接着，他又挺直身体，掸掸袖子上的尘土，摸索着整理领带，朝屋子走去。

这时，在葡萄园的小径上，雷蒙仍然踢着松果玩，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嘟噜地说：“多么轻信的人哪！这种人现在真少见！”啊，他自己是能对付的，他不会轻信上当。他没有想到

要把自己的幸福延长到沉沉黑夜的尽头。所有的星星对他毫无用处，洋槐树的芳香也毫无用处。夏夜徒劳地撞击着这个青春时期的雄性动物，它全副武装，此刻对自己的力量确信无疑，对自己的身体确信无疑，而对身体所不能占有的那些东西却无动于衷。

七

工作，唯一的鸦片。医生每天早上醒来时身体痊愈了，仿佛折磨他的病患已被切除，他一个人出门（在气候宜人的季节，雷蒙不再乘家里的车）。他的精神已经扎进了实验室，而情欲只是使他隐约有所感觉的、麻木的痛处。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使它重新疼痛，只要碰一下敏感的地方，他肯定会疼得叫起来。可是昨天，罗班松告诉他，他最珍爱的那个假设被事实推翻了，这样一来，一系列的劳动可能化为乌有。对于曾经在生物学会上批评他的所谓技术错误的某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胜利呀！

女人最大的苦难是，当她们受到隐秘敌人的折磨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她们分心。医生忙于看显微镜，忘了自己，忘了世界，成为自己的观察对象的俘虏，成为自己的虏获物——被拘留的小狗——的俘虏，而此刻，玛丽娅·克罗丝正躺在窗户紧闭的屋子里，等待着见面的唯一时刻，在她晦暗的一天中，这是转瞬即逝的火花。可是就连这一时刻也多么令人扫兴！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同路去塔朗斯教堂这种做法。玛丽娅·克

罗丝去迎雷蒙，在离中学不远的波尔多公园的一条小径上和他相见。他比头一天更沉默，而他那多疑的笨拙更使玛丽娅相信他是个孩子，虽然他的笑声，影射，鬼祟的眼神本该引起她的警惕；可是她坚持相信她的天使。她小心翼翼地走近他，踮起脚，屏住气，好似走近一只纯洁的野鸟。一切都加强了她心中这个虚假的形象：动不动就发红的面颊，中学生的行话，还有象水气一样蒙着这个健壮身体的孩童的痕迹。她所害怕的东西其实在雷蒙身上并不存在，而她却以为看见了它。他那天真的目光使她发抖，她责备自己引起了他惶惑不安。没有任何迹象告诉她：其实他在她面前只想到要采取决策：要不要租一套带家具的房间？帕皮莱知道一个地址……不过对这样的女人来说，这地方差点劲。帕皮荣说在泰尔米尼斯饭店，可以按天租房间，应该去打听一下，可是雷蒙在饭店的办事处前来回走了几趟，始终没有下决心走进去。他看到另一些困难，幻想阻碍重重……

玛丽娅·克罗丝也想到把他拉到家中，但绝口不敢提。这个怕生的孩子，她的野鸟，她不愿意玷污他，哪怕只是在思想上；她只是想象，在满是幔帐挂毯的客厅里，在沉睡的花园深处，他们的爱情将化为语言，这场风暴将化为雨水。也许他的头会偎在她身上，除此以外，她没有想任何其他的事。他将是一只小鹿，由于她的照料，它对她熟悉了，她的手心上将感觉到它那温暖的脸……她隐约看到一条长长的路，她只愿意得到最近的、最贞洁的爱抚，而不愿去想那些变得炽热的阶段，不愿去想森林，在那里，相爱的人们拨开树枝消失在深处……不，不，他们不会走得那么远；她不会破坏这个孩子身上使她

爱慕和惧怕得六神无主的东西。怎样才能暗示他，而又不把他吓跑呢，让他明白这个星期里他可以到满是幔帐挂毯的客厅里来，让他明白应该利用拉鲁塞尔先生去比利时兜一圈的这段时间？

在这天晚饭的饭桌上，医生端详雷蒙，瞧着他大声喝汤；他看到的不是儿子，而是那个如此评论玛丽娅的男人："我自有我知道的事……"帕皮荣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自然罗；一个陌生人占据了玛丽娅的心，这有什么值得怀疑？"我一个劲地等信，很明显，她不愿意再见到我了，这就是说，她委身于……谁呢？没有办法接近儿子。去逼他讲，那我就暴露了自己……"这时儿子站了起来，走出门去，母亲喊道："你去哪儿？"他不回答。母亲又说：

"他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波尔多。我知道他从花匠那里要去了栅栏门的钥匙，在两点钟的时候，他从'洗碗间'的窗子里钻进来，你瞧瞧他对我的指责是什么态度……你应该管一管，你太宽容了！"

医生只有气无力地喃喃说：

"最明智的是闭上眼睛。"

他又听见巴斯克的声音："他要是我的儿子呀，你瞧我怎样治他……"医生也站起来，走到花园里。他要是有勇气，真想喊叫起来："除了我的痛苦以外，一切在我眼中都不存在。"人们从未想到往往是父亲的情欲使父子隔离。

他回到屋里，坐在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大捆信件，将玛丽娅六个月以前写的信又读了起来："再没有任何东西使我留恋生活，除了一点：我渴望变得高尚……哪怕谁也不知道我

这样做，而社会仍然对我嗤之以鼻，我也不在乎，我接受屈辱……”医生忘记了，如此高尚的品德当时曾使他气馁，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崇高的境界之中，这点是他难以忍受的，他狂热地要拯救那个女人，而如果与她一道沉沦，他会感到无比幸福。他想象雷蒙会如何嘲弄这封信，便气愤起来，仿佛身旁有人似地以不赞同的语调低声说：“‘装出来的’？‘装出来的’？这是因为她的用词总是太文学气……可是当她守护着垂死的小弗朗索瓦，她那如此朴实的痛苦，难道是‘装出来的’？她接受痛苦，仿佛她从母亲反复讲述的康德哲学的信条中，接受了神秘主义的全部老遗产……在那张洒满了百合花的小床前，（在尸体四周是何等的寂静？何等的谴责？）她责骂自己，捶胸顿足，呻吟说这样更好，孩子没来得及为她感到羞愧……”想到这里，科学家又插了进来：“她确实是诚心诚意，不过，在崇高之中也夹杂着满足，是的，她那故作姿态的爱好得到了满足。”玛丽娅·克罗丝一贯寻求小说般的情景；她不是异想天开地想和奄奄一息的拉鲁塞尔太太见一面吗？医生费了不少口舌才让她明白，这种会见只是在戏剧里才能取得成功。不过他还是答应在那位太太面前为情妇开脱几句，而且他还转告玛丽娅说太太宽恕了她。

医生走近窗子，朝幽暗朦胧的窗外俯身，专心辨别黑夜里的嘈杂声：蟋蟀和蚱蜢发出不间断的唧唧声，满池塘的青蛙和两只癞蛤蟆在叫，一只小鸟也在时断时续地啁啾，这大概不是夜莺吧，末班电车在行驶。“我自有我知道的事。”雷蒙说。是谁得到了玛丽娅·克罗丝的欢心？医生想到了一些名字，又将它们排除了，这些人最惹她厌恶。不过，谁不惹她厌恶呢？

你还记得拉鲁塞尔来量血压的那一天告诉你的秘密吗："我们私下说说，她不喜欢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嗯？要是我，她还能忍受，因为到底还是我呀……头几次我把那些先生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真叫人笑痛肚子。他们围着她团团转，这点我早料到了；当一个朋友向我们介绍他的情妇时，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她抢过来，嗯？我心想：干吧，好小子们……可是没过多久，他们都被治得乖乖的。谁也不象玛丽娅那样对性爱的事如此无知，如此不感兴趣；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内情。一个清白的女人，大夫！比起鄙视她的漂亮而规矩的太太们来，她要清白得多。"拉鲁塞尔又说："正因为玛丽娅不象任何别的女人，所以我总是害怕当我不在的时候她会作出什么荒唐的决定；她整天想入非非，只有去墓园才出门……你想她是不是受到什么书的影响？"

"是呀，可能是书。"大夫想道，"啊不，不然我会知道的，这我可算内行。一本书有时可以完全改变一个男人的生活，其实这也不一定，只是这么说说罢了，可是改变一个女人的生活？算了吧！从来只有活着的东西，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深深触动我们。一本书？"他摇摇头。书这个字眼在他脑中唤醒了另一个字眼"山羊"*，于是他看见在玛丽娅·克罗丝身旁站起了一个人身羊足的农牧神**。

几只猫在草地上长久地哭泣。有人踩着小径上的沙砾嘎吱作响，一扇窗子打开了，大概是雷蒙回来了。接着医生听见走

---

* 在法语中，这两个字的发音有近似之处。

** 古希腊罗马的神灵，喜好吹笛和追逐，动物山林水泽中的仙女。

道里有人在走动，而且敲他的房门，这是玛德兰："爸爸，你还没有睡？我是为卡特琳来的，她咳得嗓子都沙哑了……突然这么一阵……我怕是假膜性喉炎。"

"不，假膜性喉炎起病时不是这样的。我就来。"

不一会儿，他从女儿那里出来，感到左侧疼痛，用手摸着心脏，在黑暗中靠在走道的墙上一动不动；他没有叫人；他神志很清楚，听见门后面巴斯克夫妇的对话：

"你要我说什么呢，他是学者，这当然，不过，他的科学使他成为怀疑论者，他不再相信药物了；没有药物怎么能治病呢？"

"他不是说过这没关系吗，连喘鸣性喉痉挛都不是。"

"你别怕。要是对他的病人，他肯定会开点什么药的。对家里人，他可不花钱，他可不负担药费。又不能去看别的大夫，有时候这可真别扭。"

"是呀，不过，夜里随时可以叫他，这还是很方便的。将来这个可怜的人去世了，这些孩子会让我没法睡个安稳觉。"

"你应该嫁给一位大夫。"

一阵被亲吻堵住的笑声。医生感到捏着他心脏的那只手松开了，然后，他悄悄走开。他躺下，卧着的姿势使他无法忍受，于是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一切都在沉睡，除了树叶的窸窸摩擦声……"玛丽娅爱过吗？我记得她曾有过几次狂热……比方说，对小加比·迪布瓦，她非要加比和迪蓬根泰尔断交不可……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崇高类型的情欲……她的祖先中大概有一位信徒，她继承了拯救灵魂的癖好。关于这一点，有谁和我讲过，说这个加比讲了玛丽娅许多难听的话？……我还记得她的另外几次狂热……'那个'也许是原因之一……我发觉过分

崇高的人是……已经天亮了！”

他丢开枕头，小心翼翼地躺下来，提防着免得伤害他那部机器，他失去知觉。

八

“我该对花匠说什么呢？”

在波尔多公园里一条僻静的小径上，玛丽娅·克罗丝努力劝雷蒙去她家，他在那里不会撞上任何人的。她一再要求，自己都感到害臊，不由自主地觉得这是伤风败俗。这个孩子从前在商店门口来回走几趟都不敢进去，他的这种恐惧在她眼中成为纯洁的征象，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她申辩说：

“雷蒙，你千万别以为我想……别以为……”

“我讨厌从花匠面前走过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没有花匠。我住在拉鲁塞尔先生没能出租的空房子里，他让我在那里看房子。”

雷蒙大声笑了起来：

“那你就是花匠罗，嗯！”

少妇垂下肩头，转开脸去喃喃说：

“所有的表面现象都在指责我。人家不一定知道我接受这个位置时确实是真心诚意，而且当时弗朗索瓦需要呼吸乡村的空气……”

雷蒙早知道她这一段经历，转过头去自言自语道：“你就胡扯吧……”接着又打断她的话：

“你说没有花匠……那佣人呢？”

她叫他放心：星期天她让唯一的女佣人朱斯蒂休假，这个女人嫁给了一位司机，他晚上来这里过夜，这样一来，门窗不严实的房子里就有了一个男人，因为郊区很不安宁；可是每星期天下午，朱斯蒂和丈夫一起上街。雷蒙只要进来就行了，他将穿过左面的饭厅，客厅在尽头。

他全神贯注地用鞋跟挖着沙土，秋千在女贞树后面嘎吱作响，一位小贩向他们兜售满是尘土的小面包，和用黄纸包着的巧克力棒糖。雷蒙说他没有吃下午的点心，买了一个羊角面包和一块杏仁巧克力酥。在这一刻，面对着撕面包吃的孩子，玛丽娅看到自己无法避免的命运；她产生欲望的时候并未感到丝毫惶惑，然而她的一切举动从表面上看来都邪恶可怕。在电车上，当她的眼睛从这张面孔上开始得到休憩时，不，她没有想到邪恶，为什么她要抵制光明正大的柔情呢？再说，一个干渴的人，一旦遇到泉水，是不会怀疑的。“是的，我愿意在家里接待他，因为在街上，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得不到他的秘密……但是，表面上看到的只是这一点：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一个当姘头的女人，把一个少年拉到家里去，面他父亲恰恰是一向信任她，唯一不向她扔石头的人……”他们在快到圣热内斯十字架的地方分了手，她仍然在想：“我要他来，不是为了干坏事，不是为了干坏事，这个念头叫我恶心。不过，他有戒心，怎么能不起戒心呢？我的一切举动都有两面：朝我的那一面清白无邪，而朝外人的那一面万恶不赦。也许是外人看得清……”她说出一个又一个名字……如果说她受鄙视是由于某些举动的意图被别人发觉了，那么她还有哪些暗中进行的举动，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举动……

她推开铁栅门，星期日雷蒙将第一次推门进来。她走上乱草丛生的林荫道（没有花匠）。天空乌云密布，看来不可能不下雨，而万物的干渴仿佛使天空不敢尝试。树叶枯萎地垂下来。女佣人没有关上百叶窗，肥大的苍蝇往条板上撞。玛丽娅有气无力地把帽子扔到钢琴上，她的鞋弄脏了长椅，她无法做别的动作，只能点起一支烟。啊！还有这个：身体的怠惰，尽管她的想象力炽热非凡。她这样呆着，浪费了多少个下午，她抽烟抽得心里难受！她搭配和拆除了多少个逃遁和净化的计划！因为首先就得站起来，采取行动，见见人……“可是，如果说我放弃对自己的表面生活进行修正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做任何违背良心，或者使良心不安的事情，就好比这个小库雷热……”当然，她要他到家里来仅仅是为了享受她已经在六点钟的电车上尝到的那种愉快：一个人的在场所带来的安慰，忧郁而单一的凝视，而在家里可以比在电车上更近、更从容不迫地享受这种愉快。就仅仅是这些？就仅仅是这些？当一个人的在场使我们激动时，不知不觉地我们为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战栗，为朦胧不定的前景而惶惑。“如果当初我认为他对我的这一套置之不理，我们永远不会交谈的话，那我很快就会把他看腻了……这么说，我想象在这个客厅里，我们之间不会发生别的事，只是相互谈谈心里话，母性的爱抚，平静的亲吻，可是你得有勇气承认，在这纯洁的幸福之外，你预感到整整一段既禁止又开放的区域，不用跨越边界，这是一片空闲地，你会逐步陷进去；这是一片黑暗，你会消失在其中，仿佛由于不当心……那么以后呢？谁能禁止我们得到幸福？难道我不会使这个孩子幸福吗？……在这一点上，你开始欺骗你自己了，这是库雷热医生的孩子，这位圣人医生……他呀，他根

本不容许提出这个问题来！有一天，你笑着对他说，他内心的道德准则和他头上的星空一般明亮……”

玛丽娅听见雨点敲打树叶的声音，迟疑不来的雷声在隆隆滚动；她闭上眼睛沉思，集中精神去想那位如此纯洁（她愿意把他想得纯洁）的孩子的亲爱的面庞，而就在此刻，他正加快脚步赶在风暴之前，他心里想道：“帕皮荣说最好是快动手，他说过：‘对这种女人，就得来点粗暴的，她们就爱这个……’”小伙子惶惑不安，他瞧瞧响着闷雷的天空，突然把斗篷搭在头上跑了起来，他拣最近的路走，跳过一丛花，象山羊一样灵巧。

雷雨远去了，但仍在那里，在寂静中它让人有所察觉。这时玛丽娅忽然有种灵感，是的，她有把握，不用怀疑这种灵感，她站起来坐到桌前写道：“星期日你不要来，当然，星期日，永远，你都不要来。我作出这个牺牲完全是为了你……”她应该在这里签上名的，可是魔鬼让她又写了一张纸：“你可能是我那严酷而虚度的生活中唯一的欢乐。在今年冬天的归途上，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愉快，而你并不知道。你给我看的那张面孔，只是心灵的反映，面我原来希望占有你的心灵：了解你的一切，抚慰你的忧郁，为你拨开前程上的树枝，在你眼中胜过母亲，胜过女友……我幻想过这些……可是要成为另一个人，这不取决于我自己……尽管你不愿意，尽管我不愿意，你还是会吸进使我窒息的这种腐败的空气……”她还写了很久，雨已经下开了，只听见涓涓的流水声。房间的窗户被关上了。壁炉里响着雹粒声。玛丽娅·克罗丝拿起一本书，可是光线太暗，而且，由于暴风雨，电灯不亮。于是她坐到钢琴前，俯着身，两只手仿佛吸引着脑袋似地弹奏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五，玛丽娅看到暴风雨使天气变得阴霾，感到一种朦胧的欢快，她穿着便袍，整整一天消磨在阅读、音乐和懒惰之中；她竭力回忆她信中的每一句话，竭力想象小库雷热会如何反应。星期六，在沉浊的上午以后，雨又下了起来，这时玛丽娅明白她的乐趣从何而来：坏天气将是她星期天不出门的理由，因为她最初是打算出门的；如果小库雷热不顾她的劝阻信而前来赴约，那么她会在家。她站在窗前，看着雨点溅到小径上，她离窗稍稍走了几步，用一种仿佛作庄严保证的坚定声音说："不管天气好坏，我都出门。"

她去哪里呢？如果弗朗索瓦活着，她可以带他去看马戏……有时她去听音乐会，独自租一个包厢，或者最好是楼下包厢，可是观众很快就认出她来，从他们努动的嘴唇上她猜到了自己的名字；望远镜使她一无遮拦地就近暴露在敌人眼前。一个声音在说："没说的，这些女人就是会打扮。——肯花钱，那还不容易。——再说这些女人成天不就是在打扮吗？"有时候，拉鲁塞尔先生的一位朋友从俱乐部的包厢里走过来向她问好，他半侧着身子对着剧场，放声大笑，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玛丽娅·克罗丝交谈而洋洋得意。

可是，自从她在音乐厅受到几个女人的侮辱以后，除了圣塞西尔的音乐会以外，她哪里也不去，即使弗朗索瓦活着时，她也这样。那些先生们的情妇仇恨她，因为她从来不肯和她们交往。只有一个人在几天里博得了她的好感，那就是加比·迪布瓦；有天晚上，拉鲁塞尔拉她去红狮饭店，她在那里和加比交谈了几句，觉得她"挺有趣味"，其实这位加比的才智横溢的激情主要是因为喝了香槟酒。在两个星期里，两位年轻女人

每天相见。玛丽娅·克罗丝怀着耐心的狂热竭力割断她的女友与别人的联系，但是枉然。她们绝交以后不久，有一天她在百无聊赖之中去阿波罗剧场看日场，她象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她听见靠近楼下包厢的池座里发出了加比的尖笑声，这夹杂着其他人的笑声，以及低声咒骂的片言只语："这个婊子还装作那么高贵……这个……还要立牌坊。"玛丽娅觉得大厅里再没有任何人的面孔，只有朝她看的野兽的嘴脸。等到剧院灯光再次暗下来，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位赤身露体的舞女时，她便溜了出来。

从此，她出门必定带着小弗朗索瓦。他死了一年，在这期间，只是为了去看他她才出门，那块墓石和孩子的身体一样小，尽管她得走上墓园里挂着"大人"指示牌的小路才能来到他那里。然而，在去看望死去的孩子的路上，命中注定，她遇见了这个活孩子。

星期日早上，刮着大风——这不是只能吹动树梢的风，而是从南部，从海上吹来的强劲的风，它们竭尽全力拖来了整整一块阴暗的天空。一只山雀在叫，更衬托出万鸟齐喑的沉静，算了，她不出去了，小库雷热已经收到她的信，她知道他很腼腆，不会不服从的。即使她什么也没有写，他也不一定会下决心迈进大门。她微笑着，回想起他一面用鞋跟在小径上挖土，一面执拗地问："那么花匠呢？"她独自吃饭的时候，听着近在咫尺的风暴。巨风的飞马完成了使命以后在疯狂地奔驰，并且在树枝间喷着鼻息。它们大概从被撕裂的大西洋远方将谨慎小心的海鸥和不歇脚的鸥鸟带回到河面上；甚至在这个郊区的上空，飞马的气息似乎使云层泛出一种海岸飘流物般的青灰

色，而且给树叶溅上一层苦涩的泡沫。玛丽娅俯身瞧着花园，唇上感到一股冰凉的滋味。即使她没有写信，他也不会来的。在这种天气，他怎么会出门呢？要是没有写信，她就会担心怕他不来。啊！还不如此刻这种安全感，这种明知他不来的安定心情。然而，如果说她身上没有任何类似等待的情绪，那又何必打开饭厅的碗橱，看看还有没有波尔多葡萄酒呢？雨终于淅淅沥沥地下开了，雨点密集，掩和着阳光。玛丽娅翻开一本书来看，但不知所云，便耐心地又从头看起，这也枉然；她在钢琴前面坐下，但弹得很轻，不至于听不见大门的声音。为了使自己镇静，她赶紧自言自语说："这是风，这一定是风。"尽管从饭厅里传来了迟疑的脚步声，她仍然重复说："这是风。"她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已经来到眼前，往下淌水的帽子使他很尴尬。他不敢挪动一步，她不敢呼唤他，她内心的情欲在起伏翻滚，使她晕头转向，这情欲冲决了堤坝，狂怒地进行报复，汹涌而来，在刹那间它四处蔓延，填满了身体和心灵，淹没了高山深谷。这时她严厉地说出这句家常话：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

他目瞪口呆。（"她想要你。"帕皮荣一再对他讲，"别让她要你，你两手插在裤兜里去……"）可是，雷蒙面对着这张他以为是怒不可遏的面孔，象受罚的孩子一样低下了头。玛丽娅全身战栗，在这个满处是幔帐挂毯的客厅的四壁之间仿佛关着一只受惊的小鹿，她不敢动弹。尽管她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他遣走，他还是来了，因此不会有任何内疚来破坏她的幸福，她可以全心沉溺在幸福之中。命运强行将这个孩子扔给她作为食粮，她一定要无愧于这种赏赐。她原先害怕什么呢？此刻，她只感到最高尚的爱，而证据就是她强忍眼泪，她想起了

弗朗索瓦；用不了几年，他可能长成这样一个小伙子……她不知道雷蒙会把她那忍住眼泪的表情当作不高兴，或者发脾气的表示。然而，她说：

“其实，你干吗不来呢？你来得好。把帽子放在椅子上。它是湿的，没关系。这张热那亚丝绒椅上没少放过湿东西……喝点儿波尔多葡萄酒？喝？不喝？还是喝吧。”

他喝酒的时候，她说：

“我为什么写了这封信？我自己也不明白……女人总有些怪念头……再说，我知道你还是会来的。”

雷蒙用手背擦擦嘴唇。

“可我差一点不来了。我是想：她出去了……我会显得呆头呆脑的。”

“自从丧事以来，我很少出门……我从来没有跟你谈起过我的小弗朗索瓦吧？”

弗朗索瓦仿佛还活着，他踮起脚走了进来。他母亲也许会将他留在身边，以避免危险的单独相会。雷蒙认为这只是一种吓唬他的装腔作势，其实恰恰相反，玛丽娅一心想宽慰他，她丝毫不怕他，倒是认为他害怕自己。再说，死孩子的闯入，并不是应她所求；小男孩自己闯了进来，就好象那些听见母亲在客厅里说话便不敲门而径自进来的孩子一样。既然孩子在身边，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十分纯洁。你又为什么惶惶不安呢，可怜的女人？小弗朗索瓦靠着你的椅子活着，他在笑，他不脸红。

“他死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下葬的那一天我还记忆犹新……妈妈对父亲发了一通脾气……”

他停住了；他真想把这些话再咽下去：

“为什么发脾气，啊，是的……我明白……即使在这一天，人们也不同情……”

玛丽娅站起来，拿来一本相册放在雷蒙膝上说：

“我要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只有你父亲看过。瞧，他这时刚满一个月，我丈夫抱着他，他这么小的时候，样子挺怪，当然在妈妈眼里是例外。你瞧，他这是两岁，抱着皮球在笑。这一张，你瞧，我们在萨利，他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我不得不动用微薄的家当好应付疗养期间的开销；不过那时有一位大夫，真慈善，真好……他叫卡札马若尔……他这是在拉着驴子的缰绳……”

她朝雷蒙俯下身，一页一页地翻相册，她没有看见小伙子那愤怒的面孔，他的膝头被相册压着，动弹不得。他喘着气，由于无法施展狂暴而发抖。

“瞧，他这是六岁半，死以前两个月。他恢复得不错，是吧？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太用功了。你父亲说不是。他才六岁，碰见什么书就拿起来看，哪怕看不懂，因为他总是和大人一起生活……”

她又说：“他曾经是我的同伴，我的朋友……”因为在这一刻，她将弗朗索瓦在她生活中的真正作用和她希望他起的作用混为一谈了。

“他已经对我提出问题了。我度过了多少焦虑不安的夜晚，想到有一天我得向他解释……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思想能帮助我活下去的话，那就是他死时并不知道……他没有能够知道……永远也不知道……”

她挺直了身体，两臂下垂。雷蒙不敢仰视，但听见她的身体在颤动。他很受感动，但仍然怀疑这种痛苦是否真实，后来，

在回家的路上，他一再自言自语说："她对自己的戏法也信以为真……她拿死人来作文章……可是，她的眼泪呢？"他不知道该如何看她，在这个少年心中，"坏女人"有一个神学中的形象，这个形象与老师们讲述的形象相吻合，虽然他自认不受老师们的影响。玛丽娅·克罗丝就象一支摆好阵势的军队围困着他，她的脚踝上叮当响着达利拉和朱迪特* 的圆环，他认为这个女人是任何阴险虚伪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圣人们惧怕她的眼光，犹如惧怕死神。

玛丽娅·克罗丝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行，我总在家。"她眼泪盈眶，镇定地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没有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他走了以后，她靠着弗朗索瓦的床坐下，将自己的痛苦当作在怀中入睡的孩子一样放在床上。她感到宁静，也许是失望。她哪里知道不会总有人来援助她的。不会的，死人是不援助活人的；我们在深渊的边沿上祈求他们也无济于事。他们的沉默，他们的缺席，仿佛是同谋。

九

如果玛丽娅·克罗丝没有从雷蒙的初次来访中得到一种安全而无邪的印象，那就会好得多。她赞赏一切经过如此之简单，她想到："我原来真是异想天开……"她似乎感到轻松，

---

* 达利拉，《圣经》故事中的腓力斯女人，引诱希伯来人法官，并割下其首级。朱迪特，犹太女英雄，引诱敌军将领，并乘其酣睡之际，割下首级。

可又开始感到难受，因为她没有确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就放走了雷蒙。在他可能来的钟点，她总是在家里等着。情欲的可悲的游戏也很简单，一个少年在头一次风流韵事中就能掌握要领，雷蒙不需要别人指点就决定让她“热一热”。

等待了四天以后，她开始责怪自己：“我跟他只谈到我自己，谈到弗朗索瓦，我使他伤心……他对这本相册会有什么兴趣呢？我应该问问他的生活，使他产生信任……他觉得厌烦，他认为我是一个不知趣的女人……要是他不再来呢？”

要是他不再来！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焦虑：“……当然！我可以等一等！他不会再来的……他再也不会上当了……在这个年纪，他是永远不能原谅那些讨厌的人的……好！就这样，这件事到此结束。”明显而可怕的事实！他永远也不会再来了。玛丽娅·克罗丝填平了她的荒漠中的最后一眼井。剩下的只有沙子了。在爱情中有比同伙的逃遁更为危险的吗？他的在场往往构成了障碍：原先，在雷蒙·库雷热身上，玛丽娅·克罗丝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少年，而扰乱这个少年的心的是卑鄙的事，她想起了他是谁的儿子，他脸上残留的稚气使她想到自己死去的儿子，即使在思想上，她也只是怀着热烈的廉耻心接近他。可现在他不在身边，而且她怀疑是否有一天能见到他，那又何必为自己心中的朦胧的潮水和隐秘的漩涡而疑虑重重呢？如果说这个果子不能用来满足她的干渴，那又何必禁止自己去想象一下它那陌生的滋味呢？这又有碍于谁呢？从刻着弗朗索瓦名字的墓石那里，能期待什么责难呢？有谁到这个既没有丈夫，又没有孩子，也没有佣人的房子里来看她呢？库雷热太太关于配膳室的口角那番可怜的言辞，要是能够占据玛丽娅·克罗丝的思想，那会多么幸运呀！上哪里去呢？在沉睡的花园之

外是郊区，然后是石头城市，在那里，暴雨来临时，有九天人们透不过气来。在青灰色的天空中，一头野兽昏昏欲睡，它在游荡，低声嗥叫，蜷缩起来。玛丽娅·克罗丝也在花园里徘徊，或者在空空的房间里徘徊，她让步了，（她的痛苦还能有别的出路吗？）她逐渐屈从于一种无望的爱情的诱惑，这种爱情只剩下一点可怜的幸福：感觉到自己。她不再试图做任何事来防止火灾，她不再为这种闲散，这种孤单而痛苦；她的烈火占据了她，一个隐秘的魔鬼在轻声对她说："你在死去，但是你不再感到厌烦了。"

在风暴中，最奇异的不是嘈闹声，而是它强加给世界的寂静和麻木。玛丽娅贴着玻璃窗看见仿佛是画上的、一动不动的树叶。树木的疲惫具有人性，它们也似乎感到麻痹、惊愕和困倦。在玛丽娅目前的状态中，情欲本身就好比是一个人在身旁；它刺激玛丽娅的伤口，维持她的热情；她的爱情成为一种窒息，一种挛缩，而她完全可以确定它在喉部和胸部的位置。拉鲁塞尔的一封信使她厌恶已极。啊！就连与他接触……从此以后也不再可能了。还有十五天他就要回来……她还来得及死去。她从雷蒙身上，从回忆中得到满足，这些回忆在过去会使她羞愧无比："我看着他帽子上那块和额头相接触的皮子……我在那里寻找他头发的气味……"还有那种对他的面孔、脖子、手的好感……在绝望中得到难以想象的休憩。有时她忽然想到他还活着，还来得及补救，他也许会来。可是希望似乎使她惊恐不安，她急忙回到万念俱灰的女人的那种彻底放弃和宁静中去。她怀着一种可怕的乐趣去扩大那个横在她和她坚信其纯洁的那个人之间的深渊；那个高不可攀的孩子在闪烁发光，象猎户座一样远离她的爱情："我，一个已经衰老的、堕落的女

人，而他还满身稚气，他的纯洁就是横在我们中间的一片天空，就连我的欲望也不愿意在那里劈开一条路来。”所有这些天里，西风和南风拖来了大团大团的乌云，好比隆隆作响的军队，它们正要猛扑过来，却突然犹豫起来，围着被吓呆的树梢转了转，接着便消失了，身后留下别处下过雨的清凉气息。

在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里，雨点终于贼嘁地洗个不停。由于吃了氯醛，玛丽娅平静地接受从花园里透过窗帘而吹到她那乱糟糟的床上的芳香气息，然后她沉入梦乡。

在清晨的阳光里，她的身体轻松了，她对自己曾经那么痛苦感到惊奇。这是发的什么疯？为什么把一切往最坏处想？那个小伙子还活着，你一招呼他就会来。在这次发作以后，玛丽娅又恢复了清醒、镇定，也许还感到失望。“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他会来的。”她想道，“要想更保险，我这就给他写信——我会看见他的。”无论如何，她得让自己的痛苦和痛苦的根源对证一下。她强迫自己去回忆一个无害的、普普通通的孩子，她惊奇地发现，当她幻想他的头靠在她膝上时，她不再战栗了。“我要给大夫写信，告诉他我认识了他的儿子（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写的）。为什么不呢？我们在干什么坏事？”下午，她去到遍地水坑的花园；她确实很平静，过分地平静，以至暗中害怕起来；她更少地感觉到情欲，也就是说更多地感觉到空虚；这个爱情被缩减以后，再掩盖不住空虚了。她遗憾在花园里转一圈只用了五分钟，于是她再次走上原来的小径，接着又加快步伐，因为她的脚被草弄湿了……她要穿上拖鞋，躺下，抽烟，看书，看什么书呢？此刻没看什么有趣的东西。她回到屋前。她抬头看窗子，在客厅的一扇玻璃窗后

面，她看到了雷蒙。

他把脸贴在窗上，压扁鼻子自得其乐。她心中升起了潮水，这是欢乐吗?她走上台阶，一面想到刚刚踏过台阶的那两只脚；她推开没关上的门，瞧着门闩，因为刚才有一只手在上面按过，她慢慢穿过饭厅，准备脸上的表情。

雷蒙运气不好；因为在他来的这个时候，玛丽娅为他浮想联翩，为他痛苦万分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在那无止境的激动和引起激动的人之间，她一眼就看出无法填补的空虚而局促不安。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望，但她却是失望的，正如这句话所表白的：

“你刚从理发店来？”

她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他的头发剪得太短，油光光的……她用手碰碰太阳穴上方的一个灰白色的伤疤。他说：

“这是从秋千上摔下来碰伤的，那时我八岁。”

她端详他，竭力使这个既强健又瘦削的小伙子，这条高大的小狗，来符合自己的欲望、痛苦、饥饿和弃绝。在她心头所涌现的与他有关的上千种感情中，所有能够保全的感情都多多少少地凝聚于那张紧张发红的面孔上。但是她没有辨认出眼睛和前额上的某种表情——那就是使胆怯的人决心取胜，使懦夫决心行动的那种狂热。然而，她却觉得他从未如此天真，她带着一种温柔的权威对他说出以前常常对弗朗索瓦说的话：

“你渴了吧？回头我给你喝酷栗汁，等你干干汗。”

她指给他一张安乐椅，可是他在她已经躺下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并且说他不渴：

“反正不是为果汁口渴。”

她把裙衣拉来盖着稍稍露在外面的大腿，这引起他的赞

赏：

“多可惜！”

于是她换了姿势，在年轻人身旁坐了起来，他问她为什么不一直躺着：

“我至少没有叫你害怕吧？”

这句话使玛丽娅·克罗丝意识到她的确在害怕，可是害怕什么呢？这是雷蒙·库雷热，小库雷热，大夫的儿子。

“你亲爱的父亲怎么样？”

他耸耸肩，撇撇下嘴唇。她递过去一支烟，他谢绝了，她自己点了一支，然后手肘撑在膝盖上：

“是呀，你说过你和你父亲不太亲热：这是规律，父母和子女……以前弗朗索瓦跑来偎在我的腿上时，我就想：享受享受吧，将来不会永远如此的。”

玛丽娅·克罗丝对雷蒙耸肩撇嘴的含意误解了。此刻他正想驱散对父亲的回忆——不是由于漠不关心，而是恰恰相反，自从前天在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件事以来，回忆一直萦绕在他心头。那天晚饭以后，医生来到雷蒙正独自吸烟的葡萄园小径上找他，而且象一个欲言又止的人那样在他身旁默默走着。“他找我干吗？”雷蒙暗自想，他沉缅于保持沉默的这种残酷乐趣之中——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清晨，在车窗上雨水淋漓的马车里所感到的乐趣。他甚至不怀好意地加快步伐，因为他发现父亲跟不上他，稍稍落在后面。可是，突然，他听不见父亲的喘息声，他转过头，医生黑黑的身影呆在葡萄园小径中央一动不动，他两手紧压着胸，象醉汉似地左右摇晃，他走了几步，颓然坐在两株葡萄藤之间，雷蒙赶紧跪下；那个毫无生气的脑袋靠在他肩上，他就近瞧着双目紧闭的面孔，和象被揉捏的面包

心一样颜色的两颊。“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亲爱的爸爸。”恳求而急切的声音仿佛具有特效，唤醒了病人；病人仍然喘息未定，但带着茫然的神气，勉强微笑：“这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他凝视儿子那张焦虑的脸，听见他用八岁时那种温柔的声音说：“把头靠着我，你没有干净手绢，我的手绢弄脏了。”雷蒙仔细擦拭这张逐渐恢复生气的面孔。父亲又睁开了眼睛，他看到少年那头被风稍稍吹拂的头发，后面是密密的葡萄藤，再过去就是隆隆作响的充满硫磺的天空，仿佛有辆看不见的载重车在那里卸货。医生靠在儿子胳膊上往家里走，热热的雨点打在他们的肩头和脸颊上——可是没法走得快一点。他对雷蒙说：“这是假的心绞痛，不过和真的一样痛……我要用一点麻药，在床上躺四十八小时，只吃流质……千万别对奶奶和妈妈说……”雷蒙打断他说：“你这不是在骗我吧？确实不要紧？你发誓这确实不要紧。”于是医生低声问道：“你会伤心吗，要是我……”雷蒙没让他说完，伸出胳臂搂住这个气喘吁吁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你真傻！”将来，在不愉快的时刻，当儿子又成为陌生人，又成为敌手——毫无反应的铁石心肠时，医生将回忆起这句傲慢但却珍贵的话来。他们两人进到客厅，但父亲没敢吻抱儿子。

“我们谈点别的吧？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谈我爸爸，你知道！我们有更要紧的事……是吧？”

雷蒙伸出一只笨拙的大手，她抓住它，轻轻握着。

“不，雷蒙，不；你不了解他，因为你和他生活得太近。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最不为我们了解……我们甚至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噢，我家里的人一直说我长得丑，因为我小时

候有点斜眼，可是上了中学，同学们说我漂亮，真使我大吃一惊。”

“对了，给我讲讲女子中学的事吧。”

这个固执的想法使他的脸显得苍老。玛丽娅不敢放开那只大手，觉得它变得潮糊糊的，不免厌恶起来，正是这只手，当她在十分钟前接触它时，她不免脸色发白。要是在以前，她只要握上一分钟就会闭上眼睛，偏过头去。而现在，这只手潮湿和软塌塌的。

“不，我一定要让你了解医生，我是个固执的人。”

他打断她的话，说他也很固执：

“所以，你瞧，我发过誓，今天不再受你作弄了。”

他结结巴巴，声音那么轻，所以她可以假装没有听见。但是她扩大了他们两人身体之间的距离，接着她站起来，打开一扇窗：

“简直不象下过了雨。太闷了。而且这会儿还有雷雨的声音……要不就是圣梅达尔的炮声。”

她指给他看树叶上空那个参差不齐的云头，云层深邃、阴沉，边上有一圈阳光。可是他双手抓住她的小臂，将她往长椅那边推。她勉强笑着说：“放开我！”而且她越挣扎，越是笑，暗示这场搏斗只是逗着玩的，她认为只是逗着玩的：“你这个脏小子，放开我……”笑容变成了苦脸。她在长沙发旁绊了一下，看到离她很近的那个低额头上成千的汗珠和他鼻翼两侧的黑斑，她呼吸到一股发酸的气味。可是这个笨拙的农牧神居然想用一只手来扼住年轻女人的两只手腕，玛丽娅一挣扎便脱了身。他们中间现在隔着那张长椅，一张桌子和一张安乐椅。她有点气喘，但勉强笑着：

“噢，孩子，你以为能靠暴力来占有女人吗？”

他没有笑，这个青春时期的雄性动物受到了侮辱，失败使他狂怒，他身上那种已经变得巨大的生理骄傲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且在流血。他一辈子都将记得这一分钟：在一个女人眼中，他既令人厌恶（这倒没什么），又显得滑稽可笑。他未来的一个个胜利，他将征服的一个个可怜的受害者，都永远无法减轻这个最早的侮辱所留下的伤痛。在长时间里，每当他想起这件事，他就用牙将下嘴唇咬得出血，或者在夜里咬枕头。此刻，雷蒙忍住愤怒的眼泪，他哪里想到玛丽娅的微笑是装出来的，她无意去伤害一个多疑的孩子，她只是不愿意流露心中的这场灾难！这种覆灭！啊！先得让他走开！让她独自呆着！

雷蒙以前感到伸手就够得着这位大名鼎鼎的玛丽娅·克罗丝，他自己也曾吃惊，常常想道：“这位普普通通的小女人，就是玛丽娅·克罗丝。”他只要伸出手去就行了，她在那里，顺从而迟滞，他可以拾起她，扔下她，再拾起她.可是突然间，他刚一伸出手臂，这个玛丽娅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远离了他。啊！她仍然在那里，但他很清楚从此以后他将够不着她，就好比够不着星星一样。直到这时，他才看出她多么漂亮；他一直忙于计算如何摘取和吞食这个果子，他从来就深信这个果子是为他准备的，所以他没有好好看过她——现在你只能用眼睛去吞食她了。

她重复说：“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雷蒙……你明白，让我独自呆着吧……”她不愿意激怒他，所以声音柔和，但却流露出一种可怕的固执。医生曾经因为玛丽娅不愿见他而深感痛苦，但雷蒙的痛苦更深一层：我们所爱的人明明白白地、直截了当地表示不愿意再看见我们，我们遭到抛弃、唾弃。我们必

须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她急于把我们忘掉："你赶快从我的生活里出去……"她没有把我们推走，因为她怕我们反抗。玛丽娅·克罗丝将帽子递给雷蒙，推开门让他出去，而他一心盼着消失，他结结巴巴，愣头愣脑地道歉，满面羞愧，又成为自己十分厌恶的那个少年。可是，他一来到大路上，铁栅门一关上，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当面骂这个婊子的那番话……太晚了！一个念头后来折磨了他好多年："他没有狠狠教训一顿就走了。"

当这颗心将它未能辱骂玛丽娅·克罗丝的那番话发泄在大路上的时候，年轻女人又关上了门，关上了窗，然后躺下来。一只鸟在树木后面发出时断时续的鸣声，好象一个熟睡的男人在含糊不清地说什么。郊区响着电车声和汽笛声。星期六的醉汉的歌声响在大地上。然而，玛丽娅却因寂静而感到窒息——这是一种身体内部的寂静，它从她的内心深处升起，在空荡的房间里积存起来，蔓延至房屋、花园、城市、世界。而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的中心，她生活着，她瞧着自己身上的这团火焰，它突然间缺乏燃料，但它仍然是熄灭不了的。用什么来维持它呢？她记得，在夜晚的孤独静坐即告结束的时刻，壁炉里她以为已经熄灭的黑灰烬有时突然最后一闪。她寻找在六点钟电车上的那个面庞可爱的孩子，但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恼怒的、腼腆羞涩而又在自我激励的小无赖——这个形象和最初被她的爱情所美化的形象一样，都不是真正的雷蒙·库雷热。她现在谴责当初被她美化和奉若神明的人："我先后感到痛苦和幸福，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脏孩子……"她哪里知道她的狠光就能够使这个未定型的孩子成为男人，将有许多人尝到

他的手腕，受到他的爱抚和打击。如果说她用爱情创造了他，那么她用鄙视来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她刚刚将一个小伙子抛到世界上，而这个小伙子的癖好就是向自己证明他是无法抗拒的，尽管他遭到一位名叫玛丽娅·克罗丝的拒绝。从此以后，在他未来的全部风流故事中都包藏着一种暗暗的敌意，他乐于伤害受他控制的女人，使她们喊叫，在这一生中，他将使其他女人的面孔上流着玛丽娅·克罗丝的眼泪；他大概生来就具有猎人的本能，可是，如果没有玛丽娅，他可以使这种本能稍稍有所减弱。

“为了这个无赖……”多么恶心！然而，熄灭不了的火焰仍然在她心中燃烧，但却再也找不到燃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享受她这种光和热。去哪里呢？去埋着弗朗索瓦身体的修道院？不，不，你得承认，你去看死人只是一个借口。她之所以忠实地探望墓园里的孩子只是为了同另一个活孩子一道愉快地回家。伪君子！对着一个坟墓有什么可做的，有什么可说的呢；每次她都仿佛撞在一扇没有锁眼而且永远堵死的门上。这等于在街上的尘土中跪下……小弗朗索瓦，一撮骨灰，而你原来那么爱笑爱哭……她希望谁在身边呢？医生？这个讨厌鬼？不，不是讨厌鬼……可是，何必追求完美呢？既然命中注定我们的每一个尝试都显得暧昧，虽然我们诚心诚意。玛丽娅身上最邪恶的东西都善于从她引为自豪的目标中得到好处。

她不愿意任何人来，也不希望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只愿呆在这个挂着破窗帘的客厅里。也许去圣克莱尔？她在圣克莱尔度过了童年……她还记得，当那个与她母亲为敌的教士家庭离去以后，她便溜进了他们那个园子里。大自然仿佛等待复活节假日过后，等待他们离去，才肯扯下树叶织成的棕色僧服。蕨

类植物愈长愈密，用它们带绒毛的绿色波涛冲击着橡树下部的枝条，但松树却摇晃原来的灰色顶梢，仿佛对春天无动于衷，直到有一天早晨，它们从自己身上扯下了一层花粉：它们的爱情的巨大的火种。玛丽娅在一条小径转弯处找到一个破碎的洋娃娃和钩在荆豆上的一条手绢，可是今天，她成了陌生人，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东西欢迎她，除了她曾经在上面俯躺过的沙子……

米斯蒂通知她晚饭已准备好，她理理头发，在冒着热气的汤盘前坐下。为了别让女佣人和她丈夫错过了电影，半小时后她又独自坐在客厅的窗前。香椴树还没有香味，在她下面，杜鹃花的颜色已经深暗了。玛丽娅害怕虚无，想缓过气来，便寻找一个用以抱住求生的残骸，她想道："我屈从了一种逃遁的本能，当我们面前的人因饥饿和需要而面目丑陋时，我们女人几乎都有这种本能。这个野人，你以为他和你最初所热爱的孩子完全两样——其实这是同一个人。只是戴上了面具而已；怀孕的女人脸上戴着烦躁的面具，同样，充满性爱的男人脸上也贴着一种往往可憎而永远可怕的外表，那是因为有头动物在他们身上蠢动。加拉泰*躲开使她惊恐同时也为她所召唤的东西……我原先幻想的是一条长长的路，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前走，从温和地区走到最炽热的地区，可是这个笨蛋想一步登天……我为什么不顺从这种狂热呢？正是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我才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休息，也许还不止是休息……人与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极度的爱情所不能填满的深渊……什么样的爱情呢？"她记起来了，她的嘴扮了一个怪相，发出一

---

* 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

声厌恶的“哎”；一些形象突然涌上心头，她看贝拉鲁塞尔脸孔红红的，一面走开去一面低声埋怨说：“你要什么呀？……”

她到底要什么呢？她在空寂的房间里徘徊，靠在窗前，幻想一种她也不知道的沉静，在那种沉静中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爱情，而不需要任何爱情的语言——但心爱的人却能听到它，甚至在她的欲望还没有产生以前就能够捕获她心中的欲望。任何爱抚都假定两个人中间有一段间隔，而他们两人却融合为一，因此不需要那种拥抱，那种为羞耻心所拆散的短暂的拥抱……羞耻！她仿佛听见加比·迪布瓦那种淫荡的笑声以及她有一天嚷嚷的这几句话：“哦不，哦不，这只是你的想法！相反，只有这个才是乐事，只有这个才不使人失望……在我这倒霉的生活中，这是唯一的安慰……”为什么感到厌恶？它意味着什么？它代表了某个人的特殊意志吗？有上千个朦胧的念头在玛丽娅心中苏醒，然后又消失，正如在她头上，在冷清的太空中的流星和转瞬消逝的火流星。

玛丽娅想，我的规律难道不就是共同规律吗？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在世界上肯定没有人比我更孤独。可是这种孤独又算什么呢？它免除了另一种孤立，连最温情的家庭也无法使她解脱的孤立——当我们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标记，一种几乎湮没的种族的标记，而我们表达的是这个种族的本能、要求和神秘的目的时，我们便感到孤立。啊！不要再在这种探求中耗费精神了！残存的白昼和初升的月亮使天空仍然苍白，但黑暗已经在安静的树叶下面积聚起来。玛丽娅·克罗丝的身体俯向黑夜，它被植物的忧郁所吸引，仿佛被吸住了，她顺从的愿望不是要在这条塞满树枝的空气的河水中去

痛饮，而是要消失在其中，融解在其中，好让她内心的荒漠和宇宙的荒漠最后合为一体，好让她内心的寂静与星球的寂静归于一致。

十

这时，雷蒙·库雷热将他未能痛骂玛丽娅·克罗丝的那番话在大路上尽情发泄了一通，但意犹未尽，还想玷污她的声誉，因此，他一到家就希望去见父亲。大夫象原先告诉他的那样，已经决定卧床四十八小时了，吃的都是汤水，对他母亲和妻子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其实假心绞痛并不致于使他到这个地步，他是感到好奇，想在自己身上观察这种治疗的效果。罗班松头天已经来过。“我愿意请迪拉克。”库雷热太太说，“不过，罗班松毕竟是个大夫，他会听诊。”

罗班松沿着墙根悄悄上楼，他总是提心吊胆，唯恐迎面撞上玛德兰，尽管他们从未订过婚。医生闭着眼，脑子空空地，出奇地清醒，他的身体在轻毯下面很自在；他躺在阴暗处，毫不费力地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想，他的思想在这些时而消失时而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小道上徘徊，好象一头狗围着主人在荆棘中搜索，而主人在悠然漫步，并不在打猎。他毫不疲倦地酝酿文章，将来只要写下来就行了，他前次在生物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受到了批评，他将逐条予以反驳。有母亲在身旁他感到愉快，有妻子在身旁也是愉快，而且觉察到这一点也是快事；在那番令人精疲力竭的追逐之后，他终止停住不动了，

听任露西来到他的身边；他欣赏母亲善于闪避，以避免任何冲突，两个女人毫无争执地分享这个猎物，将它从职业、研究和外人不知的爱情中夺了过来，它不挣扎，对她们的每一句话都兴趣盎然，它的天地缩小到和她们一样。他打听朱利是不是一定要走，能不能希望她和玛德兰的佣人和解。不论是母亲还是妻子用手摸着他的额头时，他都再次感到他童年生病时的那种安全感；他很高兴自己不会在孤独中死去；他想：当我们在熟悉的桃花心木的房间里看着母亲和妻子强作欢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死亡是世上最简单的事了，她们的在场驱散了临终时刻的滋味，就好比驱散了苦药的滋味一样。是的，在谎言的包围中死去，要甘心受骗……

一柱光线泻进了房间，雷蒙走进来低声埋怨说："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他走近床上的病人，今晚只有对他，雷蒙才能将玛丽娅·克罗丝大骂一顿。雷蒙嘴里已经感到即将吐出的那些话语的滋味。病人对他说："吻吻我。"而且热情地瞧着这个前天在葡萄园里的小径上替他擦过脸的儿子。可是，少年从明处来到暗处，看不清父亲的脸，用傲慢的语调问道：

"你还记得我们前次谈论玛丽娅·克罗丝吗？"

"记得，怎么啦？"

雷蒙正朝那躺着的人俯身，仿佛要亲吻他或是扎他一刀，他看到两只惊恐不安的眼睛盯着自己的嘴唇，他明白面前这个人也在痛苦之中。"我早就知道，"他想道，"自从那天晚上他说我撒谎……"雷蒙没有一丝嫉妒，他无法想象父亲什么时候会当情夫，他没有一丝嫉妒，而是有一种夹杂着气恼和嘲讽的、想哭出来的奇怪愿望；稀疏的胡须下那可怜的灰白面颊，还有那个紧绷绷的声音，它在祈求：

“怎么？你知道什么？快说。”

“我受骗了，爸爸，只有你熟悉玛丽娅·克罗丝，所以我一定得告诉你。现在你休息吧，你多么苍白！你认为这种食谱肯定对你有好处？”

雷蒙惊呆地听着自己的话语——这和他想喊出来的话相反，他把手放到这个贫瘠而愁郁的额头上——就是刚才被玛丽娅·克罗丝握着的那只手，医生觉得手很清凉，他害怕它抽回去。

“我对玛丽娅的看法早就定了……”

由于库雷热太太又进屋来，他将指头放到嘴唇上，雷蒙一声不响地走了。

医生的母亲端来一盏煤油灯（由于身体虚弱，电灯光使他眼睛不舒服），她把灯搁在五斗橱上，放低了灯罩。这种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灯光，这种昔日的灯光，使神秘的世界再次出现：在那些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房间里，一盏守夜灯和笼罩在半隐没的家具上的厚稠的幽暗相互搏斗。医生爱玛丽娅，但与她疏远了，他爱她大概正如同死去的人爱我们。她和其他的一切爱情——他从少年时代以来的爱情，汇合在一起……医生顺着这条线索走，发现逐年以来总有一种感情占有他，这种感情和他刚刚结束的痛苦相仿；他可以回顾这条单调的线索，列举他的爱情的名字，这些爱情几乎都是徒劳的……然而他也年轻过……这么说，使他和玛丽娅·克罗丝分开的不仅仅是年龄，即使他二十五岁，他也照样无法越过他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荒漠。他还记得，当他刚刚中学毕业，和雷蒙现在一般大时，他曾经爱过人，但却连一分钟的希望都没有……他够不着自己所爱的人，这就是他天性中的规律；半成功使他最清楚不过地意识到

这一点：他把仰慕已久的对象拉到身旁，而突然间，这个对象缩小了，变得贫乏了，和医生原先的感情那么不一样，和他所受的痛苦那么不相称。不，他不用在镜子里去寻找他为什么必须在孤独中死去的原因。其他男人，比如他父亲，比如将来的雷蒙，即使到了老年，也都遵循他们自己的规律，服从他们恋爱的天赋；而他呢，即使在青年时代，他就服从了孤独的命运。

太太们下楼吃晚饭去了，他听见童年时代的声音：匙子碰着盘子的声音，然而，离他耳边更近的是黑暗中树叶的瑟瑟声，蟋蟀声和因为下雨而欢快的蝾蛤蟆的声音。接着，太太们又上楼来，她们说：

“你一定很虚弱……”

“我站不住。”

可是，既然食谱就是一种治疗法，她们为他的虚弱感到高兴。

“你一定想吃东西……”

这种虚弱使他又回到童年。两个女人在悄悄说话，医生听见一个名字，说道：

“那是马利谢克家的姑娘吧？”

“你在听我们说话？……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不，她嫂嫂是马利谢克家的人……她是马丹家的人。”

可是，当巴斯克夫妇来的时候，医生便睡着了，直到听见他们关上他们自己的房门以后，他才睁开一只眼睛。接着，母亲将织的毛活卷起来，笨重地站起来，吻吻他的前额、眼睛和脖子，说道：“你身子不热……”他和库雷热太太单独呆着，

她抱怨说：

“雷蒙又乘末班车去波尔多了，天知道他几点钟才会回来。他今晚那副面孔呀，简直吓人……等他把新年得的钱花完以后，他就该给我们欠债了……也许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医生低声说：“我们的小雷蒙……十九岁了，真快……”他想到波尔多夜里的荒凉的街道，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记得有一晚他曾被一个水手的身体绊了一交，水手躺在那里，脸上上和胸前都脏糊糊的一片酒和血。在楼上还有谁在拖着步子……厨房下屋那边，狗狂吠起来。库雷热太太竖起耳朵：

“我听见有人在走动……这不会是雷蒙；不然狗会安静下来的。”

有人朝屋子走来，但并不是小心翼翼的，相反，他故意要惊动人，他摇撼着落地窗上的百叶板。库雷热太太俯身问：

“谁呀？”

“我找大夫，有急事。”

“大夫晚上不出诊，你很清楚，去村里请拉吕医生吧。”

那人手提着灯，一再坚持，医生仍然昏昏欲睡，对妻子说：

“告诉他这没办法……不然我干吗要住在农村呢，不就是免得晚上有人打扰……”

“不行，先生，我丈夫只看门诊……再说他和拉吕医生讲定……”

“可是，太太，这是他的老病人，邻居……他要知道是谁，一定会来的。这是克罗丝太太，玛丽娅·克罗丝太太，她头朝下摔下来了。”

“玛丽娅·克罗丝？他不为别人出诊，干吗非得为她出诊

呢？”

可是医生已经听见了这个名字，他站起来，稍稍推开妻子，朝黑暗中俯下身子：

“是你呀，马罗？我没有听出你的声音……太太怎么了？”

“摔下来了，先生，头朝下……她在说胡话……她在叫医生您哩。”

“五分钟……我穿衣服……”

他关上窗找衣服。

“你不去吧？”

他不回答，低声地自问自：“我的袜子上哪里去了？”妻子反驳说：他刚才不是说晚上他无论如何不出诊吗？为什么又改变主意呢？他站不住，衰弱得会晕倒的。

“这是一个老病人，你知道不能犹豫。”

她嘲笑地重复说：

“是呀，我现在明白了，我费了不少时间，现在总算明白了。”

库雷热太太对丈夫还没有产生疑惑，她只是想刺刺他，可是他呢，他认为自己已经淡然，已经死了心，所以对自己毫无戒心，和曾经折磨他的情欲相比，今晚这种柔和的惊恐在他看来是最清白、最于心无愧的了。他没有想到妻子不能象他那样将他对玛丽娅·克罗丝的爱情的由来及现状作一番比较。要是在两年前，他决不敢象今晚这样表露自己的焦虑。当我们处在最炽热的情欲中时，我们的举动会本能地掩饰它，可是当我们放弃欢乐而接受永恒的饥渴时，我们就想，起码不用再煞费苦心地骗人耳目了。

“哦不，可怜的露西，这一切现在离我很远……这一切都

确实过去了。是的，我很关心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这毫不相干……”

他靠着床喃喃说：“确实，我肚子空着哩。”他要妻子用酒精灯给他煮点巧克力。

“你以为这么晚我还能找到牛奶？厨房里可能没有面包了。不过你给这个女人看过病以后，她总会给你准备点夜宵的吧……跑这一趟也够得上一顿夜宵吧！”

“你真傻，可怜的朋友，你要是知道……”

她拉住他的手，很靠近地说：

“你刚才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离我很远。’这么说，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是什么？我有权要求知道。我什么也不会责怪你，但是我要求知道。”

医生喘着气，试了两次才穿上鞋，他嘟嘟囔囔地说：“我刚才只是泛泛而谈……这和玛丽娅·克罗丝毫无关系……瞧你，露西，你没有看着我。”她脑子里正回想最近几个月的情景；哦，对了，她终于找到钥匙了！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她觉得事情十分清楚。

“保尔，你别上这个女人那里去，我从来没有要求你做过什么事……这一次你要答应我。”

他轻声申辩说这由不得他。对一位老病人，也许快死的病人，他是有义务的；“头朝下栽倒，这可能致命。”

“如果你不让我去，将来人死了由你负责。”

她从他身边走开，无言以答。他远去的时候，她还嗫嚅地说：“这也许是圈套，他们离量好了……”接着便想起医生从头天起就没有吃东西。她在椅子上坐下来，注意听花园里的低语声。

“是的，她从窗口跌下来……这只能是意外事故，她要是想毁灭自己，决不会挑客厅的窗子，还在中二楼……是的，说胡话，她说头疼……什么也记不得了。”

库雷热太太听见丈夫命令那人去村镇里弄点冰来，在旅店或肉铺都有，还得去药店买点溴化物糖浆。

“我从路坡树林穿过去。这比叫人套马要快……”

“您不需要提灯；月光这么好，象白天一样。”

医生刚迈出厨房下屋那边的小铁栅门，就听见有人在他后面跑，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这时他认出是妻子，她穿着便袍，头发盘成睡觉时的辫子，下气不接上气地说不出话来，递给他一块陈面包和一块粗粗的巧克力。

他穿过路坡树林，月亮给林中空地洒上斑斑点点，但皎洁的月光并未穿透树林，它统治着大路，在那里洒开，仿佛洒在一条为它的光辉挖掘的河床里。这块面包和巧克力使他想起当寄宿生时吃的点心的滋味——幸福的滋味，那时他只有十七岁，清晨他双脚沾满了露水上学去。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晕头转向，他还没有开始感到痛苦：“要是玛丽娅·克罗丝死去……她为谁寻死呢？不过，她的确是寻死吗？她什么也记不得了。啊，这些‘受刺激的人’真讨厌，他们永远什么也记不清，他们命运中的关键时刻埋入黑暗。不过，别去问她，千万得让她少用大脑……记住，你只是来到她床头的医生。不，这不是自杀，谁要想死，决不会挑一个中二楼的窗口。她不吸毒，这我知道……当然，有天晚上她房里有股乙烷的味道……不过那天晚上她偏头疼……”

在令他窒息的焦虑之外，在他的意识的边缘，另一个风暴

正隆隆作响——到时候它就会发作的："这个可怜的露西，嫉妒！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以后再想这个吧。我这就到了……这个花园，在月光下，简直象是戏台上的……象《维特》* 里的布景那样蠢……我听不见有人叫唤。"大门半掩着。医生按老习惯朝无人的客厅走去，又回转来，爬上一层楼。米斯蒂打开睡房的门。他走到玛丽娅·克罗丝的床边，她正在呻吟，一面用手把敷在她前额上的白纱布推开。他没有看见那个被毯子裹着的身体——他曾经幻想剥光衣服的身体，也没有看见蓬乱的头发和连腋窝都露在外面的手臂，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她认出他来，而且她只是间或地说胡话。她一再说："出了什么事，大夫？出了什么事？"他注意到：遗忘症。此刻，他俯在她赤裸的胸脯上，这胸脯的轻柔面朦胧的生命过去曾使他战栗；他谛听心脏，然后，用指头轻轻碰着她受伤的前额，确定创伤的范围："这儿痛吗？这儿？这儿？"她腰痛，他小心地掀开毯子，只让被挫伤的那一小块地方露出来，接着又盖上。他的眼睛盯着表，数她的脉搏。这个身体被托付于他是为了让他医治，而不是让他占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用来观察，而不是受迷惑。他用全部智力热切地瞧着这个身体；他那清醒的神志为可悲的爱情堵住了道路。

她呻吟说："我难受……真难受呀……"她推开敷着的纱布，要换一块，女佣人便拿到开水壶里泡一泡。司机提着一桶冰回来了，可是当医生把冰放到玛丽娅前额上时，她推开橡皮帽，蛮横地要求热敷，她对医生喊道："你快一点呀，你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执行我的命令吗！"

---

* 此处指据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改编而成的抒情剧。

医生对这些症象很感兴趣，他曾经在其他“受刺激的人”身上也见到这些。这个身体躺在那里，它曾经是使他产生幻想、忧郁的梦想以及乐趣的肉体源泉，如今它只能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和百倍的注意力。病人现在在说话，不是说胡话，而是口若悬河地讲着。玛丽娅往常不善辞令，她常常搜索枯肠而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可是此刻她突然振振有词，不免使医生惊叹。她毫不费劲地用上最恰当的表达法和讲究的字眼。他想到：多么神秘呀，一次撞击就能使大脑的能量增加十倍！

“不，大夫，不，我没有寻死，我不许您认为我想寻死。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可是有一点很清楚，我没有想寻死，我想睡觉。我从来只是渴望着休息。如果有人吹嘘说是他使我想寻死的，我禁止您相信，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禁——止——您。”

“是的，朋友……我向你发誓，没有人吹嘘……你稍稍起来一点，喝下去，这是溴化物……会使你镇静下来。”

“我不需要镇静。我难受，但我很平静，你把灯拿远一点。活该，我把毯子弄脏了，我还会把药打翻的，只要我愿意……”

医生问她是不是好受一点。她回答说，她一直很难受，但不仅仅是因为受了伤，于是她又提高嗓门夸夸其谈地说开了。米斯蒂颇有感触地说：“太太说起话来象是一本书。”医生叫她去休息，由他一个人看守病人，直到天亮。

“除了睡眠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您说说，大夫。现在我觉得一切都一目了然！过去我不明白的事，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以为自己爱慕的那些人……那些悲惨结局的爱情……现在我明白真相了……（她用手推开变凉了的热敷纱布，她那潮

湿的头发贴在前额，仿佛淌着汗。）不是许多爱情，我们身上只有一个爱情——而我们从偶然的相遇中，从偶然见到的眼睛和嘴唇上去拾起与这个爱情可能相似的东西。希望得到这个东西，这简直是发疯……您想想，我们和他人之间没有其他道路相通，只有触摸，拥抱……总之是肉体的享受！但我们很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为什么有这条路呢，为了繁殖后代，这是您说的，大夫，仅仅是为了这个。是的，您明白，我们走的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但它并不通往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医生最初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也不想弄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对这种含混不清的口才感到好奇，仿佛生理上的震动足以使得在她身上沉睡的思想从麻痹中半苏醒过来。

“大夫，应该喜爱肉体的乐趣。加比说过：‘啊不，小玛丽娅，世界上只有它从未使我失望过，你想想吧。’唉！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这种乐趣的……我就没法享受它……但只有它使我们忘记我们所追求的对象，它变成这个对象本身。‘放松一点’，这话说来容易。”

大夫暗想，真奇怪，她把帕斯卡尔关于信仰的箴言应用于肉体享受了。无论如何得让她安静，让她休息，他递给她一匙糖浆，可她再次推开，又洒到毯子上了。

“不，不，不喝溴化剂，我完全可以把它洒到床上。您可阻止不了我！”

接着她换了话题说：

“在我和我想占有的人之间，总隔着那块发臭的地方，那个沼泽，那片污泥……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我叫他们来是为了一道陷下去……”

她的嘴在动。医生想象她在喃喃念着一些姓名，他贪婪地

弯下身，但是没有听见会使他惊惶失措的那个名字。在几秒钟时，他忘记了病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撒谎的女人，他责骂说：

“和别人一样，你也算了吧！你和别人一样，追求的只是这个：肉体的乐趣……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追求的只是这个……”

她抬起美丽的胳膊，捂住脸，久久地呻吟。大夫喃喃说：“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疯了？”他换了一块敷布，又倒了一匙药，稍稍扶起那个疼痛的头。玛丽娅总算喝了下去；沉默片刻以后，她又说：

“是的，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可是，你知道，大夫，看见闪电的时候，同时听见霹雳，这是什么滋味吗？在我身上，乐趣和厌恶就象闪电和霹雳一样交织在一起，它们同时袭击我。在乐趣和霹雳之间没有任何间隙。”

她安静些了，不再说话。医生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守夜，心绪紊乱。他以为玛丽娅睡着了，可是突然，她那平静了的梦幻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能被我们触及和占有的人——当然不是指肉体——也会占有我们。”

她的手摸索着扯开前额上的湿布；接着便是黑夜退去时的寂静，便是睡眠最深沉的时刻；星星都换了位置，辨认不出来了。

“她的脉搏平静；她睡得象个孩子，呼吸那么轻，以致你不得不站起来去看看她是否还活着。血液涌上了她的双颊，使它发红，这不再是一个受痛苦的身体；痛苦不再保护它避免你的欲望。难道你那受折磨的身体还得长时间地守护这个憩睡的肉体吗？”医生想道，“肉体的幸福，这是为普通人开放的天

堂……是谁说过爱情是穷人的乐趣？我原来可以成为这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完毕以后，晚上挨着这个女人躺下，不过她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她可能作过好几次母亲……她的全身会带着已经使用过、并且在日常的低贱劳动中自我磨损的痕迹……再没有欲望，剩下的只是肮脏的习惯……天亮了，这么快！女佣人为什么还不来？”

医生害怕自己走不回家，他想大概是饥饿使他浑身无力，可他又担心自己的心脏；他数着心跳。生理上的焦虑使他摆脱了爱情上的忧郁，可是，尽管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他的命运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玛丽娅·克罗丝的命运分开了；缆绳已断，起锚，船只已经起动，可他还不知道它在行驶，再过一小时，它将只是海面上的一个小黑点。医生常常注意到生活总是使人们措手不及：从少年时代起，他的爱情对象几乎都在骤然之间消失，它们或是被另一情欲裹携而去，或是，平凡无奇地搬了家，离开了这座城市，音信杳无。死亡并不能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相反，它使我们保留他们，使他们永葆可爱的青春，死亡犹如我们爱情中的盐，而生命却使爱情溶解。明天，大夫将生病躺下，他妻子将守坐在床边。罗班松将照料玛丽娅·克罗丝的痊愈，而且送她去吕雄温泉，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在那里开业，应该帮他张罗主顾。拉鲁塞尔先生常因公务去巴黎，到了秋天，他将决定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租一套房子，并且建议玛丽娅·克罗丝去那里住，因为她说，与其回到塔朗斯那栋地毯窗帘上都是破洞的屋子里，与其再受到波尔多人的侮辱，还不如死了痛快。

女佣人进来了，即使大夫不是如此虚弱，虚弱得无暇他顾，即使大夫仍然精力充沛，他内心也没有任何声音叫他久久

凝视睡眠中的玛丽娅·克罗丝。他永远也不会回到这座房子里来了，但他对女佣人说："我今晚再来……她要是激动起来，你就再喂她一匙溴化剂。"他不得不扶着家具蹒跚地走开去，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玛丽娅·克罗丝，这在他是唯一的一次。

他希望六点钟的新鲜空气会加强血液循环，可是他下完台阶就不得不停下来，牙齿直打战。往日他飞向自己的爱情时，往往只用几秒钟就穿过了这个花园，而现在，他瞧着那边的铁栅门，暗想他没有力气走到那里。他步履艰难地走在晨雾里，他想转回去；他将永远走不到教堂，在那里也许可以求援。他终于来到铁栅门，在栏杆外面停着一辆车：他的车。他透过拉上的玻璃窗，认出了露西·库雷热死人般的僵硬面孔。他拉开车门，倒在妻子身上，他的头靠在她肩上，失去了知觉。

"别激动，罗班松负责实验室的一切，也照顾你的病人……此刻他正在塔朗斯，你知道在谁家……别说话。"

医生从疲惫的深渊底处观察这些焦虑不安的太太们，听见门后有人在窃窃私语。他再清楚不过：自己病得很重，他根本不相信她们的话："普道的流行性感冒……不过你贫血得厉害，再经受不起这个……"他要求看看雷蒙，可雷蒙总不在家："你睡着的时候他来过，他不愿意把你弄醒。"事实上，三天以来，巴斯克中尉在波尔多四处找雷蒙，没有找到；这个秘密，只有一位业余侦探知道："千万别说出去……"

六天以后，有天晚上，大家正在吃饭的时候，雷蒙走进了饭厅。他瘦了，脸晒黑了，右眼下面有被挨了一拳的痕迹。他狼吞虎咽地吃饭，连小姑娘们也不敢向他提问题。他问祖母父亲在什么地方。

“他得了流感……这不要紧，不过我们有点担心他的心脏。罗班松要求他身边别离人，你母亲和我守着他。”

雷蒙说今夜该他去守护了。巴斯克大胆说：“你最好去睡觉；你要是看见自己那副神气……”雷蒙申辩说他丝毫不累，这些日子睡得很好：

“在波尔多不缺床睡，你知道。”

这句话的语调很不客气，以致巴斯克低下了头。当医生睁开眼睛时，看到雷蒙站在那里，他把雷蒙拉到身边，低声说：“你身上有麝香味……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去睡吧。”可是，将近午夜时分，雷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大夫从假眠状态中惊醒。少年把窗子打得大开，探出身子抱怨说：“夜里真闷人……”几只蝴蝶飞了进来。雷蒙脱去外衣、背心、硬领，回来坐在安乐椅上；几秒钟以后，医生听见宁静的呼吸声。拂晓时，病人比看守病人的人先醒，他惊愕地瞧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垂着头，没有呼吸，仿佛在睡眠中死去。他衬衣的袖子被撕破了，露出好似涂上蜡的肌肉发达的胳膊，胳膊上有一个水手们擅长的刺纹。

十一

小酒吧间的旋转门不停地旋转；在一对对舞伴周围，桌子围成的圆圈愈来愈小，他们脚下的皮地毯也象驴皮* 一样越缩

* 指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的驴皮。它有魔力，能满足主人的愿望；但每满足一个愿望，驴皮就缩小一分，标志着主人的生命越来越短。

越小，在这么小的范围内，舞蹈只能是垂直的。女人们坐在长椅上，看着相互挤压的手臂上那一块并非有意的抚爱所留下的红印，不觉发笑。名叫格拉迪丝的那个女人和她的男伴裹上皮衣说：

“你们不走吗？”

拉鲁塞尔对他们说，刚开始玩得起劲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晃肩挺肚地走过去，坐在一个高凳上，逗着柜台侍者和几位年轻人直笑，他对他们夸口，说他掌握配制刺激性欲的鸡尾酒的秘方。玛丽娅独自坐在桌前，又喝了一口香槟酒，然后放下杯。她茫然微笑，对雷蒙的在场无动于衷——她一心在想他所不知道的某种情欲——十七年的生活所积累起来的东西使他无法接近她，使他与她隔离。雷蒙好比是冒失而盲目的潜水员，从逝去的岁月深处又冒了出来，泅上了水面。然而，在他那段朦胧的过去，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一条在浓厚的黑暗中间很快走完的窄路；他埋头只顾走路，对与他的道路相交的其他道路一概不知……不过此刻不是梦想的时候，玛丽娅·克罗丝越过烟雾和舞伴们向他瞧了一眼，但很快就转过脸去。为什么他对她甚至没有笑一下？雷蒙唯恐在多年的分离以后，这个女人眼中又重新出现少年时代的他：羞涩不安，因为怀着阴险的欲望而尴尬惶恐。这个以胆大妄为而著称的库雷热今晚却在战栗，因为玛丽娅·克罗丝随时可能站起来走掉；他不准备试一试？他忍受这种厄运：一个女人只看见我们身上的某些因素，迫使我们接受她这种排斥性的、固定不变的选择，而我们身上的其他因素将永不为她所知。我们对这种神秘变化的法则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所碰上的每一个人都从我们身上分解出同样的、我们往往愿意隐瞒的成分。看到我们所爱

的人在勾画我们在她眼中的形象时抹杀了我们最珍贵的优点，强调我们的软弱，可笑，毛病……这是很痛苦的事。而她把自己的想象强加于我们，她的眼光迫使我们去适应她那狭隘的想法。她永远不知道，在我们鄙视其感情的另一个人眼中，我们的优点光彩夺目，我们才华横溢，我们的力量似乎神奇超人，我们的面孔象是神。

在玛丽娅·克罗丝的注视下，库雷热又成为一个羞愧的少年，他不再希望进行报复了。他只是谦逊地想让这个女人了解他爱情上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他刚被她从塔朗斯赶出来，就被一个美国女人不折不扣地劫持到里兹饭店，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他家里人以为他在巴黎准备报考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但他觉得要向玛丽娅·克罗丝表明自己不再是昔日的少年，这是不可能的；当初他曾站在满是幔帐挂毯的“奢侈而穷困”的客厅中央，她扭过脸去说：“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雷蒙，你明白，我必须独自呆着。”

在这个钟点，人流已经退去；可是小酒吧的常客还呆在那里，他们在脱去衣帽的时候，同时脱去了每日的痛苦。这位红衣少妇高兴地旋转，两只手臂象翅膀一样伸着，而舞伴抱着她的腰；这两个蜉蝣在飞腾中结合在一起，他们多么幸福！一个美国男人长着一副宽宽的肩头和小男孩似的剃光的脑袋，他按照内心上帝的指示，随兴所致地跳独人舞，舞步有时未免淫秽；有人为他鼓掌，他笨拙地答礼，笑得象个开心的孩子。

维克多·拉鲁塞尔又在玛丽娅对面坐了下来，有时回过头来盯着雷蒙。他那张酒红色的大脸（除下眼皮下面那茶褐色的眼囊）似乎在请求拯救，玛丽娅恳求他往别处看，但是枉然；

拉鲁塞尔在巴黎感到难受的，是这里有无数他不认识的面孔。在他的老家，没有一张面孔不使他想起一个名字或是几门亲事，因此他只要望上一眼，就能替这张面孔找到它的地位，或者是在他右面，那么他以礼相待，或者是在他左面，是他所认识但不屑于打招呼的、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人。历史学家们把对面孔的这种记忆力说成是大人物所特有的能力，其实它是最普通不过的了；拉鲁塞尔记起了雷蒙，从前他曾经见孩子坐在医生的马车里，他还有时拍拍他的脸蛋。要是在波尔多，在总督府大街的人行道上，他决不会表示认识雷蒙——而在这里，一来他对湮湮无名的这种屈辱很不习惯，二来他暗暗希望自己去和那两个小俄国女人胡闹的时候，玛丽娅不至于独自一人。雷蒙注意玛丽娅的举动，猜想她在劝拉鲁塞尔别和他说话；他相信，在十七年后的今天，在她眼中他仍然是一个笨拙面羞愧的粗人。年轻人听见那位波尔多人在嘟囔："我愿意，怎么的，嗯，这还不行？"他那难看的脸上挂了一层笑容，他朝雷蒙走过来，泰然自若，确信自己和谁握手便是一种赏赐："他没有看错吧？这是那位好心的库雷热大夫的儿子？他妻子记得也认识雷蒙，那时他还小，医生给她看病……"他不容分辩地将年轻人的酒杯拿了过去，强迫他坐在玛丽娅旁边，玛丽娅刚伸出手就马上缩了回去。拉鲁塞尔坐下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公然说：

"对不起，嗯？……一会儿就来……"

他已经到相台边和那两个小俄国女人混在一起了。尽管他随时可能回来，尽管对雷蒙来说，利用这一分钟是刻不容缓的事，但这个年轻人仍然沉默不语。玛丽娅扭过头去；他闻到她那短发的气味，其中的几根白丝使他深深激动。几根白丝？也

许是几千根……她的嘴稍稍显得粗厚——出于奇迹，这个果子尚未损坏——它集中了这个身体的全部肉感，在开阔的前额上，在眼睛里，只剩下十分纯洁的光芒。啊！她的颈部和胸脯受到时间的浪涛的拍击、缓慢的侵蚀和软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眼睛不瞧年轻人，说道：

“我丈夫真是冒失……”

雷蒙象十八岁那样傻，对她的结婚表示惊讶。

“你不知道？全波尔多城都知道，是呀。”

她原先打算对雷蒙冷冰冰地不说话，可是现在不免诧异：世上居然有人——尤其是波尔多人——竟不知道她现在叫作维克多·拉鲁塞尔太太。他道歉说自己有多年不住在波尔多。于是她情不自禁地违背保持沉默的决心：在战争后那一年，拉鲁塞尔先生决定……他犹豫了很久，因为儿子的缘故……

“贝尔特朗刚复员回来就要求我们结婚，我嘛，我倒不太在乎，我服从了高尚的考虑……”

她接着说她原来要住在波尔多的：

“……可是贝尔特朗在综合工科学校学习；拉鲁塞尔先生每月里倒有半个月住在巴黎；对孩子来说，这总是个家。”

突然她害臊自己开了口，讲了这么多心里话，她又冷淡下来说：

“那位亲爱的医生呢？生活使我们离开最好的朋友……”

要是能再见到他，多么高兴！雷蒙以为她心口如一，便说：“我父亲正好在巴黎，住在大饭店，他会十分高兴……”她赶紧转弯，仿佛没听见似的。他焦急地想刺激她，以发泄自己的怒气，他鼓起勇气大胆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

“你不再埋怨我的笨拙吧？我那时只是一个粗野的孩子，

而且毕竟多么幼稚。告诉我你不再埋怨我了？”

“埋怨你？”

她假装莫名其妙，然后说道：

“啊，你指的是那一件荒唐事……可你没有什么事要我原谅呀；我想那时我真发疯。你只是个孩子，可我和你认真！今天想起来多么没有意思！你想不到这件事如今离我多么遥远。”

显然，他使她恼怒了——但不是以他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凡是使她想起旧日的玛丽娅·克罗丝的东西，她都感到厌恶，而她和雷蒙的那一段交情更为可笑。她疑虑重重，正在猜测他是否知道她也许曾经想寻死……不，不然他就会趾高气扬，而不会如此谦卑了。雷蒙对一切都有准备，只是没有估计到这个最坏的情况——冷漠。

“那时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沉缅于无止境的空想之中。你现在谈到的似乎是另一个女人。”

雷蒙知道愤怒和仇恨是爱情的延伸；如果他能在玛丽娅·克罗丝身上唤起愤怒和仇恨，那么他的希望也许不致落空；但他激起的只是厌烦和耻辱，她过去居然将如此可怜的眼睛，如此蹩脚的同伴当作知己，她引以为耻，她用挖苦的声调又说：

“你以为这些蠢事在我生活中有什么地位吗？”

他低声埋怨说它们在他的生活中可是有地位的，这个自白他从未对自己承认过，此刻却脱口而出。他少年时代这段可怜的交往毫无疑问影响了他的全部生活；他感到痛苦，听见玛丽娅·克罗丝用平静的声音说：

“贝尔特朗说得对，我们只是在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以后才真正开始我们的生活。”

他隐约感到这不是事实，因为在少年时代结束时，我们身

上将要实现的一切已经成形了。跨进青年时代以后，就大局已定，无能为力了；也许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定局，在我们的肉体还未诞生之前就蕴藏于其中的某种癖好，它和我们一同成长，与我们少年时代的纯洁交织在一起，而当我们成年时，这种癖好便突然开放它那可怕的花朵。

雷蒙不知所措，对这个难以接近的女人满腹牢骚，他想起曾经热烈渴望着对玛丽娅讲的那番话；尽管他一面讲，一面确实感到措辞十分不当，但他仍然说：当然啦，那件事并没有妨碍他在以后尝到爱情……那还用说！在同年龄的小伙子中，他交往的女人大概最多——而且是很有身份的女人，娼妓除外……玛丽娅·克罗丝给他带来了好运。她仰起头，半闭着眼睛，带着厌恶的神气看着他，他在抱怨什么呢……“既然对你来说，大概只有这种肮脏事才有价值。”

她点燃一支烟，将剃光的后颈靠在墙上，在烟雾中她看着三对舞伴在旋转。爵士乐队停下来喘气，男人们和女人们分开了，他们拍着手，接着又向黑人们伸出手去，作一个祈求的姿势——仿佛那种嘈闹声决定他们是死是活；于是慈悲为怀的黑人们又狂热演奏了起来，而这些蜉蝣被节奏卷起，再次抱成一起飞翔。

这时雷蒙仇恨地打量这个抽烟的短发女人，这个玛丽娅·克罗丝，他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使她气恼的话：

“幸好，你现在在这里。”

她明白他想说的是：人们总是回到最初的爱情上去。他很高兴，因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严厉地皱着眉头：

“我一直讨厌这种地方；你大概很不了解我；你父亲一定还记得，以前每次拉鲁塞尔先生拉我去红狮饭店，我简直受不

了。我来这里是出于义务，是的，义务，不过，对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象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我的顾虑吗？贝尔特朗亲自劝我适当迁就一下我丈夫的爱好。如果我想保持影响，就不能把绳子拉得太紧。贝尔特朗很开通，你知道，他求我顺他父亲的意思剪短发……”

玛丽娅一提到贝尔特朗的名字，就显得轻松、平静、温柔。雷蒙又想起波尔多公园里那条僻静的小路，下午四点钟，一个孩子正气喘吁吁地追着他，他耳边又响起孩子那哭咧咧的声音：“还我的本……”这个瘦弱的孩子，如今成为什么样的人了？雷蒙竭力想激怒她：

“你现在有了一个大儿子……”

不，她没有被激怒，她幸福地笑着：

“对了，你中学时就认识他……

雷蒙突然在她眼中存在了，他是贝尔特朗的老同学。

“当然，一个大儿子，可他同时又是朋友和老师。你不可能知道，我多么感谢他……”

“是的，你说过：你的婚姻。”

“我的婚姻，当然——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他使我明白……不，你不会理解的。刚才我在想你和他曾经是同学。我很想知道他那时是怎样一个孩子，我常向丈夫打听，可是，真不可思议，一个父亲居然对儿子以往的情况无话可说，他只说：‘一个乖孩子，和别的孩子一样。’看来你大概也未能更细地观察他，首先是你比他大那么多！”

雷蒙低声说：“四岁，这算不了什么。”接着又说：

“我还记得他长的是一副姑娘的面孔。”

她没有生气，而是用一种平静的鄙夷声调说，她完全可以

想象出他们性格不合。雷蒙明白，在玛丽娅眼中，前房儿子在雷蒙望尘莫及的高处翱翔。她在想贝尔特朗；她喝了一点香槟酒，痴痴地微笑；她也象被拆散的蜉蝣那样，拍拍手，好让音乐再起，添增她的幻境。雷蒙所占有过的一切女人在他的记忆中还留下什么痕迹呢？有一些女人，他多半都认不出来了。而在这十七年中，他无时不在回忆、侮辱与爱抚一张面孔，就是今晚近在咫尺的这个侧影，但这是咫尺天涯，他简直无法忍受；为了不顾一切地向她靠近，他又提到贝尔特朗的名字：

“他很快就毕业了吧？”

她高兴地回答说这是他最后的一年；由于战争，他浪费了四年光阴，她希望他毕业时名列前茅。雷蒙又说贝尔特朗肯定要继承父业，玛丽娅反驳说这将来得由他自己考虑。不过她深信将来他无论在哪里都会受人敬重。雷蒙没法理解这个心灵多么可贵：

“他在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威望很高……不过我也不明白对你讲这些干什么……”

她仿佛从天上落了下来，问道：

“那你呢，你在干什么？”

“经商，干点零活……”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多么可悲。她几乎不听他讲，她甚至也不鄙视他，在她眼中他根本不存在。玛丽娅欠身对拉鲁塞尔打招呼，他仍然坐在高凳上夸夸其谈，喊道：“再呆一会儿！”她低声说：“他脸通红！喝得太多了！”黑人们把乐器包了起来，仿佛它们是熟睡的孩子。只有钢琴似乎停不下来，还有一对舞伴在旋转；其他的人都倒了下来，但仍然抱在一起。雷蒙·库雷热往常最欣赏这个时刻：利爪收了进去，眼中

充满柔情，声音低沉，两只手狡黠……他微笑着，想到接踵而至的事；黎明时分，男人从房间里出来，吹着口哨渐渐远去，而在他身后，留在床上的是一个仿佛遭谋杀的、疲惫不堪的身体……啊！当然啦，他不会这样抛弃玛丽娅·克罗丝的！用终生的时间来享受这个女人，他也会嫌不够。她如此地无动于衷，以致于根本没有发觉他的膝盖靠近了她，她连接触也没感觉到；他对她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在已经逝去的那些岁月里，他伸手就能够着她；她以为自己爱他。可那时他不明白，他只是个孩子，她本来应该告诉他要求他做什么；任何异想天开的主意也不会使他气馁；他会象她希望的那样缓慢前进，必要的时候，他会缓和自己的狂热……她会感到欢乐……而现在太晚了……难道还得等几个世纪才能重现他们在六点钟的电车上相结合的命运？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腐败了的青春，衰老的征象；被人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该你去爱人了，如果你配得上的话。他把手搭在玛丽娅·克罗丝的手上：

“你还记得电车吗？”

她耸耸肩，没有转过头，居然问道：“什么电车？”接着，不等他回答就抢先说：

“麻烦你去找拉鲁塞尔先生，去取衣帽……不然，我们永远也走不了。”

他好象没有听见。她是故意问的：“什么电车？”他很想反驳说，在他的生活中，除了那些时光以外，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那时他们曾经面对面地坐着，四周是仰着煤黑的脏脸在困睡的穷人；一张报纸从沉滞的手中滑落，那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将连载小说凑近灯光，嘴一个劲地动，仿佛在祈祷。在塔朗斯教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暴雨的雨点在尘土中打出一个个的

洞；一位骑车的工人超过他，骑车人俯在车把上，斜背着一个布包，里面露出一瓶酒。在栅栏后面，灰扑扑的树叶仿佛是些手在祈求雨水。

“请求你，麻烦你把我丈夫拉回来；他不习惯喝这么多酒，我不该让他去的；他受不了白酒。”

雷蒙原来坐下，又站起身，重新看到他在镜子里的面影，甚感厌恶。仍然年轻，这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人爱你，但你已经不能选择了。谁掌握着人生的春天里那转瞬即逝的光辉，谁就无所不能……如果雷蒙再小五岁，他想他就不会对机遇感到绝望，他比谁都清楚，一个青春年少的男人有能力克服衰老的女人身上的那种反感、爱好、廉耻心和愧恨——而且会激起她的好奇和兴趣。现在他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他瞧着自己的身体，仿佛他在战斗前夕瞧着一支折断的剑。

“你要是犹豫的话，我自己去。他们在灌他酒……我怎么把他弄回家呢？……多丢脸！”

“贝尔特朗要是看见你在这里，在我身边，而他父亲在那一边，他会怎么说呢？……”

“他会理解一切的，他理解一切。”

正在这时，在柜台那边有一个沉重的物体乓地一声倒在地上。雷蒙赶紧跑过去，和柜台侍者一起试着将维克多·拉鲁塞尔扶起来，他的腿仍然夹在翻倒的高凳里；他那只痉挛的、满是血的手里还提着一只破酒瓶。玛丽娅哆嗦着往贝尔特朗的父亲肩上披一件毛皮大衣，把衣领竖起来好遮住那张发紫的脸。侍者对付账的雷蒙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犯了病。”他把那个胖子几乎是抱到出租汽车上去的，因为他害怕他没出门就“呜

呼”了。

玛丽娅和雷蒙坐在折迭式的座位上，扶着醉汉躺着，在包扎他受伤的手的那条手绢上，一块血迹愈来愈大。玛丽娅呻吟道：“他从来不这样的……我早该想到他只能喝葡萄酒……你发誓别说出去。”雷蒙狂喜，满心高兴地看到时来运转。不，今晚他是不会和玛丽娅分离的；他真傻，刚才还怀疑自己的运气。尽管已是冬末，黑夜仍然寒冷。在月光下蒙着一层细雹子的协和广场显得很白。雷蒙坐在汽车顶里面，扶着这个庞然大物，它打嗝和说些含糊不清的话。玛丽娅打开一小瓶嗅盐，年轻人很喜欢那股发酸的气味；他从靠着他的那个热热的、心爱的身体上取暖，他借着每盏路灯的短暂的光亮来饱览这张受辱的漂亮面孔。有一阵她把老头子那叫人害怕的沉甸甸的头抱在手里，仿佛是朱迪特。

她特别不愿意门房察觉这件事，所以很高兴地接受雷蒙的帮助，把病人一直拖到电梯上。他们刚把他弄到床上躺下就发觉他的手在大量出血，眼珠也翻白。玛丽娅惊惶失措，笨手笨脚，女人们所熟悉的那些照料的本事，她一概也没有……要不要把八楼上的佣人们叫醒？可是那多丢人呀！她决定给她的医生打电话，但医生大概装上了断路器，电话接不通。她啜泣起来。于是雷蒙想起父亲正在巴黎，脑子一动，想叫他来，和玛丽娅说了。她顾不上说谢谢，赶紧在电话簿上找大饭店的号码。

“我父亲穿好衣服，雇辆出租汽车就来。”

这一次，玛丽娅握着他的手；她推开一扇门，拧开电灯：

“你在这里等他，好吗？这是贝尔特朗的房间。”

她说病人呕吐了，现在感觉舒服一些，不过那个伤口仍然使她担心。她走了以后，雷蒙坐下来，将皮大衣的扣子扣上，因为暖气不热。他耳边仍然响着父亲那充满睡意的声音，它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自从库雷热奶奶死后，他们就没有见过面，有三年了。当时雷蒙经济拮据，可能过于粗鲁地索取他那份结婚的财产；但尤其激怒了年轻人，使他决裂的，是父亲的训斥；这位谨慎小心的父亲对某些维持生计的手段特别厌恶，他认为当掮客，当经纪人，这都有损于库雷热家的声誉；他要求雷蒙从事一项正常的职业……再过几分钟他就来了；应该亲吻他吗，还是仅仅伸出手去？

雷蒙正在思索，这时有一件东西吸引了他，引起了他的注意：贝尔特朗·拉鲁塞尔的床——这是一个罩着花棉布罩单的铁床，那么窄小，那么规矩，雷蒙不觉笑了起来。这是老姑娘或神学生的床，墙上光光的，只有一面墙上有书；书桌象清白的良心一样整整齐齐。“要是玛丽娅去我那里，”雷蒙想，“那会让她换换空气……”在他那里，她会看到一个矮得和地毯相混同的长沙发，无论哪位冒险进入这种幽暗之中的女人都将体会到一种危险的异乡感觉，体会到一种顺从某些举动的欲望，这些举动对她没有任何约束，就好比是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举动——就好比是梦中的举动……而在雷蒙此刻等待的那间房里，没有任何窗帘遮住那几扇在冬夜里结了冰的玻璃窗，房间的主人大概希望在头一响钟声以前，就能被曙光唤醒。雷蒙不会识别纯洁生活的迹象。这个适于作祈祷的房间使他认为，对爱情的拒绝和否决只是一种巧妙的拖宕办法，已能使情趣倍增。他认出几本书的题目，低声责骂说：“什么样的傻瓜呀！”另一个世界的事在他来说是再陌生不过的了，而且使他厌恶已极。

他父亲为什么迟迟不来呢？他不愿意单独呆在这里受房间的嘲弄。他打开窗子，瞧着珊珊来迟的月亮下方的屋顶。

“你父亲来了。”

他关上窗，跟在玛丽娅·克罗丝后面走进了维克多·拉鲁塞尔的房间，他看到一个人影正俯在床上，椅子上有他父亲那顶很大的圆顶礼帽，还有那根象牙柄的手杖（以前他把它当马骑）；可是当大夫直起身来时，他认不出父亲了。这个向他微笑，把他拉向怀中的老头子，他知道，这就是父亲。

“别抽烟，别喝酒，别喝咖啡；午饭吃白肉*，晚饭别吃肉，那你就可以活到一百岁……就这些！”

医生又说：就这些——他用心不在焉时的那种拖长的声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玛丽娅，玛丽娅看到他站着不动，便先走一步，拉开门说：

“现在我们大概都需要睡觉了。”

医生跟着她走到门厅，羞怯地说：“我们又相逢了，总算是运气……”当他匆忙穿上衣服的时候，当他坐在出租汽车里的时候，他以为这句短话一定会被玛丽娅·克罗丝打断，她一定会大声说：“现在我抓住你了，大夫，我再不会放你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回答。他刚走到门口又急忙说：“总算是运气吧……”这是他第四次重复想好的话，仿佛只要他一再说，他所期望的回答就会出现。可是不然，玛丽娅给他递过大衣，虽然他总是找不到袖子，她并不恼火，柔声地说：

“是呀，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今晚不是相逢了吗？我们

---

* 指家禽肉，小牛肉，猪肉。

还会相逢的。”

她假装没有听见大夫这句话：“也许应该促促运气……”于是他提高嗓门：

“太太，你不认为我们可以促一促运气吗？”

如果死人复生，会多么令人尴尬呀！他们重返人间，对我们仍然抱着原先的形象，而我们热切希望摧毁的正是这些形象；他们满怀回忆，而我们所竭力要忘却的正是这些回忆。在被潮水冲上来的这些淹死者面前，每个活着的人都感到无所适从。

“我不是您原先认识的那个懒女人了，大夫；我得去躺下，七点钟我就得起床。”

看到他并没有啧啧称赞，她稍稍不高兴。老头子那一直盯着她的执拗的目光使她厌烦，他又说：“这么说，你不认为我们可以促一促运气？”

她带着几分勉强的高兴神气说，他现在知道她的地址了：

“我，我很少去波尔多……而您，可能……”

感谢他肯来一趟。

“要是楼道的灯灭了，开关就在那里。”

他仍然不动，固执地问：“那次摔交还有什么后遗症吗？”雷蒙从暗处走出来问道：“哪次摔交？”她厌烦地摇摇头，努力克制地说：

“大夫，您知道怎样做最好吗？我们可以通信……我不是以前那个写信迷了，不过，给您写……”

他回答说：

“写信没有意思，不见面，光写信有什么意思？”

“正是因为不见而才写信呀！”

“不，不，永远不见面的人，你以为他们能通过写信这种人为的生命来延长他们的友谊吗？特别是其中一方发觉通信成为对方的负担……人老了，就变得懦弱了，玛丽娅，一个人受够了痛苦，唯恐再添忧愁。”

他从来没有和她讲过这么多话，她终于明白了吗？她这时已经分心了，因为拉鲁塞尔在喊她；已经五点钟了，她急于摆脱库雷热父子俩。

“好，我给您写信，大夫，您就承担给我回信的负担吧。”

在关门插上门销以后，她回到房间里，丈夫听见她笑，问她笑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不会笑我吧？在波尔多的时候，大夫好象有点迷上了我……这毫不奇怪。”

维克多·拉鲁塞尔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他不嫉妒；他想起最经常开的玩笑：“又是一个该盖上凉石头的人”。他又说可怜的医生大概犯了一场心脏病，许多病人不敢抛弃他，只好偷偷地去看别的大夫。

“你心里不难受吧？你的手不疼吧？”

不，不疼了：

“今晚的事千万别让波尔多的人知道……小库雷热也许会说出去？”

“他从来不去波尔多。睡吧……我熄灯了。”

她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直到响起宁静的鼾声。于是她出来往自己的房间里去。在贝尔特朗的半开的门前，她犹豫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推开了门，一跨进门就有烟草味，人体味扑鼻而来，她愤愤地想：“我真是昏了头，怎么领进来这个……”她打开窗，让晨风吹进来，她在床脚上跪下，嘴唇在努动，眼

睛贴在枕头上。

十二

如同往日坐在窗上雨水淋漓的马车里在郊区公路上行驶一样，大夫和雷蒙此刻正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象那些被遗忘的清晨一样，他们最初相对无言。但这种沉默和往常不同，雷蒙握着稍稍靠在他身上的老头的手，说道：

“我不知道她结了婚。”

“他们谁也没有通知；至少我认为如此，我希望如此……总之，他们没有通知我。”

据说是小贝尔特朗要求办合法手续。大夫引用维克多·拉鲁塞尔的话：“我这是皇族和平民女子结婚。”雷蒙喃喃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在曙光中他偷眼瞧着这个受刑人的面孔，看到他的嘴在动。这张凝固的脸，这副石头面具，使他害怕，他随便想起一句话来：

“家里怎么样？”

大家都好，特别是玛德兰。大夫说她真了不起，她一个心眼为女儿，带她们去社交场合，她自己暗地里落泪，总之，她对得起她失去的那位英雄（大夫总是赞扬在吉兹阵亡的女婿，当众认罪，责怪自己错待了他，在大战中有多少人在死后与生前判若两人）。玛德兰的大女儿卡特琳和米雄家的三儿子订了婚，得等他满了二十二岁再公开宣布订婚。

“你千万别说出去。”

他那种叮咛的口气和妻子一样，雷蒙差一点回答说："在这儿有什么关系呢？"大夫停住了，仿佛感到一阵剧痛。于是年轻人计算起来："今年他不是六十九岁就是七十岁……一个人在这个年纪，在事过多年以后，还感到痛苦吗？"于是他感到自己的伤痕，恐惧起来：不，不，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他记得有位情妇多次说过："当我在爱情上遭受痛苦时，我就蜷缩起来，等待着，我相信今天使我想寻死的那个男人，到了明天，也许被我视为路人；到那时，给我带来那么多痛苦的对象将不值我一顾，爱是可怕的，而不再爱是可耻的……"而十七年来，这个老头一直在流血；在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中，在那种克尽职守的生活中，情欲被保持和浓缩起来；没有任何东西消耗它，没有一丝微风使它蒸发；它积蓄起来，停滞不动，腐烂变质，毒化和侵蚀了将它闭封在内的那个活生生的容器。他们绕过了凯旋门，驶进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细弱的树木之间，黑色的马路象埃雷布*一样延伸开去。

"我不想再打杂了，有人让我去一家工厂工作，一家菊苣饮料厂，过一年他们就让我当经理。"

医生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我很高兴，孩子……"接着突然问道："你怎么认识她的……"

"谁？"

"你明白我指的是谁。"

"给我找工作的同伴？"

"不，玛丽娅。"

---

* 古希腊罗马人对地狱之上的黑暗地区的称呼。

“那是老早的事了，我念哲学班，我们大概在电车上交谈了几句吧。”

“你没有跟我说过。只有一次，我记得，你说有个朋友在街上将她指给你看。”

“很可能……十七年了，我记不太清……啊！是的，就在那次见面的第二天她跟我说话——正是为了打听你的消息。她见过我。今天晚上，要不是她丈夫来找我，我想她是不屑于和我打招呼的。”

医生似乎放了心，缩在角落里喃喃说道：“再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做了一个推开的手势，两手捂着脸，直起身子，稍稍转向雷蒙，竭力摆脱自己，竭力想他的儿子：

“等你有了确定的地位以后，你就结婚吧，孩子。”

雷蒙笑着说不，老头又回想到自己，又谈起自己：

“你不会相信的，生活在家庭深处是多么好呀……是呀！我们分担他人的种种忧郁，它象上千根针将血液吸到皮肤表层，你明白吗？它使我们忘记隐痛的创伤，那深深的内心创伤，它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你瞧，我原来想等到大会开完再走，可是我受不了，今天早上我就乘八点钟的火车回去……在生活中为自己创造一个避难所，这是很重要的。生活在开始和结束时一样，都需要一个女人来抚育我们。”

雷蒙嘀咕说：“谢天谢地！还不如死了好。”于是他瞧着这个抽缩了的、被虫蛀蚀的老人。

“你想象不到我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多大的保护。妻子儿女们围着我们，挤着我们，使我们抵御了那么多激起情欲的东

西。你以前很少和我谈话——我不是责怪你，亲爱的——你永远也不知道，每当我正要顺从一种美好的、也许是罪恶的引诱时，我就感到你的手搭在我肩上，你轻轻地把我拉回来。”

雷蒙嘟哝说：“把某些乐趣看成禁果，多么荒谬的想法！”

“啊！我们不是同一类人；不然，我早就把这一家人弄得四分五裂了。你以为我不曾使你母亲痛苦吗？你我两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在思想上，我曾经多少次使这一家人四分五裂！……你不知道……别申辩，对她的幸福来说，即使我有不忠实的行为，也比思想上的背叛要好得多，而这三十年来，我为这种思想上的背叛感到内疚。你得知道，雷蒙，我是个坏丈夫，你很难做到比我更坏……是的！是的！我梦想过放荡，我……难道这比真正过放荡生活要强？瞧你母亲今天是怎样报复我的；她对我关心得无微不至；她的纠缠不休对我是绝不可少的了；她费尽心思……白天黑夜地照料我，啊，我将舒舒服服地死去！我们没有佣人了，你知道，她说今天的佣人和过去的佣人大不一样，我们没有找人替代朱利，你还记得朱利吗？她回老家去了。是呀，你母亲什么都干，我常常得说她，她毫不犹豫地亲自扫地，擦地……”

他停住了，突然恳求说：

“别老是一个人生活。”

雷蒙来不及回答，出租汽车已经停在大饭店门前；得下车，找零钱。大夫刚来得及收拾行李。

这是清洁工和菜农的时刻，雷蒙·库雷热对它非常熟悉。他深深呼吸，迎接和识别清晨归来所具有的那种感觉：精疲力竭，吃得饱饱的动物所感到的欢乐，它现在只想到巢穴、睡

眠，它即将沉入其中。幸亏他父亲愿意在大饭店的门廊下和他分手。他老得多了！多么衰弱！“在我们和家庭之间，距离愈大愈好，我们离亲人愈远愈好。”他这样想着。他意识到自己不在想玛丽娅，记起这一天有许多事要做，他拿出一个小本，翻到那一页，惊奇地发现这一天仿佛膨胀了——也许是他原先认为足以填满这一天的那些事情缩小了？早晨？荒漠。下午？两个约会？他不去。他俯身瞧着这一天，仿佛一个孩子俯身瞧着一口井；只能往里面扔几粒石子，如何能填满这个洞呢？只有一件事能填补空虚：去敲玛丽娅家的门，请求见她，受她接待，和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和她随便说点什么；即使办不到这点，另一种办法也足以消磨这空闲的时光和将来的许多光阴：和玛丽娅约会，哪怕订在将来遥远的一天，那么，他会象窥伺的猎人那样耐心，将这天以前的那些日子一一击毙！即使她将约会推迟，只要她另外指定一个日子，雷蒙也会感到安慰，而新的希望将会填补他生活中无限的空虚。他的生活再只是一个空白，必须用等待来抵销。“考虑一下吧，”他想道，“先看可行的办法：恢复和贝尔特朗·拉鲁塞尔的来往，闯进他的生活中去？可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共同的交往；上哪里，上哪个圣器所去寻找这个虔诚已极的教徒呢？”于是雷蒙把他和玛丽娅的关系想象得一步登天：他越过了深渊，将她那神秘的头抱在自己弯曲的右臂里，他的肌肉触觉到她那个象男孩一样剃得光光的后颈，而且这张面孔向他迎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但是，唉，它和在电影银幕上一样虚幻……雷蒙很奇怪，清晨的头一批行人竟然没有回过头来瞧他，竟然没有发现他那股疯劲，他顽然坐在一张长椅上，面对着玛德兰教堂。他又见到了她，这是件不幸的事；他不应该再见到她

的，十七年来，他不知不觉地点燃了自己的一切情欲以抵御玛丽娅——就好比朗德地区的农民点燃了隔离火灾的火一样……可是他又见到了她，而火灾占了上风，并且和为抵御火灾而点燃的火焰会合在一起而愈烧愈烈。他那好色的怪癖，他的习惯，这是耐心学会并培养起来的放荡生活的技术，它现在成为火灾的同谋，火灾在一条很长的火线上劈劈啪啪地响着，向前推进。

“你蜷缩起来，”他对自己重复说，“这长不了。在这事未了结以前，你可以吸毒，飘在水上。”而他父亲可能痛苦到死；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问题在于，放荡生活是否就会使他得到解脱呢？一切都促进情欲：禁食激化它，饱食滋补它，我们的道德使它活动，刺激它，它使我们害怕，使我们迷惑；可是如果我们让步，我们的怯弱永远不会满足它那疯狂的要求……啊！应该问问他父亲，他长着这个毒瘤是怎样生活的。在一个人的德行生活的最深处到底有什么？有什么脱身计？天主能做什么？

雷蒙努力看着他左面那个气动钟上的大针在走动；他想父亲大概已经离开了饭店。于是他产生了再一次吻抱老头的愿望，这只是作为儿子的简单愿望；而在他们之间结成了另一种更隐秘的血缘关系：他们由于玛丽娅·克罗丝而成为亲戚。雷蒙急急忙忙朝塞纳河走去，虽然离火车开车以前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他是在听从一个荒唐的念头，就好比衣服着火的人奔跑起来。他将永远不能占有玛丽娅·克罗丝，而且就这样死去，这是多么无法容忍的现实。他以前所占有的东西竟无意义，只有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才有价值。

这个玛丽娅！他感到惊愕，一个人的命运居然会在无意之

中如此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身上能发出一种效力，而它往往在不被我们察觉的情况下，在远距离外起作用，影响别人的心。在杜丽勒里宫和塞纳河之间的人行道上，痛苦第一次使他想到他从未思考过的事。大概是因为此刻只是一天的开端吧，他感到自己既无雄心，也无计划，也无娱乐，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从过去的生活中分心；由于再没有前途，他的全部过去便突然蜂涌而来：他的接触曾经决定了多少女人的命运！但他并不知道，他又使多少人的生活找到方向和失去方向，他不知道，由于他，某个女人弄死了腹中的胚芽，某位姑娘死去，某位同伴进了神学院，而每个悲剧都引起一连串的其他悲剧。今天的生活中没有玛丽娅，未来的许多日子里也没有玛丽娅，这是一个严酷的空虚，他站在空虚的边沿上，既发现了这种依赖关系，也发现了这种孤独；命中注定，他和一个女人的命运紧密地相通，而他却永远也够不着这个女人；这种相通一诞生，雷蒙便沉入黑暗，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他想不惜一切走出黑暗，如果他想摆脱这种引力，除了麻醉和睡眠以外，他面前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呢？……除非在他的天空中，这颗星星突然熄灭，就好象任何爱情都要熄灭一样。但是雷蒙身上有一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狂热的激情——无所不能的激情，直到死前，它都有能力分娩另一些活人的世界，另一些玛丽娅·克罗丝，而他将轮流成为她们可怜的卫星……在父子俩死去以前，他们应该最后得到“他”的启示，“他”在冥冥之中召唤和吸引他们生命最深处的那股炽热的潮水。

他越过冷清的塞纳河，瞧着车站的大钟，他父亲大概已经坐在火车上了。雷蒙来到发车的站台，沿着那辆火车走，没用多久就找到了；在一扇玻璃窗后面，有那张死人的面孔：眼睛

紧闭，两手交叉地放在一张打开的报纸上，脑袋稍稍后仰，嘴半张着。雷蒙用手指轻轻叩了一下窗；死人睁开眼睛，认出是谁在敲窗，微微一笑，然后蹒跚地到走廊里来迎他。可是，一股幼稚的恐惧破坏了他这股高兴劲，他唯恐雷蒙来不及下车就开车了。

“既然我已经看见你了，知道你特意赶来看我，走吧，亲爱的，关车门了。”

年轻人对他说还有五分钟，而且火车总是要在奥斯特尔利茨车站停停的，但这也枉然，等儿子回到了月台上，老头才恢复了镇静，于是，他放下玻璃窗，用充满着爱的眼光看着儿子。

雷蒙问旅行者还缺不缺什么，还要一份报纸，一本书吗？他在餐车订了座位吗？大夫回答说：“订了……订了……”他的眼睛贪婪地看着这个小伙子，这个和他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的男人——他生命的这一部分将比他活得长一点，但他大概永远也见不着了。

苔蕾丝·德斯盖鲁

一

律师打开了门。在法院阴暗的走廊里，苔蕾丝·德斯盖鲁感到浓雾迎面扑来，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怕有人等着看她，迟疑着不敢出去。从一棵梧桐树下走出一位竖起衣领的男人，她认出是她父亲。律师喊了一声“撤销诉讼”，随后转身对苔蕾丝说：

“你可以出去了，外边没有人。”

她走下湿漉漉的台阶。是的，小广场上仿佛一个人也没有。她父亲没有吻她，甚至也不瞧她一眼。他正向杜罗律师询问什么，律师低声回答着，他们仿佛怕被人窃听。她隐约地听见他们说：

“明天我就会接到撤销诉讼的正式通知了。”

“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吧？”

“不会了。俗话说：完事大吉。”

“我女婿递上那份证词以后，事情就有了把握。”

“把握……把握……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既然他亲口供认，说他从来不数几滴药水的……”

“你知道，拉罗克，对于这类案子，受害者的证词……”

苔蕾丝大声说：

“没有什么受害者。”

“我是说：自己不小心的受害者，太太。”

两个男子对年轻女人注视了片刻。她紧紧裹在大衣里，一动不动，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她问车停在哪里。她父亲怕惹人注意，让车停在城外比多公路上了。

他们穿过广场。被雨水淋湿的长凳上粘着梧桐树叶。幸好，这些日子天黑得早多了，而且，去比多公路，他们可以走县城里最僻静的那几条街。苔蕾丝走在比她矮半个头的两个男人中间。他们旁若无人地又谈论起来。他们中间隔着这个女人的身体，觉得碍事，常常用手肘推她，于是她稍稍走在后面，脱下左手的手套，顺手揪下沿途旧石墙上长着的青苔。有时，一位骑自行车的工人或是一辆双轮马车超过她，溅起了泥水，她只好紧靠着墙根。不过，暮色掩护苔蕾丝，使人们认不出她来。对她来说，面包炉和浓雾的气味不再只是小城市中黄昏时分的气息而已，她闻到了生活的芳香，觉得终于又回到生活之中，她闭目呼吸湿漉漉的、长满青草的、沉睡着的大地所散发的气息。她竭力不去听那位长着罗圈短腿的矮个子男人在说什么。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他女儿。要是她摔倒在路旁，他和杜罗谁也不会发觉的。他们不再怕提高嗓门了。

“德斯盖鲁先生的证词非常好，不错。可是还有那张处方呀。怎么说也是伪造的……而且是帕德梅大夫控告的……”

“他撤回了控告……”

“不管怎么说，她那种解释：一位陌生人给她一张处方……”

苔蕾丝主要不是由于疲乏，而是不愿意听好几个星期以来使她晕头转向的这几句老调，便故意放慢了脚步，但也没有用，没法不听见她父亲的尖嗓门：

“我可没少对她说：‘倒霉孩子，想个别的借口吧……想个别的借口……’”

他确实对她说过，他可以问心无愧。可是为什么他仍然激动不安呢？他所谓的家族的荣誉已经保住了；从现在起到参议院选举之前，谁也不会再记起这件事的。苔蕾丝这么想着，她不愿走近那两位男人。他们争论得很激烈，在公路中间站住了，指手划脚地说着。

“听我说，拉罗克，你得顶住。你得在星期日的《播种者报》上发起进攻，你要不要把这事交给我办？要写一个标题，比如《可耻的谣言》……”

“不，老朋友，不，不，再说，我能回答什么呢？很明显，这件案子草草了事，甚至都没有请专家来鉴定笔迹。沉默，不要声张，我只要求这一点。我会行动的，我会不惜任何代价，可是，对家族来说，还是把这一切遮掩过去……遮掩过去……”

苔蕾丝听不见杜罗的回答，因为他们加快了步子。她象一个快要窒息而死的人一样，呼吸着雨夜的空气；突然，她脑中出现了外祖母朱莉·贝拉德的陌生面孔——陌生的。你找遍拉罗克家或德斯盖鲁家，也找不出一张这个女人的画像、银板照片或照片来。关于她，大家都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天她出走了。苔蕾丝想自己原来也可能这样被抹掉，被消灭，而她的小玛丽将来在像册里也找不到生母的面孔。此刻，在阿尔热卢兹的一间房里，玛丽已经睡着了，而苔蕾丝今夜到达阿尔热卢兹将会很晚，年轻的女人将在黑暗中听到睡着的孩子的呼吸，她将弯下身去，嘴唇将象寻找水一样，寻找这熟睡的生命。

在沟旁停着一辆四轮马车，车篷没有张开，车灯照着两匹

瘦马的臀部。再过去，森林象一堵深色的墙，矗立在公路左右两侧。两面斜坡上的头几排松树顶梢越过马路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拱门，而神秘的公路就在这座拱门下向远方伸展。抬头仰望，越过杂乱交错的枝条可以窥见一线天空。

车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苔蕾丝。她问车夫赶不赶得上尼桑车站的末班火车，他叫她放心，不过，最好不要耽搁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这件苦差事了，加尔代。”

“夫人，再不来这儿办事了？”

她摇摇头，车夫还是紧盯着她。难道人们要这样盯她一辈子吗？

“你满意了吧？”

她父亲好象终于觉察到她在身边。苔蕾丝瞥他一眼，打量着那张因肝火太旺而变得难看的面孔和被车灯照得一清二楚的长满了黄白色硬毛的两颊。她轻声说：“我受够了……我累极了……”她停住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根本不管她说什么，也不再瞧她。苔蕾丝的感受与他有什么相干呢？他唯一担心的是他进入参议院的事受到阻碍，受到了这个女儿的牵连（这些女孩子不是白痴，就是歇斯底里神经质）。幸亏她不姓拉罗克了，她是德斯盖鲁家的人。刑事法庭总算躲过去了，他松了一口气。怎样防止政敌借这个创口来大做文章呢？明天他就去见省长，感谢上帝，《荒原保守报》的社长是自己人：这个小姑娘们的故事……他挽着苔蕾丝的手臂说：

“快上车吧，该走了。”

律师可能是要花招——或许是为了在她走以前和她说点什么——问她今晚是不是回到贝尔纳·德斯盖鲁先生那里去。她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了，我丈夫在等我……”从她离开法官

以后，她这才头一次意识到，再过几个小时，她就要走进还没有痊愈的丈夫躺着的房间里了，她将紧挨着这个男人生活，来打发那无数的白天和夜晚。

自从案件开审以来，她就来到这座小城的近郊，住在她父亲家中。今晚的这段路程，她大概走过多次了，但是以前她只想把确切情况告诉她丈夫，没有别的心事；她每次上车前，总要听杜罗的最后嘱咐，德斯盖鲁先生在下次审讯时该如何如何回答；那时，苔蕾丝毫不焦虑，她想到又要面对那位生病的男人时也丝毫不感到局促不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在于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商量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种自卫行动使夫妻俩比任何时候都更融洽，融洽在他们的骨肉——小女儿玛丽身上。他们为法官编造了一个能够使这位逻辑推理家满意的、前后连贯的简单故事。那时苔蕾丝坐的也是今晚等她的这辆车，可当时她多么急着要赶完这段夜路，而现在她却盼望这段路永远走不到头！她还记得，那时她一上车就盼望已经到了阿尔热卢兹，走进了那间房子，她心里念叨着贝尔纳·德斯盖鲁等待的那些消息（他可以大胆说有天晚上她和他谈起过这张处方，那是一位陌生人求她捎带的，借口说他不敢在药房露面，因为他欠药房钱……但是杜罗不赞成贝尔纳说他记得自己责备过妻子这样冒失……）。

现在恶梦消失了，贝尔纳和苔蕾丝今晚将谈些什么呢？她脑中浮现了那座偏僻的房子，他在那里等着她，她仿佛看到方砖地房间中央的那张床，堆着报纸和药瓶的桌子上的矮灯……被马车惊醒的看家狗还在汪汪叫，然后就不出声了；子是一切重归庄严的寂静，就象她瞧着贝尔纳剧烈呕吐的那些夜晚一样。苔蕾丝努力想象再过一会儿他们相见的第一眼将是怎样

的；然后是这一夜，还有明天，后天，一个一个星期，她将生活在阿尔热卢兹这栋房子里，而他们再不需要为他们戏剧性的经历编造一段说得出口的叙述了。他们之间从此只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没有其他，真正发生过的事……苔蕾丝不知怎么好，转身对着律师（而她是对老父亲说的）喃喃地说：

“我打算在德斯盖鲁先生那里住几天。然后，如果情况越来越好，我就回到我父亲这儿来。”

“啊！这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孩子！”

加尔代在座位上动了一下，拉罗克先生于是压低嗓门说：

“你完全疯了？挑这个时候离开你丈夫？你们得象手上的两根指头一样，两根手指头，明白吗？一直到死……”

“你说得对，父亲。我刚才想到哪儿去了。那么你会到阿尔热卢兹来的吧？”

“可是，苔蕾丝，跟往常一样，每逢星期四赶集这天，我等你们来。你们得来，跟以前一样！”

稍一违反常规就意味着他们的死亡，难道她不明白这一点？简直难以想象。同意了？他信得过苔蕾丝？她给家族带来的麻烦够多的了……

“你丈夫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说得不能再清楚了。”

于是他把她推上了马车。

苔蕾丝看见律师向她伸出长着黑黑的硬指甲的手，他说：“结局好，一切都好。”这是他的心底话。如果这件官司是按常理进行的话，他就捞不到油水，德斯盖鲁家会聘请波尔多的佩尔卡夫律师的。是的，诸事如意……

二

苔蕾丝喜欢闻这种旧马车上发霉的皮垫子气味……她忘记带香烟了，这也无所谓，她最讨厌在黑暗里抽烟。车灯照着斜坡、路边的羊齿植物和大松树的树根。一堆堆小石子弄乱了马车的影子。不时驶过一辆大车，骡子会自动地靠右走，赶骡子的人睡着了，一动不动。苔蕾丝仿佛觉得永远也到不了阿尔热卢兹；她希望永远到不了。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尼桑火车站，然后乘那趟逢站就停个没完的小火车。她在圣一克莱尔下车，还得坐马车走十公里才到阿尔热卢兹（那条路很坏，汽车夜里不敢走）。在每一段路上，命运都可能突然出现，来解救她。她沉溺在想象里：盼望发生地震。要是控告没有撤销，在宣判的前一天，她过会这样想的。她摘下帽子，小小的苍白的脸靠在发出霉味的皮靠背上，前后摇晃，身体也随着马车的颠簸而晃动。在今晚以前，她活着只是为了逃避追踪，而现在她脱险了，她感到多么疲惫。深陷的双颊，颧骨，干瘪的嘴唇，还有那个宽广而秀丽的前额，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罪犯的面孔——是的，虽然人们不承认她有罪——一个判处终身孤独的犯人。她的魅力以前被人说是无法抗拒的，这种魅力有些人也有；当他们不费尽心机去制造假象时，他们的面孔会泄露一种隐秘的痛苦，一种内心伤痕的痛楚。在这辆颠簸的马车里，在这条穿越阴暗茂密的松林的路上，一位揭下假面具的女人用右手轻轻抚摸着她那象活活烧死的人的面孔。贝尔纳的假见证救了她，

他头几句话将说什么呢？今晚他大概不会提任何问题……可是明天呢？苔蕾丝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马匹在慢步走，她竭力想认出这是在上哪个坡。啊！什么也不要预料了。将来的事也许比她此刻想象的要简单。什么也不要预料。睡觉……她为什么不再坐在马车里了？绿桌布后面的那个男人：检察官……又是他……可是他明明知道官司已经了结了。他的头左右摆动：撤销诉讼的决定还不能下，有新的线索。新线索？苔蕾丝转过头去，不让敌人看见她那张惊惶失色的面孔。“好好回忆一下，夫人，那件旧斗篷——你十月份打野鸽时才穿的那件，在斗篷里面的口袋里，你没有忘记什么东西，藏着什么东西？”没法反驳，她透不过气来。检察官死死盯着他的猎获物，一面将一个打上红封漆的小包放在桌子上。苔蕾丝背得出封面上的配方，检察官用严厉的声音读着：

哥罗仿	30克
乌头碱颗粒	20号
洋地黄溶液	20克

检察官大笑起来……车闸碰着轮子嘎嘎响。苔蕾丝醒过来，她那膨胀的胸脯吸满了雾气（这会儿一定是在小白溪下坡的地方）。她少年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梦见她犯了错误，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参加毕业考试。那时醒过来感到多么轻松，今晚她又感到同样的轻松，只是稍稍有些不安，因为撤销诉讼还没有正式宣布。“可是你知道首先要通知律师……”

自由了……此外还希望什么呢？使自己能在贝尔纳身边生活下去，这对她来说是太容易的事了。把心灵深处的东西都交

给他，和盘托出：这就是阳关大道。她要把隐藏的一切对他开诚布公、和盘托出，而且今晚就实行。这个决心使苔蕾丝十分快活。在到达阿尔热卢兹以前，她有时间来“准备她的忏悔”，这是在幸福的假期中，她的好友，虔诚的安娜·德拉特拉夫每星期六常说的话。安娜小妹妹，亲爱的纯洁的姑娘，你在这件事情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呀！最洁白无瑕的人不知道每日每夜他们会牵连到什么事情里去，也不知道在他们稚气的脚步下长出什么有毒的幼芽。

这个小姑娘说得有理，那时，她常对苔蕾丝——一爱辩论、好嘲弄的中学生——说：“你不能想象，认罪以后，得到饶恕以后，是多大的解脱，——一场地扫清以后，人们可以从头来，开始新的生活。”苔蕾丝决定把什么都说出来，这个决定就已经使她感到十分轻松愉快：“贝尔纳将知道一切；我要告诉他……”

她要告诉他什么呢？从哪件事开始坦白呢？这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欲望，决心和无法预料的行动，能用语言表达吗？那些了解自己罪行的人，他们是怎样做的呢？……“我，我不了解我的罪。我没有想犯别人指控我的罪行。我不知道当时我想要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我身上和我身外的这股强烈力量要追求什么，这股力量在它的道路上所摧毁的一切，我自己都感到可怕……”

一盏冒着烟的煤油灯照着尼桑车站的石灰墙壁和一辆停着的马车（黑暗多么快地吞噬了四周一切）。从一辆停在岔道的火车上传来牲口和羊群的哀鸣。加尔代拿起苔蕾丝的提包，又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老婆一定嘱咐过他：“你好好看看她是什么样子，什么脸色……”苔蕾丝本能地对拉罗克先生的车夫

微微一笑，谁看见这个微笑就会说："人们不问她算漂亮还是不算漂亮，她的魅力把人吸住了……"她请他去售票处买张票，因为她不敢穿过候车室，有两位农妇坐在候车室里，膝上放着篮子，晃动脑袋在织毛活。

他买来了票，苔蕾丝叫他把找回来的零钱留着花。他用手碰碰帽沿，然后，挽起缰绳，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着他主人的女儿。

车厢还没有挂好。从前，每逢暑假或开学，苔蕾丝·拉罗克和安娜·德拉特拉夫特别喜欢在尼桑车站停留。她们在旅馆吃一份火腿蛋，然后，彼此搂着腰走上这条路；这条路今晚显得那么黑暗，而在那些流逝的岁月里，苔蕾丝觉得它总是洒满了银白的月光。女孩子们看着她们长长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吃吃笑着。她们谈论各自的老师，各自的伙伴。这个说自己的修道院好，那个夸自己的中学好。"安娜……"苔蕾丝在黑暗中大声喊着这个名字。和贝尔纳谈话，应该先从她谈起……这个贝尔纳是个最不含糊的男人。他将一切情感分门别类，使它们各自孤立，他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密布的隘道和小径。怎样把他领进苔蕾丝生活过，痛苦过的这些模糊不定的境地呢？一定得这样做。一会儿，走进房间的时候，做任何别的举动都不可能，只有在贝尔纳的床边坐下，一段一段地对他讲，一直到他打断苔蕾丝说："现在我明白了，起来吧，我原谅你。"

她摸索着穿过车站站长的花园，闻到了看不见的菊花的芳香。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即使有人，在暗淡的灯光下也看不清她的脸。她没法看书，再说，对于经历过可怕的生活的苔蕾丝来说，哪个故事不显得平淡乏味呢？也许她将因羞愧、焦虑、悔恨、疲困而死去——但不会因烦闷而死。

她靠着角落，闭上眼睛。象她这样聪明的女人居然不能把这个悲剧解释清楚，这可信吗？是的，等她忏悔完了，贝尔纳会扶起她来："安心吧，苔蕾丝，不要再担心了。我们将在阿尔热卢兹这所房子里一同呆到老死，过去的事永远不能将我们分开。我渴了，你亲自去厨房一趟，弄一杯橘子汁来。哪怕橘子汁混浊，我也一口气喝下去。橘子汁使我想起了从前每天早上喝的朱古力的味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心爱的人，你还记得我呕吐的那些情景吗？你用亲爱的手扶着我的头；你盯着那杯发绿的液体，我的昏厥也没有吓着你。可是，那天晚上，我发觉我的两条腿动弹不了，失去了知觉，这时你多么苍白。我发抖，你还记得吗？而帕德梅大夫这个傻瓜还惊奇我的体温那么低，脉搏那么乱……"

"啊，"苔蕾丝想道，"他不会明白的。一切得从头说起……哪里是我们行动的开端呢？当我们想分辨自己的命运时，命运却象盘根错节无法拔除的植物。苔蕾丝得追溯到自己的童年？可是，童年本身也是一种结束，一种终点。"

苔蕾丝的童年？最脏的河流源头上的白雪。她在中学时，她的同伴们为小小的悲剧痛心万分，而她仿佛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老师们常常举她为表率。"苔蕾丝追求的是在她身上体现的一种高级的人性，这给她带来欢乐，她不追求其他的褒奖。她的良知是她唯一而且足够的智慧。支持她的是成为人类优秀分子的骄傲，而不是对惩罚的恐惧……"她有一位老师就是这样说的。苔蕾丝问自己："那时我真是这么幸福吗？真是这么天真吗？结婚前的一切在我记忆中都显得很纯洁，大概是和婚后无法抹掉的肮脏相比吧。在我成为妻子和母亲以前的中

学时代，现在看来象是天堂，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怎么会知道在开始生活以前的那些年月里，我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呢？纯洁，我是纯洁的；天使，是的，一位充满情欲的天使。不管老师们怎么说，那时我痛苦，也使别人痛苦。我损害别人，朋友们也损害我，这对我都是乐趣；这是一种纯粹的痛苦，不掺杂任何悔恨，最无邪的乐趣也能产生痛苦和欢乐。”

在酷暑季节，苔蕾丝来到阿尔热卢兹的橡树下找安娜。自认不比安娜差，这就是苔蕾丝追求的褒奖。她必须有资格对在圣心院里长大的女孩子说：“我不需要这么多丝带，也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辞令，就可以和你一样纯洁……”而安娜·德拉特拉夫的纯洁主要是出于无知。圣心院的女士们用成千幅面纱把她们的小姑娘们和现实隔开。苔蕾丝瞧不起她们把德行和无知混为一谈：“你呀，亲爱的，你不了解生活……”在阿尔热卢兹的遥远的夏季里，她常这样说。美好的夏天……苔蕾丝坐在终于开动的小火车里，她明白要把事情想清楚，必须追溯到那些夏天。难以置信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纯洁无瑕的黎明，猛烈的风暴已在酝酿中了。过分澄蓝的清晨对下午和晚上的气候不是好兆头。它预示着花坛将受作践，树枝将被折断，满地将是泥水。苔蕾丝在生活的任何时刻都没有思考过，什么也没有预谋过；没有任何急转弯，她从一个她感觉不到的斜坡上走了下来，先是缓慢地，然后快起来。今晚的这个茫然失措的女人正是阿尔热卢兹的夏天里那位容光焕发的少女，而现在，她正借着夜色，偷偷回到阿尔热卢兹去。

多累呀！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探寻隐秘的动机呢？年轻的女人望着车窗，除了自己死人一样的面孔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小火车的节奏中断了，机车长长地鸣叫了一声，谨慎地进站

了。一只手臂在摇着信号灯，有人在用土语打招呼，下车的猪仔在尖叫，已经到于扎斯特了。还有一站就是圣一克莱尔，从那儿乘马车完成去阿尔热卢兹的最后那段路程。苔蕾丝得准备自己的辩护词，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三

阿尔热卢兹确实是大地的尽头，过了阿尔热卢兹就没法往前走了，当地人把这地方叫做区；没有教堂，没有镇公所，没有墓园，只有几座租佃农庄分散在稞麦地四周，一条唯一的颠簸不平的公路把阿尔热卢兹和十公里外的圣一克莱尔镇连接起来。这条布满车辙和坎坷的道路过了阿尔热卢兹就变成一条沙土小径。从这里到大西洋有八十公里，一路上都是沼泽，礁湖，细长的松树和荒原。冬季将尽的时候，荒原上的绵羊都是灰色的。圣一克莱尔的大户人家都出身在这个偏僻的区里。他们从祖父那一代起便定居在圣一克莱尔；那是上世纪中叶，他们开始经营松脂和木材以补助微薄的畜牧业收入，于是他们在阿尔热卢兹的住处就成了租佃农庄。雕花的披檐大梁，间或还有大理石的烟囱，这些都是往日的气派的见证。庄园房子一年年往下塌，陈旧不堪的房顶的最大一边几乎下垂到地面了。

然而在这些旧房子中间，有两所还是主人住着。拉罗克和德斯盖鲁两家的房屋保持原样，和当初从祖上传下来时一样。谢罗姆·拉罗克是县城的市长和市议员，他的主要住宅就在县城附近。他从来不愿意对阿尔热卢兹庄园作任何改动，庄园是

他妻子留给他的（当苔蕾丝还在摇篮里，他妻子就在产后死去了）。他觉得年轻的姑娘喜欢到庄园里过假期，这是很自然的。一到七月份，苔蕾丝就在庄园里住下来，她父亲的姐姐克拉哈姑姑照料她。这是位耳聋的老姑娘，她也喜欢这里的寂静，因为她说在这里她看不见别人动嘴唇，而且她知道，除了松林中的风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拉罗克先生庆幸阿尔热卢兹使他摆脱了女儿，并且使女儿和贝尔纳·德斯盖鲁互相接近了。虽然没有正式约定，但按照两家的心愿，苔蕾丝有一天得嫁给贝尔纳·德斯盖鲁。

贝尔纳·德斯盖鲁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所阿尔热卢兹的房子，就在拉罗克家旁边。不到打猎期，他从来不到这里来。只有十月，他在附近拉上了打野鸽的网罟以后，他才来这里过夜。冬天，这位理智的小伙子在巴黎学法律；夏天，他很少和家人呆在一起。他的寡母嫁给了“身无分文”而在圣一克莱尔以挥霍出名的维克多·德拉特拉夫，这人使他十分恼怒。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娜又太小，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他想念得更多的是苔蕾丝吗？地方上的人都赞成他们结婚，因为，把他们的财产并在一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了，在这一点上，明理的小伙子是和大家一致的。但是他从不轻率从事，并且以善于安排生活而自豪。这位微微发胖的青年常常说：“人们的不幸，总是咎由自取的……”结婚以前，他对学习和娱乐并重，如果说他爱吃爱喝，特别是爱打猎，那么，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也拚命用功，因为丈夫总得比妻子有学问，而苔蕾丝的聪明已经出名了，她想必是很有头脑的人……但贝尔纳知道，女人们往往屈服于什么样的理性，何况，用他母亲的话说，“脚踩两条船”并不是坏事，拉罗克爸爸将来能帮他忙。贝尔纳·德斯

盖鲁去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作过“事先周密准备”的旅行。二十六岁的他就要娶荒原上最有钱最聪明的姑娘了，也许她不算最漂亮的，“但是人们不问她算漂亮还是不算漂亮，她的魅力把人吸住了”。

苔蕾丝想到头脑里给贝尔纳勾画的这副滑稽相，笑了。“老实说，比起可能娶我的大多数小伙子来，他要机灵些。”荒原上的妇女比男人强得多，男人们从中学起就生活在男人们的小圈子里，粗鲁的习性没有多大改变。他们把心留在了荒原上，并且在精神上也一直生活在荒原上，除了荒原给他们带来的乐趣以外，在他们眼里，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他们不再象自己的佃户，如果他们不再说土话，不再举止粗野了，那就是对荒原的背叛，就是离荒原更远了。在贝尔纳的粗糙的外皮下，不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吗？当贝尔纳垂危的时候，他的佃户们说：“他死了以后，咱们这里再没有先生了。”是的，善良，有分寸，而且非常诚恳；他很少谈他不了解的事，他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他少年时候不这么难看，这位希波利特* 似的人物对在荒原上追逐野兔比追求少女更感兴趣……

苔蕾丝头靠着车窗，揩着眼皮在回想往事。早晨九点多钟，当天气还不是十分酷热的时候，有个人骑着车出现在圣一克莱尔到阿尔热卢兹的公路上，而这个人不是他，不是她那位冷漠的未婚夫，而是他的小妹妹安娜。她满脸通红——这时，松树上的知了鼓噪起来，此呼彼应，在烈日下，荒原这个大火盆熊熊地燃烧。从高高的灌木丛里飞出几百万只苍蝇。“进客厅要

* 希波利特，希腊神话中的神，少年英俊，酷爱打猎。

穿大衣；这是个冰窖。”克拉哈姑姑接着又说：“孩子，等你的汗落了再给你喝点什么……”安娜对着聋姑姑大声喊着一些她听不见的客气话。“别大声叫，亲爱的，她看着你动嘴唇就什么都明白……”姑娘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弄得她的小嘴都变了形，但这也没有用，姑姑还是答非所问，最后，两位好友不得不跑开痛快地笑了一场。

苔蕾丝在昏暗的车厢里回想她生活中这些纯洁的日子，纯洁，但充满了一种脆弱的迷惘的幸福，而这一线朦胧的欢乐，她那时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人世间唯一的欢乐。没有任何东西告诉她说她的幸福就在酷暑盛夏中的这间阴暗的客厅里，在这张红丝绒垫的长椅上，在双膝上捧着一本像册的安娜身旁。她的这个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呢？安娜和她有任何共同的爱好吗？安娜讨厌看书，只喜欢缝纫和闲聊说笑。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看法，而苔蕾丝却津津有味地读着乡间房屋的壁橱里零散放着的一切书籍，保罗·德科克* 的小说啦，《星期一谈话集》** 啦，《总裁政府史》*** 啦。她们没有任何共同爱好，除了一点：当炙热的阳光使人们呆在半明半暗的家中深居简出的时候，她们俩人喜欢在一起度过下午。安娜有时起身去看看炎热是否已经减退了，可是，百叶窗刚拉开一条缝，阳光象喷出来的一股金属溶液，仿佛要将席子烧着，于是她不得不赶紧关上门窗，蜷伏在阴凉的地方。

---

* 保罗·德科克(1793—1871)，法国小说家。小说多描写资产阶级家庭。

** 《星期一谈话集》，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伯夫（1804—1869）的作品，评论当时的作品和作人。

*** 《总裁政府史》全名为《总裁政府和帝国史》，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路易·马德兰（1871—1956）。

甚至到黄昏，当夕阳只染红松树的根部，最后一只知了在靠近地面的枝头上狂叫的时候，橡树下的暑热还没有散尽。两位好友躺在田野的边上，仿佛坐在湖边一样。暴风雨的乌云向她们展现了飘动的形象，安娜看到天空中一位长着翅膀的女人，可是苔蕾丝还来不及看出这个形象来，姑娘就说女人已经变成了一头躺卧着的怪兽。

到了九月，她们在吃完点心以后出门了，深入到这片干旱的地区；阿尔热卢兹一滴水也没有。在沙地上走很远才到达叫作于尔的小溪的源头。这些泉水形成无数细流，在赤杨树树根之间的草场洼地上纵横交错。两位姑娘的光脚在冰水里冻得麻木了，可是，脚刚一干就又热得发烫。那里有些为十月份打野鸽的猎人用的小屋，有一间小屋象过去阴凉的客厅一样接待她们。她们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没有一句话。这种长时间的无邪的停留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而姑娘们一点也不想动，就象一位猎人：他窥视着将出现的飞禽，一动不动，食指放在嘴上叫人别出声。两位姑娘也是这样，她们觉得稍微一动就会赶跑她们那浑纯而贞洁的幸福。安娜最先伸了伸懒腰，她急于在黄昏时去打云雀。苔蕾丝讨厌这种娱乐，然而还是跟着安娜去，和她在一起呆多长时间也嫌不够。安娜取下大门内走道里的无后座力24口径枪。她的女友留在斜坡上瞧她站在稞麦地里对着太阳端起了枪，仿佛想击中太阳。苔蕾丝捂着耳朵；蓝天上欢快的鸟啼声一下子中断了，于是女猎手捡起受伤的小鸟，小心翼翼地捏在手中，一面用嘴唇去亲抚温暖的羽毛，把小鸟闷死了。

“你明天来吗？”

“啊，不来；不天天来。”

安娜不盼望天天见面，这是理智的，不应该反驳，苔蕾丝自己也觉得，任何反驳都会显得莫名其妙。安娜明天不想来，要想来的话也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可是，何必天天见面呢？安娜说她们最后会“彼此厌烦的”，苔蕾丝回答：“对……对……千万别把这当作义务，你心里想来的时候就来……你没有更有趣的事要干的时候就来。”小姑娘骑上自行车，响着车铃，消失在已经阴暗下来的大路上。

苔蕾丝回头向家里走去。佃户们远远地向她打招呼。孩子们不走近她。在这个时刻，羊群散放在橡树林间，突然它们都跑了起来，牧羊人叫喊着。姑姑在门口等她，象所有的聋子一样，她说个没完，不让苔蕾丝插嘴。哪里来的这种忧虑？她不想看书，什么也不想干；她又到处逛着。“别走远了，就吃饭啦。”她又回到大路旁，一眼望去，大路上空荡荡的。厨房门口姑姑在插铃。今晚也许得点灯，这位有点迷惘的少女感到的寂静，并不下于双手交叉地放在桌布上的、木然不动的聋姑姑。

贝尔纳，贝尔纳，你属于盲目的种族，属于头脑单纯，铁面无情的种族，怎么才能把你领进这个混沌的世界里去呢？苔蕾丝想：我刚一开口他就会打断我说：“你为什么嫁给我呢？我并没有追求你……”她为什么嫁给他呢？他并不急于娶她，这是真的。苔蕾丝想起了贝尔纳的母亲，维克多·德拉特拉夫太太。这位妈妈逢人就说：“他完全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可是她要结婚，她要结婚，她要结婚。可惜，她缺乏我们家的原则，比方说，她象个大兵似地抽烟，这是她的派头。不过，她生性正直，象黄金一样坦率。我们很快就能把她的思想引到正

道上。当然啦，这门亲事也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是呀……外祖母贝拉德……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些都被人们忘记了，不是吗？不能说出了什么洋相，因为事情完全被掩饰过去了。你，你相信遗传？她父亲不信教，这不假，可是他给她作出了好榜样。他是一位世俗的圣人，再说，他也是有影响的人物。什么样的人对我们都有用。有些事就不要再提了。还有，你爱信不信，她比我们阔，这叫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她对贝尔纳仰慕得五体投地，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的，她对他仰慕得五体投地，对她来说，没有别的姿态比这更轻而易举了。在阿尔热卢兹的客厅里或是在田地旁的橡树下，她只要抬起眼睛望着他，眼中充满了天真的爱情，这是她的本领。小伙子看到这样一个捕获物俯伏在他脚下，洋洋得意，毫不吃惊。他母亲对他说：“别跟她逗着玩，她在折磨自己。”

“我嫁给他，是因为……”苔蕾丝皱着眉，一只手蒙住眼睛，努力去回忆。当然，婚事一办，她就成为安娜的嫂嫂，这使她感到孩童般的喜悦，但是，感到有趣的主要是安娜。对苔蕾丝来说，这种关系并不占多大份量。其实，说出来又何必脸红呢？她对贝尔纳的两千公顷土地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她的血液里一直有财产欲。”在长长的一顿饭以后，收拾完桌子，端上了酒，这时苔蕾丝常常留下来和男人们在一起，听他们谈论佃户啦，矿里的支柱啦，宝石啦，树脂啦。对产业的估价使她最动心。毫无疑问，统治这么大一片森林的念头使她着了迷。“再说，他也爱上了我的松林。”可是支配苔蕾丝的也许是一种更隐晦的感情，她正努力把它挖掘出来。也许她在这门

亲事中追求的不是统治，不是占有，而是避难所。使她匆忙结婚的，难道不是一种慌张的情绪吗？这位讲实际的小姑娘，这个会料理家务的孩子，急于确定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的归宿；她要避开一种她自己也不清楚的危险。她从来也没有象在订婚期间那样理智，她把自己镶嵌在家族这块石头里了，“她得到了安置”，她仿佛出家修道，躲开世俗！

他们订婚的那个春天，他俩在从阿尔热卢兹到维尔梅亚的沙土小路上走着。橡树的枯叶还挂在枝头，玷污了萧蓝的天空，遍地是干枯的羊齿枝物，从土中钻出酸绿色的弯弯的新芽。贝尔纳说：“当心你的烟头，那还会着火的。荒原上没有水了。”她问道：“羊齿植物里含有青酸，是真的吗？”贝尔纳不知道羊齿植物里的青酸是不是足以毒死人。他温柔地问她：“你想死？”她笑了。他说他希望她变得简单一点。苔蕾丝还记得她闭上了眼睛，他那两只大手捧着她的小脑袋，他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这里面有些不对头的想法。”她回答：“这得靠你来摧毁它们了，贝尔纳。”他们看着泥水匠干活，这些工人正在给维尔梅亚的庄园添盖一间房子。庄园主是波尔多人，他们想把最小的儿子安置在这里。“他的肺正在要他的命。”他姐姐也是这个病死的。贝尔纳很瞧不起阿泽韦多这一家。“他们指天发誓说他们出身不是犹太人……可是只要看看他们的长相……外加肺结核，所有的病都……”苔蕾丝很平静。安娜要从圣—塞巴斯蒂安修道院回来参加婚礼。她要和小德基莱姆一起当傧相。她要求苔蕾丝“立即回信”时给她描绘一下其他女傧相的服装。她能得到这些服装的样品吗？挑选协调的颜色，这对她们大家都有好处……苔蕾丝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

么宁静，其实她认为的宁静只是半睡眠状态，只是因为她怀里的蛇处于麻木状态中。

四

举行婚礼的那天天气闷热，在圣一克莱尔狭小的教堂里，太太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盖过了声嘶力竭的风琴，她们的气味压倒了香炉的青烟，就在这一天，苔蕾丝感到茫然失措。她象梦游病患者一样走进了牢笼，沉重的牢笼砰地关上了门，可怜的孩子才猛地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改变，可是她感到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独自迷路了。她将藏在家庭最隐蔽的地方慢慢地去酝酿，就象一个隐秘的火种在灌木丛中缓缓蔓延，点着了一棵又一棵松树，一片又一片，终于形成了森林大火。在这堆人之中，除了安娜的面孔以外，没有任何面孔值得她看，而安娜的孩子般的喜悦将她和苔蕾丝隔开了。她的喜悦！仿佛她不知道当天晚上她们就要分离，这不但指空间的距离，还因为苔蕾丝即将忍受痛苦，她清白的身体将忍受一种无可挽回的遭遇。安娜和完好无损的人们一起滞留在岸上，而苔蕾丝却将消失在已经被使用过的女人群中。她还记得她在圣器室低头亲吻朝她仰着的那张欢喜的小脸蛋时，她突然看出，在她所创造的充满模糊不定的痛苦和欢乐的宇宙里，中心原来是一片虚无。在几秒钟里，她发现她心中的那种无名的力量和这张涂着脂粉的讨人喜欢的面孔之间是极端地不相称。

这天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圣一克莱尔和贝城的人们每

逢谈起加马什的这次婚礼（在橡树下吃喝的有一百多个佃户和仆人），总要提起新娘子，“她大概不算一位端庄的美人，但她很迷人”，而婚礼这天，大家都觉得她丑，甚至难看极了。“她不象平常的样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人们只看出她一反常态，他们把这归罪于白纱礼服和酷暑，而没认出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

这场半农民半资产阶级的婚礼举行完了，当天晚上，一群群人，其中有衣着鲜艳的姑娘们，拦住了新婚夫妇的汽车，不让它开快，并且向他们欢呼。他们的车在盖满豆球花的公路上超越了几辆小车，小车走着曲线，赶车的小伙子都喝了酒。苔蕾丝想起了那一夜，喃喃地说：“真可怕……”接着又改正说：“不……不是太可怕……”在他们游览意大利湖泊的旅行期间，她很受罪吗？不，不；她是假戏真做，不能暴露自己。一个未婚夫很容易受骗，而丈夫却不然！谁都会说假话，但是要身体撒谎却需要另一种本领。伪造情欲、欢乐、惬意的疲乏，这个，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苔蕾丝有本事使自己的身体屈从于这些伪装，而她也在其中尝到一种辛酸的乐趣。一个男人迫使她进入到这个陌生的感官世界，而她的想象力帮助她去设想她也可能在那里找到幸福——但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呀？好比我们对着一片大雨中的风景去设想在阳光下景色又会如何如何，苔蕾丝就是这样发现了肉体的陶醉。

贝尔纳这个目光无神的小伙子，总是担心画幅的编号和贝德克旅行指南有出入。他很满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看了该看的东西。他多么容易受骗呀！他沉溺于肉欲中，就象那些可爱的小猪一样。隔着栅门瞧它们可有意思啦，它们在食槽前快活地晌着鼻子。（苔蕾丝想：“食槽就是我。”）贝尔纳也象它们

那样急迫，忙碌，认真。他有条不紊。“你真觉得这样好吗？”惊奇的苔蕾丝有时冒失地这样问。他笑了，叫她放心。他从哪里学会将一切有关肉体的事分门别类的呢？正人君子的欢爱和色情狂的欢爱是不同的。在这点上，他从不含糊。归途中，他们在巴黎停留。一天晚上，贝尔纳大模大样地走出一家音乐厅，那里的演出使他难以忍受。“让外国人看这种玩意！多丢脸！人家就根据这个来评判我们……”苔蕾丝佩服的是这个一本正经的男人再过不到一小时就将不厌其烦地用暧昧的乐趣来折磨她。

“可怜的贝尔纳——他并不比别人坏！可是欲念使接近我们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变成了魔鬼。正是我们的同谋人的狂欢把我们和他们分隔开来，我总是看见贝尔纳沉溺在肉欲中，而我呢，我装做死人，仿佛只要我动一动，这个疯子，这个癫痫病人就会把我掐死。常常，他在最后欢乐的边缘，突然发现他是孤独的，于是不愉快的狂暴中止了。贝尔纳原路回来，又找到了我；我咬着牙，冷冰冰的，仿佛被丢弃在海滩上。”

安娜只来了一封信，小姑娘不太爱写信；可是，奇妙的是，信里没有一句话不使苔蕾丝高兴。信所表达的往往不是我们的真实感情，而是为了使收信人高兴所必须感受的感情。安娜抱怨说自从阿泽韦多家的儿子来了以后，她不能去维尔梅亚了；她远远望见在羊齿植物中间放着他的躺椅，她很厌恶肺痨病人。

苔蕾丝常常反复读着这封信，她不等别的信了。有一天，在取信的时候（就是在音乐厅只看了半场演出的第二天），她发现有三封信的信封上都是安娜·德拉特拉夫的笔迹，她十分

惊奇。这扎信上有好几个“保留信箱”的标记，表明信是辗转才来到巴黎的，因为他们在旅行中有好几个该去的地方没有去，用贝尔纳的话来说，他们“急于回到自己的窝里去”，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呆够了。离开他的枪，他的狗，还有出售独特风味的皮贡牌石榴酒的小旅店，他觉得非常烦闷，这个女人又这么冷淡，这么爱嘲弄人，她从来不表露出鱼水的欢乐，也不爱谈有趣的事！……而苔蕾丝呢，她盼望回到圣一克莱尔，她好象是个流放犯，在临时监狱里呆腻了，好奇地想知道她将消磨余生的岛屿到底是什么样子。苔蕾丝辨认出每封信上的邮戳日期，她正拆开最早的那封信的时候，贝尔纳惊呼了一声，大声说着什么，她没听懂，因为窗子是开着的，而公共汽车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都减速行驶。贝尔纳停止了刮胡子，读着他母亲的信。苔蕾丝现在还记得他那件大网眼的背心，肌肉发达的光胳膊，苍白的皮肤，还有突然变得通红的脖子和面孔。这是七月的一个早晨，可是已经热得炙人。在晦暗的太阳下，阳台对过的死寂的房屋正面显得更脏。贝尔纳走近苔蕾丝，大声嚷道：“这姑娘太不象话了！瞧！你的朋友安娜，她可真行。谁会想到我妹妹……”

苔蕾丝疑问地看着他。

“她爱上了阿泽韦多小子，你想得到吗？是的，没错，就是那个瘸病鬼，他们为他在维尔梅亚扩建房子……是真的，她不是开玩笑……她说她要坚持到成年……妈妈说她简直发疯了。这事可别让德基莱姆家知道了！不然小德基莱姆可能不会提出求婚。你收到她的信了？这下子我们就会明白……你拆信呀！”

“我要按先后顺序。再说，我也不能给你看。”

他知道她是这个脾气。她总是把一切都复杂化。不过，主要是要她使小姑娘恢复理性。

“我父母都盼着你了，她什么都听你的……真的……真的……他们把你当救星，盼你回去。”

她穿衣服的时候，他出去拍了一封电报，还订购了两张南方快车的车票。她可以着手往箱子里收拾东西了。

“你还等什么，干吗不看小家伙的信？”

“等你走了我再看。”

他关上门以后，苔蕾丝还久久地躺着，一面抽着烟，眼睛盯着对面阳台上变黑了的大金字，然后她拆开第一封信。不，不，这不是那个亲爱的小傻瓜；那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思想贫乏的姑娘不可能想出这火热的词句，这首赞美诗中的赞美诗不可能是从这颗枯燥的心中迸发出来——因为她的心确实是枯燥的，苔蕾丝也许知道。这封信是一个被占有的女人，一个第一次接触男性就欣喜若狂的肉体所发出的长长的幸福的叹息：

“……当我遇见他时，我不能相信这就是他。他喊叫着，和狗赛跑玩。我怎么能想象他就是那位重病人呢……可是他没有病，这只是预防罢了，因为他家里发生过不幸的事。甚至他也不算单薄，可以说是瘦长个子吧，而且习惯于受人疼爱，百般照顾……你认不出我来了。天一凉下来，是我去给他拿披风……”

如果贝尔纳这一刹那回到房间里，他会发现坐在床上的女人不是他妻子，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没有名字的奇怪的人。她扔掉烟头，拆开第二封信：

“……要等多久我就等多久；任何阻力都吓不倒我、我的爱情甚至感觉不到阻力。他们把我留在圣一克莱尔，可是阿尔热卢兹并不那么远，若望和我还是可以见面的。你还记得打野鸽的那间小屋吗？亲爱的，是你预先挑选了这个地点，我在那里尝到多么大的欢乐……啊，千万别以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他是那么文雅！你完全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小伙子。他学过很多东西，读过很多书，跟你一样，不过在一位年轻男子身上，这并不使我讨厌，我也从来没想到要取笑他。要是我能象你那样博学可有多好！亲爱的，这种幸福到底是什么滋味呢？你今天已经占有它了，而我还没体验过，但是哪怕稍稍靠近这种幸福就感到多大的快乐呀。就在你总是要我们带点心去吃的那间小屋里，我呆在他身边，感到幸福就在我身上，幸福仿佛是我用手摸得着的东西。可是，我对自己说，过了这种欢乐还有一种欢乐。当若望脸色苍白，走开以后，对温存爱抚的回忆和对明天的期待使我听不见那些抱怨，恳求，责骂。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不体会……他们从来不体会……亲爱的，原谅我，我对你谈这种幸福，仿佛你没有尝到它似的。其实，和你比较，我是新手，所以，我肯定你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苔蕾丝拆开第三封信，只有寥寥数语：

“来吧，亲爱的，他们把我们分开了。我被看管起来。他们以为你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我说了我要听从你的判断。我要向你解释一切，他没有病……我很幸福，可我也痛苦。为他受苦，我感到幸福，我也喜爱他的痛苦，那是他对我的爱情的标记……”

苔蕾丝不再往下念了。她把信纸塞回信封时，看到一张照

片，她刚才没有看见。她走近窗子，端详这张面孔。这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一头浓发，脑袋显得略大，苔蕾丝认出照片上的地点，这是个斜坡（斜坡后面是放牧绵羊的荒原），若望·阿泽韦多站在那里，象大卫* 一样。他胳膊上挎着外衣，衬衫微微敞开着……“这就是他所谓的可容许的最后温存……”苔蕾丝抬起眼睛，对镜子里她的面孔感到惊奇。她使劲松开咬紧的牙，咽下唾液，用花露水擦着她的太阳穴和额头。“他尝到这种欢乐了……而我呢？我呢？为什么我没有尝到？”照片放在桌子上，近旁有一枚别针在闪烁发光。

“我做了这件事。是我做了这件事……”火车正在下坡，冲得很快。苔蕾丝坐在颠簸的车厢里重复说：“这已经是两年前在旅馆里发生的事了。我拿起别针，对着照片上小伙子的心戳了一个洞，我不是气呼呼地，而是非常平静，仿佛我做的是一件平常的事，我把刺破的照片扔进了厕所，然后拉水冲掉了。”

当贝尔纳回来的时候，她神气严肃，仿佛作过一番考虑，并且已经决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似的。他十分赞赏，只是她不该抽这么多烟，她要中毒的。苔蕾丝的意思是不要把小姑娘的任性看得过于认真了，她担保能开导她……贝尔纳盼望苔蕾丝能使他放心；他摸着口袋里的回家的车票乐滋滋的，他尤其得意的是，家里人已经求他妻子帮忙了。他对她说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他们要到布洛尼森林一家餐厅吃结束这次旅行的最后一顿午餐。他在出租汽车里谈到开始打猎的计划，巴利翁给他

* 意大利雕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的作品。

训练了一条猎狗，他急于试试，他母亲信中说，牝马进行了灼疗以后，也不瘸了……餐厅里顾客还到得不多，可是服务人员多得使他们有点紧张。苔蕾丝还记得天竺葵加酸菜的气味。贝尔纳从来没有喝过莱茵河边出产的葡萄酒："咄，这酒贵得惊人！"可是，反正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大吃大喝。贝尔纳的宽肩使苔蕾丝看不到大厅。在大玻璃窗外面，汽车静静地滑动和停住。她看到贝尔纳耳旁的筋抽动了，她知道这叫太阳穴筋。他喝了几口酒以后，脸马上红了。几个星期以来，这个漂亮的农村小伙子没有宽阔的地方去消耗他每天吃的食物和喝的酒。她不恨他，但她多么想单独一人去思索她的痛苦，去找出她的痛处，只要他不在那里就好了，她就可以不再勉强吃饭和强作欢笑；她不用再摆出一副假面孔，不用再隐藏眼光中的感情；她的精神可以自由地思考这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你原来以为有一个人会生活在你身旁，一直到死，而现在，她逃出了你生活的荒凉的小岛，她越过把你和别人隔开的深渊，她和他们会合在一起了，总之，她换了一个星球……啊不，从来有谁换过星球？安娜一直属于生活单纯的这类人，然而，在她们单独相处的假期里，苔蕾丝看到的枕在她膝头上熟睡的脑袋只是一个幻影，真正的安娜·德拉特拉夫，她一直不认识，真正的安娜此刻正在圣—克莱尔和阿尔热卢兹之间无人住的打猎小屋中和若望·阿泽韦多相会。

"你怎么了？你不吃东西？别给他们剩下，这么贵，剩下就太可惜了。天气太热了吧？你不会晕倒吧？要不就是感觉身子不大舒服……这么快。"

她微微一笑，只用她的嘴微微一笑。她说她刚在想安娜这件事（她必须谈到安娜）。贝尔纳说既然她答应管这件事，他

也就很放心了，于是这位年轻女人问他，为什么他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呢，他以为她在开他的玩笑，恳求她别尽说些荒唐话：

“首先，你很清楚，他们是犹太人，妈妈认识阿泽韦多的爷爷，就是那个不肯接受洗礼的人。”

可是苔蕾丝说，这些葡萄牙的以色列人是波尔多最古老的家族了。

“当我们的祖先，可怜的牧民们还在沼地边上高烧发抖的时候，阿泽韦多家已很有地位了。”

“瞧你，苔蕾丝，你别为争论而争论；所有的犹太人都一样……而且这是一个退化的家庭，一直到骨髓里都是肺痨病，这谁都知道。”

她点着了香烟，这个动作总是使贝尔纳看不惯。

“那你说说，你的祖父，曾祖父都是什么病死的。你和我结婚时打听过我母亲是得什么病死的吗？你以为我们的祖辈里就没有足以毒化宇宙的肺痨病人和花柳病人吗？”

“你扯得太远了，苔蕾丝，请允许我提醒你。即使是开玩笑，提弄我，也不该瞎议论家族。”

他昂着头，很不高兴。他想显出傲慢的神气，又不让苔蕾丝觉得可笑。可是她坚持说：

“我们家庭那种田鼠般的谨慎真叫我发笑。他们对明显的污点嫉恶如仇，而对数目多得多的隐藏的污点却根本无动于衷……你自己也用这种说法：隐病……不是吗？对一个种族来说，最可怕的疾病难道不正是被称为隐秘的疾病吗？我们的家庭从来不去想这些病，反而齐心合力去掩盖，去埋葬他们的脏东西。要是没有仆人，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有仆人……”

“我不回答；你谈上劲了，最好是等你谈完。你跟我谈这些还不要紧，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可是你知道，要是在家里说这些可不行。在家族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开玩笑的。”

家族！苔蕾丝让香烟自己熄灭了。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个牢笼，牢笼的无数根铁栅是由活人构成的，笼子的四壁尽是耳朵和眼睛，而她将一动不动地蹲在笼里，下颚放在双膝上，双肩抱着腿，在那里等待死亡。

“瞧你，苔蕾丝，别摆出这副面孔，你要能看见自己……”

她笑了，又戴上假面具。

“我是说着玩的……你真傻，亲爱的。”

可是当贝尔纳在出租汽车里挨近她的时候，她用手把他推开了，拒绝了他。

回家以前的最后这一晚，他们刚九点就上床了。苔蕾丝吃了一片药，可是她等待睡意的心太切，以至睡意迟迟不来。有一会儿，她精神恍惚，直到贝尔纳转过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些什么，于是她觉得这个发烫的高大身躯靠着自己，她推开他，避开灼热，躺在床的边沿上，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朝她滚过来，仿佛他的精神虽然已经不在，肉体还活着，而且还在胡乱地寻找他经常的猎获物。她用手粗暴地推开他，可又没弄醒他……啊！一劳永逸地，永远推开他！把他推到床外去，推到黑暗中去。

巴黎的夜，汽车喇叭声彼此呼应，好比在有月亮的夜里，阿尔热卢兹的鸡啼狗吠一样。苔蕾丝开了灯，手肘撑在枕头上，看着身旁这个一动不动的男人，这个二十七岁的男人；他蹬开了毯子，她连他的呼吸声甚至也听不见。他蓬乱的头发盖着那张还很纯净的前额，太阳穴上一条皱纹也没有。他象解除

武装的、赤身裸体的亚当* 。他在熟睡，好象在长眠。女人把毯子扔在他身上，起床去找一封她没有读完的信，走到灯旁。

“如果他叫我跟他走，我就头也不回，抛弃一切。我们在最后的温存爱抚的边缘上，最边的边缘上止住了，这是他愿意的，而不是由于我不顺从，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不顺从我，因为我想到达那些陌生的极端境界，他常对我说只要接近这种境界就会感到一种什么也无法比拟的欢乐；照他的意思，永远得呆在境界的这一边了。他很自豪，能在斜坡上刹车，他说别人一旦走上了斜坡，就无法遏止地往下滑……”

苔蕾丝打开窗，把信撕得粉碎。她俯身望着石头的深渊。在黎明前的这个时刻，只有一辆载重车在响动。碎纸片飘着，落在下面几层楼的阳台上。这年轻的女人呼吸着植物的气味，是哪个农村把这气味一直送到这片沥青的荒漠中来的呢？她想象她跌得粉碎的身体躺在街心，周围是挤挤攘攘的警察和看热闹的人……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不会自杀的，苔蕾丝。老实说，她不想死。有一项紧急的工作在召唤她，不是报仇，也不是仇恨。在圣—克莱尔的那个小傻瓜，她以为幸福是可能的事，得让她象苔蕾丝一样明白幸福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她们没有别的共同点，那么让她们至少有这一点是共同的吧：烦闷，缺乏高尚的使命和崇高的义务，除了庸俗的日常习惯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期待——得不到安慰的孤独。黎明已经使屋顶发白了，她回到床上那位一动不动的男人那里去，可是她刚在他身旁躺下，他又挨了过来。

她醒来的时候非常清醒理智。她想那么多干吗？她的家庭

* 基督教《圣经》中的第一个男人。

向她求援，她将按照家庭的要求去做，这样她一定不会走错路了。贝尔纳说，如果安娜错过和德基莱姆的婚事，就太倒楣了，这一点苔蕾丝同意。德基莱姆家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德基莱姆的爷爷是牧人……是真的，不过他们拥有当地最好的松林，而归根到底，安娜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她从父亲那里只能得到一些葡萄园，它们座落在朗贡附近两年倒有一年涝的沼泽地上。怎么说，安娜也绝不能错过和德基莱姆的婚事。房间里的朱古力的气味使苔蕾丝感到恶心，这轻微的不舒服证实了其他迹象：她已经怀孕了。贝尔纳说："还不如马上就有，以后就用不着再想要了。"他怀着敬意看着女人，她肚里正怀着无数棵松树的唯一主人。

五

圣一克莱尔，马上就到了！圣一克莱尔……苔蕾丝用眼睛测量她思想走过的这段路程。她能使贝尔纳跟着她一直走到这儿吗？她不敢希望他能答应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这么慢步走着，然而，主要的事还没有说呢。"当我把他领到了我现在所在的隧道时，一切还有待我去发掘呢。"她俯身看着自己的谜，询问那位年轻的资产者新娘——当她在圣一克莱尔安家时，人人都夸她明智，重温在她公婆阴凉的家里度过的那头几个星期。靠大广场那一面的百叶窗总是关着的，可是靠左边，眼光越过铁栅，可以看到被天芥菜类、天竺葵和牵牛花映得通红的花园。德拉特拉夫夫妇呆在底层一间阴暗的小客厅的僻静处，而安娜

在花园里徘徊，她被禁止走出花园。苔蕾丝在他们双方之间往返奔走，她是他们的亲信和同谋。她对德拉特拉夫夫妇说："你们得主动让让步，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先带她去旅行，我会想办法让她在这一点上听从你们。等你们走了，我就行动。"怎么行动？德拉特拉夫夫妇猜她要去找小阿泽韦多。"直接进攻是不会收效的，母亲。"照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这件事一点没有泄露出去，上帝保佑。只有邮局职员莫诺小姐知道这件事，她截住了安娜的几封信。"不过，这个姑娘守口如瓶，而且她在我们手心里，她不会随便说的。"

艾克多·德拉特拉夫反复说："尽量少让她受罪……"以前，无论安娜任性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都纵容，可是现在他也只好同意他妻子，他说："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炒鸡蛋。"还说："有一天她会感谢我们的。"说得对。可是，在这期间，她不会病倒吗？夫妻俩不说话了，眼神恍惚，他们的思想一定伴着在烈日下徘徊的孩子。她厌恶一切食物，十分憔悴；她看不见花，把花踩碎，象牝鹿一样沿着铁栅寻找出路……德拉特拉夫太太摇摇头说："我总不能代替她喝肉汤吧。她在花园里吃饱水果，这样就可以在饭桌上连盘子也不碰。"艾克多·德拉特拉夫说："我们要是答应了，她将来会埋怨我们的……哪怕是为了她将来生育的可怜的孩子们……"他的妻子埋怨他那副于心有愧的神气。"幸亏德基莱姆一家还没有回来。他们象看待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看重这门亲事，这是我们的运气好……"他们等苔蕾丝离开了客厅才彼此问道："可是修道院往她脑子里灌了些什么了？她在这儿看到的只是好的榜样呀，她读的书我们也检查过……苔蕾丝说让姑娘们晕头转向的最坏的书莫过于修身养性丛书中的爱情小说了。不过苔蕾丝也是那

么自相矛盾。而且，上帝保佑，安娜并没有读书的怪僻呀，关于这个，我从来没有可以指摘她的。在这一点上，她倒确实是我们家的人。说实话，要是我们能让她换换空气……你还记得，她得了麻疹加气管炎的大病以后，去了撒利斯一趟，那次旅行对她身体有多好。她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这孩子实在可怜。”德拉特拉夫先生低声叹气说：“啊！和我们一起旅行……”他妻子有点耳聋，问他：“你说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没什么！”这位在财富堆里筑了安乐窝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突然回想起哪一次爱情旅行呢？回想起他青春恋爱时期哪些无比幸福的时光呢？

苔蕾丝在花园里找到了少女，她身上穿着去年的衣裙，它已经显得太宽大了。

“怎么样？”等女友一走近，安娜就叫了起来。小径上的灰土，沙沙响的干枯的草地，晒焦的天竺葵的气味，还有这位在八月的下午比任何植物都要憔悴的姑娘，这一切都留在苔蕾丝心里。有时候，暴雨使她们不得不躲进花房；小冰雹打在玻璃窗上直响。

“你出门旅行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见不到他。”

“我见不到他，可是我知道他在离我十公里的地方呼吸。刮东风的时候，我知道他和我同时听见钟声。贝尔纳在阿尔热卢兹还是在巴黎，这对你都无所谓吗？我见不到若望，但是我知道他离我不远。礼拜天做弥撒的时候，我连头都不用回，因为从我们的位子上只看得见圣台，一根柱子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可是，出教堂的时候……”

“他上个礼拜天没去？”

苔蕾丝知道，她知道被母亲拖着走的安娜曾经在人群中寻找一张没有出现的面孔。

“也许他病了……他们截住他的信；我什么也没法知道。”

“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捎几个字，这可也奇怪。”

“要是你肯的话，苔蕾丝……是呀，我知道你处境为难……”

“你答应去旅行吧，你不在家的时候，也许……”

“我不能远离他。”

“不管怎么说，他要走的，亲爱的。再过几个星期，他就要离开阿尔热卢兹了。”

“啊！别说了。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收不到他片言只语来帮我活下去。我已经快死了。我必须时时刻刻回忆他那些给了我莫大快乐的话语，我不断重复这些话，久而久之，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不是真这么说的，听，这一句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此刻仿佛听见他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这是他说的，要不就是这么说的：‘你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我记不确切了。”

她皱起眉头，寻找这句使她宽慰的话的余音，她把这句话的意思无限地引申。

“他到底怎么样，这小伙子？”

“你想象不出的。”

“他那样地与众不同？”

“我很愿意给你描述一番……可是他远远超过我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不过，你也许认为他很一般……但我肯定他不一般。”

在由于她的爱情面显得光辉夺目的年轻人身上，她再看不

出任何特别的地方。苔蕾丝想道："对我来说，热情使我清醒，我所追求的人，他身上任何一点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苔蕾丝，如果我答应去旅行，你会去看他吗？你会给我转达他的话吗？你会把我的信转给他吗？要是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有勇气离开……"

苔蕾丝离开了光与热的王国，象一只深色的马蜂一样又走进书房。父母正在那里盼着天凉下来，盼着女儿屈服。苔蕾丝来回往返多次，才终于说服安娜去旅行。要不是德基莱姆家很快就要回来，苔蕾丝恐怕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安娜面对着这个新的危险十分担心。苔蕾丝对她说，作为一个有钱的小伙子，"他长得不坏，这个德基莱姆。"

"可是，苔蕾丝，我几乎没有瞧他，他戴着眼镜，秃着头，是个老头。"

"他二十九岁……"

"我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个老头，再说，不管老不老……"

晚饭时，德拉特拉夫夫妇俩谈到比阿里兹，打听一家旅馆。苔蕾丝观察安娜，这个失魂落魄的、木然不动的身体。"勉强吃一点……得勉强自己"，德拉特拉夫太太反复说。安娜把匙子往嘴里送，姿势就象个机器人。她的眼睛黯然无光。除了那位不在场的人以外，任何事，任何人，在她眼中都不存在。她的嘴唇上有时掠过一丝微笑，她想起了听到的一句话，或是受到的一次爱抚；那时他们呆在荒原上的小屋里，若望·阿泽韦多的手过度使劲，把她的衬衣撕破了一点。苔蕾丝看着贝尔纳上半身俯在餐盘上，由于他是背着光坐着，她瞧不见他的脸，但她听见这缓慢的咀嚼声，这对神圣的食物的反刍。她离开了饭桌。她的婆婆说："她不愿意别人看出来。我倒想多

多疼爱她，可她不喜欢受人照顾。她感到不舒服，这是在她这种情况下最轻的反应了。不过她尽管说不抽烟了，仍然抽得太凶。”于是这位太太便谈起她怀孕时的往事了：“我还记得，当我怀孕的时候，我得闻一个橡皮球的气味，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胃恢复原状。”

“苔蕾丝，你在哪里？”

“在这儿，在长凳上。”

“啊！是的，我看见你的烟了。”

安娜坐下来，头靠在一动不动的肩膀上，看着天空说：“他也看到这些星星，他也听到晚祷的钟声……”她又说：“亲亲我，苔蕾丝。”可是苔蕾丝没有俯下身去亲吻这个对她充满信任的脑袋，她只问了一句：

“你痛苦吗？”

“不，今晚我不痛苦。我明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和他团圆的。我现在很放心。主要是让他知道这一点，而他会从你那里知道的。我决定去旅行了。可是，旅行回来，我要冲破一切障碍，迟早会扑到他怀里。这一点，我好比对我自己的生命一样深信不疑。不，苔蕾丝，不，至少你别教训我，别跟我谈家族……”

“我想的不是家族，亲爱的，我想的是他。总不能这样闯进一个男人的生活中去吧。他也有他的家族，他的利益，他的工作，也许还有情人……”

“不，他对我说过‘我的生活中只有你……’还有一次他说：‘我们的爱情，这是我此刻唯一珍惜的……’”

“‘此刻’？”

“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他只是指当时那一分钟？”

苔蕾丝不需要再问她是不是痛苦，她听见安娜在黑暗中痛苦，但她毫不怜悯她。她为什么要怜悯安娜呢？反复念着一个和自己心贴心的人的姓名，这该是多么甜蜜呀？只要想到他活着，他在呼吸，他晚上枕在手臂上睡着了，他早晨醒了，他年轻的身体穿过浓雾……

“你哭了，苔蕾丝？你是为我哭的吗？你爱我。”

小姑娘跪下来，把头倚在苔蕾丝的腰上，突然她站起来：

“我前额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的，好几天了，他在动。”

“小家伙？”

“是的，他已经活着了。”

她们走进屋子，互相搂着腰，就象以前在尼桑大路上，在阿尔热卢兹大路上一样。苔蕾丝记得她多么害怕她身上那个跳动的负荷。在她的心灵深处，该有多少激情浸透了这个还未成形的肉球呀！她想起那天晚上，她坐在房间里，坐在开着的窗户前。（贝尔纳从花园里对她喊道：“别点灯，有蚊子。”）她算了算，到分娩前还有几个月。她真想寻找一个上帝，求他答应让这个和她的脏腑息息相通的陌生的生命永远不出世。

六

奇怪的是，当苔蕾丝回忆起安娜和德拉特拉夫夫妇走后的日子时，总感到那是一段麻木的时期。原来讲好她要想办法向

阿泽韦多施加影响，让他罢手，可是，到了阿尔热卢兹以后，她只想休息，睡觉。贝尔纳答应不住他家的房子，而住在苔蕾丝家的房子里，因为那里比较舒适，又有克拉哈姑姑给他们料理一切家务琐事。别人怎么样，这与苔蕾丝有什么相干呢？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在她分娩以前，除了这种陶醉状态，她什么也不喜欢。每天早晨，贝尔纳都提醒她说她答应过要去找若望·阿泽韦多的，她听了很恼火，反驳他，开始忍受不了他。她的怀孕可能与这种脾气有关，正象贝尔纳想的那样。他自己也开始被一种摆脱不开的念头缠住了，这念头在他的家族中是那么普遍，虽然很少在三十岁以前表现出来。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害怕自己会死，这首先就使人奇怪。可他说："你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回答他什么好呢？这些出身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家族的人，他们那能吃能喝的体格，看起来异常健壮。把一棵松树栽到施过肥的那块土壤里，它长得很快，但树心很快就腐烂了，于是，在它长得正旺的时候就得把它砍掉。"这是神经性的"，人们对贝尔纳这样说。可是他感觉到金属表面上的这个瑕疵——一道裂纹。而且，不可想象的是，他不吃了，也不觉得饿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大夫呢？"他耸耸肩，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事实上，他也许觉得死亡判决书比疑惑不定更可怕。夜里，苔蕾丝有时突然被喘气声惊醒，贝尔纳的手抓起了她的手，把它贴在左胸上，让她感到心跳的间隙。她点起蜡烛，往一杯水里倒了点野莴苣汁。多巧呀，这种混合饮料能治病，她想。为什么就不能致命呢？什么也不能止痛，什么也不能真正使人入睡，除非是长眠。这个呻吟的男人，为什么他如此害怕能使他永远不再痛苦的东西呢？他比她先睡着了。这个宽大的身躯发出有时带有焦虑的鼾声，躺在他旁边怎

么睡得着呢？谢谢上帝，他再不接近她了——他觉得在一切活动中，房事是对他的心脏最危险的。黎明的鸡叫唤醒了农庄。圣—克莱尔的晨祷的钟声在东风中响着，苔蕾丝终于闭上了眼睛。这时，那个男人的身躯又活动起来，他象农民一样，穿衣很快（他把脑袋稍稍在凉水里浸一下），然后象狗一样地跑到厨房去，贪馋地寻找食橱里的剩餐，他就站在那里啃一只鸡骨架，吃一片凉腌肉，或是一串葡萄和一块用蒜摩擦过的硬面包，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一顿好饭。他扔给弗朗博和狄安内一些吃的，这两条狗的颚骨咬得格格响。雾也散发着秋天的气味。在这个时刻、贝尔纳不再难受了，他身上又感到青春的无限活力。野鸽很快就要回来了，得准备饵鸟，给它们挖去眼睛。十一点钟他进屋的时候；苔蕾丝还躺着。

“怎么样？小阿泽韦多的事？你知道，母亲在比阿里兹等你的消息哩，等你寄到‘保留信箱’的信。”

“你的心脏怎么样？”

“别提我的心脏了。你一提我就感到不舒服。显然，这证明是神经性的……你也认为是神经性的吗？”

她的回答从来不是他所期待的。

“谁知道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感觉如何。不能因为你父亲是心绞痛死的，你就……尤其在你这个年纪……当然，心脏是德斯盖鲁家的弱点。你多可笑，贝尔纳，那么怕死！难道你从没有象我那样深深感到自己是废物吗？没有？你不觉得我们这类人生活得多象行尸走肉吗？”

他耸耸肩，她的奇谈怪论使他厌烦。要出语惊人也不难，只要事事和理性唱反调。他又接着说：她不该和他浪费口舌，还不如留着去对付小阿泽韦多呢。

“你知道他十月中就要离开维尔梅亚了？”

到维昂德罗了，圣一克莱尔前一站，苔蕾丝想：“怎样才能使贝尔纳相信我没有爱过这小伙子呢？他一定以为我迷过这小伙子。和所有那些对爱情一无所知的人一样，他以为人家指控我的这类罪行只能归咎于爱情。”一定要让贝尔纳明白，在那段日子里，她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虽然她常常觉得他讨厌，她不相信换一个男人就能对她有什么帮助。话说回来，贝尔纳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她憎恶小说里描绘的，而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奇特的人物。

她认为自己认识的唯一高尚的男人就是她父亲。她竭力把这位激进派分子想得形象高大。他固执，多疑，脚踩几条船：地主兼工业家（除了他在贝城的锯木厂以外，他还在圣一克莱尔开了一家工厂，给自己和三亲六戚加工松脂），但他主要还是政客，他那斩钉截铁的态度使他吃过亏，可是在省里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他多么瞧不起女人！当人人都夸苔蕾丝聪明的时候，他连她也瞧不起。而自从出了这件大祸以后，他常常对律师说：“她们不是白痴就是歇斯底里神经质。”这位反教会分子却不好意思接近女人。他有时也哼哼贝朗瑞* 的小调，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当他面谈论某些事情，他象少年一样地满脸通红。贝尔纳从德拉特拉夫先生那里听说，拉罗克先生结婚的时候还是个童男。“他死了妻子以后，这些先生们还常跟我说他没有情妇。你父亲是个人物！”是的，他是个人物。可是，如果说，她从远处美化了他的形象，那么，他一走近，苔蕾丝

*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作家。

就看出了他的卑鄙。他很少来圣—克莱尔，更多的是去阿尔热卢兹，因为他不喜欢和德拉特拉夫一家见面。虽然约好不谈政治，可是，每逢德拉特拉夫夫妇在场，汤一端上来就开始了愚蠢的辩论，辩论很快就变得十分激烈。苔蕾丝觉得参加进去很丢脸，她高傲地不开口，除非人们谈到宗教问题。要是这样，她赶紧去声援拉罗克先生。人人都大声嚷，连克拉哈姑姑也听见了片言只语，投入这场混战，用聋子的可怕的嗓门叫着，发泄她这个老激进派的热情，“谁知道修道院里干些什么勾当。”其实，苔蕾丝想，姑姑比德拉特拉夫家谁都虔诚，只是她公开反对上帝，上帝竟能容许她长得又聋又丑，容许她从来没被男人爱恋过、占有过就死去。从德拉特拉夫太太离开饭桌那一天起，大家都同意以后避免抽象的争辩。况且，政治虽然足以使这些人大动肝火，他们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在这个基本原则上却是一致的：财产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东西。除非占有土地，否则生活没有价值。可是应不应该忍痛作出必要的牺牲呢？如果应该的话，牺牲到什么程度呢？苔蕾丝的“血液里有的是财产欲”，她真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她跟拉罗克和德拉特拉夫两家人故作姿态，用假象来遮盖共同的欲望。当父亲扬言“对民主忠心耿耿”的时候，她打断他的话：“用不着这么说，这里没有外人。”她说政治上的崇高伟大使她恶心，她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悲剧，因为在这个地区，最穷的人也有产业，而且一心还想多要点产业，这里，对土地、打猎、吃喝的共同喜好在所有人之间，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友情。而且贝尔纳还受过教育，人们谈起他时总说他出类拔萃。苔蕾丝也私下庆幸他是一位可以交谈的人。“总的来说，他是个鹤立鸡群的人……”她是这样看他

的，直到她遇见了若望·阿泽韦多那天。

在那个季节，夜里的寒意滞留在整个上午，下午吃点心的时间刚过，虽然太阳还很炙热，薄雾早早就预告了黄昏的来临。第一批野鸽飞来了，贝尔纳往往到傍晚才回家。不过这一天他直接去波尔多检查身体了，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干，”苔蕾丝回想，“我在大路上走了一个钟头，因为怀孕的女人应该走动走动。我避开树林，那里有一些捕野鸽的机关，走路随时都得停下来，吹口哨，一直等到猎人喊了一声，你才能继续往前走。可有时一声长长的哨声回答你，一群野鸽落在橡树丛里了；于是你得藏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坐在客厅或厨房的火前打盹，完全由克拉哈姑姑服侍我。正和上帝眼中没有他的女仆一样，我也毫不注意这个老姑娘，她总是瓮声瓮气地讲着厨房和农庄的事。她说着，说着，为的是不用费力去听别人说话，她讲的都是佃户们的凄惨的琐闻；她看护病人，怀着清醒的热忱夜里守护他们：快饿死的老头，干活一直干到死的老头，被人遗弃的残废人，象奴隶一样劳动的精疲力竭的妇女。克拉哈姑姑愉快地说着天真无邪的土语来引述他们最伤心的字眼。确实她只爱我一人，她跪下来给我解鞋带，脱袜子，用苍老的双手给我暖脚，而这一切，我都视而不见。”

巴利翁去圣一克莱尔的前一天来问有什么吩咐，克拉哈姑姑给了他一张要办的事情的清单，还把阿尔热卢兹的病人们的药方收集在一起。“你先去药房，达尔凯要配这些药，一整天也不嫌多……”

我和若望的第一次见面……我得回忆每一个细节。我决定

到没人用的打野鸽小屋去一趟，以前我和安娜一起在那里吃点心，我知道后来她喜欢在那里和阿泽韦多幽会。不，在我思想上，这完全不是朝圣。这边的松树长得很高，没法在这里打野鸽，这样我就不会惊动猎人了。小屋也没法再用，因为周围的树林挡住了视线。树梢向四处伸展，破坏了天空中宽阔的大道，而猎手窥伺的野鸽总是出现在这些大道上。你别忘了：十月的太阳还能烤人，我在沙土小路上蹒跚地走着，苍蝇向我围攻，我的肚子多么沉重！我渴望着在小屋里腐烂的长凳上坐一坐。当我推开小屋门的时候，一个青年走了出来，他光着头。我一眼就认出是若望·阿泽韦多，他的脸显得慌张不安，我以为我打扰了他的约会。我想走开，但办不到，说也奇怪，他直想挽留我。“别走，进来吧，夫人，我向你发誓你一点也不打扰我。”

在他再三邀请下，我走进小屋，我诧异里面寂静无人。也许一个牧羊姑娘从别的门跑了。但是没有树枝折断声。他也认出了我，他首先提到的是安娜·德拉特拉夫的名字。我坐着，他站着，就象照片上一样。透过他的薄绸衬衫，我瞧着我扎进针的地方，这不过是没有任何特殊用意的好奇心而已。他漂亮吗？端正的额头，他那家族所特有的温柔的眼睛，过于肥胖的两颊，还有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我最讨厌的东西：痤粒——热血奔腾的标志，还有那些流脓的东西，尤其是那双发湿的手。他用手绢擦擦手，然后跟我提手。他那美丽的目光在燃烧，我喜欢那张大嘴，它总是微微开着，露出尖尖的耳齿：一副全身发热的小狗的面孔，而我，我是什么样子呢？家族味十足，我还记得。一上来我就傲慢地、郑重其事地指责他“把混乱和分裂带进了一个体面的家庭”。啊！想想他当时真大吃一惊。年

轻人大笑了起来："那么你以为我要娶她？你以为我追求这个光荣？"我呆住了，我一眼看出在安娜的热情和这小伙子的冷漠之间隔着一道深渊。他热烈地为自己辩解，当然啦，怎么能不屈服于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魅力呢？玩玩，这谁也没有禁止，而且正因为他们之间不可能谈到婚姻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个游戏就更没有危险了。当然，他曾经装出和安娜有同样的打算……我趾高气扬地打断了他以后，他又激烈地辩解起来，说安娜本人可以为他作证，他克制自己没有走得太远，况且，他毫不怀疑，德拉特拉夫小姐将感谢他使她在忧郁寡欢的一生中经历这段唯一的、真正热情的时光。"你会说她在痛苦，夫人，可是你以为她对命运能期待什么比这个痛苦更美好的东西吗？我听说过你，我知道这些话可以对你说，你和这里的人不一样。当安娜在圣一克莱尔的一所老房子里安顿下来，开始她最阴郁的生活航程以前，我给了她一笔感情和梦想的资本，它也许能拯救她不至于绝望，至少，不至于变得粗俗。"他这种过分的狂妄和矫揉造作是使我气愤还是打动了我，这我已经记不清了。事实上，他说得那么快，一开始我跟不上，可是我的思想很快就适应了这滔滔不绝的议论。"你们以为我会盼望这门婚姻，我会在这沙洲上下锚，或者带个小姑娘上巴黎？当然，我会记住安娜迷人的形象，你刚才惊动我的时候，我正巧在思念她……可是，怎么能一成不变呢，夫人？每分钟都带来每分钟的欢乐，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欢乐。"

这种青春期动物的贪婪和这种智慧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很奇怪，我听着他讲，没有打断他。是的，我肯定感到眼花缭乱。我还记得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铃声，牧人们粗野的喊声，羊群就要走近了。我对青年说我们俩人呆在小屋里

也许会显得奇怪，我希望他回答说最好别出声，一直等羊群过去，那样的话，我们静静地呆在一起，彼此默契，我会觉得很高兴的（我的要求也高了，我盼望每一分钟都带来值得生活的东西）。但是若望·阿泽韦多一言不发，拉开小屋的门，然后很有礼貌地让我先出去。他看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才跟我走到阿尔热卢兹。这位伙伴在回家路上谈到多少话题啊！而我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有些我自认多少有所了解的问题在他嘴里奇妙地变得新鲜了，比如宗教问题吧。我重复我经常在家里发表的那番议论，他打断我说："是呀，当然……可是问题比这复杂……"确实，他在辩论上投下一种使我佩服的光辉……真是那么可佩服吗？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听完这些无聊的话会感到恶心。他说他很久以来就相信，除了探索和追求上帝之外，其他什么都无关紧要。"坐上一条船去海外，象避开死亡一样避开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找到了上帝，所以呆在那里不动，筑起避难所在里面睡大觉；我一直瞧不起他们……"

他问我读过雷内·巴赞*的《福戈神父传》没有，我勉强笑了一声，他又说这本书使他大为感动。他说："危险的生活，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恐怕不在于寻求上帝，而在于找到上帝，并且，一旦找到上帝，永远生活在上帝的轨道上。"他给我描述了"神秘主义者的奇遇"，抱怨说他的气质使他不能过这种生活，"就他所记得的，他从来没有纯洁过"。这样无拘无束，这么轻易地把自己和盘托出，这对我是多么新鲜！这和我们外省人个个谨小慎微，闭口不谈自己的内心生活多么不

---

* 雷内·巴赞（1853—1932），法国小说家。福戈神父（1859—1916），曾去北非传道，并死于北非。

同。圣一克莱尔的流言蜚语也只牵涉到表面现象，心灵是从来不暴露的。关于贝尔纳，究竟我知道什么？当我要向自己描绘他时，我总满足于那幅漫画，难道他身上没有比这多得多的东西吗？若望继续在说，我沉默着。我想到的只是家庭讨论中的老生常谈。我们这里，所有的车子都要“合乎车辙”，也就是说，车子的尺寸必须使车轮和车辙正好吻合，我也一样，一直到这一天为止，我的思想也是按照我父亲和我公婆的“车辙”的。若望·阿泽韦多光着头走路，我现在又看到他敞开的衬衫下露出孩子般的胸脯和那粗壮的脖子。我被一种生理的魅力迷住了吗？啊，上帝，没有！他是我遇见的人中，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一切的第一个男人。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在巴黎的老师和朋友们说了些什么话，写了些什么书。我不能把他看成特殊现象，他属于人数众多的优秀分子，“存在的人”，他说。他列举了一些名字，甚至没想到我居然连这些名字都不知道，而我也假装我并不是头一次听到这些名字。

拐过弯就看到了阿尔热卢兹的田地。“这么快！”我惊呼了一声。在这块生长过稞麦的贫瘠的土地上，沿着地面弥漫着燃烧的干草的青烟，在斜坡的凹处，一群羊象脏牛奶一样往下泻，仿佛在啃着沙粒。若望得穿过田地才能到达维尔梅亚。我对他说：“我陪你走，这些问题都使我非常感兴趣。”可是我们再找不到话说了。割剩的稞麦秆穿透了凉鞋，使我脚疼。我感觉出他希望独自一人呆着，大概是为了从容地思考刚才想到的一个念头吧。我提醒他我们没有谈到安娜，他说我们不能随意选择我们谈话或沉思的主题。“要不，”他超脱地说：“就得遵循神秘主义者发明的办法……象我们这样的人总是顺着某些潮流，服从某些倾向……”于是他又谈到他当时正在读什么

书。我们约好再见面来决定如何处理安娜的问题。他说话时心不在焉，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不作答，弯下身去，用孩子的姿势，将一个蘑菇在我眼前晃一晃，然后将它凑近鼻子和嘴唇。

七

贝尔纳站在门口盼着苔蕾丝回来。他一看见她的连衣裙在暗处出现，就叫了起来："我没病！我没病！象我这样的小伙子居然贫血，你想得到吗？真叫人不敢相信，不过这是真的，不能只看外表。我要进行治疗，弗勒疗法，这是砒霜，要紧的是我得恢复食欲……"

苔蕾丝记得她最初并不生气，贝尔纳说的话比往常更加碰不着她（仿佛它们来自更远的地方）。她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她的身心都向往另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一些贪心的人，一些一心只想知道，只想了解的人，一些只想"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这是若望非常满意地反复说的一句话。在饭桌上，她终于谈起了这次见面，贝尔纳叫了起来："你刚才没告诉我。你真是个怪人！怎么样？你们决定怎么办？"

她临时编了一个后来果然实行了的方案：若望·阿泽韦多同意给安娜写一封信，委婉地叫她不要再抱任何希望。苔蕾丝说这年轻人并不追求这门亲事，贝尔纳大声笑了起来：阿泽韦多家的人居然不想娶安娜·德拉特拉夫！"啊，有这种事！你疯了？没别的，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人呀，当他们知

道肯定要输的时候，他们是不冒险的。你还是太天真了，我的小姑娘。”

由于有蚊子，贝尔纳没让点灯，这样他就没有看到苔蕾丝的眼神。象他说的那样，“他又恢复了食欲”。波尔多的这位医生已经救了他的命。

“我常常会见若望·阿泽韦多吗？他在十月底离开了阿尔热卢兹……我们可能有五六次一同散步；我只记得我们一道给安娜写信的那一次。这天真的小伙子采用了一些他认为能安慰人的话语，而我觉得这些话是十分可憎的，虽然我对他什么也没说。我们的最后几次散步，在我的记忆中都融化在一起了。若望·阿泽韦多给我描述巴黎，描述他的友情，于是我想象出一个王国，那里的法律就是‘成为自己’。‘在这里你不得不撒谎一辈子，一直到死。’他是有意这样说的吗？他在怀疑我什么吗？照他的说法，我是忍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的。他对我说：‘你瞧瞧这单调的茫茫冰原，心灵都在这里冻住了，有时候冰裂开了一道缝，露出黑水，有人挣扎，消失了，又结了一层冰……这儿和别处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自己的规律，这儿和别处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然而都得服从这个阴郁的共同命运，有些人反抗，就产生了悲剧，对于这些悲剧，家族里是绝口不提的，正如这儿的人常说：不要声张……’”

“啊，对！”我叫了起来：我有时打听一位叔祖，一位奶奶，他们的照片从所有的像册上消失了，但是我从来得不到答复，只有一次，他们承认说：“他消失了……人们使他消失了。”

若望·阿泽韦多也怕我遭到这种命运吗？他说他不会想到和安娜谈这些事的，因为，尽管安娜恋着他，她的心灵十分简单，不太倔强，而且很快就会屈服。“可是你呢！在你所有的话里，我感到一种对诚挚的需求和渴望……”这些话是不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告诉贝尔纳呢？要想他能了解，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过至少让他明白我不是不战而降的。我记得我曾反驳那小伙子，说他用最巧妙的辞句来掩饰他对堕落行为的最卑鄙的赞许。我甚至引用我记得曾经读过的中学伦理书。“成为自己？”我重复说。“可是我们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用不着再发挥了；不过对贝尔纳来说，可能还得发挥。）阿泽韦多不承认有比自我否认更卑鄙的堕落行为了。他认为，没有一个英雄或圣人不是一再反省自己，不是先达到自己的限度。“得超过自己才能找到上帝，”他重复说。还有：“承认自己，这就迫使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自己与自己对峙，脱去面具，进行无诈的战斗。因此，这些摆脱思想束缚的人往往改信最狭隘的宗教。”

不要和贝尔纳讨论这种伦理学究竟站不站得住，甚至同意他说这些都是些可怜的诡辩，但是要让他明白，要他努力明白象我这样的女人可能受害到什么程度，而晚上，在阿尔热卢兹的饭厅里，我又有些什么感觉。贝尔纳在近旁厨房的顶里头脱靴子，一面用土话讲述一天打猎的收获。被捕获的野鸽在挣扎，使扔在桌子上的口袋一鼓一鼓的。贝尔纳慢慢地吃着，因为恢复了食欲而感到衷心欢喜。他满怀深情地数着几滴“弗勒”药水，说：“这就是健康。”屋子里炉火熊熊，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只要转一下安乐椅就能把穿着毡底鞋的脚放在火上取暖。他手拿着《小吉隆德报》闭上了眼睛，有时他打鼾，

可是常常我连他的呼吸也听不见。巴利翁老婆穿着破鞋还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然后送来了蜡烛台。接着就是一片寂静，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不了解这个偏僻的荒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寂静；寂静包围了这所房子，它仿佛在这大片的密林中化成了固体，树林里偶尔有只猫头鹰在叫，此外没有任何动静（在夜里，我们仿佛听见我们抑止住的抽泣声）。

“我体会这种寂静，主要还是在阿泽韦多走了以后。只要我知道天亮以后若望又会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存在就使得外界的黑暗不能为害，有他睡在附近，荒原和黑夜就都不是空荡荡的。自从他不在阿尔热卢兹，最后那次见面他约我一年以后再见，他说他满怀希望，希望我到那时会得到解脱（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是随便这么说的还是另有意思。我想这位巴黎人忍受不了寂静，阿尔热卢兹的寂静，面且他仰慕我，把我当作他唯一的听众），自从我离开了他，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仿佛跌进了愈来愈浓的黑暗中，有时我自问我能不能在窒息以前到达有自由空气的地方。一月里我分娩，一直到那时，没有发生什么事……”

想到这里，苔蕾丝犹豫了。她竭力不去回想若望走后第二天在阿尔热卢兹发生的事。“不，不，”她想到，“这事和我一会儿要向贝尔纳解释的事毫不相干，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毫无结果的线索上。”但是她的思想是不驯服的，它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你是无法阻拦的。苔蕾丝在她的记忆中抹不掉这个十月的夜晚。贝尔纳正在二楼脱衣，苔蕾丝在等待，等木头烧完了再去他那儿，她很高兴能单独呆一会儿。若望·阿泽韦多这一刻正在干什么呢？也许他正在和她谈起过的小酒吧间里喝

酒，也许（夜是那么温柔）他正坐着汽车和一位朋友在寂静无人的布洛尼森林里兜风，也许他正伏案工作，而巴黎正在远处喧嚣。寂静，这是他创造的，是他征服的，用来压倒尘世的嘈杂，而不是由外界强加给他的，不象使苔蕾丝透不过气来的那种寂静。寂静是他的作品，而且它不越过灯光的范围，不越出摆满了书籍的书架……苔蕾丝正这么沉思着，突然狗叫了起来，接着又呻吟了几声，一个熟悉的声音，无力的声音，在大门内的走道里喝住了狗。安娜·德拉特拉夫打开了门。她是从圣—克莱尔一路摸黑走来的，鞋上满是泥。在她那衰老的小脸蛋上，眼睛闪着光。她把帽子往安乐椅上一扔，问道："他在哪儿？"

苔蕾丝和若望在写完信并且寄出以后，以为这件事就了结了，仿佛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一个人会屈从于某些理由，接受某些劝说！他们万没想到安娜不肯放手。她躲过母亲的监视，坐上火车。在阿尔热卢兹黑暗的道路上，树梢之间的暗朗天空的亮光引导她前进。"关键在于见到他，如果她见到他，他会被她重新征服的；一定得见他。"她那么急切地要回到阿尔热卢兹，一路跌跌撞撞，踩在车辙里扭伤了脚。而现在苔蕾丝竟然对她说若望已经走了，他已经去巴黎了。安娜摇摇头，她不信，她不能信，否则她会因疲乏和失望而倒下来的。

"你撒谎，你一直在撒谎。"

苔蕾丝想分辩，安娜又说：

"啊！你呀，你可真有家族性！你装出一副没有偏见的样子……可是，结婚以后，你马上就成为家族里的人了……对，对，你以为是为我好，你出卖我，为的是救我，嗯？别辩解了吧。"

她又打开门，苔蕾丝问她去哪儿。

“去维尔梅亚，去他家。”

“我跟你说他已经走了两天了。”

“我不信。”

她出去了，苔蕾丝于是点着了挂在大门内走道上的灯，赶上了她：

“你走错路了，小安娜，这是去毕乌尔吉的路，维尔梅亚在那边。”

她们穿过草场上散发的浓雾。几条狗被惊醒了。这儿就是维尔梅亚的橡树，那座房子不是沉睡而是死去了。安娜围着这座空墓转，用两只拳头捶门。苔蕾丝把灯放在草地上，木然地站着。她看到她好友的轻盈的身影贴近楼下的每扇窗子。安娜一定在呼唤一个名字，但她没有大声叫，知道叫也没用。有一会儿，房子遮住了她；她又出现了，又走到门口，靠着门槛瘫了下来，双臂抱着膝盖，头埋在膝盖中间。苔蕾丝把她扶起来，拉着她回家。安娜踉踉跄跄，一面说：“我明天就去巴黎，巴黎也不见得那么大，总能在巴黎找到他的……”但她的声调象一个顶不下去，已经开始屈服的孩子。

被她们的话声惊醒的贝尔纳，穿着睡衣，在客厅里等她们。兄妹之间吵了一架，苔蕾丝不该回避这段往事。这个男人居然粗暴地抓住疲乏不堪的小姑娘的手腕，把她一直拖到三楼的一间房里，锁上房门，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丈夫，苔蕾丝，再过两小时，这个贝尔纳就将是你的审判官。家族性支配他的思想，使他毫不犹豫。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知道为了家族的利益他该怎么办。你满心忧郁地在准备一个长长的辩护词，可是，只有无原则的男人才会接受外来的理由。贝尔纳才不理会你这套辩

解呢。“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他永远知道他该怎么办。万一他犹豫了，他会说：“我们家里谈过这件事，我们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判决词，这你怎能不信呢？你的命运已经永远决定了，你还不如睡觉吧。

八

德拉特拉夫夫妇把被征服的安娜带回到圣一克莱尔，从这以后，一直到分娩以前，苔蕾丝再没离开阿尔热卢兹。在十一月的漫漫长夜里，她真正体会到阿尔热卢兹的寂静。给若望·阿泽韦多的信杳无回音。也许他认为这个外省女人不值得他招惹上通信的麻烦。首先，一个怀孕的女人永远不会留下美好的回忆。也许，他从远处看苔蕾丝，认为她平淡乏味，这个傻瓜，她要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就会把他留住的。她那容易使人误解的单纯，那毫无掩饰的眼光，那从不犹豫的举止，这一切，他能明白多少呢？事实上，他以为她象小安娜一样相信他的话，愿意抛弃一切跟他走。若望·阿泽韦多对在进攻者还来不及拆除围攻以前就缴械投降的女人存有戒心。他最害怕的是胜利，是胜利的果实。然而，苔蕾丝努力生活在这个小伙子的世界里，可是若望所欣赏的那些书，她让人从波尔多买来的那些书，是多么莫名其妙。她整日无所事事！不能要求她为婴儿做衣服。“这不是她干的活，”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在农村，很多妇女生孩子时死去。苔蕾丝说她也会和她母亲一样死去，她一定逃不过这一关，这些话惹得克拉哈姑姑哭哭啼啼，苔蕾丝

还总要添一句说，死了就算了，她才不在乎哩。撒谎！她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热望活下去，贝尔纳从来没有那样体贴过她。“他关心的不是我，而是我怀着的孩子。他操着那难听的口音老是说：‘再吃点土豆泥……别吃鱼……你今天走路够多的了……’”这些话我听着无动于衷，正象一个陌生的奶妈对别人为了她的好奶汁而对她殷勤照料一样无动于衷。德拉特拉夫一家崇敬我，把我当作一个圣瓶，保存他们的后代根苗的容器。毫无疑问，必要的话，他们会为了保全胎儿而牺牲我的生命，我失去了我个人生命的感觉。我只是一根蔓枝，在家族眼中，只有我怀中的果实才有价值。

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得生活在这黑暗中。仿佛这数不清的松树还不够似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又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当圣一克莱尔唯一的大路即将不能通行的时候，我被带回镇上，住在一所和阿尔热卢兹的房子差不多阴暗的屋子里。广场上的老梧桐树还在和风雨争夺树叶。克拉哈姑姑除了阿尔热卢兹以外在别处都住不惯，所以她不愿意呆在我身边，但她常常坐着她那“合乎车辙”的马车来，风雨无阻，她给我带来我小时候爱吃的，她以为我当时仍然爱吃的食品，一种叫作米克的稞麦和蜂蜜做成的灰色团子，一种叫作福加斯或者鲁马扎德的糕点。只有在餐桌上我才见到安娜，她不再理睬我，她似乎认命了，屈服了，一下子失去了她红润的脸色。她的头发梳得太紧，一对难着的苍白的耳朵露在外面。没有人提起小德基莱姆的名字，但是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安娜虽然还没说“行”，但她已经不再说“不行”了。啊，若望没有看错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用缰绳套住她，让她乖乖听话。

贝尔纳身体不好，因为他又喝上开胃酒了。这些人在我周围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们老是谈本堂神父（我们住在神父宿舍对过）。他们在琢磨，比如："他为什么一天四次穿过广场，而每次回去一定是走另一条路……"

听若望·阿泽韦多提过几次，苔蕾丝比较注意这位年纪不太大的神父了，他和他的教民没有交往，他们都说他骄傲："他不是咱们这儿需要的那种人。"他来德拉特拉夫家拜访了有数的几次，苔蕾丝注视他发白的两鬓和高耸的额头。没有一个朋友，他每天夜晚是怎么过的呢？他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呢？"他很守时，"德拉特拉夫太太说，"他每天晚上礼拜圣像，但他缺乏热情，我觉得他不是所谓虔诚的人，至于慈善事业，他根本置之不理。"她叹息他取消了慈善会的鼓号队，家长们抱怨他不陪孩子们去足球场玩。"整天埋头看书，这倒不错，可是教区很快就给丢了。"苔蕾丝为了听他讲道，常去教堂。"你有身孕可以不去教堂，孩子，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要去教堂。"神父宣讲教义或伦理不带一点个人情感。但是苔蕾丝对声音的抑扬顿挫，对手势，都很感兴趣，有时候，一个字仿佛比别的字分量重……啊！他，也许他能帮助她清理她混乱的内心世界。他和别人不同，他也作了一个悲剧性的选择，除了他的内心孤独之外，黑袍又给穿黑袍的人带来了周围的空寂。他从每日的礼仪中吸取什么安慰呢？苔蕾丝很想参加平日的弥撒，那时教堂里只有唱圣诗的孩童，神父俯身对着一块面包，喃喃说些什么。但是这样做会使家里和镇上的人感到奇怪，人们会叫嚷这是改宗。

苔蕾丝在这段期间尽管很痛苦，但她真正忍受不了这种生活还是从分娩以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她和贝尔纳从来没

有吵过架，而且她对公婆的恭敬胜过她丈夫自己。悲剧就在这里。悲剧就在于没有任何决裂的理由，不可能预料会发生一件事来阻止生活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直至死亡。不和睦意味着在相遇的地方相互顶撞，但是苔蕾丝和贝尔纳从来没有相遇过，更说不到她和她的公婆了。他们说的话碰不着她，她也从未想到有回答的必要。他们用的字眼是共同的词汇吗？他们给予主要的字眼不一般的意思。苔蕾丝有时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而全家人都认定这位年轻女人爱说俏皮话。“我假装听不见，”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她要坚持的话，我假装不在乎，她知道这一套对我们不起作用……”

然而，德拉特拉夫太太忍受不了苔蕾丝的这种矫揉造作，苔蕾丝听不得别人感叹地说她和小玛丽多么相象。这种经常的感叹（“这小家伙，你可不能说不是你生的……”）使年轻女人处在一种极端的感情中，而她却不总是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这孩子没有一点象我，”她坚持说，“瞧瞧这深色的皮肤，这对黑眼睛，再瞧瞧我的照片，我小时候是苍白的。”

她不愿意玛丽长得象她。这块肉体从她的肉体中分离出去了，她希望不再和她有任何共同点。流言蜚语传开了，说她可没被过多的母爱挤得喘不过气来。但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苔蕾丝是照她自己的方式爱女儿的：“当然啦，不能要求她看着小家伙洗澡，或是换尿布，这不是她的调调；不过我看见她整晚整晚地坐在摇篮旁边，也不抽烟，瞧着婴儿睡觉……再说我们有一个很认真的保姆，而且还有安娜，啊！这个女孩子，我向你担保她将来一定是个出色的小妈妈……”自从家里有了一个婴儿，安娜确实开始了新生活。摇篮总是吸引女人的，特别是安娜。她怀着极大的欢乐摆弄孩子。为了能自由地去看婴儿，她

和苔蕾丝和解了，然而，除了一些姿势，一些亲昵的称呼以外，两人间往日的温爱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女孩子特别担心作为母亲的苔蕾丝会妒忌。“小家伙跟我比跟她母亲更熟。她一见我就笑。那天我抱着她，苔蕾丝想接过去，孩子就哭叫起来。孩子喜欢我，弄得我有时很为难。”

安娜没有理由感到为难。生活在这一时刻的苔蕾丝对她女儿，如同对其他的一切，毫不留恋。她远远看着人、物、她自己的身体、甚至她自己的精神，这些都是海市蜃楼，是悬挂在她身外的一种雾气。在这一片空虚中，只有贝尔纳是可怕的现实，他的肥胖，他的鼻音，还有那种盛气凌人的声调，那种自满。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怎样离开呢？而且到哪里去呢？天热了刚不多几天，苔蕾丝就觉得萎靡不振，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她将干出什么事来。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她不记得有任何意外事件，有任何争吵，她只记得，在基督圣体节那天，当她从半开的百叶窗里窥视外面的宗教游行时，她比往常更厌恶她丈夫。贝尔纳几乎是走在天盖后面的唯一的人。几秒钟的工夫，村里变得空寂无人，仿佛放到街上来的不是一只羔羊，而是一头狮子……人们都藏在家里，免得被迫脱帽或者跪下。一旦危险过去，大门才一扇扇重新打开。苔蕾丝端详着神父，他几乎是闭着眼走路，两只手捧着那古怪的东西。他的嘴唇在微动，他的神情这么痛苦，是在跟谁说话呢？而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贝尔纳，“他在尽自己的义务。”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下一滴雨。贝尔纳生活在对火灾的恐惧之中，而且他的心脏又难受起来。在卢夏那边，五百公顷的森林烧光了。“要是刮北风的话，我的巴利萨克松林也完了。”

苔蕾丝期望这无法变更的天气给她带来点什么，是什么，她也不清楚，也许永远就没有雨了……有一天，周围的森林都会噼噼啪啪地燃烧，连镇子也不能幸免。为什么荒原上的村子从来不着火呢？火灾总是选上了松林，而从不选人，她觉得这不公平。在家里，人们没完没了地讨论起火的原因：是扔了一个烟头吗？还是故意放火？苔蕾丝梦想有一天她夜里起来，走出房子，走进灌木最茂密的森林，扔下她的香烟，直到漫天的浓烟污染了晨空……但是她驱散了这个念头，因为她血液里流着对松林的爱，她恨的不是树。

现在该正视她干的那件事了。怎样对贝尔纳解释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点点地告诉他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那是马诺发生大火的那一天。他们一家正在匆忙地吃午饭，有人走进饭厅。一些人说火离圣—克莱尔仿佛还老远，另一些人坚持要敲警钟。燃烧的松脂的香味弥漫在炽热的空气中，太阳仿佛也被污染了。苔蕾丝还记得，贝尔纳转过头去听巴利翁的汇报，他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放在水杯上，忘了缩回来，“弗勒”药水一滴滴掉在水杯里。他一口喝下药水，而热得发懵的苔蕾丝就没想到提醒他他喝了双倍的剂量。大家都离开了饭桌，只有她还在那里剥开新鲜杏仁，冷冷冰冰，置身于这番骚动之外，对这场灾祸无动于衷，如同对除她自己的灾祸以外的一切灾祸一样。警钟没有敲。贝尔纳终于回来了。“你不惊惶失措，这一回算是做对了，是马诺那边着火了……”他又问道：“我喝过药水了吗？”不等苔蕾丝回答，他往水杯里又倒了几滴，她没有说话，大概是因为懒吧，因为累吧。她当时希望什么呢？“我可不是故意沉默的。”

然而，那天晚上，当帕德梅医生来到呕吐哭闹的贝尔纳床前，问苔蕾丝白天的经过的时候，苔蕾丝却对餐桌上所见到的事只字不提，而原来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提醒医生注意贝尔纳经常服用砒霜，这不会连累她。她可以想出这样的话："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们都被火灾吓坏了……可是我现在可以起誓，他服用了双倍的剂量……"但她沉默不语，她有丝毫想开口的意思吗？午饭的时候，这个行动就在她心里，不过她没意识到，而现在，行动从她心灵深处露了头，虽然它还不成形，但已被她模糊意识到了。

医生走了以后，她看着终于入睡的贝尔纳，她想："没有证明就是这个，这也可能是盲肠炎，虽然没有任何别的征象……或者是传染性感冒。"可是第三天贝尔纳就起床了。"很可能就是这个。"她没有起誓，她想证实一下。"是的，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可怕的诱惑；我只是想满足一下稍微有点危险的好奇心。我记得头一次我在贝尔纳进饭厅以前往他的水杯里倒了几滴弗勒药水，我说：'就这一次，为了弄明白……我这就知道是不是这个使他病倒的。就这一次，以后不干了。'"

火车减速，然后长鸣了一声就又开动了。黑暗中有两三处火光，这是圣一克莱尔车站。可是苔蕾丝再没有什么可审查的，她陷在张着大嘴的罪恶深渊中，她被罪恶吞吃了。接着发生的事，贝尔纳和她一样清楚。他突然又犯了病，苔蕾丝日夜守着他，虽然她显得精疲力竭，而且什么也吃不下（以至于他劝她试试弗勒药水，她还请帕德梅医生开了一张处方）。可怜的医生！他对贝尔纳吐出的发绿的液体感到吃惊，他真不敢相信一位病人的脉搏和体温竟会如此不协调，他曾多次见过伤寒病人

脉搏平稳，虽然发着高烧，而贝尔纳的脉搏十分快，但体温却在正常体温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大概是传染性感冒，感冒，这就解释了一切。

德拉特拉夫太太想请一位名医来会诊，可又怕帕德梅医生不高兴，他是家里的老朋友了。再说，苔蕾丝也害怕刺激贝尔纳。可是，八月中，在一次更可怕的发作以后，帕德梅主动提出请一位同事来会诊，幸好，第二天，贝尔纳的病情好转，三个星期以后，就剩下病后的休养了。“我好险，”帕德梅说，“如果那位名医赶上来了一趟，这次治疗的整个功劳就归他了。”

贝尔纳坐车来到阿尔热卢兹，他想打打野鸽来恢复健康。苔蕾丝这时十分劳累，克拉哈姑姑得了急性关节炎，起不了床，一切都落在这个年轻女人身上：两个病人，一个孩子，还有克拉哈姑姑没干完的那么多事。苔蕾丝一片热忱代替克拉哈姑姑来照顾阿尔热卢兹的穷人。她走遍各个农庄，象姑姑一样，让人按处方治疗，自己掏腰包给人买药。看到维尔梅亚农庄一直关闭着，她也没有感到忧愁，她不再想若望·阿泽韦多了，不再想世界上任何人。她独自穿过隧道，晕头晕脑地。她正处在最暗的地方。一定得不加思索地，不顾一切地，走出这片黑暗，这片烟雾，走到自由空气里去，快！快！

十二月初，贝尔纳旧病复发，躺倒了。一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发抖，两腿失去知觉动不了。从此大难临头！德拉特拉夫先生一天晚上从波尔多请来了一位会诊医生，他检查了病人以后，很久不说话（苔蕾丝举着灯，巴利翁的老婆还记得当时苔蕾丝的脸色煞白），在昏暗的楼梯口，帕德梅怕苔蕾丝偷听，压低嗓子对他的同事说，药剂师达尔凯给他看了两张

有人窜改的处方，一只罪恶的手在第一张处方上添上了：弗勒药水。第二张处方上有大剂量的哥罗仿、洋地黄溶液和乌头碱。是巴利翁把这两张处方连同别的处方一起送到药房的。达尔凯照付了这些毒品以后，焦灼不安，第二天就跑去找帕德梅……是的，这些事情，贝尔纳和苔蕾丝本人一样清楚。一辆救护车将贝尔纳火速送往波尔多住院。从这一天起，他的病势好转。苔蕾丝一人留在阿尔热卢兹。尽管她多么孤独，她感到周围一片嘈杂；好象一头藏匿的野兽听见一群猎狗从四面逼近；她精疲力竭，仿佛急跑了一段路；她似乎快到终点了，她已经伸出手去了，却突然重重摔倒在地，两条腿累得动弹不了。冬天将尽的时候，有天晚上她父亲来看她，恳求她为自己申辩。一切还可以挽回。帕德梅已经答应撤回起诉，他也不能肯定说有一张处方不完全是他的手迹。至于乌头碱、哥罗仿和洋地黄溶液，他不可能开这么大的剂量，可是，既然在病人的血液中没有发现一丝一毫这种毒品……

苔蕾丝还记得她和父亲在克拉哈姑姑床前的那次争吵。木柴的火光照亮了房间，他们谁也不想点灯。她用孩童背书（这课书是她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记熟的）的单调声音解释说："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男人，他不是阿尔热卢兹本地人，他跟我说，既然我派人去达尔凯那里，他希望我能捎上他的处方；他欠达尔凯钱，所以不愿意亲自去药房……他说好到我家里来取药，可是他没给我留下姓名，也没有地址……"

"想个别的借口吧，苔蕾丝，我以家族的名义请求你，想个别的借口吧，倒霉的孩子！"

拉罗克爸爸顽固地重复他的请求；聋姑姑靠着枕头半坐半躺着，她觉得苔蕾丝正受到致命的威胁，呻吟道："他跟你说

什么？他们要你干什么？他们为什么伤害你？”

苔蕾丝居然还有力气对姑姑微微一笑，并且拉着她的手，一面象上教理问答课的小姑娘一样背诵：“这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人，天太黑，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没告诉我他住在哪个农庄。”有一天晚上，他来把药取走了。可惜，家里人谁也没有看见他。

九

圣一克莱尔终于到了。苔蕾丝在下车时没被人认出来。巴利翁去交车票的时候，她已经绕过车站，越过堆在那里的木材，走上了大路，路上停着家里的双轮马车。

这辆车现在就成为她的避难所了。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她再不怕会碰见人了。她费了好大劲才重新拼凑起来的那篇叙述一下子崩溃了，这个准备好的忏悔词烟消云散了。不，没有什么可以说出来为自己辩护的。就连一个理由也提不出，最简单的是沉默，或者只回答问题。她害怕什么呢？今夜和别的夜晚一样也将过去，太阳明天照样升起，她肯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她总能脱身的。而且，除了这种麻木冷漠，除了将她与世界甚至与她自己隔绝的这种绝对的超脱以外，还能发生什么更糟的事呢？是的，虽生犹死，她体验到死亡，在一个活人还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体验到死亡。

在大路拐弯的地方，她的习惯于黑暗的眼睛认出了那个庄

园，它那儿所矮矮的房屋很象几头躺着睡熟了的牲口。以前，安娜总怕这里的一条狗窜到她的自行车轮子中间去。再过去，榛树那边是洼地，在最炎热的天气里，一股微微的凉气吹拂在年轻姑娘们灼热的双颊上。一个孩子骑着车，遮阳帽下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按着车铃，一面叫道："你们瞧，我两手放把了！"这个模糊的印象，还有她对那些流逝的岁月的一切回忆挽留她，好让她那疲惫不堪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休息。她合着马蹄小跑的节奏机械地重复说："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的生命一片空虚——无边无际的孤独——看不到出路的命运。"啊！唯一可能的举动，贝尔纳是不会做的。要是他张开双臂，什么也不问！要是她能把头靠在一个人的胸脯上，要是她能倚着一个活人的身体哭泣！

她望见那个斜坡了，一个热天，若望·阿泽韦多曾经在那块地里坐过。她竟然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她能在那里施展才能，她周围的人也都理解她，也许还赞赏她，爱她！然而，孤独紧紧缠住她，比脓疮缠住麻风病人还厉害。"谁也不能帮助我，谁也不能伤害我。"

"先生和克拉哈小姐来啦。"

巴利翁拉住缰绳，两个人影走过来。还很虚弱的贝尔纳前来迎接她了，他急于知道那个消息，好放心。苔蕾丝欠身起来，远远地就喊道："撤销诉讼！"回答只是："早就料到了！"贝尔纳挽着姑姑爬上马车，接过缰绳。巴利翁走着回去。克拉哈姑姑坐在这对夫妻中间。得凑近她的耳朵大声嚷，告诉她一切都解决了（再说她对这个悲剧一知半解）。聋姑姑照往常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起来，她说他们总是用这套

策略，她说这是德莱福斯事件* 的重演。“毁谤吧，毁谤吧，总会留下破绽的。那时他们强大得很，而共和派不该放松警惕的。只要对他们稍微放松，这些发臭的畜生就会扑上来……”有了她在那里叨唠不休，夫妻两人就免得交谈了。

克拉哈姑姑喘着粗气上楼，手里拿着一个烛台：

“你们还不睡？苔蕾丝一定累坏了。睡房里有一杯汤和冷鸡。”

然而夫妻两人在大门内走道里站着。老姑姑看见贝尔纳推开客厅的门，让苔蕾丝先进去，他跟着也消失了。老姑姑要是不聋的话，她会贴着耳朵听……不过用不着对她，这个活埋在四堵墙壁中间的人存戒心，但她还是吹灭了蜡烛，摸着黑下楼，眼睛凑到钥匙孔前往里看：贝尔纳正在挪动一盏灯，他的面孔被照亮了，显得既胆怯又庄严。姑姑看见坐着的苔蕾丝的背影，她已经把大衣和帽子扔在安乐椅上了，火烤得她的湿鞋冒烟。有一会儿，她转过头来看她丈夫，老太婆很高兴地看到苔蕾丝在微笑。

苔蕾丝在微笑。在从马厩到住屋的这短暂的空间和时间里，她走在贝尔纳身边，突然明白，或者以为明白，她该怎么做。她稍一接近这男人，想解释，想倾吐衷肠的希望就化为乌有了。当我们最了解的人不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在整段旅程中，苔蕾丝不自觉地努力塑造一个能理解她，能试图理解她的贝尔纳的形象，可是，她头一眼就看出

* 德莱福斯事件，法国军官、犹太人德莱福斯（1859—1935）被诬告犯叛国罪，此案件在当时的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了他的原形。这个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为别人设身处地想过，他从来没有设法摆脱自己的偏见，好看看对方是怎么想的。贝尔纳当真肯听她说吗？他在那间低矮而潮湿的大房间里来回踱着，有几处腐烂的地板在他脚下嘎嘎作响。他不瞧他妻子，他有经过长久考虑的满肚子话要说。苔蕾丝也一样，她知道她要说什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我们从未想到的那个办法。她想说："我走，贝尔纳。你别为我担心。我可以马上走，消失在黑夜里。我不怕森林，也不怕黑暗。它们都很熟悉我，我们相互很熟悉。我的形象就是按照这块贫瘠不毛的土地塑造的，除了过路的小鸟和流窜的野猪以外，一片死寂。我同意被抛弃，把我的照片全部烧掉，甚至别让女儿知道我的名字，让家里人觉得仿佛从来没有我这个人。"

苔蕾丝已经开口了，她说：

"让我销声匿迹吧，贝尔纳。"

贝尔纳一听见这个声音，转过身来。他脸上的青筋暴起，从房间的那一头直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你还敢表示意见？表示愿望？够了，一个字也别再说了。你只有听着，接受我的命令，照我的不能更改的决定去办。"

他不再结巴了，他说的是细心准备好的词句。他靠在壁炉上，语调严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瞧着。苔蕾丝不再害怕了，她想笑，他真滑稽可笑；这个人真滑稽可笑。他这副可憎的腔调除了在圣一克莱尔以外，谁听了都会发笑，不管他说了些什么，她一定要走。为什么有这场轩然大波？让这个傻瓜从活人中消失掉，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她注意到他那拿着抖动的纸片的手指甲十分肮脏，他没戴衬衫假袖，他属于这类乡巴佬，

他们一走出自己那个窝就显得十分可笑，他们的生命对任何事业，任何思想，任何人都无足轻重。人们给一个人的生命以无限的重要性，这只是出于习惯。罗伯斯庇尔有道理；还有拿破仑，还有列宁……他看见她在笑，更生气了，提高了声音，于是她只得听着：

“你在我手掌中了，你明白吗？你必须服从家族的决定，不然……”

“不然……怎么样？”

她不想再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她用一种挑衅嘲弄的声调喊道：

“太晚了！你已经作了替我辩护的见证，你再没法反悔了，不然你就得承认做了假见证……”

“什么时候都能发现新线索。那个没用过的证据，我把它藏在书桌里了。没有起诉期限的规定，上帝保佑！”

苔蕾丝打了一个冷战，问道：

“你要我干什么？”

他瞧着他纸上记的纲要，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苔蕾丝谛听阿尔热卢兹的寂静。离鸡叫的时间还早，在这片荒漠上没有一泓流水，没有一丝微风吹动数不清的树梢。

“我决不在任何个人考虑前面让步。我，我不算数，只有家族算数。我的一切决定都是从家族的利益着眼的。为了家族的声誉，我同意了做欺骗国家法律的事。上帝会审判我的。”

苔蕾丝十分讨厌这种夸张的声调，她真想恳求他说得简单一些。

“为了家族的利益，一定得使人们相信我们很和睦，使他们觉得我对你的清白无辜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要尽可能地

保护我自己……”

“我使你害怕了，贝尔纳？”

他喃喃地说：“害怕？不，是憎恶。”接着又说：

“咱们得快一点，一次都讲清楚。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座房子，住到旁边德斯盖鲁家的房子里去。我不要你姑姑住在我家。你的饭菜由巴利翁老婆端到你房间里。禁止你走进任何别的房间，不过我不阻止你到树林里跑跑。礼拜天我们一起去圣—克莱尔教堂做大弥撒。一定要让人看见我们挽着手臂，每月第一个礼拜四，我们坐着敞篷马车去贝城赶集，和以前一样去你父亲家。”

“那玛丽呢？”

“玛丽明天就由保姆带到圣—克莱尔去，然后，我母亲带她去南方。我们可以找一个健康的理由。你总不能希望我们把玛丽留给你吧？她也一样，一定得保护起来。我去世了，就该她在二十一岁时接受产业了。害死丈夫以后再害孩子……为什么不呢？”

苔蕾丝站了起来，抑制自己没有叫出来：

“那么你以为我是为了松林才……”

看来，在促使她行动的千条隐秘的动机中间，他一条也没有找到，却臆想出一个最卑鄙的动机：

“这是当然，为了松林……为什么？只要采取淘汰的办法就行了。我看你能举出任何别的动机吗……再说，这无关紧要，我也不再感兴趣了。我不再琢磨这些问题，你再什么也不是了，存在的只有你用的姓，唉！再过几个月，等人家都相信我们夫妻和睦，等安娜和德基莱姆儿子结了婚……你知道，德基莱姆家要求推迟婚期，他们要考虑……到那时候，我就可以

在圣一克莱尔住下去，而你，你就留在这儿。你得了神经衰弱症或是别的什么病……”

“比方说，疯狂症？”

“不，那样对玛丽不利。反正不愁找不到叫人相信的理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苔蕾丝低声说道：“呆在阿尔热卢兹……一直到死……”她走到窗前，推开窗。贝尔纳在这一刻真正感到欢乐。这个一直使他受窘，受侮辱的女人，今晚总算被他制服了！她一定感到多么受鄙视！他为自己的节制感到骄傲。德拉特拉夫太太总对他说他是个圣人，全家人也夸他有高尚的心灵，今晚他头一次感到自己的伟大。他在疗养院的时候，别人十分委婉地告诉他苔蕾丝想谋害他，而他呢，处之泰然地保持着自己备受赞扬的冷静。在没有能力热爱别人的人眼中，不存在任何真正严重的事。贝尔纳既然没有爱，在严重的危险被排除以后，就只感到一种战栗的欢乐，仿佛一个人得知长期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原来是个狂暴的疯子。可是，今晚贝尔纳感到自己的力量；他制服了生活。他欣赏的是：一个正直而头脑清楚的人是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即使在这个乱子以后，他也要坚持说一个人的不幸总是咎由自取的。最严重的灾祸，瞧他已经处理了，就和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件事几乎不会有人知道，他会保住面子，不会再有人可怜他，他不愿意别人可怜他。既然决定权在自己，那么，和一个怪物结了婚又有什么屈辱的地方呢？再说，单身汉的生活也有它的好处，而且，由于他接近了一次死亡，很奇妙地，他更爱好产业，打猎，汽车，一切吃的喝的，一句话，爱好生活。

苔蕾丝一直站在窗前；她看见了一些铺地的白沙石，闻见

了被防羊群的栅栏围住的菊花的香味。更远一点，黑黝黝的一片橡树遮住了松林，但是松脂的气味却弥漫在夜空。苔蕾丝知道松林包围着这所房子，它们象一支敌军，虽然看不见，却近在咫尺。她谛听这些卫兵们的低沉的哀怨，它们将看着她奄奄一息地打发冬天，气喘吁吁地度过三伏天；它们将是这个慢性窒息死亡的见证人。她关上窗，走近贝尔纳：

“那么你以为你能用武力把我扣在这里吗？”

“随你便……不过你要明白，你只有捆着手才能走出去。”

“太夸张了吧！我了解你，别装出一副不是出于你本性的凶相。你不会让家族蒙受这个耻辱的！我完全放心。”

于是，他象一个反复权衡过利害得失的人开导她，说明出走就等于承认有罪。那样的话，要避免玷污家族的声誉就只有将坏死的肢体切除掉，抛弃掉，并当众唾弃它。

“这正是我母亲原来想让我们采取的方案，你想想！我们已经打算让审判按常规进行下去了；要不是有安娜和玛丽……不过，还有时间，你不用急于回答。我等你到天亮。”

苔蕾丝低声说：

“我还有父亲。”

“你父亲？可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有他的事业，他的党派，他代表的思想，他一心只想掩饰这件丑事，不惜一切代价。你至少得承认他给你出了不少力。这件案子草草了事，正是亏了他……再说，他一定把他的意见正式告诉你了吧……没有？”

贝尔纳不再提高嗓门了，变得几乎彬彬有礼，并不是他有丝毫的同情心。而是这个连呼吸声几乎都没有的女人终于倒下了，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换了另一个男

人，他的幸福是经不起如此打击的。而贝尔纳因为顺利地纠正了一切而感到骄傲，谁都会出差错的，而且，在苔蕾丝的问题上，大家都看错了，连德拉特拉夫太太也不例外——而她一向能对周围的人作出敏捷的判断。这是因为人们现在不太考虑原则，他们不再相信象苔蕾丝所受的那种教育会有什么危险；她是个怪物，这是无疑的；可是说也枉然：要是她信上帝……恐惧就是明智的开始，贝尔纳这么沉思着。他还在想，全镇的人都急着看他们丢脸，礼拜天，当他们看到一对和睦的夫妻时，会大失所望的！他差不多盼着礼拜天快来，好看看这些人的嘴脸！……再说，法律也毫无所失。他拿起灯，抬起胳膊，灯光照着苔蕾丝的后颈：

“你还不上楼？”

她仿佛没听见。他走出去了，把她留在黑暗中。克拉哈姑姑蹲坐在楼梯下面第一级上。老妇人打量他，他勉强笑了一下，搀着她的胳膊要扶她起来。可是她不肯，象一条倚在垂死的主人床前的老狗。贝尔纳把灯放在方砖地上，对着老妇人的耳朵大声喊，说苔蕾丝已经感觉好多了，可是她还想独自呆一会再去睡觉。

“你知道这是她的怪脾气！”

是的，姑姑知道。当年轻的女人想独自呆一会儿的时候，姑姑总是不凑巧地闯进苔蕾丝的房间。往往，老太婆刚刚推开门就感到自己不受欢迎。

她艰难地站起来，倚着贝尔纳的手臂回到大客厅上面她住的房间里。贝尔纳跟着她进去，细心点着了桌上的蜡烛，然后，吻了一下她的前额就走开了。姑姑一直盯着他。她听不见人们说话，然而，从这些人脸上她有什么琢磨不出来？她估计

贝尔纳已经回到了他的房间，轻轻开了门……可是他还站在楼梯口上，扶着楼梯，卷着一支纸烟；她赶紧回来，两腿发抖，喘着粗气，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她躺在床上，睁着两眼。

十

苔蕾丝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灰烬下面有些着了火的木柴还没有熄灭。她呆若木鸡。从她的记忆深处涌现了在旅途中准备好的忏悔词的片断，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可是又为什么责备自己没有用这篇忏悔词呢？这段编造得太完美的故事确实和现实毫无关系。她乐于认为小阿泽韦多的言谈影响重大，这多么愚蠢！仿佛这些话有任何价值似的！不，不，她服从了一个深刻的法则，一个严酷的法则。她没有毁灭这个家族，那么就该她遭到毁灭了。他们认为她是怪物是有道理的，而她也认为他们狰狞可怕。他们要用一种缓慢的办法来消灭她，表面上不露声色。“从今以后，这个家族的强大机器就用来对付我了——因为我没有能够制止它，也没能及时逃出它的机关。用不着去找别的理由了，就这一条‘因为是他们，因为是我’……装出一副假面孔，保全面子，用假象骗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是努力这样做的，我想象别人（和我一样的人）常常能坚持这样做，一直到死，也许他们逐步适应，因而得救，他们被习惯麻醉了，变得迟钝了，躺在强大的娘家家族的怀里熟睡，而我，而我，面我呢……”

她站起来推开窗，感到黎明的凉意。为什么不逃跑呢？只

要迈过这扇窗子就行。他们会追赶她吗？会把她重新交给法庭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什么都比这没有尽头的苟延残喘要强。苔蕾丝已经拖过一张安乐椅，把它靠在窗前。可是她没有钱，上千棵松树都是她的，这也没用，贝尔纳不出面，她一分钱也拿不到。这等于是深入荒原，就象达盖尔一样。达盖尔是个被追捕的杀人犯，苔蕾丝小时候十分怜悯他（她还记得在阿尔热卢兹的厨房里，巴利翁的老婆给宪兵们端酒喝），正是德斯盖鲁家的狗发现了这个可怜人的踪迹。他在灌木丛里被人发现，已是饿得半死了。苔蕾丝看见他被绑在一辆装稻草的大车上，据说他没有到圭亚那就死在船上了。船……监狱……难道他们不会象他们声称的那样把她交给法庭吗？贝尔纳说他掌握的那个证据……多半是撒谎，除非他在那件旧斗篷的口袋里发现了那包毒药……

苔蕾丝要把事情弄明白。她摸索着走上楼梯。越往上走，她看得越清楚，因为晨光照亮了上面的玻璃窗。这儿，在顶楼的梯口上有一个衣柜，里面挂着旧衣服——这些衣服是不给人的，打猎的时候要穿。那件褪了色的斗篷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克拉哈姑姑以前坐在单人“儒盖”*里等着捕捉野鸽时，常常把毛活放在里面。苔蕾丝伸进手去，取出一个漆封的小包：

哥罗方	30克
乌头碱颗粒	20号
洋地黄溶液	20克

* 儒盖是土语，疑为“窥探的小棚子”之意。

她重新念着这些字，这些数字。死亡，她一直是害怕死亡的。要紧的是避免面对面地看着死亡，而只作那些必不可少的动作：倒水，把药粉溶化，一口气喝下去，上床躺着，闭上眼睛。这以后的事就什么也别去想。为什么害怕这个睡眠甚于任何其他睡眠呢？她打了一个冷战，因为大清早是很凉的。她走下楼，在玛丽睡觉的房间门口站住了。保姆打着鼾，象野兽在低声咕噜。苔蕾丝推开房门。从百叶窗里透进了晨曦。在阴影中小铁床显得很白。两只小小的拳头放在毯子上。枕头淹没了一个还未定形的面影。苔蕾丝认出那个大耳朵，她的耳朵。人们说得对，她的复制品就在那里，没有知觉，在熟睡中。“我要走了，可是我的这一部分留在这里，还有这注定的命运要一直活到底，丝毫也不能改变。”倾向，偏好，血缘的规律，无法违抗的规律。苔蕾丝曾经读过报道，说有些绝望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道去死，好心的人们松手丢下报纸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苔蕾丝是个怪物，所以她深深感到这种事是会有的，而且，毫不费劲……她跪下来，用嘴唇轻轻碰着放在那里的小手，她惊异地感到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心灵深处升起，涌到她的眼睛里，烧炙着她的双颊：几滴可怜的眼泪，而她是从来不哭的！

苔蕾丝站起身，又看了看孩子，然后走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倒了满满一杯水，拆开封漆，面对三盒毒药犹豫不决。

窗户开着，雄鸡的啼声似乎撕碎了浓雾，透明的、支离破碎的浓雾还挂在松树的枝头上。浸满晨曦的田野。怎么能放弃这一片光明呢？死亡是什么？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虚无境界，苔蕾丝没有把握。她不敢绝对相信那是无人的世界。她恨自己感到如此恐惧。她以前把人推向虚无，毫不犹

豫，而现在她却在虚无前面裹足不前。她的怯弱是多大的耻辱！要是这个上帝存在的话（一刹那间，她又看到那个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基督圣体节，那个在金色道袍下被压抑的孤独人，还有他双手捧着的那东西，还有那微动的嘴唇，还有那痛苦的神情），既然上帝存在，那就让他在不太晚的这一刻拨开罪恶的手吧；如果他的意志正是要让这个可怜的盲目的灵魂越过这条界线的话，愿他至少要怀着怜爱来欢迎他所创造的这个怪物。苔蕾丝把哥罗仿倒在水里。哥罗仿这个名字她比较熟悉，它使人联想到睡眠，所以不太使她害怕。她得快一点！家里人都醒了。巴利翁的老婆在克拉哈姑姑的房间里放下百叶窗。她在对聋姑姑喊什么？平时，这位女仆总是用嘴唇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开门关门和急促的脚步声。苔蕾丝刚来得及把披巾扔到桌子上盖住毒药，巴利翁的老婆不敲门就进来了：

“小姐死了！我看见她死了，没脱衣服躺在床上，身子已经凉了。”

人们还是在这位不信教的老妇人手中放了一串念珠，在她胸前放了一个十字架。佃户们进来，下跪，出去，都免不了长久凝视站在床脚边的苔蕾丝（“谁知道这回是不是又是她下的毒手？”）。贝尔纳去圣—克莱尔通知家里人和办手续。他一定在想这件意外的事来得正巧，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苔蕾丝看着这个躯体，这个忠实的衰老的躯体。当她正要投身于死亡的时候，这个躯体在她脚下躺倒了。偶然性，碰巧。如果有人对她说这是天意，她会耸耸肩。人们相互说：“你看见了吗？她连假哭都没哭一声！”苔蕾丝心里在对死者说话。活着，可是不要象死尸一样任凭她的仇人们摆布。这以后的事就

什么也别去想了。

举行葬礼时，苔蕾丝站在她该站的位置上。第二个礼拜天，她和贝尔纳一起走进教堂，贝尔纳没有象往常一样从旁边进去，而是大模大样地穿过教堂中央。苔蕾丝在她婆婆和丈夫之间坐定后才掀开黑面纱。她被一根柱子挡着，别人看不见她。在她前面只有唱诗的孩童。她四面被困，身后是人群，右面是贝尔纳，左面是德拉特拉夫太太，只有这一面是对她开放的，就好象斗牛场对刚从黑暗中冲出来的雄牛开放一样，这是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在两个孩童中间站着一个伪装的人，他张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

十一

贝尔纳和苔蕾丝晚上回到德斯盖鲁在阿尔热卢兹的房子里，这房子多年来几乎没有人住。壁炉漏烟，窗子关不上，风从被耗子啃坏的门底下吹进来。不过，这年秋天特别明媚，所以一开始苔蕾丝并没有感到不方便。贝尔纳打猎一直到傍晚。他一回家就呆在厨房里，和巴利翁夫妻俩一起吃晚饭。苔蕾丝听见刀叉的碰撞声和单调的话声。十月里，黑夜很早就降临了。她从旁边的房子里弄来的几本书已经被她读得烂熟了。她请贝尔纳向波尔多的书商订书，贝尔纳置之不理。他只允许苔蕾丝抽完烟以后买烟。拨火……可是发出松脂味的倒灌的青烟熏她的眼睛，使她那因为抽烟太多而不舒服的嗓子发呛。等巴利翁老婆把她草草吃过的饭菜端走以后，苔蕾丝就吹灭灯躺

下。她这样躺上几个钟头，得不到睡眠的解脱！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使她不能入睡，她更喜欢刮风的夜里，树梢如泣如诉，发出含糊的叹息，包含一种人性的温柔。苔蕾丝沉浸在这个摇篮曲中。在秋分时节动荡不安的夜里，她比在平静的夜里睡得更好。

尽管她觉得漫长的夜晚没有尽头，她有时还是在黄昏以前就回家了，或者是因为有位母亲一看见她就拉起孩子的手，粗暴地把孩子拉进了田庄，或者是因为苔蕾丝叫得出名字来的一位牛倌没有理睬她向他打招呼。啊！要是能消失，能淹没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深处该有多好！在阿尔热卢兹，没有一个牧民不知道她的故事（连克拉哈姑姑的死也算在她账上）。她不敢走进任何一家，她出门走的是边门，避着人家，一听见大车在远处颠簸，她便赶紧走上一条岔路，她走得很快，象被猎人追赶的动物一样心中惴惴不安，往往躺进灌木丛来等自行车过去。

礼拜天去圣一克莱尔做弥撒的时候，她就没有这种恐惧，精神稍微放松一下。镇子上的舆论似乎对她好多了。她不知道她父亲和德拉特拉夫家是怎样把她描绘成受了致命打击的无辜的牺牲品的："我们怕可怜的孩子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她谁都不想见，大夫说不要勉强她。贝尔纳对她十分体贴，可是她精神受了损伤……"

十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从大西洋吹来的狂风长久地折腾着树梢，而半醒半睡的苔蕾丝谛听着这个大洋的声音。可是，清晨她是被另一种哀怨声叫醒的。她推开窗，但房间里仍然阴暗，密密麻麻的小雨点在下房的瓦片上，在还很厚实的橡树叶上往下流。这天贝尔纳没有出去。苔蕾丝抽烟，扔下烟头，走到楼梯口，听见她丈夫在楼下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烟斗的气

味一直传到她房里，盖过了她抽的金黄色烟草的气味，她认出来这是她旧日生活的气味。第一个坏天气……她还得在这奄奄一息的炉火旁度过多少个坏天气？房间四角上的糊墙纸因为潮湿都脱落了。墙上还有挂过肖像的痕迹，这些肖像全被贝尔纳拿去装饰圣一克莱尔的客厅了，生锈的钉子上空荡荡的。在壁炉上，一个假贝壳做的三层镜框里放着一些苍白的照片，仿佛照片上的死者又一次死去似的，这儿有贝尔纳的父亲，他的祖母，还有贝尔纳自己，他戴着“爱德华的孩子们”* 那种帽子。得在房间里度过这整整一天，然后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

夜来临了，莒蕾丝再也受不了，轻轻打开房门，下楼走进厨房。她看见贝尔纳坐在炉火前的一张矮椅子上，他猛然站了起来。巴利翁停止了擦枪，他老婆一松手，手中的毛活也掉了。三个人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瞧着她，她问道：

“我使你们害怕了？”

“不允许你进厨房，难道你不知道吗？”

她一言不发，朝门口退去。贝尔纳叫住她：

“既然我见到你……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呆下去了。我们在圣一克莱尔制造了一种同情的舆论，人们认为，或者假装认为，你有点神经衰弱。谁都知道你喜欢独自生活，而我常常来看你。从现在起，你可以不做弥撒……”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点也不讨厌做弥撒。”他回答说这不是她高兴不高兴的事。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

* 《爱德华的孩子们》是卢佛宫的一幅画。画家保尔·德拉罗什画的是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被他们的叔父囚禁在伦敦塔里的情景。

“而且，弥撒，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她张开嘴，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停住不说了。他强调，不允许她说任何话，做出任何举动，来破坏这个如此迅速又如此意外地达到的效果。她问玛丽怎么样。他说她很好，第二天她要同安娜和德拉特拉夫太太一道去博利厄。他自己也要去那里住几个星期，最多两个月。他打开门，站在一边让苔蕾丝出去。

天蒙蒙亮，她听见巴利翁在套车，又听见贝尔纳的声音，马蹄踏地的声音，以及渐渐远去的马车的颠撞声。最后是雨声，雨落在瓦片上，模糊的玻璃窗上，荒凉的田野上，一百公里的荒原和沼泽上，最后几堆活动的沙丘上，大西洋上。

苔蕾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快四点钟的时候，她披上一件雨衣钻到雨里去了。她害怕黑夜，又回到房间里。炉火已经灭了，她全身发抖，便上床了。快七点钟的时候，巴利翁的老婆端来了火腿煎鸡蛋，她不吃，这种油腻味道终于使她恶心！总是腌肉，要不就是香肠。巴利翁的老婆说她没有更好吃的给她，因为贝尔纳先生不许她吃鸡肉。她抱怨苔蕾丝让她无缘无故楼上楼下跑（她有心脏病，两腿发肿），这个差事对她已经太烦难了，她这么干全是为了贝尔纳先生。

这天夜里苔蕾丝发烧，可是她的神志出奇地清醒，她设想在巴黎的生活情景。她又看到了她去过的那家布洛尼森林餐厅，这回不是和贝尔纳在一起，而是和若望·阿泽韦多以及几位年轻女人在一起。她把自己的贝壳烟盒放在桌上，点着了一支阿布杜拉牌香烟。她谈论着，剖析自己的感情，乐队在轻声奏乐。她使一圈熟悉而毫不惊异的面孔着了迷。一个妇女说：“和我一样……我呀，我也有过这种感受。”一个文学家把她

拉到一旁说："你应该把你的一切思想都写出来。我们将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这篇今日妇女的日记。"一位爱上她的青年用汽车送她回家。他们驶在布洛尼森林大道上。这个不知所措的年轻的身体坐在她的左面，她毫不慌乱，而只感到一种乐趣。"不，今晚不行，"她对他说，"今晚我要和一位朋友一同吃晚饭。""那明天晚上呢？""也不行。""你晚上总是没有空？""差不多是这样……可以说是这样……"

她的生活中有一个人，有了他，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在她眼中都无足轻重，她的周围谁也不认识这个人，一个非常卑微、极不显眼的人，但是苔蕾丝的整个生命绕着这个太阳转，只有她的眼睛能看见这太阳，只有她的肉体能感到这个太阳的温暖。巴黎发出隆隆的声音，好似松林中的风声。这个身体紧靠着她的身体，不管他多么轻，也使她透不过气来，但她宁可透不过气来也不愿把他推开（苔蕾丝做出拥抱的姿势，右手紧抱着左肩，左手的指甲深深掐住右肩）。

她起床，光着脚，打开窗子，黑夜并不冷，可是怎么能想象有一天会不下雨了？雨会一直下到世界的末日。她要有钱的话，可以逃到巴黎去，一直去找若望·阿泽韦多，把自己托付给他，他会给她找工作的。在巴黎过独身女人的生活，自己养活自己，不靠任何人……没有家庭！只由她的心来挑选家庭，不是按照血缘，而是按照精神，也按照肉体；去发现真正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多么稀少，多么分散。她终于入睡了，窗户仍然开着。寒冷而潮湿的黎明将她惊醒；她冷得牙齿格格响，但没有勇气起来关窗，甚至都没有力气伸出手臂把毯子拉过来。

这天她没有起床，也没有梳洗。她咽下几口腌肉，喝了一

点咖啡，为的是能够抽烟（她空肚抽烟，胃再也受不了）。她努力回忆夜里幻想的景象，何况，阿尔热卢兹仍和夜里一样寂静，下午和夜里一样昏暗。在一年中最短的这些日子里，大雨使时间都变得一样，分不出几点钟，在纹丝不动的寂静中，一个黄昏紧接着一个黄昏。可是苔蕾丝毫无睡意，她的幻想变得更确切了。她有条不紊地在记忆中寻找某些忘却了的面孔，某些她曾从远处爱恋过的嘴唇，某些朦胧的身体；由于偶然的相遇或者夜间的意外，它们曾经接近过她清白的身体。她编造幸福，臆想欢乐，拼凑一种不可能的爱情。

“她再不起床了，腌肉和面包都不吃，”这是不久以后巴利翁的老婆对她男人说的。“我发誓，她的酒可是全喝光。这个婆娘，给她多少酒她都喝光。这还不算，她用香烟烧被单。总有一天会引起大火的。她抽那么多烟，手指和指甲都黄了，就象在阿尼卡酊剂里泡过一样。也真倒楣！这些被单是庄园里自己织的。再等等我就该天天给她换被单了！”

她还说她不是不肯打扫房间或是整理床铺，只是这个懒鬼不肯起床。她也犯不上迈着发肿的腿往楼上提热水，她早上把热水壶放在房门口，晚上发现那壶热水还在原处。

苔蕾丝的思想离开了她为寻求欢乐面臆想出的那个陌生的身体。她对她的幸福感到厌倦，对虚构的乐趣也感到餍足，于是想出另一种逃遁的办法。人们都围着她的破床跪着。阿尔热卢兹的一个孩子（看见她就逃跑的孩子中的一个）被人抬到苔蕾丝的房间里来，他已是奄奄一息了，她把被尼古丁熏得黄黄的手放在他身上，他就站了起来，痊愈了。她还做了一些更渺小的梦：她在海边有一所房子，她想象它的花园和平台是怎样的，她安排房间的布局，挑选一件件家具，找地方来安放她在圣—

克莱尔的家具，自己和自己争论挑什么样的布料好。接着，这个布景乱了，模糊了，于是只剩下一条林荫小道和面对大海的一条长椅。苔蕾丝坐着，头靠在一个人的肩上，这时响起了吃饭的铃声，她站起来，走进黑暗的树荫里，一个人在她身旁走着，他突然双手抱住她，把她往身边拉。在亲吻中时间该是停住不动的吧，她想。她想象爱情中的时刻该是无限长久的，但这是她的想象，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又看见那所白房子，那口井，一个抽水机在隆隆响，被浇灌的天芥菜在庭园里散发着香气；晚饭是在享受夜晚幸福之前的一种休息，这种幸福一定是无法正视的，因为它超过了我们心灵的力量；苔蕾丝比任何人都更缺少爱情，而现在这种爱情占有了她，浸透了她。她几乎听不见巴利翁的老婆在吵吵嚷嚷。老太婆在喊什么？她说贝尔纳先生不定哪天从南方回来，不预先通知。“他看到房间这么乱会说什么？简直是猪圈！不管乐意不乐意，太太都得起床。”苔蕾丝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那双瘦骨嶙峋的腿，一双脚显得特别大。巴利翁的老婆给她披上睡衣，把她推到安乐椅上坐着。她向旁边伸手找香烟，但她的手什么也没摸着。寒冷的阳光从开着的窗子里射进来。巴利翁的老婆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东跑西颠，呼哧呼哧地喘气，一面嘟嘟囔囔地骂人。巴利翁的老婆可是个好心肠的人，家里人都讲，每逢圣诞节，她看到自己喂肥的猪被宰杀总是流泪。她怨苔蕾丝不答理她，她认为沉默就是辱骂，就是鄙视的表示。

可是苔蕾丝说不说话不由得自己。当她身上感到干净被单的清凉时，她以为已经说过谢谢了，面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从她嘴里吐出来。巴利翁的老婆临走的时候说：“这些被单，你总不能再烧焦了吧！”苔蕾丝害怕她把香烟拿走了，伸手去摸

桌子，香烟不在了。不抽烟怎么活呢？她的手指必须时时刻刻摸着这个干而热的小玩意，然后，她必须没完没了地闻着它，她用嘴吸进去又吐出来的烟雾弄得房间烟雾腾腾。巴利翁的老婆晚上才上楼，整个下午没烟抽！她闭上眼，而她那发黄的手指还在作夹住香烟的习惯动作。

七点钟，巴利翁的老婆拿着一支蜡烛进来，把托盘放在桌上：牛奶，咖啡，一片面包。“那您不要别的什么了？”她捉弄地等着苔蕾丝开口要她的烟，可是苔蕾丝脸贴着墙，没有转过身来。

巴利翁的老婆大概忘了把窗关严实，一阵风把窗吹开了，房间里充满了寒气和黑暗。苔蕾丝感到没有勇气掀开毯子，起来，光着脚跑到窗前。她呆着一动不动，身子缩成一团，被单一直拉到眼睛，只有眼皮和前额上感到冰凉的风。松林的一片喧哗声充斥在阿尔热卢兹，然而，尽管有大西洋的这种噪声，阿尔热卢兹仍旧是寂静的。苔蕾丝想，如果她喜欢痛苦的话，那她就不该深深地钻在毯子里。她试试把毯子往下稍微推一推，可是她在寒冷里只能呆上几秒钟。接着又试了几次，她可以呆得更久了，好象是闹着玩的。就这样，虽然不是故意的，她的痛苦变成了她的消遣，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她活在世上的理由。

十二

“先生来信了。”

苔蕾丝没有伸手去接信，所以巴利翁的老婆又说了一遍，先生来信一定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得知道，好作准备。

“要是太太让我念……”

苔蕾丝说：“念吧！念吧！”接着，她转过脸去对着墙，巴利翁的老婆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这样的。然而，当巴利翁的老婆吃力地念信的时候，苔蕾丝从麻木中清醒了。

“我很高兴地从巴利翁的报告里知道，在阿尔热卢兹一切都好……”

贝尔纳说他将从陆路回来，他打算在好几个城市停留，所以不能确定他准确的归期。

“肯定不会过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安娜以及小德基莱姆一道回来，你看到我们不要惊奇。他们两人在博利厄订了婚，但这还不是正式的。小德基莱姆一定要先见见你，他说这是礼节问题。可是我呢，我感觉他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明白是指什么。你很聪明，一定能对付这个考验。要记住，你身体不大好，你的精神受了刺激。总之，我相信你。你不会破坏安娜的幸福，不会妨碍这个从各方面来说都使家里人称心如意的计划取得圆满结果，我会感激你的；不然，如果你有任何破坏的企图，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重重惩罚你，但是我确信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这是一个明亮而寒冷的晴天。苔蕾丝听从巴利翁老婆的一再要求，从床上起来，挽着她的胳膊在花园里走了几步，可是她怎么也吃不下那份鸡胸脯。离十二月二十日还有十天。太太要是想振作一下用不了这十天就能复原。“不能说她不愿好好干，”巴利翁的老婆对她男人说，“她也尽力而为了。贝尔纳先生对训练不听话的狗可是个内行。你知道他给它们套上‘强制

的颈圈'？这个女人，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把她驯服了，可是也别大意……”

确实，苔蕾丝尽一切努力摆脱幻想、困倦和颓丧。她勉强自己走路，进食，尤其是强迫自己恢复清醒的神志，用她的肉眼来观察人和物。她仿佛回到被她放火烧过的荒原上，踏着那片灰烬，在烧得焦黑的松树间走着；在这个家庭——她的家庭里，她也要试着说话，试着微笑。

十八日下午快三点钟的时候，天空多云但没下雨，苔蕾丝在房间里坐在炉火前，头靠着椅背，闭着眼。一阵发动机的震动声惊醒了她。她听出是贝尔纳在大门内走道里说话，还有德拉特拉夫太太的声音。当巴利翁的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顾不上敲门就闯进来的时候，苔蕾丝已经站在镜前了。她正在抹胭脂搽口红，她说：“一定不能吓着这小伙子。”

但是，贝尔纳没有先上楼去看他妻子，这是失策。小德基莱姆答应过他家里人“不把眼睛藏在衣兜里”，他这一会儿心里在想：“这至少是缺乏殷勤，这一点值得深思。”他稍稍离安娜远一点，竖起他的皮领，一面说：“农村的客厅，没法让它暖和。”他问贝尔纳：“你们下面没有地窖吗？你们的地板会烂掉的，除非请人涂上一层水泥……”

安娜·德拉特拉夫穿着一件灰鼠皮大衣，戴着一顶既无花边又无花结的软帽。（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这帽子没有任何装饰，反而更值钱，比我们以前戴的装有各种羽饰的帽子要贵。软帽确实漂亮极了，是在莱拉卡商店买的，但样式是勒布商店的。”）德拉特拉夫太太把她的小靴子伸向炉火，转过她那既专横又软弱的面孔瞧着房门。她答应过贝尔纳要举止得

体以应付这个场面。可是她警告过他："别要求我吻她。你不能这样要求你母亲。碰碰她的手就足够使我恶心的了。你明白，上帝知道，她干的事多么骇人听闻，可是，最使我反感的还不是这个。我早就知道有的人是能下毒手杀人的……使我反感的是她的伪善，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你还记得她说过：'母亲，坐这把椅子吧，更舒服一些……'你还记得她那么害怕你受刺激？'可怜的宝贝非常怕死，去看大夫会要他的命……'上帝知道，我当时蒙在鼓里，可是从她嘴里说出'可怜的宝贝'，我真吃惊……"

现在，在阿尔热卢兹的客厅里，德拉特拉夫太太最敏感的只是大家都那么拘束。她见小德基莱姆那双喜鹊眼睛盯着贝尔纳。

"贝尔纳，你该去看看苔蕾丝……也许她的病更重了。"

安娜（无动于衷，仿佛可能发生的事与她毫不相干）第一个听出熟悉的脚步声。她说："我听见她下楼来了。"贝尔纳一只手按在胸前，心跳得难受。他头天晚上没有来，真蠢，要不然他可以和苔蕾丝预先安排这个场面。她会说些什么呢？她无须做任何可以招致非议的事情就能断送一切。她下楼走得多慢！他们都站着，瞧着门口，苔蕾丝终于推开了门。

多少年以后，贝尔纳还该记得，当这个被毁灭的身体，这张涂着脂粉的苍白的小面孔走近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刑事法庭。可这并不是由于苔蕾丝犯的罪。在一刹那间，他又看到《小巴黎人报》上那张涂上色彩的图片，这张图片和别的图片一起装饰着阿尔热卢兹花园里的小木板房子，苍蝇嗡嗡飞，知了在烈日下吱吱叫，那时，他那孩童的眼睛端详着《普瓦蒂埃

的女囚》* 这幅红绿图片。

他现在也是这样端详着苔蕾丝，她面无血色，瘦骨嶙峋。当初他没有不顾一切地把这个可怕的女人扔掉，就好象把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武器扔到水里一样，这简直是发疯。不管苔蕾丝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她招来了祸事，比祸事还糟糕，她成了一条社会新闻，肯定她不是罪犯就是受害者……家里人发生了一阵惊讶和怜悯的骚动，这是自然的流露，以至小德基莱姆不知得出什么结论好，不知该怎么看。苔蕾丝说：

“很简单，坏天气使我出不去。我原来就没有食欲，后来几乎什么也不吃了。瘦总比发胖好。还是谈谈你吧，安娜，我很高兴……”

她握住安娜的双手（她坐着，安娜站着），凝视安娜。安娜在这张可以说是完全损坏了的面孔上，认出了往日使她十分恼火的那种目不转睛的眼光，她记得曾经对苔蕾丝说过：“你这么看我，什么时候才看够！”

“我为你的幸福感到高兴，我的小安娜。”

她微微地对“安娜的幸福”，对小德基莱姆笑了一笑。瞧他那个秃脑袋，宪兵式的大胡须，下垂的肩膀，那件拖到膝盖的礼服，黑灰条裤子里肥胖的短腿（怎么！他也是和别的男人一样的男人，总之，是一个丈夫）。随后，她转过眼来看着安娜，说：

“脱下你的帽子……啊，这样我又认出你来了，亲爱的。”

现在，安娜看见近在咫尺的那张嘴，它好象在苦笑，还有

* 《普瓦蒂埃的女囚》，法国作家纪德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被家里人囚禁了二十五年的故事。作品是《刑事法庭回忆录》的一部分。

那双没有眼泪、永远干枯的眼睛，但是她不知道苔蕾丝在想什么。小德基莱姆说，对一个爱家庭生活的妇女来说，农村的冬天并不那么可怕："家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活要干。"

"你不问我玛丽怎么样？"

"对了……给我讲讲她吧……"

安娜又露出不相信和敌视的神气。好几个月以来，她常常操着她母亲的腔调说："我什么都能原谅她，因为她究竟算个病人，可是她对玛丽漠不关心，这点我咽不下去。作母亲的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不管你找出什么理由，我总认为这是卑鄙。"

苔蕾丝看出了女孩子的思想："她鄙视我，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和她谈起玛丽。怎么向她解释呢？她不会理解的，我是充满了我自己，全神贯注在我自己身上。安娜她呢，她只等有了孩子好让自己消失在孩子身上，就象她母亲，就象家族里所有的女人一样。而我，我总要找到自己，我努力忠实于自己。这个小矮个儿甚至连礼服也不脱就会让安娜怀孩子，等孩子呱呱堕地，安娜就会忘记她和我一起度过的少年时代，会忘记若望·阿泽韦多的温存。家族里的女人向往的是失去一切个人生活。确实很美，这种对家族的完全献身，我也觉得这种献身，这种自我消失很美，可是我，我……"

她尽力不去听人家在说什么，尽力去想玛丽。小家伙现在该会说话了。"听她说话，可能在几秒钟内我感到有趣，但不要多久我就会厌烦了，我就会急于独自呆在一边了……"她问安娜：

"她该会说话了吧，玛丽？"

"你要她学什么话，她都会说，让人笑痛肚子。只要听见鸡叫或汽车喇叭叫，她就伸起小拇指说：'你听见乐乐了吗？'

真可爱，真叫人疼她。”

苔蕾丝想：“我一定得听他们说。我脑子里空空的。小德基莱姆在讲什么？”她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注意听。

“在我的巴利萨克庄园里，收树脂的工人可没有这儿的勤快，只收四次，而阿尔热卢兹的农民却收七八次。”

“照树脂现在的行价，这些人可真是懒鬼！”

“你知道，一个收树脂的工人现在每天挣一百法郎……可是我们大概使德斯盖鲁夫人倦乏了……”

苔蕾丝后脑靠在椅背上。大家都站起来。贝尔纳决定不回圣—克莱尔。小德基莱姆同意开车，第二天让司机再把车开回阿尔热卢兹，把贝尔纳的行李也捎来。苔蕾丝竭力想站起来，但是她的婆婆阻止了她。

她闭上眼，听见贝尔纳在对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话：“巴利翁这两口子，太不象话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让他们尝尝厉害。”“当心一点，别过火了，别把他们弄走了；首先他们知道的事太多，另外，对我们的产业来说……巴利翁是唯一知道底细的人。”

贝尔纳说了一句话，苔蕾丝没听见，只听见德拉特拉夫太太回答他说：“可还得当心一点，不要太相信她，注意她的动作，千万别让她一人去厨房或是餐厅……啊不，她没有昏倒，她睡了，要不就是装睡。”

苔蕾丝又睁开眼睛，贝尔纳站在她面前，拿着一个玻璃杯说：“把这喝了，这是西班牙酒，很提神的。”他决定要干的事一定要干，所以走进厨房发了一通脾气。苔蕾丝听见巴利翁的老婆尖声地说着土话。她想：“贝尔纳显然是害怕了。害怕什么呢？”他回来了：

“依我看，你在餐厅吃饭比在房间里吃饭胃口可能好一些。我吩咐他们把你的餐具摆在饭厅里，和原来一样。”

苔蕾丝又看到了打官司期间的贝尔纳，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帮她摆脱困境的盟友。他希望她痊愈，不惜一切代价。是的，他显然是害怕了。他坐在她对面，拨着炉火，苔蕾丝注视他，但没有猜到他那凸出的眼睛正瞪着火焰中的一张图片：《小巴黎人报》上的红绿插画《普瓦蒂埃的女囚》。

不管下了多少雨，阿尔热卢兹的沙土上存不了一点点水。在严冬，只要太阳晒了一个小时，人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穿着帆布鞋在盖满干燥而有弹性的针叶的小道上行走。贝尔纳整天打猎，但是每顿饭都回家吃，他担心苔蕾丝，照顾她，他从来没有这样照顾过她。他们的关系中很少带有勉强。他要她每三天量一次体重，每顿饭后只许她抽两支烟。苔蕾丝听从贝尔纳的劝告，走很多路：“锻炼是最好的开胃酒。”

她不再害怕阿尔热卢兹了，她觉得松树也仿佛闪开一条道，叫她远走。一天晚上，贝尔纳对她说：“我要求你等到安娜结婚；一定得让地方上所有的人都又一次看见我们在一起，在这以后，你就自由了。”那天夜里，她没有睡着。一种不安的欢乐使她不能合眼。黎明时，她听见无数的鸡在叫，它们仿佛不是此呼彼应，而是同时叫，同样的喧哗充斥天地间。贝尔纳将释放她到世界上去，正如以前他把没能驯服的野母猪释放到荒原上去一样。等安娜结了婚，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贝尔纳将把苔蕾丝淹没在巴黎的最深处，然后就逃开。他们已经说好了，不离婚，也不正式分居；对外人可以编造一个健康的理由（“她只有旅行时身体才好”）。在每年的诸圣节，他会忠实地给她结算松脂的收入。

贝尔纳不问苔蕾丝有什么打算，随她上别处去让人吊死吧。他对他母亲说："只有她离开家以后，我才放心。我很想让她再用她娘家的姓……不过，她要是照样胡闹，人家总还是会找到你的。"可是贝尔纳说，苔蕾丝只是在驾辕的时候才闹。让她自由，也许她就理智多了。无论如何得试试这个机会。拉罗克先生也是这个看法。说来说去，让苔蕾丝消失隐没是比较好的办法。人们很快就会遗忘她，不再谈起她了。重要的是不要张扬。这个念头在他们的脑子里扎了根，什么也不能使他们放弃：一定要给苔蕾丝解除辕驾。他们多急切呀！

将尽的冬天使已经赤裸裸的大地显得更加光秃秃，苔蕾丝喜欢这种景象，然而枯叶象坚韧的粗布一样挂在橡树上。她发现阿尔热卢兹的寂静并不存在。在最平静的天气里，树林发出哀啸，仿佛人们在为自己哭泣，在催自己入睡，而夜晚是一片模糊的耳语声。在她未来的生活中，在那无法想象的生活中，将有黎明，如此荒寂的黎明，以至于她可能怀念阿尔热卢兹的清晨，怀念数不清的公鸡的同声啼唱。在未来的夏天里，她会想起白天的知了和夜间的蟋蟀。巴黎：再没有被撕裂的松树了，有的是可怕的人；在成堆的树木以后，将是成堆的人。

夫妻俩都觉得奇怪，他们中间再很少感到拘束了。苔蕾丝想，当我们肯定要离开某些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忍受他们了。贝尔纳不但对苔蕾丝的体重感兴趣，对她的言谈也感兴趣。她在他而前说话随便多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巴黎……当我到达巴黎时……"她要住旅馆，也许租一套房间。她打算去听课，听讲座，听音乐会，"从基础学起，再受一次教育"。贝尔纳也想不到要提防她了。他毫无顾虑地喝汤，饮酒。帕德梅医生有时在阿尔热卢兹的路上遇见他们，他回家对妻子说：

“奇怪，他们完全不象在做戏。”

十三

三月里一个炎热的上午，快十点钟的时候，人流就开始活动了，在和平咖啡店的露天茶座前来来往往。贝尔纳和苔蕾丝坐在茶座里。她扔掉烟头，象生长在荒原的人一样，小心地踩灭烟头。

“你怕人行道着火吗？”

贝尔纳勉强笑了。他怪自己不该陪苔蕾丝来巴黎。他陪她来，可能是因为安娜头一天才结婚，得考虑舆论，可主要是这个年轻女人要求他陪同来。他提醒自己说，她有逢场作戏的本领，只要她还在他的生活中占一席地位，他还可能冒这种危险，那就是委曲求全做出不理智的事。这个疯女人对于即使象他这样头脑冷静和脚踏实地的人来说也还是有些影响的。在即将和她分手的这一刻，他不禁感到难过，这是他从来也不会承认的感情。别人（特别是苔蕾丝……这简直不能想象）居然能在他身上引起这种感情，这是破天荒第一回。他多么急于摆脱这种困惑的心情！只有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他才能自由呼吸。今晚，汽车将在朗贡等着他。出了车站，驶上维昂德罗公路，很快就到松林。他看着苔蕾丝的侧面，苔蕾丝的眼珠有时凝视着人群中的一个面孔，盯着它，一直到它消失不见了。突然间，他问道：

“苔蕾丝……我想问你……”

他从来就不敢直视这个女人的目光，所以把眼睛转过去，然后很快地说：

“我想知道……是因为你讨厌我？因为你厌恶我？”

他听着自己的话，惊异而恼怒。苔蕾丝笑了一笑，然后神情严肃地看着他。贝尔纳终于向她提问题了！如果她处于贝尔纳的地位，她首先想到的就会是这个问题。她先后在尼桑公路的四轮马车上和圣—克莱尔的小火车里所长时间准备的忏悔词，那一夜的思考，那耐心的探索，为了追根寻源而作的那番努力，总之，那费心伤神的反省也许就要得到报偿了。她在不知不觉中使贝尔纳感到困惑，使他变得复杂起来，因此他向她提出问题，仿佛他弄不清楚，犹豫徘徊。不那么单纯了……也就是说不那么铁面无情了。苔蕾丝对这个新人投去一瞥殷勤的、几乎是母性的目光。然而，她用嘲讽的声调回答说：

“你不是知道是为了你的松林吗？是的，我想独占你的松林。”

他耸耸肩：

“要是我以前这样想的话，现在可不这样想了。你为什么要那样干呢？你现在完全可以告诉我了。”

她茫然凝视远处。在人行道上，在这个夹着污泥和拥挤的人群的河流边上，她就要跳下去了，在里面挣扎，或者陷下去，这时她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曙光。她想象她又回到那个隐秘而郁闷的地方，在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中整日沉思，修性：内心的探索，对上帝的追求……一位卖毯子和玻璃颈饰的摩洛哥人以为她在对他微笑，走了过来。她还是带着嘲弄的神气说：

“我刚才正想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可是

我现在也许知道了，你想想！也许是为了能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不安，好奇，一句话，烦恼，就是刚才我在你的眼睛里发现的这一切。”

他责备的声调使苔蕾丝想起了他们的蜜月旅行，他说：

“这么说，你的俏皮话得一直说到底了……说真的，为什么？”

她不再笑了，问他：

“象你这样的人，贝尔纳，你知道自己行动的全部动机，是吧？”

“当然啦……大概……至少我觉得是知道的。”

“可是我呢，我真愿意让你明白一切。要是你知道我多受罪，为了弄清楚……可是，你明白，我能给你提出的一切理由，我要是把它说出口，马上我就会觉得那是假话……”

贝尔纳不耐烦了：

“不管怎么说，有一天你是下了决心的……你是采取了行动的？”

“是的，马诺起大火的那一天。”

他们互相挨近，低声谈起来。在巴黎的这个十字街头，在这淡淡的阳光下，在夹带着海外烟草味和吹动黄红两色帘子的、稍有凉意的微风里，她谈起了那个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下午，天空中烟雾腾腾，蓝天熏成了黑色，燃烧的松林发出刺鼻的火炬气味，还有她那颗昏昏欲睡的心——在那里，罪行正慢慢地成形。谈起这一切，苔蕾丝觉得多么奇怪。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是在餐厅里，它象每天中午一样，十分阴暗。你在说话，稍稍转过头去看着巴利翁，你忘了数你往水杯里倒了几滴药。”

苔蕾丝不看贝尔纳，她全神贯注，不漏过最小的细节，可是她听见他笑，于是她看着他，是的，他在笑，在呆笑，他说："不！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不相信她（说真的，她的话可信吗？）。他在冷笑，她又看到了那个非常自信，不会轻易上当的贝尔纳。他恢复了镇静，而她又感到不知所措。他嘲笑地说：

"这么说，你就是这样，突如其来地起了这个念头，是由于圣灵的启示吧？"

他多么恨自己向苔蕾丝提出这个问题呀！他原先使这个疯女人被鄙视压得抬不起头，而现在，他的优势全部丧失，她重新抬起头来了，是呀！他为什么突然想了解她呢？仿佛这些疯疯癫癫的女人有什么东西值得了解似的。他是不由自主地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

"听我说，贝尔纳，我不是要你相信我清白无罪，完全不是这样！"

她带着一种古怪的热情来控诉自己，既然她象梦游者一样干了这件事，那么，她一定好几个月以来在心里产生和孕育了这个罪恶的念头。再说，第一个动作完成以后，她怀着多么清醒的狂热继续自己的计划！又是何等的固执！

"只有当我的手犹豫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残忍。我怨自己延长了你的痛苦。一定要干到底，而且要快！我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义务。是的，这仿佛是一项义务。"

贝尔纳打断了她：

"这都是废话！你还是好好告诉我，你当时想要什么？我看你能说出来吗？"

"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可能还容易说清楚些。我

不想扮演角色，装腔作势，说些俗套话，总之，每分钟都背叛另一个苔蕾丝，她……可是，不，贝尔纳，你瞧，我只想说实话，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怎么听上去那么假呢？”

“低声点，我们前面的那位先生转过头来了。”

贝尔纳什么也不想，只希望快些结束这一切。可是他知道这个怪僻的女人，她就喜欢使事情复杂化。苔蕾丝也明白，这个在几秒钟内接近她的男人又远离她了，老远老远。可她还在坚持，施展她那媚人的笑容，用他爱听的低哑的喉音说话。

“可是，贝尔纳，有这样一个苔蕾丝，她本能地踩灭烟头，因为她怕一点点火星会引起丛林大火，她以前喜欢亲自去数松树，计算她的松脂收入，她曾经以嫁到德斯盖鲁家而自豪，以能进入这个荒原上的大家族而自豪，她高兴自己找到了人们所说的归宿，这个苔蕾丝，我现在确实感到她和另一个苔蕾丝一样真实，一样活生生的，不，不，没有理由牺牲这个以成全那个。”

“那个是谁？”

她不知如何回答。他看看手表。她说：

“我有时还得回去，处理我的事务……还看看玛丽。”

“什么事务？我来管理全家财产。说好的事咱们就别反悔了，是吧？凡是正式仪式都有你的份，为了家族的声誉和玛丽的利益，有时候我们必须一起露面。在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中，婚礼是少不了的，感谢上帝！丧事也少不了。首先就是马丁叔叔，他能活到秋天才怪哩，这对你是一个机会，既然你似乎已经腻了……”

一位骑警把哨子凑到唇边，看不见的闸门打开了，一大群

行人赶紧穿过黑色的街心，抢在潮水般的出租汽车之前。“我本来应该象达盖尔一样，乘黑夜出发去南方的荒原。我应该穿过那片不毛之地，在佝偻的松树之间行走；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我没有勇气把头埋在礁湖的水里（阿尔热卢兹的那位牧人去年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儿媳不给他吃的）。可是，我原来可以躺在沙地里，闭上眼睛……确实，乌鸦和蚂蚁，它们可不等……”

她凝视着人流，这个活动的庞然大物，它将在她身下张开，把她卷进去，带走。毫无办法。贝尔纳又掏出他的手表。

“十一点差一刻，刚来得及去旅馆……”

“你现在旅行不会太热的。”

“今晚坐在汽车里，我甚至还得披点东西。”

她想象他将坐车驶过的那条路，她觉得冷风吹着她的面孔，在风里她闻到沼泽，含松脂的木片，野草火，薄荷，以及浓雾的气味。她瞧着贝尔纳笑了一笑。往日这个微笑总是引起荒原上妇女们的议论：“不能说她漂亮，可她是魅力的化身。”要是贝尔纳跟她说：“我原谅你，来吧……”她就会站起来跟他走。但是，贝尔纳刚才因为动了感情而恼怒自己，此刻只是感到憎恶，憎恶自己做出了反常的举动，说出了一反常态的话。贝尔纳和他的马车一样，是合车辙的。他需要他的车辙。今晚，当他在圣—克莱尔的饭厅里重新找到他的车辙以后，他将会感到平静和安宁。

“我要最后一次请你宽恕，贝尔纳。”

她说这话的时候，过分庄严而不抱希望，她在作最后的努力，想继续谈下去。可是他拒绝说：“不要再提这些事了……”

“你将会感到很孤独。我虽然不在那儿，还是占着一个位

子，我死了倒对你更好。”

他稍微耸耸肩，然后几乎是轻快地请她“别为他担心”。

“德斯盖鲁家每代都有独身汉！现在正该轮到我了。我一切条件都具备。（你不会不同意我这样说吧？）只是我遗憾我们生的是女儿，因为家族的姓就该断绝了。不过，即使我们呆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的……所以，总的说来，一切都好……别起来，坐着吧！”

他给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招呼，又走回来提醒苔蕾丝他们喝的饮料已经付过钱了。

她长久注视着贝尔纳杯底的那滴波文图葡萄酒；随后她转头看着行人。有些人来来去去地走着，仿佛在等人。一个女人两次回过头来对苔蕾丝笑。（是女工还是假装的女工？）这正是裁缝作坊都下班的时候。苔蕾丝不想走开，她既不烦闷也不忧愁。她决定今天下午不去看若望·阿泽韦多，而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她不想看他。又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她认识若望·阿泽韦多，可是她盼望去接触的那些人，她却不认识，她只知道他们不要求过多的议论。苔蕾丝再不害怕孤独了。在这里，她呆着不动就能感到在她肉体的周围产生了模糊的骚动，漩涡，就好比当她躺在南方的荒原上时，她会招来蚂蚁和狗一样。她饿了，站起来，在“老英吉利”商店的一面镜子里照见她这个年轻女人的身影。她穿着这件非常合身的旅行装很好看，但是她还保留着阿尔热卢兹时期的那张仿佛忧伤过度的面孔：高高的颧骨，短鼻子。她想：“人家看不出我的年龄。”她在罗阿亚尔街吃午饭（正如她常梦想的那样）。既然她不想回旅馆，那干吗要回去呢？她喝了半瓶布伊利酒，感到一种温暖的满足。她要了香烟。邻桌的一位年轻人递过来点着

火的打火机，她微微一笑。维昂德罗大路，夜晚，凶恶的松树林，想想看，不到一小时前，她还盼望和贝尔纳一起钻进这松林呢！喜欢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松树还是梧桐树，大西洋还是平原，这都有什么关系呢？最使她感兴趣的还是活着的东西，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喜爱的不是石头的城市，不是讲座，不是博物馆，而是在那里骚动的、被比任何风暴都更强烈的激情打上烙印的、活人的树林。阿尔热卢兹的松林在夜间呻吟，它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仿佛是人在呻吟。”

苔蕾丝喝了一点酒，抽了很多烟。她独自笑着，象个有福的人。她细心地抹上胭脂口红，然后上了街，漫无目的地走着。

昔日一少年

我写的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不是我想的，我想
的不是我应该想的，如此
直至最晦暗的深处。

——卡夫卡

第 一 章

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如果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在我十七岁这个年龄，我就会和洛朗哥哥，管家迪贝尔克，以及他那位当教士的、此刻本该去作晚祷的小儿子西蒙·迪贝尔克，还有唆使西蒙在神父前露了一面就溜之大吉的哥哥普吕当一起去打猎。我就会使用24口径猎枪，而不用在灌本丛中搜索猎物，不用象狗那样来回跑——不用装狗玩。

是的，我装狗玩，但我同时在思索西蒙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撩起长袍，免得被荆豆和树枝挂住；他那双裹在黑毛袜里的肥肥的腿肚，为什么显得滑稽可笑？他象狄安娜和斯多普这两条狗一样爱好狩猎。他生来就爱打猎，这是他无法克制的本能，不过他知道主持祈祷的教长先生此刻正看着空空的神职祷告席，西蒙本来应该跪在那里，但却不在。晚祷以后，教长先生会到家里来找妈妈谈这件事。我希望那时我们已经到家

了，虽然一见我走近，他们便闭口不言，对我抱有戒心。妈妈说我是空谈家，而教长先生认为我太多疑，因为我常常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提过，也没有任何人对他提过，更不用说我了；但是他知道我认为他愚蠢。

“你认为谁都愚蠢！”妈妈责备我说。在家里，我认为只有我自己聪明，这倒确实，但我也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因为谁也没有教我什么。除了基础知识以外，老师们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同学们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比我强。他们瞧不起我，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对运动一窍不通，手无缚鸡之力。他们一谈起姑娘，我就脸红；他们互相传看照片时，我就扭过头去。然而，有几个人对我表示友好，甚至比友好还深一层。

他们知道自己将做什么，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位置。而我呢？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教长先生所宣扬的、我母亲所相信的那一切，我知道，是和实际存在的事物不相符合的。我知道他们毫无正义感。我厌恶他们信奉的宗教。但是我不能没有天主。使我深深地与众不同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因为我不和洛朗、普吕当和西蒙·迪贝尔克一起打猎而独自象狗一样在灌木丛中搜索，不是因为我连24口径猎枪都不会使用。我觉得教长先生讲的那些话，以及他讲话的方式都愚蠢无比；但是我相信那是真理，我敢给自己写下来：我知道那是真理，就仿佛有一位公认为向导的盲人领我走向真正的真理，他走的路线荒谬愚蠢，他喃喃念着拉丁文，还让成群的人们喃喃念着拉丁文，人群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小群绵羊，将它们赶到哪里放牧，它们就只会呆在那里吃草……怎么！他们在光明里行走，他们看不见光明，而我，我看见光明，或者说，光明已经在我

身上了。他们爱讲什么随他们去吧，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现代主义者东扎克所申斥的那种无知者和蠢人。不过他们信奉的东西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教会历史的归结。

他们在儒昂奥那块地的周围捕到了野兔。归程令人疲惫不堪：路上得走七公里，这条路显得阴森森，但我却十分喜爱它，因为路两旁是高耸如墙的松林。“你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切都属于太太！”一路上迪贝尔克总是这样大声说，神色间流露出一种俄国农民的古怪的骄傲……我很讨厌写这个。事先我就知道，在回家的路上，教士西蒙一定默默地走在我身旁。洛朗一下子变成个孩子，他用脚踢松果玩；要是能把松果踢到家，他就算赢了。

我和西蒙什么也不谈。神父多半在他面前埋怨过我，说我“多疑”，但西蒙佩服我，因为我才十七岁就能够使那位鼠目寸光的人忐忑不安，而西蒙只要在度假，便将一直听命于他。

在此，我愿意向天主忏悔我的欺骗行为：教长觉得我可怕，而西蒙钦佩我，其原因在于我从朋友安德烈·东扎克的言谈中摘引了一些模糊的概念，他不厌其烦地对我讲他在《基督教哲学年鉴》中所读到的东西。有位拉贝尔托尼埃尔神父* 被他捧上了天，那位神父是奥拉托利会会员，是这本杂志的主办人，我们的教长一听见他的名字就咬牙切齿。“这是个现代主义者，有火刑场的味道。”他总是这样说。我鄙视他居然使用

* 拉贝尔托尼埃尔（1860—1932），法国神学家及哲学家。其宗教哲学强调神学教义的实用性及道德观，1907年罗马教皇斥之为“现代主义者”而革出教门。

这个残暴而愚蠢的形象：火刑场！他们总是要烧死那些睁着眼睛信仰的人。

不过，我仍然是骗子，因为我用安德烈的煽动性言论来敲打他们时，仿佛这些言论是我想出来的，而且我假装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其实我和他们一样愚昧无知……不，我这是诋毁自己。正如安德烈所说，我完全接受了帕斯卡尔*，我读他的作品毫不勉强，特别是安德烈给我的那本布伦什因格**版的“注释”，凡是与波尔—罗雅尔修道院有关的东西，都使我感动。

西蒙·迪贝尔克，中学会考合格生，他读过帕斯卡尔的作品吗？恐怕他没有直接接触过教学计划上的任何一位作家，恐怕他只局限于他的课本吧……他在我身边走着。我闻到渗透他长袍的那股汗味。并不是因为他脏，比起他那不知洗澡为何物的农民家庭来，他要干净些，也许他比我们还要干净，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磨坊旁边下水抓鱼。他敲着树木树根，在树的前面布上鱼篓来抓白斑狗鱼和阿塞热鱼……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抓鱼。

确实，使我恶心的主要不是西蒙的气味，而是他每只手上的那第六根小指头，那个微微颤动的附件，还有他每只脚上那第六根小脚趾，他的鞋是定做的，长宽相等，简直象蹄！不过，我并不是经常有机会看见他的第六个脚趾，而他每只手上那根没有指节的软骨却使我害怕。何况他从来不想法掩饰它，

---

*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学者、思想家、作家，曾皈依天主教中的冉森教派，进波尔－罗雅尔修道院隐居，并撰文抨击冉森教派的敌人——耶稣会。在法国的文学及思想界影响颇大。

** 布伦什因格（1869－1944），法国哲学家，崇尚理性。

反而公然表示庆幸，因为这多余的小指头将使他免除兵役。他哥哥普吕当可不这么想："要不然，你可以进圣西尔军校……"这是他当我的面所说的唯一一句话，它证明，正如妈妈和教长先生所言，他是他弟弟的引诱者。

我想我可以就这个题目写一本小说：普吕当又瘦又小，皮肤黝黑，满嘴的牙都烂了，我知道他爱上了邻居玛丽·迪罗斯，她是木匠的女儿，阿多尔夫的妹妹，阿多尔夫二十岁，长相象我的希腊历史课本中的赫拉克勒斯*，普吕当可能通过他弟弟来对这个世界进行报复，他自己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块烂肉……但有一点除外：他和迪贝尔克家所有的人一样，脑子聪明。他的反抗证明他脑子聪明。在我看来，在我臆想的这件事情里，普吕当会放弃玛丽·迪罗斯，而将她推入西蒙的怀抱。事实上，玛丽·迪罗斯肯定厌恶这兄弟俩，甚至更厌恶弟弟，因为他长着那根小指头，还因为他穿着那件会永远贴在他皮上的黑袍……不过，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只不过在想象，但我肯定这是真的，因为我认识玛丽·迪罗斯所爱上的，或者说她与之交往的那个小伙子，那是她体格魁梧的哥哥阿多尔夫的朋友。

再说，教长先生也许有道理，他总是说：西蒙要对付的不是欲念的魔鬼，而是野心的魔鬼。他很少瞧女孩子。我知道他受的训练是不去瞧她们。这没有关系，他大概还不需要认真克制一番……我知道什么呢？无论是关于西蒙，还是别人，我都一无所知。就连妈妈和教长先生也经常使我困惑不解。

打猎回来，洛朗便将野兔送到厨房去。我很累，在门厅的

---

* 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以力大闻名。

长沙发上躺了下来。妈妈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她用手摸摸我的头，问我渴不渴。她想说什么。她一定和教长商量好了该怎样和我谈，因为他们以为西蒙对我讲了知心话。其实不然。他没有用任何言词来表达对我的偏爱。他不在乎我们之间有鸿沟。至少，他从来没有试图越过鸿沟。

再说，妈妈也是一样。她爱我，但对我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产业以及她从来不讲的、但我猜得着的那种种顾虑，我对它们稍有所知，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它们也折磨我，可是后来我摆脱了它们，或者说，基本上摆脱了它们，因为东扎克使我发现，我们所受的训练不过是在荒谬的禁忌里，在轻罪和所谓致命的罪恶的计算表上进行无止境的探索。

妈妈一定是受教长先生之托来向我探听消息，而我却故意闭上眼睛，假装要睡觉。她开门见山地问我西蒙在这次狩猎中表现如何。

“他一心想抓野兔，他大概也琢磨明早做弥撒时，教长先生会给他什么脸色瞧吧。”

妈妈正等我这句话，于是顺水推舟打开了话匣子：

“教长先生可不是这种鼠目寸光的人。西蒙十九岁了，喜欢打猎，不愿意做晚祷，教长先生认为这无可厚非。星期天的晚祷也不是非去不可。教长先生对我说，这对他自己也是一个考验。至于西蒙，严重的问题不在这里。”

“是呀，”我说，“让他，也许逼他去献身于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生活，这才严重哩！”

妈妈脸上出现了她所谓的“阵热”。她的脸通红，红得吓人：我管什么闲事？

“可是，妈妈，是你提起来的。只有我从来不过问西蒙的

事。”

妈妈反驳说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有责任过问他的事，这种缺乏逻辑性并不是妈妈所特有的，按东扎克的说法，它是一切女人的通病。

“你不相信神恩？在西蒙内心进行的这场冲突，只与他一个人有关，你认为天主还需要我们介入？”

“这些日子，西蒙一直受到我们原先没有想到的压力，名副其实的阴谋。你得明白，事情很严重，自从放假以来，他常常躲着我们去看……你猜猜看谁？镇长，是的，迪波尔先生，他是共济会会员，而且发誓要让西蒙离开教会……”

“可我们都知道西蒙是去看迪波尔太太……”

“是的，是看这个疯癫癫的女人，不是看她丈夫，她丈夫一见教袍就火冒三丈。只有在下午，等镇长到锯木厂去了，西蒙才能跨进迪波尔家的门槛。这种情形已经很长久了……是迪波尔太太本人警告我们的……”

迪波尔太太本人！我简直不相信。“迪波尔那家人，我们看不见他们。”在妈妈的语言里，这意味着不与他们进行每年一度的相互拜访（当我们来马尔塔韦恩度暑假时），而镇上的三四位太太却以这种拜访为荣。这句话从原意上看也确实是真的：我们看不见迪波尔一家，我们不瞧他们。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天地里，他们被除了名。我试着把迪波尔家和西蒙之间的事说清楚。人们都说迪波尔太太长得漂亮，可我一直觉得她很苍老，她比她丈夫年轻得多（“不知道他上哪里娶的她？不知道她从哪里钻出来的……”），她受人怀疑，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所谓本地指的是巴扎代荒原。迪波尔夫妇原来有位独生女

苔蕾丝，她是和西蒙·迪贝尔克同一天出生的。玛丽·迪贝尔克去他们家做零工，把小西蒙也带了去，他和苔蕾丝一起玩，任她欺负，对她百依百顺，就象短工的儿子应该对东家的小姐那样百依百顺，还因为人们笑着说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他，而她在他身上最喜爱的，正是我厌恶已极的那第六根小指头……苔蕾丝不出几天就死了。是脑膜炎？她的父母请了迪拉克大夫去治病，他是镇长第一助理，也是激进派和共济会会员。至于他们的痛苦，那就不用说了……迪波尔太太原来每星期天都去教堂，隐藏在一根柱子后面，而从这时起，她就绝足不去教堂，成了天主的敌人。相反，不管什么天气，她每天必去墓地。在樱桃时节，她带上些樱桃去放在墓石上，因为苔蕾丝喜欢樱桃。学校的孩子们来把它吃掉了。

这些荒谬的行为使怜悯之心顿然消失。最糟糕的是她拒绝接待妈妈。这简直难以想象。事实上，除了玛丽·迪贝尔克和度假的西蒙以外，镇上再没有任何人跨进她家的门。他们说丧礼那天撒的花仍然留在门厅的石板上，主人不许玛丽·迪贝尔克碰一碰。

要是办得到的话，迪波尔太太会把西蒙日日夜夜留在她身边的。他使她重新得到苔蕾丝，他就是苔蕾丝。可是他呢，他要生活，他是个小男孩，不能把他当一件东西那样摆在椅子上，也不能整天给他塞饼干和果酱。幸好他是个书迷。我后来记起我们曾经玩过一个游戏，每人想出一句格言，用尽可能少的字来表达自己理想的幸福，西蒙最初写了："打猎和看书。"后来又改为"看书和打猎"。迪波尔太太有全套带插图的圣尼科拉《旅行游记》，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两童周游法国》，还有其他一些宝贝书。她让西蒙在窗前坐下，对他说："读吧，

忘了我。”

最初，西蒙对那死盯住他的目光，对织毛活针的碰撞声感到局促，但后来也就习惯了；当他看的书使他爱不释手的时候，他每隔两三天，甚至每天下午来坐在窗前；那个房间一定很特别，但他没法向我描述，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农民看得见的话，那么，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农民却看不见。有一天，他对迪波尔太太说想把书带回家去，她发火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凡是苔蕾丝看过的书，凡是苔蕾丝的手摸过的书，一本也不能带出这所房子。然而第二天，她对西蒙说，她希望在织毛活的时候听他大声朗读，她按钟点付他钱，就和对他母亲一样。

我今天在想，这份使迪贝尔克一家欣喜异常的工资莫非使妈妈和教长先生放了心？其实，看到一个十二岁的小神学生每天接触一位怪僻的女人，共济会会员镇长的妻子，他们理应感到担心。确实，在那段时间，镇长很少在家里露面，因为他整日忙于他的工厂和市镇行政事务。此外，我后来听人说，他当时还有两位情妇，一位在波尔多，一位在巴扎斯。

自从苔蕾丝死后，迪波尔太太就和天主决裂，从此不进教堂，但是西蒙对教长说她从来不和他谈宗教。确实，她什么也不和他谈，她只是看着他阅读。“最初几次，我感到别扭，她仿佛用眼睛将我吞下去。不过，现在我也不在乎了……”西蒙说。她给他端来他称为“四点钟”的点心——一碗可可，一片黄油面包，然后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吃，他的胃口却丝毫不受影响。

十月间，我们都回到波尔多，西蒙把他赚的零用钱交给神

学院。教长先生和妈妈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放弃这笔钱。除了方济会或苦修会这种十分特别的教派以外，在这些基督徒眼中，金钱是如此地不容置疑，不受牺牲，我在童年时就已经对此感到诧异。从十二岁起，我就有了一定的看法，而在去年和今年，东扎克又使这个看法明确起来，那就是：抚育我们的基督徒们在一切问题上，在不知不觉间与福音书唱反调，而且他们将基督山上宝训中的每一条真福变成了诅咒：他们从不谦和，他们不仅不公正，还将公正视作仇敌。

西蒙刚满十五岁就被被上了怪里怪气的道袍，由此引起了风波。道袍意味着多么大的晋升呀！作弥撒时，他有权穿白色的宽袖法衣，有权在祭坛里占一个圣职祷告席。虽然镇上的人继续用亲密的你来称呼他，但是陌生人却称他为神父先生，尽管他满脸孩子气。可要是在镇长先生家里出现道袍，那可非同小可！迪波尔太太以为西蒙会答应每周两次脱去道袍。但他拒绝了，仿佛这会妨碍他得到永恒的拯救。玛丽·迪贝尔克居然赞成西蒙这样做，因为，对她来说，道袍实现了她毕生的梦想：一所神父住宅，在那里她将成为厨房和水房的主人。

于是，妈妈和教长先生隐约看到了十四岁的我早已一清二楚的事，那就是迪波尔太太想见的不再是苔蕾丝的小朋友，而是西蒙·迪贝尔克，满身鲤鱼味的、长着农民体格和多余的小指头的、实实在在的西蒙·迪贝尔克，使我厌恶的西蒙·迪贝尔克。我们看得很清楚，她离不了他，只有他在上学的时候，她才不得不放弃他。这段时间对她来说仿佛是准备西蒙来临的基督将临期……不，我现在记起来了，当时妈妈和教长谁也没有任何怀疑。西蒙向教长先生转述了迪波尔太太的一句话，这

才使他们恍然大悟，她说：忍受不了黑袍的是她丈夫而不是她，相反，她对黑袍习惯了，甚至还看到其优点：西蒙将永远是自由的，这她可以放心，不会有任何人将他从她身边夺走……

“任何女人？”我问道。

“是呀，当然。”妈妈说。

“这么说，她爱上他了！”

我得出这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我的声调极其自然，而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却使我吃惊。其实那年我已十四岁了，但人们对待我还不如今天对待八岁的孩子。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空谈家！你讲的事你自己也不懂。”

“我既然说了出来，那就证明我懂。”

“在你这个年龄，你不害臊？教长先生会怎么看你呢？”

“有时候，孩子嘴里能说出真理。”他说。

他站起来，围着弹子台绕圈，一面啜嘴说：“我怎么会这么瞎眼呢……”

“教长先生，您不会认为……在迪波尔太太那个年龄！”

“那是胡闹的年龄，唉……您注意，在我看来，西蒙没有任何危险，我了解他……”

他怕说漏了嘴，突然停住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西蒙的事，哪怕是善事，也属于忏悔的秘密。

“是的。”我说，“听西蒙说，他吃‘四点钟’点心的时候，她的眼睛简直把他给吞了下去。也许有一天她还嫌这不够……”

“你这是什么意思？谁教你的……”

“的确，”教长低声说，“的确有吃人的女妖怪……”

“还有男妖怪。”我天真地加了一句。

“男妖怪？什么男妖怪？”

他们盯着我，神情不安：我指的是什么？是的，当然啦，我没有任何具体事可以报告，或者是我宁可沉默，但是我知道在所有的十五岁的男孩身边都有妖怪在转，当它们感到彼此默契时才走拢来。

“这太可怕了。”妈妈说，“为什么有邪恶？”她若有所思地又加上一句，她哪里知道，她提出的正是唯一能使信仰动摇的问题。

我尽量回忆他们那时想了些什么办法使西蒙免受这个女吸血鬼的伤害。神父要求他在夏朗特的一位同道以打猎为藉口，邀请西蒙去，在那里一直呆到开学。那一年，西蒙没有回马尔塔韦恩而直接去神学院。

至于我……我敢对自己讲述我对教长先生玩了什么花招吗？是的，应该讲，这样才能看清我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九月七日，圣母诞生日的前夕，妈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从三点钟起教长先生将等我去作忏悔：“这样你就可以赶在太太们以前。”在她看来，她如此干预一个十四岁男孩的宗教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我是一个孩子，因此她在天主面前对我负责。我听了大不高兴，很恼火，要是在今天我就会大发雷霆了，我了解这个谨小慎微的女人，她把她那顾虑重重的毛病传给了我，一直到十七岁，我还没有痊愈。我居然说出的那番关于妖怪的话，一定让她反复思考：我必须去忏悔法庭将真理和盘托出。当然，对她来说，不存在侵犯忏悔秘密的问题：妈妈并不想“知道”。只要她那个接近可怕年龄的小男孩受到“指引”，

她能放心就行了。我在搏斗，自从教廷协议* 以来，九月份的圣母日就不再是强制性节日了。

“在我们家，”妈妈说，“这可一直是强制性节日。我们从来没有误过。在这一天，我们的佃农是不套牛的。再说，教长先生在等你。不能失约。”

“可你不强迫洛朗……”

“他十八岁了。而你，你还得由我负责。”

魔鬼提示我说：

“要是我做不好忏悔，领圣体也会做不好的。这两个渎圣罪都得赖你。”

她脸色发白，精确地说，她的双颊变成了死灰色。我扑过去搂住她脖子：“啊不，这是说着玩的，我会去忏悔的，我会去领圣体的……”她紧紧搂住我。

在去教堂的路上，我又气恼起来，但这次完全是针对无辜的教长先生的。我竭力按下怒气：可别影响忏悔……“那好，”我心里想，“是的，我什么都跟他讲，讲得比他想听的还要多，比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还要多。”

他正坐在告解座旁阅读日课经。他继续阅读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准备好了，他走进壁龛，摘下襟带。我听见小木板在滑动，看到他那只大耳朵。我对他讲我从八月十五日起就没有忏悔过，我匆匆念完悔罪经，recto tono**抖开我那个 被 常

---

* 此处指1801年法国与罗马教廷签定的协议，教皇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法国政府承认天主教为“最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同时宣布宗教仪式非强制性。

** 拉丁文，意即“平平淡淡地”，“无抑扬顿挫地”。

的小小的包袱：自从我第一次忏悔以来，它就从未有过变化："我责备自己贪吃，撒谎，不听话，懒情，不好好祈祷，不好好做弥撒，骄傲，说别人坏话……"

就是这些？他似乎很失望。是的，我想就是这些吧。

"确实再没有其他东西使你不安？哪怕只是些想法……"

我问他："什么想法？"

他不坚持。他对我这个怪物存有戒心，然而我完全可能是一个无知的怪物。

"你每次忏悔都是真心诚意吗？"

这时魔鬼又附到我身上了，提示我回答说："不，神父。"

"怎么？你大概没有隐瞒什么严重的事吧？"

"不知道。也许是更严重的事。"

"可怜的孩子！你的母亲，你的老师，还有我，我们没少提醒你切莫违背圣德……"

他所谓的圣德就是纯洁。我辩解说，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可以自责。当时确实如此。三年前我仍然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

"可是你说有一件更严重的事……那是什么意思？"

"严重不严重，您自己判断。事情是这样：我崇拜偶像。"

"崇拜偶像？你胡说些什么？"

"我的确在崇拜，我不敢告诉您我崇拜什么。我偷偷地崇拜……您知道园子里那棵大橡树吗？"

"并不见得多大呀。"神父说。他大概是迫使我回到这个对物体可以进行衡量的、令人安心的世界上来。

"对我来说，它就是天主，是的，自我懂事以来，我一直把它当作天主，一直崇拜它。"

“唷！唷！你是诗人，这我们知道（他把诗人念成痴人）。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知道，神父，您是不会相信我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以前，我都不敢忏悔这个罪孽，因为人们肯定不会相信我，连您也不会相信我。可是怎样才能使您明白，我为那棵大橡树想出了一整套崇拜仪式，我向它奉献祭品……”

“算了吧！这种诗意是容许的，可怜的怪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呀？你是想嘲弄我？这可是严重的罪过，天主是不能嘲弄的。”

“我不是嘲弄您，不过您是不会相信我的，我知道。”

“一切诗人，甚至基督徒，都崇拜大自然，这是容许的。”

“可是我的做法和拉马丁* 或者雨果的抒发感情完全不同。当然，对我来说，一切树木都是有生命的，神圣的，尤其是园子里的松树。我喜欢它们，甚至喜欢人。”我又添上一句，我正陶醉在一种既受控制又出自内心的激情里。

是的，我已经对人感到害怕了，连我在中学里交往的那些人，我也害怕。我们的教徒老师，哪怕是最坏的，都不能真正使我害怕，因为有虔诚，有教规在管着他们。可是我的那些同学们！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还记得在整个课间休息期间，我都躲在厕所里，因为怕他们靠近我，向我扔“追人球”。

“瞧你，阿兰，还是谈正经事吧。”

“为什么？”我焦急地问道，这种焦急不是假装出来的，然而却是有意识的，而且是自得其乐的：“为什么您不认真对待我坦白的事呢，不让我得到赦免呢？”

---

*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

神父做了一个习惯的手势，揉揉自己的脸，仿佛脸是粘土做的。他突然问我：

“你崇拜一切树木，而不仅仅是那棵大橡树吧？”

“不，一切树都是有生命的物体，这当然，但是只有那棵大橡树是天主。”

“这是你得到的启示？”

我看见他那个大脑袋在晃动。他不敢用食指碰自己的额头。

“不，从来没有启示。就我所记得的，我原先就崇拜土地，树木……”

“不崇拜动物，这就不错了。”

不，不崇拜动物……哦不对！“确实，”我说，“刚才忘了，不过现在想起来了。神父，您知道那个被废弃的佃农庄屋吗？”

“知道，是在西莱吧？”

“我七、八岁的时候，不知是谁还是什么东西使我异想天开，我觉得我们那头几个月前老死的母驴格里泽特正住在那座被废弃的庄屋里。我深信不疑，并且说服了洛朗，虽然他比我大几岁。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场游戏，但对我可不一样。我们去到那座庄屋，在上了锁的大门前哼唱一种傻乎乎的单调的歌：‘格里泽特，格里泽特，祝你节日好，给你吃糖渍杏……’”

“糖渍杏？给母驴吃？”

神父勉强笑了，他使事物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我那时才七岁，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也比不上糖渍杏，我的确是崇拜格里泽特。我现在突然明白，神父，我的确犯了大罪，就是最早的基督徒被异教徒指控的大罪——崇拜杜尔鱼。”

我沉默了，刚才的发现使我心情沉重，神父也不作声，也

许他在想要不要把我赶出告解座，因为我在作弄他。可谁知道呢？我是在作弄他吗？他从经验里知道我和妈妈有同样的毛病，我是个顾虑重重的孩子。突然，他用一种几乎是庄严的声调大声问我：

“阿兰，你相信天主吗？”

“啊！相信，神父。”

“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活着的儿子，他为你死去，他死而复活，这个你相信吗？”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

“你爱圣母玛利亚吗？”

“是的，我爱……”

“那你就别再想这些蠢事了。你要是犯了罪，我会宽恕你的，或者说，天主亲自会宽恕你的。”

他急忙走进圣器室，仿佛在逃跑。我匆匆背完忏悔经便走出室外，带着九月七日的昏沉麻木的感觉。暖风拂面，气息，诗人们爱说气息，可是那一天，这个陈词滥调确实是真的：气息，生物的呼吸。我原以为自己在作弄教长，忽然发觉这种作弄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而是使我意识到一种爱，它是我恒久的避难所。这种崇拜从未损害过它，从未损害过我对基督教上帝的崇拜，基督教上帝是与从土地、阳光、雨水中产生的面包和酒密不可分的。有两个避难所并不为多。要对付人，我有多少个避难所也不嫌多。今天，两年又过去了，这种焦虑与日俱增，因为我离可怕中之最可怕的事越来越近：兵营的生活，与别人同寝室。我这个想法从未对人讲过，连东扎克也不知道。我并不以焦虑为耻，我知道它并不是无耻的，可是不能说出来

使它具体化，否则它就成为怯弱；我有时甚至想，从现在到征兵体格检查以前，我可能死去，那就算最后的运气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想着这些事，脑中同时浮现了教长面对陷阱时的神态。东扎克和我两人拟定了一个聪明的天主教徒的名单，还有一个愚蠢的天主教徒的名单，教长在第二个名单中名列前茅，而这次，我佩服他以在日常生活中所从未显露过的手腕摆脱了窘境，他似乎临时受到神灵的启示。是的，毫无疑问，他受到启示。其实，关于崇拜偶像罪，我内心并不自认清白无辜，我忏悔这个罪，也随之相信我有罪。否则，我就不会如释重负地拖着洛朗围着院子狂奔。在跑步上，我几乎总比他快，因为他喘着粗气，尽管他比我大四岁。

第二天我领圣餐的情景，如今已很模糊了。人们记不得领圣餐就好象记不清做了什么梦。但我却记得三年前九月八日这一天。我拒绝和洛朗去儒昂奥地里打云雀。我当时的强烈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我仍然常常有这种感觉：我想一个人呆着，穿过树林，穿过田野，在沙土路上往前走，一直走得精疲力竭；在那些路上是遇不见什么人的，除了站在牛群前举手碰碰贝雷帽对我说“阿迪夏”的佃农，或是赶着畜群的牧人。在这片看不见面孔的荒原上，没有人盯着我。然而我决定去看一个人。在三四个散步目的地中间，我往往犹豫不定：于尔河的发源地，大松树（这棵参天大树吸引了周围好几里路的游客），儒昂奥的小姐们的住房，以及“拉絮的老头”，我选择了老头，也许是因为他年过八十，很快就将离开他从来不愿离去的拉絮。几年以来，除了在十月份打野鸽以外，他再也不打猎了。他整天干什么呢？有一天我对他说有些人竟傻乎乎地要

买书，他表示惊讶。他除了大夫以外不接待任何人。他说神父得到他只能在他死后，而不是在他生前。他的继承人（他和所有的大庄园主都沾着表亲，甚至和我们家也是远亲）中间，有谁试图接近他，他便放出狗去。他们聚集在一起引为笑料，因为他们感到受着同样的憎恨。他们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老头对死亡的恐惧，据公证人说，这种恐惧使他不敢立遗嘱。可是瑟贡德，这个和他睡觉以后服侍他四十多年的女人，肯定已经让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她一定会继承那八百多公顷的土地，或者说，让她的儿子卡齐米尔来继承，因为她依靠这个粗鲁的人，他从来就不干事，只是在十月份为拉絮的老头打野鸽。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如果他没有喝醉，他便干点修修补补的零活，从井里打水啦，锯锯木头啦。看见他还是看不见他，这对我都无所谓。说他属于人，还不如说他属于物，就象大松树和拉絮的老头那样。他们丝毫没有可怕含意上的人性。不管他们多么粗鲁，他们不属于我害怕的，并且急于避开的那一类人。

我走着。还没有受到秋天的侵害的蕨草几乎和我一般高，我是从去年才长高的。蕨草是我的敌人，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它含有氢氰酸。我击倒最高傲的梢顶，有时又扑向密密的蕨草丛，吸着它们那有毒的液汁的气味，我仿佛流出了鲜血。

我从西莱走，从我曾经崇拜格里泽特的那座被废弃的佃农庄屋门前走过，这时我听见有马匹在奔驰，而且越来越近，我刚来得及闪开：玛尔蒂诺小姐从我面前过去，她没有看见我，或看说不屑于看见我，她象让娜达克* 一样跨骑在马上急驰，

---

* 法国著名的女民族英雄（1412—1431）。她自称受天主启示，率兵抵御英军，勇猛善战，后落入敌手，被处以火刑。后人尊她为圣女（又名圣女贞德）。

她的金黄鬈发被风吹着，仿佛富有生命，是的，仿佛是系在她头上的条条活蛇。也许她怕我不和她打招呼。虽然我们是表亲，虽然玛尔蒂诺这家人和妈妈所说的"荒原上最好的人家"结了亲，我们也不看他们，我们两家已经有好几代不来往了。我们的爷爷辈就已经彼此不说话了。但是，玛尔蒂诺小姐受到一种特殊的排斥，当时（现在我比较了解）我以为其原因在于她有失检点地跨骑，而不是侧坐在马上，还在于她在外工作，她为戈特男爵夫人朗读，她是男爵夫人在巴扎斯的女伴；男爵夫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妈妈说，她属于另一个范畴。我们不可能和她有任何来往，她的私生活，就象蚂蚁、虎熊，或者獾的习俗一样，不能和我们阶层的私生活同日而语，超出我们的裁决范围。妈妈说："这位戈特男爵夫人，听说她……哦不，你不会明白的！"

我每次看见玛尔蒂诺小姐，她总是骑在马上，就象铅制玩具兵一样与坐骑合为一体。由于她住在巴扎斯，我们在做弥撒时，或在葬礼上，从来看不见她……

老头的房屋与佃农庄屋隔着一道栅栏。在瑟贡德收拾的院子里，长着瘦弱的大丽菊，我一走近房屋，几条狗便狂吠起来，她来到门口。老头在屋里喊着：克扎科？她将手举到眼前，认出是我，转身朝着半开的门嚷着：卢普拉特的卢希科伊！卢普拉特的小孩。拉絮的老头是这样称呼我的，因为我祖父盖房子的那片林子叫作卢普拉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不久以前，洛朗和我决定换一个名字，因为在中学里有一个又肥又傻的男孩也叫卢普拉特。我提出"马尔塔韦恩"这个名字，这是九十年代的《圣尼科拉》里使我入迷的一个故事题目；但是

拉絮的老头只知道“卢普拉特”。

瑟贡德的头发上搭着老妇人常用的黑头巾，她那可怕的嘴显得空荡荡的，嘴唇陷了下去。这时老头出来了，头发乱成一团，虽然天气热，他仍然穿着一件褪色的破毛衣和一双软底鞋。他总说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了，但是他在凡尔赛人的队伍里放过枪，对他来说，巴黎仍然指公社社员。除了洛朗和我以外，他对谁也不谈这些事，因为我们不属于他深恶痛绝的那一帮继承人，他特别爱和我谈，因为他喜欢我，这我有所感觉，正如现在西蒙·迪贝尔克喜欢我，正如当初格里约神父喜欢我一样，即使我考试时答不上来，神父也判我一个“中”。

“他长高了！长高了！应该往他头上压一块石头。”

接着是老头和瑟贡德之间的争执。我不会说土话，但我听得懂。老头叫她拿一小瓶啤酒来，瑟贡德用母鸡般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我，反驳说他已经喝了不少啤酒，说“那会使他的胃着凉的”。我不是继承人，但这也枉然，谁知道呢？不过她还是让步了，将酒瓶及玻璃杯拿来放在有锈斑的花园铁桌上。她站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呆着不动，老头对她嚷道：“阿卢斯塔乌！进屋去！”她顺从了，但也许躲在厨房里半开的窗板后面偷听。

老头和我，我们碰杯。他从那八十岁的深处瞧着我，对我们之间的沉默毫不感到局促……他也许有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不，对这个粗野的老头使用“怀旧情绪”这个词岂不荒唐；他在八十年中，只生活了一天，总是那一模一样的一天，他手边放着枪，每顿饭喝点梅多克酒，这是他的财富的唯一可见的标志，因为他外表十分邋遢，是无知者中的最无知者，是佃农中的吝啬鬼，佃农们都怕他。然而，他一开口便流露出怀旧情

绪。

“九三年我去过波尔多，在那里呆了三天，住在蒙特雷旅馆。那里有澡盆……”

“您用了？”

“为了找病呀？嗯！”

他沉默了，突然又说：

“我上旅馆对面的‘香阁鸡’饭馆吃饭。他们有酒……”他又停住了，然后傻笑起来。我避过脸去，免得看他那两颗残缺不全的门牙。他问我道：

“你知道特龙佩特城堡吗？”

“可是，迪皮伊先生，它拆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九三年它还在，我去过。”

他不停地笑。特龙佩特城堡是一个妓院，“坏蛋”们常在中学院子的角落里谈论它。

“那里可贵了……你现在还不到年龄。”

当时我确信只有少数人灵魂不灭，而那些未当上选民的人们，他们的地狱就是虚空。天主不是只允诺少数人灵魂不灭吗？“在未来的世纪里得到永生”，或者“分食这块面包的人将不会死”，而别的人都会死去。我毫不怀疑，这正是安德烈·东扎克所说的“突然闪现的直觉”。他欣赏我身上这种奇异的神恩，它弥补了我所缺乏的哲学精神。当晚我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对少数人灵魂不死的问题有所发现，我以为他会大为赞赏，但我收到的回信却是对这荒谬的观点的讽刺：“所有的灵魂都是不灭的，要不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灵魂不灭。”我高兴地想拉聚的老头，瑟贡德，卡齐米尔，他们死后将什么也留不下，甚至连一点点维持最微弱的地狱之火的东西也没有。

“你还不到年龄……”

他大概隐约地后悔和我讲到特龙佩特城堡，因为他突然改变话题，想打听镇上人都在说他些什么。

“人们在揣测您是不是签了证书……”

我压低嗓门，因为瑟贡德准在偷听。

“人们在揣测瑟贡德和卡齐米尔会不会很快得手，要不就已经得了手……”

我碰到忌讳的话题。老头神色不快地看着我：

“你的想法呢？”

“啊！我要是您的继承人，我才心安理得呢！”

“为什么心安理得？”

我知道用什么回答来使拉絮的老头心慌意乱。

“还是别说了，瑟贡德在偷听。”

“她耳朵聋，这你是知道的。”

“她想听就能听见，这不是您讲的吗？”

他坚持要我说。我感到他惶惶不安。东扎克说我是个在绝对意义上使人不安的人。并不永远如此。但那天我确实是那样。

“象您这样精明的人，迪皮伊先生，您不会不明白，只要您没有在证书上签名，瑟贡德和卡齐米尔就不盼望您死。”

他训斥说：“别谈这事了！”

“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哪天您签了字，事情就会倒过来，他们会盼……”

他象狗一样叫了起来，不让我往下讲，那声音中含着呻吟：

“我叫你别说下去。”

他站起来，拖着那只患风湿病的瘸腿走了几步。他回过身，对我喊道：伯唐！（你滚！）

“我没有想惹您不高兴，迪皮伊先生。”

“他们总不是杀人犯吧，他们喜欢我。”

我模仿他干笑一声摇摇头。

“当然啦，蚂蟥总是喜欢人的；他们胆小，不会当杀人犯。要是您签了证书，他们也明白，您要是死得稍稍有点不清不白，人们会首先怀疑他们，您的继承人就会进行无情的调查。不过……”

我已经走出院子了；老头仍然站在大丽菊中间，他惊慌失措，主要不是因为他怕遭暗杀，而是因为我跟他谈到他的死亡。“什么？什么？”他咕哝说。他脸上露出不祥的灰白色，象是将死者的面孔。杀人犯很可能就是我。这我可没有想到。一股狂劲使我往前猛冲。

“不过，迪皮伊先生，您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在象拉絮这样荒凉的地方，不用担心有任何见证人，您得承认，弄死一个人决不是难事，而且不担任何风险……”

“伯唐！”

“我不知道，”我沉思着继续说，仿佛在自言自语，“不知道被压脚被闷死的人能不能解剖出来。如果在冬天，一个老头被捆在床上，光着身子，对着敞开的窗户呆上一整夜，那他肯定要得支气管——肺炎，当然啦，气温得到零下好几度。对这点，我也不知道解剖能不能……”

“你滚，不然我要叫卡齐米尔了。”

我看见卡齐米尔从佃农庄屋里出来。我顾不上最后看一眼拉絮，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我知道，只要老头活着，我就不会再去……

啊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我为自己编造的故事。从老头对我提到特龙佩特城堡起，全都是假的。是编的！编得好，还是不好？不管怎么说是假的，听起来也显得虚假。不等我说三个字，老头就会让我把它们全吞下去。再说，我永远也不会犯这个致命的大罪——控告卡齐米尔和瑟贡德谋杀或者企图谋杀老头，其实他们对自己的老刽子手是有感情的。我为自己编造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那就是老头突然决定让我作他的继承人。我想象我将用这笔钱来干什么呢，我将使拉絮变成一个图书馆，将东扎克和我两人的书放在一起。数不清的书，还有音乐，我们将与活人的世界隔绝，安德烈将有一架钢琴，还会有管风琴，为什么不呢？

这段故事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为自己编造的？我什么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平静而快活，就象往常我早上领过圣餐时那样。我遐想自己的少年时光是在怪物的世界里，或者说是在漫画式的怪物中间度过的，它们中间有的爱我，有的怕我，但还没有一位姑娘象故事里那样朝我走来，虽然我在学校里被认为是“小白脸”，但是我瘦弱，没有肌肉。安德烈说姑娘们不喜欢太瘦的男孩子。我所欣赏的唯一的姑娘，每次见她她总是骑在马上，和让娜达克一样无法接近。她瞧不起我，对我不屑一顾。是的……我之所以喜欢她，是因为这没有任何危险，是因为她不会走下马来，她不会朝我走来要求我放弃孩子的身份而换上男人的举止……在从拉絮回来的路上，我是不是想到这些了呢？或者这又是我编的故事？别的姑娘们使我心慌不安：教堂里围挤在洛多伊嬷嬷的风琴旁唱诗的女孩子们……尤其是药剂师的女儿们，她们那象野鸽一般鼓鼓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绒饰带……

在这个假期里，只发生了我们那狭隘的生活中的琐事。西蒙不在那里了。人们很少谈论迪波尔太太，有人说她喝酒，而且，据仍然去他家干零活的玛丽·迪贝尔克说："她夜里起来喝酒。"迪波尔——西蒙这条线索被其他线索淹没了；接着就是开学，回到波尔多；马尔塔韦恩成为我梦想中的魔岛，一直到下次假期，也就是我升入修辞班以前的假期。只有一件事要提一提：镇长居然同意让西蒙身穿道袍进出他家。妈妈和教长为此十分高兴，仿佛打了一次大胜仗，或者至少他们装出高兴的样子。迪波尔先生是否已经私下与西蒙见面了？是否从那一年起他就打算把西蒙从教会手中夺过去？照西蒙说，他和镇长见面时，镇长从来不提宗教，而只是显得十分殷勤，有时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向他征求意见，和他谈论他在省议会中见到的政界朋友。他甚至与年轻的部长加斯通·杜梅尔克来往密切，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切……

这一年，西蒙绝口不提镇长。昨天，教长做完弥撒，来到圣器室，迪波尔太太便来向他提发丈夫的阴谋，这好比晴天一声霹雳。据妈妈说，镇长大概答应供养西蒙，一直到他取得学士学位，如果西蒙有意上高等师范和取得大中学教师资格的话，供养的时间可以延长。

迪波尔太太说：没法弄清楚西蒙的反应。他似乎动了心，但又犹疑不定。教长担心他干预进来反而坏事。我曾经使他意识到他干的蠢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了解他，他只能寄希望于我，盼望我去理清这个移植于神学院的小农民的思想和心灵中的乱麻，他在区首府里突然成为国家与教会在法国争夺的对象——或者说共济会与宗教团体争夺的对象。

我呢，我知道西蒙一开始就会回避问题，不会进行讨论的。他大概在神学院有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对他来说，我属于一个神圣的家族，我是太太的儿子；他爱我，这不假，但他觉得我高不可攀，正如我觉得玛尔蒂诺小姐或者金星高不可攀。他什么也不会说的，除非……

我一向喜欢写，不喜欢说，我只要提起笔就放不下来。我对教长说我可以给西蒙写一封信，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

“可他的神学比你强！”

“这哪里是神学问题！我知道从哪个方面进攻……”

事实上，两分钟以前我才知道，面这一切还处于朦胧状态，但我眼前毕竟出现了一条线索。

教长坚持说：“你让他谈谈！”

“我跟您一再说了，他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的。再说，谁也不会告诉谁任何事。我在想，难道某些阶层的人在交谈时真是一问一答，就象小说，就象戏剧……”

“你胡想什么？我们整天不就是这样干的吗？我们此刻在干什么？”

“这确实，神父先生，可是象这样的初步交谈，您和我，我们又曾有过几次呢？在妈妈和我之间，除了一些到处适用的评论以外，我不曾记得有过什么其他的交谈，而这些评论往往用的是土话，因为它们可以用于佃农和仆人。也许人们因为年龄或者社会地位不同而彼此隔绝，没有共同语言……不过，据我观察，佃农和佃农之间也互不相谈；他们一见面就彼此问：阿代朱纳？（你吃过饭啦？）生活的要旨，甚至生活的唯一意义在于食物，在于他们可曾象反刍动物那样用无牙的牙龈咀嚼食物？相爱的人们，他们彼此说他们相爱吗？”我叹了一口气。神父

又说："你在胡想什么？"

"要是妈妈在这里，她会加上一句：空谈家！是的，这就封住嘴了……不过，我还是可以写信的。我可以给西蒙写一封十分漂亮的信，他会一读再读，紧紧贴在胸前……"

"你骄傲得发狂了，"教长说，"你自以为是什么人？（沉默了一会儿。）你要给他写什么呢？你自己也不知道吧。"

"我知道我想要从哪个方面去写，或者说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去写……因为我自己一无所求。"

我以为在作弄教长，其实我本人也不能不有所触动。我想给西蒙写的信在我心灵目光的注视下向纵深扩展。我急于写信，唯恐错过了奇迹。

第二章

一年多以后，我又翻开这个本子；它之所以中断不是由于缺乏材料，啊天主！而是因为对我经历的事难以下评论，特别是因为它消灭了我身上的孩童。不，这不是真的，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我依然故我。我在十七岁居然写出这些东西，这使我惊奇不已。今天我开始了第十九个年头，当然，关于我自己，我不会记下任何经历，但是东扎克重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虽然我认为他的重视不免荒谬……不，不见得荒谬。问题的本质在于，比我聪明百倍的东扎克（尽管他有一天对我写道："你不完全象我那么聪明，但差不多……"）对自己的贫乏大为吃惊，他什么都明白，但什么也表达不出来。他不写作，不

创造。这样说还嫌不够，他不会表达，他能够提出惊人的格言，却不会进行任何发挥。总是我的作业有幸被老师念给全班听，而从来不是他的作业。对此，他比我更觉惊奇。“居然是你而不是我！”他叹息说，“你将有所作为，而我却默默无闻，一直到死！”可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他相信我将成为作家，甚至是大作家，而他将一辈子给无知的神学士讲授入门知识。但是他相信他安德烈·东扎克能够分析我就自身的体验中某一主题所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从而达到他所谓的“发现”，而这正是我所办不到的。发现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将我们所体验的生活的真缔与被启示的真谛这两者隐秘吻合之处揭示出来——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围绕《圣经》形成了一层粗糙的表皮，应该从中抽出被启示的真理……

因此，我们商定我应该将在马尔塔韦恩所发生的一切白纸黑字地、一丝不漏地记载下来，交给他，而不交给旁人。我应该讲述西蒙那可怕的故事，按照我脑中的先后顺序，按照这件事一直在我脑中的影响和对我心灵的折磨来讲述。我发现在我心中什么也不会死亡，我已经被一个卑微困苦的可邻世界挤得满满的……如果象波德莱尔* 所说，我的记忆好比我生活了一千年似的，那又该怎么样呢？到了老年，我这个人该处于何等可怕的状态啊！因此我相信我年轻时就会死去……不！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我年轻时会死去，我不相信我会死，我感到自己是永恒的，难以置信地永恒。

我和神父进行了那场谈话，我答应去找西蒙谈谈，写封信

---

*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去打破他的沉默，信的要点我已经想好了，他不能置之不理。下面就是后来发生的事。

我朝于尔河走去，它是马尔塔韦恩的一条小溪，我知道西蒙在那里抓鱼。那是四点钟，我随手在配膳室里拿了一串葡萄。草原上有露水，因为它原先是沼泽，我注意到桤木林（为什么不用当地的名称赤杨树呢），赤杨林的边沿似乎是蓝色。蟋蟀，被我惊动的蚱蜢，沼泽的热气，迪波尔先生锯木厂的噪音，索尔大路上火车的嘈杂声，这一切感受刹那间都永远留在我心中，不论我会活多久，我永远摆脱不了它。

我看不见在草原另一端的西蒙，但是我听见他的声音。赤杨树遮住了我，我在水边坐下来，我知道他沿着于尔河河床走，一面敲着树根，好把白斑狗鱼和河塞热鱼轰出来，他最后会来到我这里的，他不能不和我说话，于是将开始那场重要的戏。

我坐的地方是一片薄荷地。黄褐色和蓝色的蜻蜓在妈妈称作雄蕨的柴茸周围飞来飞去。在这九月份的假日里，我原来可以象其他十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去忙于……可他们究竟忙于干什么呢？我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但是，在那一刻，是哪个魔鬼或者天使附在我身上呢？要不就是演员？那么是谁向我提示台词呢？是谁让我在上场以前复习台词的呢？

我听见西蒙每走一步就发出节奏规律的击水声，突然，他在两棵赤杨树中间出现了，他穿着游泳裤，白得难看——那种白色使我看到赤露的肉体就受不了。他那农民的体格，健壮结实，但这个可邻的“乡下佬雅克”* 仿佛由于精神生活贫乏而萎

* 古时法国农民的绰号。

缩。使我厌恶的莫非是男性的明显特征，是雄性的毛茸茸的外表？不过，我从不在这类问题上纠缠，因为自我幼年起，我就养成了习惯，认为这是“坏思想”。

西蒙来到我旁边时，我对他喊道：阿迪夏！他转过身，惊呼道：“啊！对不起！”他跳上岸来，急忙往湿衬裤上套上一条短裤，穿上毛线衫。他没有道袍，这使我吃惊。我叫他继续抓鱼。可是他已经干完了，什么也没有了。镇上的人一大早起来就起了捕鱼篓。他匆匆看了我几眼便转过头去，因为他急于离开，还因为我使他着迷——我敢这样写，因为这是事实，而且我写的东西只有东扎克一个人能看到；在那一刻我必须使他着迷，而我自己必须处于“突然闪现的直觉”状态。确实，西蒙一心想逃走，逃避我。必须强迫他留下来。我对他说，这些日子里，人们在风言风语地议论他。他皱皱眉头。

“风言风语？我才不在乎呢？啊，他妈的！”

他一定很窘，所以发音也错了，而且还当我的面说出这句粗话！而且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妈的”！当然，他哥哥普吕当每说一句话就夹上一个“他妈的”！而西蒙在假期里成天听的正是这个。我辩解说，我对他的事可不是不在乎。于是他态度傲慢起来，这样对待太太的儿子，在他这大概是破天荒第一次吧：

“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与我有关，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他耸耸肩，冷笑了一声。

“是教长派你来叫我开口，套我底细的吧？”

“你要是以为我站在教长和太太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总不能算是镇长先生的朋友吧？”

“那当然！不过要是我来替你下这盘棋，你的棋的话，我

会下得彻底，既反对镇长，又反对神父。”

“是的，既然你不是受人之托……不！噫！别人不知道的事，你才十八岁怎么就知道呢？”

“他们不知道的事，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有我一人知道。”

“啊！会是这样！”

西蒙在草地中央站住了，瞧着我。

“你胆量可不小！”

“我不想多解释，你也知道我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

“你知道在马尔塔韦恩只有我还睁着眼睛，我和你。而你，你卷了进去，陷得太深，你看不清楚。”

“好！你看着办吧，阿兰先生，可我，你让我安静行不行？”

他这是头一次对我态度粗野……

“安静？可邻的西蒙！你已经快送命了。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开导你……不，不止一句话，我这是吹牛，你得听我讲……”

“我不要听。”

“那我给你写信吧。你愿意我给你写信吗？”

“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即使在我得到下级神品时，你也没有写信，”他突然怀着积怨说，“即使在我得到第一名优异大奖时，……我能信得过你吗？”

“这你是知道的，西蒙，你不会不知道，我正为你难受……”

“啊！可是在你眼里我算什么呢？农民的儿子，谁对我都不用尊称……”

“除了我。”

“是的，这倒是，除了你，不过在你眼里我一直是西蒙，而你在我眼里一直是阿兰先生，哪怕你只有四岁。洛朗先生，阿兰先生！不，啊！他妈的！”

他发火了，加快步伐。我几乎得跑步才跟得上他。我坚持要他允许我写信。

“我有什么权力阻止你呢？”

“可你还得答应要读我的信。”

这一次，我大概找到了恰当的声调。他停下来，我们站在草原拐弯的地方。杨树洒下长长的影子。大概是五点钟。西蒙对我说：

“那当然，阿兰先生，我会读你的信，我会回信的。你放心。不过，关于我，你能知道什么比旁人更多的东西呢？”

“我可以马上对你说的第一件事，不是来自我，而是来自天主……”

他只能哑嘴地说：“啊！噫！会是这样！”我这是在孤注一掷，而我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我不是在赌博：我确实处于灵感之中。

“这些傻瓜们，他们不知道天主宠爱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宠爱你这个小野心家。你身上没有一处不受到宠爱，那么，目前在你身上占统治地位的野心家，为什么他就不会受到宠爱呢？”

他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我却感到他在专心致志地听着。我强调说：

“他们全都是瞎子。你我俩人，西蒙，我们知道教会象一套用坏了的旧管道，镇长嘲笑它，而妈妈和教长先生又将它与真理混为一谈。尽管如此，在这全部陈旧的管道里流着的仍然

是永生的话语，虽然不是大量地，而是点点滴滴地流……”

我这是在背诵东扎克的话，但我毫不觉察。西蒙轻声说：

“啊！嗯！那么，在这一切之中，野心家又怎样呢？你不知道他们对我提出了什么。你自己说这是旧管道……生活，生活的真理，你很清楚，它是不再从那里面流过的。”

“不，我刚才关于旧管道的那些话，其实我不同意，因为，罗马教会，它的礼拜仪式，它的教义，甚至它那既神圣又罪恶的历史，以及它的艺术，在大教堂，单旋律圣歌，以及天使画家* 作品中所体现的艺术，都是世界上美妙绝伦的，而卢贝先生，孔布先生**，巴黎的大宫殿和小宫殿，在我看来，却代表人类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不过别谈这个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西蒙·迪贝尔克，是有关他的世俗命运和永恒命运的问题，你好好听我说，不管迪波尔先生，首府的这位共济会会员向你炫耀什么，哪怕是在参议员莫尼斯身边，甚至在巴黎的加斯通·杜梅尔克身边给你找一个好位置……”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猜的，但不完全是瞎碰，因为那个杜梅尔克去年曾给我们的农业促进会剪彩，而迪波尔先生曾把西蒙介绍给他。

“天主要让我知道我就知道。可是你听我说，你要是当世俗人，怎么卖劲也不行，或多或少你总得被党派利用，除非你有惊人的口才，而你又没有，你会一直当下级，你得不到重要

---

* Angelico（原名Giovanni da Fiesole）（1387—1445），意大利画家，以画圣像著名。

** 卢贝（1839—1929），法国政治家，曾采取反教会政策。
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曾采取反教会政策，颁布政教分离法令，引起法国共和派政府与罗马教廷决裂。

地位，永远得不到……”

我犹豫了一下，害怕触怒他。我想到的唯一的话，就是妈妈常用的说法“基本教育”，西蒙猜到我在想什么。

“啊！嗯！是呀！我将永远是农民，是泥腿子，而且还当过见习神父。”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不过你想想：道袍使人的精神和社会地位都得到改变。道袍使人脱胎换骨。普通小兵有一天能当上元帅，这纯粹是胡扯！相反，聪明的小神学生有一天当上红衣主教，这事例是有，没错，得靠你自己去取那顶主教帽。是的，一切都靠你的意志和智慧。而这并不妨碍你当一位忠于圣职的神父，甚至当一位圣人神父。圣人主教可不少见，连圣人红衣主教也有的是。”

多么绝妙的一招！我使西蒙所企望的头等地位变得圣洁了。他摇摇头：“这些都是老黄历，完了，过时了。孔布吹响了围歼教会的号角……”

“哪里会呢！教会是五亿灵魂的帝国，法国好比是它的外省，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教会都经受得住，这没错，因为不论是世俗教士还是修会的教士都糊糊涂涂地上了民族主义右翼政客的当，而教徒跟他们走，仿佛是帕汝奇的羊群* ……”

“嘘！你承认我们有过失？”

“过失大着哩，我觉得说过失还嫌太轻，因为，和参谋部的伪造者合伙使一位无辜的人成为苦役犯** ，这是不可宽恕

---

* 帕汝奇是法国十六世纪作家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他为了对一位商人进行报复，买了一只羊扔进大海。商人的羊群也争先恐后地跃进海里。

** 此处指德莱福斯事件。法国犹太血统军官德莱福斯被诬告犯叛国罪。该事件为二十世纪初期法国重要政治事件，右翼政治力量借此掀起反犹太的民族主义狂热。德莱福斯于1906年恢复名誉。

的。是的，教会必须一文不少的偿还。”

西蒙张嘴结舌地瞧着我。

“你承认德莱福斯是无罪的？原来这样！”

“西蒙，我承认明摆着的事实：孔布愚蠢的反教权主义和我们以前以及现在仍然表现出的愚蠢的教权主义，这都是半斤八两，我们可以在本地，就在区首府来观察这一点，就好比用显微镜来观察一滴水：我母亲是怎样强迫佃农们把女儿送到修女院去的，那位不信教的女小学教员受到什么待遇，‘小姐’被当作瘟疫病人，呆在教堂的角落里……”

西蒙喃喃说：“可是……”

“可是什么？在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名副其实的基督教，让他们从尘世间起就受到应得的待遇吧，这点，对于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年轻神父来说，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基本点。你必须从一开始就认准方向，朝着巴黎，朝着天主教大学前进，然后，要是可能的话，朝罗马前进。要紧的是你必须在活动于教会上层的人中间物色一个人，让他离不开你，他们身边都需要有一个象你这样的脑瓜，妈妈说的‘什么都装下去的脑瓜’，因为他们大都不行。”

“我也不行。”

“咳！主要是有一个‘什么都装下去的脑瓜’，你还是有基础的吧？通常的托马斯主义*，东扎克所说的‘沉着的托马斯主义’……”

---

* 托马斯（1227—1274），意大利神学家及哲学家，其哲学称为托马斯主义，于十九世纪被罗马教廷公认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他试图将信仰与理性，基督教教义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融为一体。

我们在面对房屋的草地中央站住了。西蒙背对房子，没有看见两个人影正下台阶，这是妈妈和教长。他们一望见我们便急忙进屋去了。

“当然啦，西蒙，你应该了解你必须与之斗争的谬论，也就是现代主义，你得知道，哪怕知道一点皮毛哩，纽曼，莫里斯·希隆代尔，勒鲁瓦，卢瓦齐*，拉贝尔托尼埃尔……”

他露出一副可怜相，承认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

“东扎克可以很快给你提供一个书单。”

“他赞赏他们？”

“是的，他常常感到惊奇的是，有些人在反驳时显得多么愚蠢无知，而且不会用托马斯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反驳。他会很高明地将你武装起来对付他们的，同时又不让你显得思想落后。再说，神学是基础。你得好好挑选你的专长，这很重要，比如说，教会法，或者其他类似的学科，关于这个，我说不出什么名堂来，我长的这个脑瓜呀，只装得进某一类的东西。”

我走上去大橡树的小径，免得被房子里的人瞧见。黄昏还没有到来，但我们已经感到小溪的凉意。西蒙不再想走开了，至少我在这一点上达到了目的。他低着头走，那聚精会神的神态使他活象一块石头：那张没有嘴唇的苍白面孔僵硬严峻，毫无血色，没有刮的胡子显得黑糊糊的，如今我一想起西蒙，脑

---

* 纽曼（1801—1890），英国教会人士及作家；莫里斯·希隆代尔（1861—1949），法国哲学家；勒鲁瓦（1870—1954），法国政学家及哲学家；卢瓦齐（1870—1954），法国宗教人士，他们都强调天主教教义的伦理价值。

中还浮现出这个形象。我们朝大橡树走去的时候，他就是这副样子。他喃喃说："太晚了！太晚了！"

"不晚，既然你还在这儿。"

我在长凳上坐下，背靠橡树，他仍然站着。我仿佛听见一只大金龟在扇动翅膀，它想飞走。啊！无论如何得把他留住。

"这棵大橡树，"我说，"那天我用它和教长先生开了一个大玩笑。"

"和教长先生开玩笑？"

我把九月七日我的忏悔讲给他听。他最初不信。"呃！嗯！有这种事！"他笑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放声大笑。在使他了解现代主义以前，先得教他使用牙刷。

"最难以叫人相信的是，"我说，"从幼年起，我就确确实实地崇拜偶像。"

我将面颊贴在被崇拜的橡树上，接着又用嘴唇长久地亲着橡树。西蒙在我身边坐下。他不笑了。他问我："如果你这个忏悔是犯了赎圣罪呢？"

"不，教长肯定这不是赎圣罪。"

"他是在想你没有犯过的其他罪吧？"

我不回答。西蒙嗫嚅说："原谅我。"

"没有什么要原谅你的，只是我不高兴谈这个。"

"可是这些事与那些事都有关连，与那些争论都有关连。是的，与镇长先生所说的'违反天性的罪孽'有关，这就是强制性独身……你，你是不会明白的，"他突然带着柔情说，"你是天使，要不，半魔鬼半天使吧！"他笑着说。

"听我说，西蒙，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真的。当然，一个人必须经受考验以后才能同意这种契约，不过，既然他有力

量和勇气来实行契约，他就应该借此机会寻求晋升！你想想，在往上晋升的时候，你身后没有一大帮孩子，这是多大的优越性呀。独身！这可是你最好的运气了。”

“是的，不过这里指的是贞洁。你要是听听迪波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

“迪波尔先生，他那不明不白的两个老婆，他还对那么多女工拈花惹草，这又比独身强吗？”

“也许是这样，可是也不见得更坏呀！”

“肉体提出的问题：一个接受天主的灵魂和最兽性的本能共存于一身，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从来没有在婚姻中得到解决的。”

西蒙喃喃地说：

“不过，总还是有人彼此相爱的。”

“是的，西蒙，有人彼此相爱。不过这可能是神意感召。”

“迪波尔先生说，我身上的这种感召受到了摧残，你也一样。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我常常埋怨哥哥和我两人所受的教育。可是，洛朗却和别人一样，对于女孩子，他成熟得过早。而我呢，我生来就无动于衷……生来就厌恶……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天使……说出来我会使你大吃一惊：我害怕到怯弱的地步。而起因却是一件真实的小事。十月份和三月份在坎孔斯举行的波尔多游艺节，你去过吗？”

“嘘！你以为会让我们这些神学生去逛游艺节吗？”

“那可是充满美妙诗意的、难得的好地方。”

“什么？波尔多游艺节？”

这个农民一开始以为我在作弄他。

“是呀，每个剧团演一台独出心裁的戏，各奏各的音乐，自演自唱，根本不理会别的剧团，所以有一种奇特的不和谐，还夹杂着水果香糖和炸土豆的气味，那里还有一个挺小的木头房子，上面写着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的小名，突然间，那位女巨人将胳膊或大腿从幕布的洞里露出来，还有一些画，画上的先生太太们正在畅饮香槟酒，而身穿制服的侍者总管长着一副死人的面孔，他就是死神。布景上有河，有在天空中滑驶的船……”

“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

西蒙生了戒心。我原先一心想稳住他，这下却可能让他飞走了。我看到金龟在扇动鞘翅。我很快接着说：

“由于一件真实的小事，才使我身上出现了你所谓的天使。在波尔多游艺节上，有一天我走进了‘迪皮特迪博物馆’，那里有人体解剖的蜡像。表面上的意图是富有教海性的，那里还有女人分娩的蜡像。”

“太太肯让你去？”

“不让，我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和一位同学同去的。突然间我看到……是的，它将永远留在我眼前，直到我咽气……牌子上写着：‘患花柳病而溃烂发黑的阴茎。’”

我们沉默片刻。西蒙突然问我：

“在你看来，贞洁是什么呢？如果有位神学生问你为什么要保持贞洁，那你如何回答呢？”

“为了能够献身。这是一位偶然为我作忏悔的年轻神父的回答。他对我说，为所有的人献身，这是神意对我们的感召，因此我们必须保持绝对的贞洁。那样便可以干得彻底，甚至不顾一切。”

“不，嗯，阿兰先生！你是在开玩笑吧！刚才你还叫我去追求世俗的胜利，说我一定能达到目的，可这会儿你又讲起献身了，为献身而保持贞洁……”

他冷笑，为当面揭露我自相矛盾而感到洋洋得意。我抓住他的手。它发潮。我感觉到那只没有指骨的第六根小指头，它仿佛是个小动物，我可以把它捏扁，挤出水汁来，象洛朗说的那样。我克服厌恶的情绪对他说：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当然啦，从和迪波尔先生辩论的角度出发，我不能说别的，只能说你将得到世俗的成就，它们充其量也不过使你成为显贵……而且是大显贵，在尘世上，在天主前都是如此；不过，如果你当上主教或红衣主教，你将对教徒和整个教会承担管理和行善的职责，可是要当心！在追逐荣誉的路程上的每一分钟，在胜利的道路上的每个拐弯，你都可能离开这条路，放弃一切，而成为圣人，你也想成为圣人的，这我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莫非我这个人物有预见力？

“我当圣人？啊，他妈的！”

“是的，圣人。那场追逐荣誉的赛跑，也许你忍受不了，于是你便一头栽到一个城郊教区里，也许栽到初修院里。不过，我想你多半会到一个贫穷的教区去，你栽到他们那里就好比一块面包扔给了鱼塘里的鲤鱼。”

“在巴黎，在我要去试试身手的世俗界，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么做呢？”

我没有放掉他的手，虽然它现在潮糊糊的，全是汗。

“不，西蒙，如果你去那里，你就抛掉了一切希望，你会沉到水底。我不是说你在那里得不到某些好处，不过，向天主

方面逃遁是绝不可能了。”

他反驳说：

“你怎么知道？天主又不会请求你批准。我们吃够了苦头才明白天主的道路并不是我们的道路。这些话都听腻了。”

“总之，我是知道的。”我说，“你爱信不信，如果你选择了巴黎，你就完了。”

我知道他已经作了选择。我知道他最后的结局不妙。他缩回手，我用手帕擦擦自己的手。他低声说：“明天天不亮我就走。”普吕当用两轮车将他送到维让德罗乘火车；这里谁也不会发觉他走了。

“要是你不说出去的话。”

“不，西蒙，我不会说的。”

大路上过来了一群羊，我听见牧羊人在吆喝。西蒙咳了一声。我学着妈妈常说的那句话：“可以感觉到小溪的凉气。”西蒙坚持问：我什么也不会说吧？他承认，如果我让教长和妈妈事先有所准备，这有好处，他们就不至于感到打击太大，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事情即将发生。西蒙从一条小路上走远了。我掉头朝房子走去，洛朗正从屋里出来，他对我说他“溜号”，面为神父在那里，还有迪波尔大妈！……迪波尔大妈？洛朗并不觉得惊奇，他对什么事也不感到惊奇。

在前厅，吊灯已经亮了，虽然天还没有黑。我首先看到的是呆呆坐在教长先生和妈妈对面的迪波尔太太，她披着黑纱，眼睛发黄，神态中露出一种无以名之的紊乱和惊惶，尽管她在来我家以前一定着意打扮了一番；在嗜酒的女人身上总有点什么东西泄露这个秘密。妈妈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醉女人，她居然可能对西蒙怀着倾慕和眷恋！妈妈一定在想：别人脑子里

的念头简直不可思议。迪波尔太太居然在那里，在我们家，这简直不可思议。

“您认识我的儿子阿兰吧？”

迪波尔太太转过死人般的面孔盯着我，她长着一双既象鸟又象母牛的眼睛，使我想到古代神话中杂交的产物。他死死盯着我，一面回答说西蒙常常和她谈起我。于是教长说，那么她可以当着我的面把一切都讲出来，好让我也知道。可是迪波尔太太不想往下说了。她用神牛般的长眼睛盯着我，她属于那种人，对他们来说，我是可以食用的，这我知道。

教长先生将迪波尔太太刚才讲的事扼要地告诉我：要是可能的话，西蒙准备在一年以内在巴黎取得学士学位，他将在瓦卢瓦街的激进党秘书处有一个职位；迪波尔太太发现在这个表面现象后面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彻底利用西蒙在大小神学院里的一切回忆。用迪波尔先生的话来说，从每个回忆中都能捞到大油水。他已经让西蒙把上课的笔记本借给了他，他已仔细琢磨历史课本和哲学课本。

“西蒙怎么会答应呢？”

“他以为，既然他是班上的第一名，把笔记本让人审查只会促进对他的任命。”

迪波尔太太这时插嘴了：“西蒙很机灵，他不会不明白这是背叛。”

我反驳说：

“他没想到他的笔记本能引起什么后果。”

确实，从笔记本里能捞到什么油水呢？从教科书里也许还可以。我在中学用的是基督教学校的教科书，里面滑稽可笑的内容比比皆是，东扎克和我两人曾经列出了一个清单。无论如

何，把谁都可以弄到的东西交出来不能算是背叛。西蒙想摸禁果。教长问我这件事他可曾告诉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大局已定。”

教长先生不同意：“不！他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我摇摇头，低声说：“他完了。”

“我们也许失去了他，”教长热情地说，“可他不是完了，可怜的孩子，不！不！不是完了。”

在那一刻，我爱他，爱这个可怜的神父。我告诉他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至于妈妈呢，只要迪波尔太太在那里，她就一言不发，而迪波尔太太似乎和被她那肥大的身躯塞得满满的安乐椅沾在一起了。她不是偷偷地瞧着我，我感到她的目光在死盯着我。在任何情况下，妈妈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时她站起身来，于是我们也都不得不站起来，迪波尔太太除外，她感到妈妈是在暗示要她告辞；为了婉转一些，妈妈说了些客套话，感谢她向我们提供的情况。迪波尔太太总算站了起来，朝我走来说：“开学以前你得来看我。我们好谈谈他的事。”

我说对不起，再过两星期就开学了。

“啊不，今年你可不一样，你通过了中学会考。西蒙告诉我你将在马尔塔韦恩一直呆到打野鸽的时候。”

这么说他们议论我了！对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人。玛尔蒂诺小姐从来不和任何人谈起我。

“啊！我打猎！”

“那么，你恰巧有时间来看我。”

她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仿佛要掩饰她的贪欲。神父愤愤然，用不容分辩的声音说：“我送您走，夫人！”把她一直拖到台阶，我跟在迪波尔太太和教长身后下台阶，这时妈妈命令

我说："不，你留下！"我们又回到客厅。她颓然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手抱着头。是祈祷，还是发火？我想她是在试图祈祷，她在克制怒气，然而怒气终于爆发了。

可怜的妈妈，我害怕听的话滔滔不绝地从她嘴里迸发出来。她在计算十年来她在西蒙身上花了多少钱啊。你愈肯花钱，他们就愈是骗你钱。啊！我们可是上了大当。

"不，我这话说过火了，我没有上当，因为我原来就不抱任何幻想。正如教长先生所说的，应该献身，明明知道得不到任何报偿还是要献身。"

"对教长先生也许是这样，"我说，"对我们却不然。你放心。你会在那头牲口身上得到好报酬的。"

妈妈惶惑不解地问我："什么牲口？"

"迪贝尔克那头负重的老牲口，你那十个分成制佃农庄园都由他经管，而他每年才拿三百法朗，只有他一人知道地产的分界在哪里，要是他今天走了，我们只好任邻居们为所欲为了……"

"这怪谁呢，怪你和你哥哥，你们什么也不会干，你们认不出边界……"

"你自己也清楚，这件事是学不会的，必须是本地人，必须一直住在这里才行。迪贝尔克常常在矮树丛里搜索，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地方挖土，于是突然在荆棘中露出了界石。你离了他不行。他可以要挟你，要求比现在高三倍的工钱，那也算是很便宜了。"

"太过分了！我管他住，管他点灯、取暖，他有牛奶，还有半头猪。"

"是的，你不给他这些钱，他即使拿到手也不知道怎么花，

所以他白白为你干活。”

她诉起苦来：“你总是站在他们一边来对付我……”

教长这时回来了。他把迪波尔太太送回家，假装要一直往前走，回到神父住所去。

“我又来了，我们得谈谈。”

“不用和这个小傻瓜谈。他原先夸口要说服西蒙改变主意，可现在，他赞成他，还说是我不对。”

“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我只是认为我知道该对西蒙说什么。我没有看错，只是谈得太晚了。”

“不管怎么说吧，你我两人已经尽了力。”

妈妈这话是对神父说的。她要求他表示同意和赞赏。他不说话。和西蒙一样，他有着农民的高大瘦削的骨架，是个瘦骨嶙峋的大高个，他那一再被揉捏的面孔象是用粘土做的，眼睛象两个玻璃水珠。他不说话，她又问道：他们不是尽了力吗？尽了还是没尽？神父低声回答，他用的是我们的土话里的一个词，我不知道是怎样拼写的：伯勒乌（词末的“乌”发音很轻，词意是“大概”）。这个“伯勒乌”，出了马尔塔韦恩方圆二十里，任何农民都听不懂。

“我们原来想给教会献上一位神父。”

“不能这样看问题，”神父说，“我们不能支配旁人的生命，特别是在物质上依赖于我们的人，哪怕是为了将它献给天主，那也不行。我们能够做的，或者说，我以为自己想为西蒙做的，就是揭示天主对这个孩子的旨意，就是帮助他本人去认识自己。”

神父的话“我以为自己想做的”使我猛然一惊。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说：“是呀，就是说您还有别的动机！”妈妈又有一

次“阵热”。

“你向教长先生道歉，立刻道歉！”

神父摇摇头：为什么道歉？我并没有得罪他。

我瞧着他，迟疑着，我终于开口了：

“您，教长先生，在这出可笑的滑稽剧里，您和我们大家一样在折腾，可是晚上您独自呆在墙壁上斑斑点点、潮湿得起硝的住宅里，每天早上，您在那几乎是空空的教堂的祭台前祈祷。您，您是知道的。”

“这和西蒙有什么关系？”

“这是失败，千篇一律的失败，它对所谓的信徒比对敌人打击更大。敌人的仇恨至少可以证明教会还能引起激情。”

神父打断我的话：

“我该走了，正如太太常说的，你又胡说八道了。”

他站起身来。洛朗这时走进屋，我讨厌夏天傍晚他身上的气味，但是我很高兴他走了进来。只要他一到，就出现了一个一切冲突销声匿迹的地区。除了他布下的捕猎套索，除了他这个粗人用强制颈圈训练的狄安娜小狗以外，什么都无足轻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种言论只能骗骗没有头脑的人……东扎克常常喜欢引用巴雷斯* 的这句话。我说道：

“我送您到大栅栏门。教长先生。”

小溪的雾气还没有漫及小径。神父说：“是秋天的味道了。”我喃喃说：“我们前面有漫长的冬天……”我那模样是可怜，还是凶狠，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没有反应。沉默片刻以

---

*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及政治家，其思想从自我崇拜，到崇拜土地及死者，后来发展为狂热的民族主义。

后，他问我是否知道西蒙什么时候走。

“我不是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不过你是知道的？”

我不回答。他不再坚持，我们走近栅栏门时，我问他是不是仍然在七点钟做弥撒。

“明天早上我来为你做弥撒，好吗？”

他明白了，抓住我的手；他将等我。

我提前一点来，先作忏悔。也许妈妈会在那里。

“不，这不是她忏悔的日子。”

他回答时稍稍急促，仿佛想叫我放心，叫他自己放心。我们不再说话了，一直来到神父住宅门前。到了那里，他轻声说：“我弄错了。”我不同意：“啊不，教长先生！”他又说：“我一切全弄错了。”

“除了最基本的以外，教长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您对您做的事深信不疑。也许您往旧羊皮袋里，您在神学院时接过来的旧羊皮袋里，倒进了新酒，而这新酒，您每天都在更新，尽管羊皮袋已经陈旧，尽管旧神学千疮百孔。”

神父叹了口气，轻轻扯着我的耳朵斥责说：“你这个小现代主义者！”接着又深情地说：“明天见！”

第三章

清晨做弥撒时，妈妈听说普吕当送西蒙去维让德罗上火车，便对迪贝尔克发了一通脾气，这些事，在我的记忆中，都被几

天以后在马尔塔韦恩发生的事掩盖了，话从哪里讲起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大路上，在儒昂奥的大路上走。仿佛月亮正在升起。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满天月光。四周一片寂静，我过桥时，听见于尔河的河水潺潺流过古老的石头，声音很轻微，很柔和。在这个时辰，处处都有生物在幽会，至少在我所喜欢的书里是这样讲的。既然有布景，那一定有演出。布景为什么不是为我准备的呢？只有布景是向我们提供的，而其他一切都得我们花力气，而我，我没有这个力量，我十八岁……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力量去死，也没有力量去生活。我听见癞蛤蟆在叫，它使我想起我祖母去世前几天说的话(她还是位圣人哩)，她说她宁可当石头下的癞蛤蟆，也不愿意死。其实，当石头下的癞蛤蟆未必不是幸福，其实，除了柔声呼唤雌性来石头下或乱草里幽会，未必还有其他什么幸福！我今天仿佛觉得当时我就感到那天夜里会出点什么事。我脸上感到小溪的凉气，它仿佛是死神的气息……不过这可能是我在瞎编。

妈妈裹着披巾在小径上踱着步。她多半在数念珠祈祷。她告诉我洛朗身体不舒服，已经上床躺下了，她叫我注意别弄出声来。

“是你非得要我们睡在一间房里，仿佛这座屋子里房间不够似的！我真不明白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她没有生气，表示道歉。

“你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那是你要求的，洛朗和我两人没有共同的兴趣，我们从来就无话可说。”

妈妈重复她那惯常的责备：“你觉得谁都愚蠢！”

“要说谁是傻瓜，”她突然气冲冲地说，“那是西蒙。他居然抛掉那么多东西……”

“呵不，基本的东西，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抛掉。他保留他学到的知识，他的中学会考及格证书——你给他的一切，人家会利用这些的，你尽可放心。”

“问题不在这里，你也明白！”

“总之，你一想到这个就没法忍受。至于西蒙的命运，它并不比旁人的更重要，既然你不爱他。你总不会对我说你爱西蒙吧？就算你爱他，所谓的爱，就象迪波尔太太爱他那样……”

“睡觉去！”

“这一来，西蒙的命运，你才不放在心上呢，因为你爱的是他身上要消亡的东西……”

她把我推向楼梯：“上楼去，轻轻地，别吵醒你哥哥，我不听你胡说了，你这个孩子会要我的命。”

我反驳说现在睡觉还太早。我去园子里转一圈。

“穿上衣服。一个病人就足够我忙的了。你呆会儿睡觉的时候，可别开窗。洛朗咳嗽。”

“他夜里常常咳嗽，”我说，“他睡着的时候咳嗽。”

“你怎么知道？你睡觉从来不醒的。”

“我半醒半睡的时候听见他咳。”

我肯定这不是瞎编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话一出口就感到吃惊，我突然为洛朗担心，仿佛是由于一心想使别人吃惊，我本身也中了自己的巫术；不过这种焦虑只维持了几秒钟。我又回到月夜的乳白色阴影中，又恢复了那时光我常有的心情，我谛听于尔河的潺潺流水声，谛听那和一切黑夜相仿的、安祥

的、柔声细语的黑夜，我瞧着月光，这同样的月光将洒在盖着我那最终将腐烂的身体上面的墓石。时间象于尔河一样流逝，而于尔河总是在那里，将一直在那里，并且继续流着……这简直叫人吓得惊叫起来。可是别人是怎样做的？他们似乎一无所知。

而我，当时我不知道在即将来临的这一夜里，除了无数的生物在临终咽气以外……可是我得如实地讲，不添油加醋，给东扎克提供一个确切的报告，笔录。我回到房子里。那是妈妈请人安装电线以前的最后一年。在台球桌上方只点着唯一一盏灯。我拿了一只蜡烛台回到我们的房间，也就是妈妈的卧室上面男孩子的卧室里。这个房间很大，有两扇窗子，我们那两张床“头对脚”地摆着，这样一来，洛朗和我两人整夜都在一起，而谁也看不见谁，他几乎是黎明即起。我们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饭桌上睡着了，有时候不得不把他抱到床上去。两年以来，据说他“追女人”，所以我睡着了，他才悄悄提着鞋回来，而我醒来的时候，他早飞走了。

尽管妈妈不许，我还得开窗。空气沉浊。我闻不到洛朗往常的气味，那是一种象狗似的，但却健康的气味。发烧也有一种气味，我一下就闻出来了。他睡着了，没有打鼾，但声音却很响。我开始脱衣服，这时妈妈披着发辫，穿着便袍走了进来，她走到洛朗的床边，摸摸他的前额和脖子，没有将他弄醒，然后她低声对我说我不能睡在那里，洛朗可能需要她，她睡我的床，让我去睡她的床，我求之不得，连瞧也没瞧哥哥一眼，我就到二楼妈妈的房间里去了，那间房比我们的房间小，因为在两个房角里分别安置了盥洗间和大衣橱，形成一个凹

室，里面放一张床。我很高兴地打开一扇窗，然后钻到床上去，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怀的我。这是个奇异的想法，既引人入胜又叫人难以忍受，我靠着从审慎的童年所承袭的那种自然反应驱散这个想法，我相信只要一个念头就能决定我们永恒的生命。

为了克服这种顽念，我常常采取一种自我催眠的办法——给自己讲故事。我时时刻刻在酝酿故事。那时我正在构思一个使我着迷的故事。我刚刚第一次读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妓女的荣华和苦难》，我对吕西安·德·吕邦普雷在狱中自杀倍觉遗憾，便着手改编故事：吕西安·德·吕邦普雷既未受牵连，也未下狱，卡尔洛斯·埃尔拉的计划成功了，从纽沁根男爵那里骗取了巨款，于是吕西安娶格朗利厄公爵的女儿为妻。我预先就防止了种种阻碍。在公爵和卡尔洛斯·埃尔拉的帮助下，吕西安成为驻罗马大使馆的随员，因此他的婚礼在大使馆的小教堂里几乎偷偷地举行，巴黎一无所知，这样一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吕西安的事都避免了。不久以后，卡尔洛斯·埃尔拉决定死去，以恢复他的真面目——越狱潜逃的苦役犯雅克·科兰。他假装患一种无法医治的肿瘤。谁看见他都以为他这下没命了。他去瑞士属于他那集团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动手术。另一个动手术病人的尸体成了卡尔洛斯·埃尔拉，而雅克·科兰却逃之夭夭……而我，我慢慢滑进，陷入浓稠面深沉的睡眠之中，那里有攒动拥挤的人群，当第一丝光线透过百叶窗触及我时，我才从人群中浮上来。

这一夜，我在半夜里醒过来，在这张不属于我的床上，在这张散发着妈妈的气味的床上。我仿佛六神无主。我马上就明白正在发生一件严重的事。是的，我马上就明白事情很严重。

楼梯上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人们顾不上压低声音，几扇门一直开着，碰撞着。悲剧就发生在我上面。洛朗？我安慰自己：一阵盆盆罐罐的声音，他大概呕吐了。我翻身朝着墙壁。这时妈妈端着灯进来了，灯光照着她那头发蓬乱的、发灰的大脸。她停在门槛上："听我说，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洛朗刚才吐了血，现在还在吐。迪拉克大夫和教长都守在他床边。我动了一下想起床，她恳求我别动，好好呆到天亮。

"天一亮你就去儒昂奥的老小姐她们那里，得快走，快走。"她惊恐不安地一再说，"只有你走了，我才松口气。"

"可是洛朗？……"

"现在不讲洛朗，讲的是你。"

"可是妈妈，洛朗呢？洛朗呢？"

她愣在那里，手上端着灯，前额上披着一大绺白发。她热切地瞧着我。

"为你可怜的哥哥祈祷吧，不过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让你隔离。但愿天主保佑，这还来得及。我简直不敢想，好几年以来，不管是在波尔多还是马尔塔韦恩，你和他都睡一间房，就是在昨天夜里，你还和他呼吸同样的空气。"

"可是他呢，妈妈，洛朗……"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这当然。明天就去请大夫诊断。不过，你得明白……"

她犹豫了一下："大夫认为……"她不往下说，却重新详详细细地讲起对我的安排。仿佛这件不幸的事只与我有关，只对我举足轻重，只对我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就穿身上那套内衣和外衣走，因为我的衣物都放在被传染的房间里。

"我连亲也不亲你，当然，你切莫走近洛朗的房间。再说，

他情况不佳，你最好别看见他那个形象……”

“这不是最后的形象，妈妈，不是最后的！”

“当然，你知道我总是从坏处着眼。我去给你拿咖啡来。躺下吧。”

我听她摆布，她让我怎样我就怎样。她吓唬十九岁的小伙子，就好象在吓唬小男孩，让他乖乖听话一样。在马尔塔韦恩，有一间房和一张床，爷爷是在那里去世的；在波尔多也有一间房和一张床，爸爸是在那里去世的；在这里也有一间房和一张床，洛朗将在那里……他突然摆脱了班上倒数第一名的无能，而在我身上开始了新的生命。他一张口，不是谈野鸽，山鹬，野兔，就是谈他那群狗。他准备投考格里尼翁农业学校，但他对在书本上学农业，如同对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一样毫无兴趣。他总是说：“我将成为我们家的农民……”可是在马尔塔韦恩，他对什么都不过问。

“你们什么都让我管！”妈妈埋怨说。可她又不能容忍我们稍稍过问她的事务——其实是我们的事务，因为马尔塔韦恩属于我们，而她只是监护人。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忽然我想到了一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在马尔塔韦恩将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妈妈了。”是的，我产生了这个想法，但天主可以作证，我没有感到高兴，妈妈对土地有癖好，她不会不想到这一点，她不会不暗暗感到激动。她热爱土地，但和我不同，她最恨分家……我写这些是为了东扎克，他不需要我告诉他这一点：在那个不样之夜里，我身上的这一切并不明确，没有任何东西得到了承认，同意，认可。我是将自己思想的条理套在我终身难忘的那段时间上，而这些思

想，我是在第二个星期里，在儒昂奥的老小姐家里整理出连贯清晰的脉胳来的。

我和衣躺在那里，躺在妈妈床上，等待天亮。她又来了一次，但没有迈过门槛，她给我端来咖啡，而且告诉我说玛丽·迪贝尔克正忙着给我烫内衣，我将什么也不缺。我只需要收拾收拾书和废纸就行了，她管我写的东西一概称之为废纸。我又小睡了一会儿。在朦胧中，我听见迪贝尔克的车轮在响动。玛丽端着托盘走进来，头上裹着老妇人用的黑头巾，她自己也黑黝黝的，象母鸡那样黑亮，那惊慌失措的眼睛，那屁股，都象母鸡。自从西蒙出走以后，妈妈除了发号施令以外，不再和迪贝尔克家的人说话，因为他们充当了西蒙的同伙。玛丽告诉我说洛朗睡着了，太太守着他。大夫将请巴扎斯济贫院的一位修女来。她叹气说：啊，卢普阿乌*，洛朗先生！洛朗是迪贝尔克家最喜爱的人：啊！卢普阿乌！

我没有和垂死的哥哥再见一面就逃走了，我将终生不能原谅自己。妈妈守在他的房门口，不让我进去，在刹那间，我从半掩的门里看见了在小灯摇曳不停的微光下，家具都挪动了位置，到处都是衣服。我任人摇布。一切都按妈妈的决定进行。我十九岁了，还象一个新生婴儿似地随她支配。我软弱地表示反对，她连听也不听。她说："等他这病一见好，你就来看他。我答应你。我会派人去接你的。你可以站在远处和他谈话，还会有好日子的。我们让他坐在园子里晒太阳。森林，这总归是最

* 当地土语：可惜呀！

有效的良药。”

啊，这个九月清晨的雾，主的气味……

我是不会死的，我会活着。妈妈让人给老小姐送去一封信，通知她们发生了不幸，并说我要去她们那里。路易丝小姐和阿迪拉小姐怀着紊乱的心情等待我，她们因我的到来而喜出望外，同时也深感同情和忧愁，不过主要还是高兴，特别是阿迪拉小姐，她不得不和“看着嘴唇的动作就能明白一切”的聋子一起生活，她们住在离镇子有七公里远的偏僻的地方，唯一的一条大路来到那里就消失了，再过去就是无人的大荒原，它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是一座古式农庄屋，坐落在辽阔的黍子地的边沿上，我们是从这样一座庄屋里发迹的，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那天早上，云雀在田地上空啾鸣，洛朗再也不会朝它们开枪了。在朝阳升起的时候，人们为我打开了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散发出霉味，我知道老小姐的父亲在破产以后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自杀的，不过，谁也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将布伦什因格的《帕斯卡尔》，东扎克借给我的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行动报》打字稿，以及柏格森* 的《物质与回忆》放在桌上，然后立刻到“聚客厅”的书橱里去搜索。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书橱曾使我其乐无穷，以至于我认为，谁没有去过那里谁就不明白何谓阅读的奇迹——此刻，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在暑假光滑的表面上引起任何波纹；此刻，现实的风景与遐想中的风景融化一体；此刻，就连房屋的气味也已经深深印在我心中，以致多少年以后，房屋不复存在，而气味却永存。

---

*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哲学体系强调“直觉”的作用。他的思想曾经影响过一批作家和哲学家。

当时我读的不是柏格森，也不是帕斯卡尔，也不是《基督教哲学年鉴》，而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孤儿漂流记》。我从半开的门里隐约看到的洛朗的房间，在一盏小灯的凄惨微光下的房间，它留在我心中。我从来没有忘掉它，我用它来维持自己的焦虑和忧愁，我也可能用它来维持那种幸福感：年仅十九岁而且充满生命力的幸福感。

我听见阿迪拉小姐在对厨娘说话，她和姐姐在一起养成了大声嚷嚷的习惯："要是出了什么不幸，阿兰先生就有三千公顷的土地，多好的一门亲事啊……"

"啊！噫！是呀！不过只要他妈妈还活着，就是她当家……"

"住嘴，蠢女人！"阿迪拉小姐叫道，"他妈有自己的产业，差不多一千公顷的土地哩，还有在罗埃扬盖的那座房子，还有现金，天主知道！"

"是呀，可……"

我走出屋外，不愿意再听下去。洛朗还活着。他活着。妈妈爱我们两人。下午教长给我送来消息："你母亲象平常一样了不起。她夜里在洛朗身旁守了一阵子，好让佑护站的嬷嬷睡一睡。她下决心不去看你，哪怕是远远地看你。她接受这个牺牲。唉，再不用等太久了。"那天，我头一次听见这个致命的名称："奔马性肺痨病"。我听见这匹马在我心中扬蹄奔跑，它将哥哥永远带入黑暗，我也将随他进入黑暗，也许不是跑着去，而是走着去；不管我走得多么慢，最后我将变成拉萦的老头那样，我将有三千公顷土地和一大群继承人，他们会纠缠我，我会恨他们，而且会象老头一样拒之于千里。占有，这是多么讨厌的事！占有，这是绝对的邪恶。怎样摆脱它？我乐于放

弃世上的财富，但我不放弃世界本身，不放弃那种使人惊惶失措的欢乐。那一天，当我在儒昂奥的橡树下满心感到这种欢乐时，疾驰的马正将哥哥带入永无止境的黑夜。

从第二天起，在老小姐家里，我仿佛用肉眼看到了自天而降的财产欲细菌：一个十分难看的十岁小姑娘，雅内特·塞里斯，这是她们的继承人，她以继承人的身份经常住在这里，接受佃农们的崇拜。最奇惶的是，这个怪物是独生女，有一天她将继承荒原上最辽阔的地产，而老小姐们的财产只不过是那大海中之一粟。然而，对于这些患有土地饥渴症的人来说，每一公顷土地都有其价值，雅内特使我厌恶。这是个苍白的、满脸雀斑的小姑娘，有两块雀斑简直闪着磷光，代替了既无眉毛又无睫毛的眼睛，一把圆梳在额头后方夹住她那稀疏的头发。佃农的孩子们被叫来陪她玩。“和小姐说什么呀？”他们对她百依百顺，就好比农奴制下的农民子弟对特权贵族的子弟那样服贴。第二天清晨，我一醒来就听见路易丝小姐对阿迪拉小姐大声嚷嚷：“……他比她还大不了十岁呢。他可以等她呀！”阿迪拉小姐大概只是动动嘴唇作为回答，因为我没听见声音。聋子坚持说：“没有他母亲的同意，他是不会结婚的。该等多久，他就会等多久……”啊！天啊！他们谈的是我和雅内特，当地人谈论这种事，就好比往日谈论法国皇太子和西班牙公主的婚约一样。不过这一次，他们只看上了我，洛朗不再与我分担这可怕的危险了。我相信妈妈心里早有主意。最倒霉的是，小姑娘老来找我，这个讨厌鬼，而且装出一副讨好我的样子，她也在想这件事。这个星期里，我感到羞愧，因为我对社会问题一概愚昧无知和漠不关

心。我决定谈谈若莱士，盖德*，普鲁东，……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些名字。总之，我比他们更了解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盗窃，这也就罢了，可它还使人卑下，堕落。

第 四 章

两年后的今天，我在波尔多开始用这个新本。东扎克恳求我把头一本交给他带到巴黎去了，他进了巴黎的加尔默罗会神学院。我是为了他才决定继续写日记的。日记？不，这是我撰写的、有条理的叙述，它讲述了两年来妈妈和我每天所经历的事情——不过我首先想弄清的是，洛朗去世以后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变了一个人吗？目前在波尔多攻读文学士学位的二十一岁的青年难道与少年时代的我判若两人吗？不，我还是老样子，只要我不象洛朗那样死去，我终身将依然故我。在大荒原的秘史上，我身上孕育着马尔塔韦恩的老头，他将接替拉聚的老头，即使我成为八旬老翁，我仍然是现在这样，而一九七〇年的某位诗童将远远瞧着我这尊石像一动不动地坐在门槛上。

洛朗的死并没有改变我，而是改变了我的生活条件。在好

---

* 若莱士（1859—1914），法国政治家，社会党领袖。
盖　德（1845—1922），法国政治家，工人运动领袖。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仿佛惊呆发愣。妈妈张罗一切，她唯一关心我的是我的身体。我在“左肺上有阴影”。她一直闹到我免服兵役才罢休。我既高兴又万分惭愧。我变得更加孤僻，我埋怨她。而她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以后，便一天天地更忙于马尔塔韦恩的事务，今年我们置了一辆迪翁布通牌汽车，她随时可以去马尔塔韦恩作短暂的逗留。距离不算回事了。就在去年，去马尔塔韦恩还得换两次火车呢。一走进南方火车站的大厅，就感到人地生疏。大荒原，我唯一的故土，象星星一样遥远。而今天，我知道它就在波尔多的城门口，而且，要是不出油尽抛锚的事故，或者轮胎爆炸的事故，那么，在公路上，我们用不了三个小时就能驶完从波尔多到马尔塔韦恩的一百公里路程。

我在东拉西扯，避免去碰自从洛朗长眠以来我们那块溃烂的疮疤。在妈妈和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什么事要责怪她？她张罗一切，什么都不用我管。她此刻去马尔塔韦恩了，每逢此时，我在波尔多便自由自在，大学生能多自由，我便多自由，我还有一位厨娘和一位仆人服侍我。如果说我没有能力充分利用这种自由的话，那可不能怪妈妈。

“你为什么没有朋友呢？你为什么拒绝别人的邀请，呆在角落里不跳舞呢？”

我不跳舞，正如我不打猎。一切就是那么回事……

不，一切不就是那么回事。我要讲的是我经历的事，而不是正在进行的故事，尽管故事仍在进行中。经我解释和修改的材料，以及在一页页纸上逐渐成形的无法避免的命运，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东扎克是会识别的。我有意回避从而撒谎，东扎克是会明白的，而且他会使这种谎言背着我向他道出真情——

然而我很愿意从自己身上揭出真相，我热情寻求真相，这种热情使我恐惧，并不是因为牵涉到我，而是因为牵涉到妈妈，因为我在慢慢揭露她，而当我逐渐认出她的真面孔时，她叫我害怕。

但是我不再是孑然一身。我不再听任她摆布。来了一个人。一个人。一切都是从座落在圣卡特琳街和喜剧院广场之间的商场里那家巴尔书店开始的。我很晚才知道有这家洞穴般的阴暗书店。我一般是去总督府大道的弗雷书店买书。在巴尔书店里，法国信使出版社的书摆在显眼的位置。文学受到推崇。橱窗里陈列的是现代作家的作品。

我从学校出来就上那里去，几乎每天都去，有一天我开始翻阅一本新书《不道德的人》*，我正看得入神，以至当我耳边响起女人的声音时，我吓了一跳："我劝您买这本书，哪怕您钱不多，这是原版，而纪德的原版书那可是……"

我抬起头，在这个半明半暗的洞穴中我看到了玛丽小姐，她负责卖书，并管理整个书店（巴尔老板很少离开他的收款处，而驼背伙计巴莱热只干粗活）。玛丽小姐穿一件黑色工作服，谁也看不见她，除非她盯着谁，就好比那第一天她盯着我一样。那个眼光可是……既温柔又嘲弄，而且出奇地敏锐。我身上那些使旁人退避三舍的东西却吸引她，感动她，这一点和所有爱我的人一样。然而我在无意中却骗了她。我非常爱书，但很少买书，在下决心买书以前，我得犹豫很久，一句话，我简直没有能力花费一个法朗。再者，我衣着简朴，总是围着那根卷成绳子一样的领带，所以她把我当作穷学生了。后来我才知道，她

---

* 法国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1869—1951）的作品。

曾感到吃惊，因为，尽管我的大衣破旧，它却不是服装店的成品货，而且我的皮包是用上等皮革做的，上面还印着姓名缩写。可是，我似乎连一分零花钱都没有。她以为我是哪个破产的或吝啬的乡下佬的儿子，她将原版书放到一边给我留着。“您下月付钱吧。”她对我说。

我没有告诉她她弄错了，我并不是出于卑鄙的感情。是出于羞愧？不是，而是出于一种幸福感，因为有人爱我这样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我能使如此可贵的一位姑娘喜欢我，而她并不知道我是马尔塔韦恩的继承人。在妈妈逼我去看别人跳舞的那少有的晚会上，我知道她们都用同样的眼光瞧着我；我的夜礼服上别着一个看不见的标签：数千公顷的荒原，还有房屋。她们人人露出温顺的微笑，人人努力谈论“似乎有趣的事”。这些蠢女人是怎样看一位“知识分子”的……不，我不愿意再想这个。只要东扎克理解这从第一天就产生的意外的幸福就行了。那位姑娘如此深情地看着我，看着她眼中的穷学生。我后来知道，她以为我不肯和她出去，是因为我怕连累她，她觉得我象天使，我们后来为这件事笑了一阵。但是，不肯和她出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却没有告诉她，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大概是因为，一旦我们走出书店那个阴暗的洞穴，我就再不能长久维持穷学生的神话了；更主要的是，在我眼中，她和书店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就好象玛尔蒂诺与她胯下的坐骑无法分开一样。正是这一点使她无法接近我，而我却能享受她，仿佛除了在书店这迷人的幽暗中凝视以外，对我来说，再不存在其他任何享受了；外界的任何卑鄙的问题，都不会对我提出来，而我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它们。

这种情形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因为玛丽本人已经习惯它了，因为它符合我在她心中的形象，也就是她称为Noli me tangere* 的态度。然而，由于偶然的相遇……不过，我不相信偶然性，巧合也许证明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被人在幕后操纵。

玛丽尽管是巴尔书店的灵魂，但她容许很多顾客，其中包括我这个最忠实的顾客，浏览翻阅而不购买，这使得老板和巴莱热大不以为然。她对书店的观点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在《林荫道上的榆树》中的观点一样，作者在那本书里安排贝尔热雷先生每天去帕伊约书店和朋友们聚会。她对我说她不得不与他们争吵，尤其是为了我，还为了塔朗斯一所小中学的年轻教员，他在唯一有空的那天，即星期四下午，来巴尔书店。星期四正好我不来，因为书店很挤。“他和您一样孤僻，谁也不认识……”“可他认识您呀！”我恼恨地反驳说。

这种恼恨使她微微一笑，她以为我在忌妒，我果真在忌妒吗？不管怎么说，我立刻忌妒起来，因为我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我认为，正如帕尔卡尔所说的，人们象机器人点头一般地信仰宗教，也以同样的方式堕入情网。

我打听这位不相识的情敌的年龄。他比我大好几岁。她可怜他，因为他孑然一身，而且有一肚子的辛酸，这些都在他的言谈之中有所流露，他似乎从青年时代起就遭到某种无法挽回的灾祸。她谈论他，我愈显得忧愁，她就越是殷勤——这种忧愁不是我伪装的，而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而且很快玛丽便忍受不了，那时我们两人单独站在旧书架后面，她第一次拉住我

---

* 拉丁文，为《圣经》中耶稣对玛德兰说的话：“不要碰我”。

** 法朗士（1844—1924），法国著名作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的手，在她的手中握了片刻。

“可我，”她对我说，“我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哩。我只知道您名字的缩写，是在您的皮包上看见的。您的名字是A打头……莫非您叫阿尔蒂尔或者阿道夫？要不就是奥古斯特？”

“也许是奥古斯坦。”

我用嘴凑近她的小耳朵。“阿兰……”我轻声说，仿佛是不可泄的天机，而她，她重复说阿兰，似乎唯恐忘记了。我问她：“您想我的时候，是怎样称呼我的呢？”

“我不称呼您。您不来的时候，我就想：‘天使今天没来过’……”

“啊！”我叹了口气，“您也这样？”

我立刻想起马尔塔韦恩的黄昏，那时西蒙对我说：“啊！你，你是位天使。”在他即将在我的生活中重新出现的这个时刻，我恰恰想到了他！我自己也觉得事情真怪，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在无意之中对故事进行了修改和润饰。啊不，经过确实如此。我还记得，我没有告别便向门口走去，玛丽跟在我后面，一再低声问我：“您怎么了？我没有意思要伤害您……”

“女孩子是不喜欢天使般的小伙子的。”我说（我们站在门口，彼此相距很近，书店里再没有别的顾客），“而且，她们这样是有道理的。”

“是因为有坏天使？”玛丽问道。她勉强笑着，竭力驱散这片乌云。

“不，坏天使，她们可喜欢啦，她们为它受苦……”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姑娘了。”她说，“我从来就不喜欢粗鲁的人，您知道。我一向害怕他们。”

“而我，我却使您放心。”

“我一说话就伤害您。”

“塔朗斯的那位小学监，他每星期四来，不叫您害怕吗？”

“啊！您是因为他在自寻烦恼呀！可怜的小伙子，我费很大力气才使他不感觉到我厌恶他，而且我怕总会有所流露。不过，我勉强自己去拉起他的手，甚至还在我手里握住几秒钟，这可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每只手都长了六很指头，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一碰到那块软软的东西，那块软骨，就感到……”

我靠在橱窗上，问道：“是西蒙，他在波尔多？”

“您认识他？您怎么会认识他的？”

“您知道，他每只脚上也多了一根脚趾头？好，玛丽，星期四您告诉她有位顾客叫阿兰，而且是位天使，那样您就会了解我的一切，我的母亲，我的童年，以及我老家的一切，我的老家也是西蒙·迪贝尔克的老家。我今天不和您谈他，因为一谈起他，就必须把我那可怜的生活统统对你讲.而我还做不到，我让西蒙为我扫清道路……我只需对他的证词稍加修改就行了。等他对您讲了以后，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将您领进这段故事里去，其实谁也不对它感兴趣。”

她低声说：“除了我。”接着她把她所知道的有关西蒙的那一点点事情告诉我。西蒙在巴黎呆不下去了，因此，他一得到学士学位，便从他所炫耀的、有权有势的保护人那里弄到一个波尔多地区的教席。

“可是他对我说，要是没有我，他在这里比在巴黎更加孤独。”

“他不去看他父母？”

她不知道。他从来不提父母，仿佛觉得不体而似的。我在想，如果他去过马尔塔韦恩，我母亲决不会不知道他回来了。

我说声再见便推开了门。我突然看到眼前的夜晚，不觉打了一个寒战。使我不肯和玛丽一同出去的那些理由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她很快就会知道我和我家庭的一切。我没有问她有没有空便说："今晚别让我一个人呆着。妈妈在乡下。她抛弃了我。我会给您讲的。"我故意使玛丽不安，但是她的高兴超过了不安。她让我陪她去她家："我上去一会儿告诉我母亲，再换件衣服。"书店再过半小时就要关门了。我们约好在大剧院门口见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约会，而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这天晚上，我将不再是孤独一人。我走进波尔多咖啡店，给我家的膳食总管路易·拉尔普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带一位女友来吃饭。他的惊奇可想而知。"是位女士，阿兰先生？""是的，是位女士。""厨房大概给您准备了腓里牛排。""那你再开一筒鹅肝罐头，再随你的意思拿一瓶酒。"

在雾霭中，我站在圣瑟兰教堂街玛丽住的那所平房门前等着——等着她换衣服。当她出来时，这既是她又不是她，因为她摆脱了她的职业，摆脱了阴暗的书店。而我，我平生第一次得意洋洋地走着，象所有的小伙子那样；这个十一月的黄昏的气味，将永远留在我心中；我急于去到甘必大广场和总督府大道——我敢承认吗？——是的，为的是让别人看见我和这位年轻女人在一起。因此我问玛丽："让人看见您和一位年轻男人在总督府大道上走，您不介意吧？我们可以绕小街……"她笑了："啊！我，您知道……可能您嫌我碍事吧……"我告诉她我的老家在巴扎代乡下，在波尔多的亲友不多。我们得走十分钟才到我住的舍韦吕斯街，我必须利用这段时间使她对我那豪华的住宅和我家的膳食总管有心理准备……"我家有两千公顷

松林，您知道！”我傻乎乎地说。这个数目似乎并未使她吃惊。我愚蠢地又说了一句：

“还不算别的。”

“这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我不是夸耀。我原先没告诉您这些，现在应该让您知道……”

“不，阿兰，这使一切都两样了。我不愿意乘您母亲不在的时候，背着她上你们家吃饭。我领您去码头上我熟悉的一家小饭馆，埃龙多饭馆。”

我说这不行，我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吩咐人准备晚饭招待她。

“啊，您从埃龙多饭馆打电话去撤销吩咐不就得了。”

“您不认识路易·拉尔普，是的，膳食总管。我永远也不敢……他打开了一筒鹅肝罐头。对他来说，这可是神圣的举动。再说，我最讨厌打电话，刚才是为了您，我不习惯，我几乎从来不打电话。”

“您不害臊？”

“是的，我害臊。妈妈总是对我讲：尽管你自以为多聪明，你还是个可怜人。”

“那我来得正是时候。”

“我使您讨厌……”

“不，您尽可有上千公顷土地，您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合得来，您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人……我在工作中见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因为他们不爱看书。但还是有些人来寻找稀有的版本。我观察他们，商店的柜台是多么大的障碍呀！我听他们说话，偷眼瞧他们，我了解他们。”

“可我，玛丽，您不了解我。将来等您了解我的时候……”

我们坐在饭馆最里头，这家饭馆原来大概是海员客栈，如今供应贝壳、七鳃鳗，在牛肝菌上市时还供应牛肝菌。玛丽走到柜台那边给我家打电话。她走回来时笑吟吟地，我原先不知道她笑得那么甜。“放心吧，我听见你家总管大声对厨娘说：‘他不叫准备饭了！幸好我没有打开鹅肝罐头。’这下您放心了吧？”

“我是个可笑的人。”我可怜巴巴地说。

当我回想那天晚上，我对自己那倾诉衷肠的渴望，对我那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滔滔不绝的话语，不免感到吃惊；我对于这位少妇，或者少女，一无所知，仿佛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值得对我讲，仿佛在我们两人中间，理所当然地唯有我使人感兴趣。那天晚上她听我讲，没有说别的，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而我正需要借这些问题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西蒙·迪贝尔克会告诉您很多事的，我不敢……”

“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就不对他提起您。”

我说不然，正相反，我希望她从这位仇敌那里（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的仇敌了）得到对马尔塔韦恩最阴暗的描绘。

“至于我，他是不会对您讲我的坏话的，除非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原先是爱我的。”

沉默片刻以后，我又问道：

“他告诉过您他是在神学院长大的，他穿过黑袍吗？”

“噢！我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总好象是生活在社会之外……他被教士们捏来捏去，然后又扔进渣滓……”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

“玛丽，宗教，您相信宗教吗？”

“那您呢，阿兰？我问您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我又重复一遍：“那您呢，玛丽？”她说：“我吗，这毫无意义。”她又说：

“对我来讲，在各方面都是木已成舟，我二十八岁了。我一定得把我的年龄告诉您，您不会以为我对你抱有什么幻想吧。”

我问道：“为什么不呢？”我仿佛惊惶失措，突然站起身说道：“我们走吧！”

“还得付钱呢，小阿兰。”

我们来到河边的人行道上，马路上已寂静无人，我们遇见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我急于回到喜剧院广场。晚上，午夜过后，街上常有拦路抢劫的。她笑着对我说，那整整一瓶马尔戈酒几乎全是我一人喝的，所以我讲的那些有关马尔塔韦恩的话，她不敢太当真。

“您应该相信我，玛丽。再说，您看得出来，这件事可是编不出来的，西蒙也会向您证实。在哥哥去世以前，我一直以为母亲喜欢我，大家也都这样想，这种想法当时使我很快活，可是洛朗去世以后，这种想法使我觉得可耻，我居然兴高采烈地想到以后只剩下她和我两人了，是的，我居然会这么想：从今以后，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插足我们中间。而事实正相反：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象现在那样感到离她那么遥远，我们中间从未有过那么多隔阂。插足我们之间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地产，不过您不会相信……”

“什么地产？”玛丽有点厌烦地问，她这是出于礼貌，而并非感兴趣。

“我们的地产，我是说我的地产，因为马尔塔韦恩是我父亲传下来的，而我又继承了洛朗的那一份。但是我委托妈妈全权代理，她在那里主宰一切，以绝对的主人自居。当然，我原来也知道她的爱好，她不是象我那样热爱土地，而是热爱地产……”

“真恶心！”玛丽说。

“不，并不象您想象的那么卑鄙。她有一种统治欲，渴望统治一大片土地。”

“……统治一大群农奴。你们还停留在农奴时代。啊！送我回去吧。我一个人不敢走……”

“不过，玛丽，在这件事里面，我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的。好，我送您回去，您再听我说几句：在洛朗死以前，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这种热情很少有流露。她是我们的监护人。地产由她负责经管。但是在哥哥死后，一切都改变了，而原因多半在于她确信不会分家了，帝国将不会瓜分了。”

“真可怕。”

“比您想象的还要可怕得多。我们在马尔塔韦恩有位邻居，他和我们沾点亲，名叫纽马·塞里斯，他有一大片土地，仅仅次于我们；他是位鳏夫，他使他老婆发愁，愁死了……”

“人是愁不死的。”玛丽恼怒地说。

“纽马·塞里斯成天往肚里灌酒，开胃酒啦，白兰地啦，红酒啦，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乐趣了，但他居然顶得住，这可是个谜，不过我从不对它感到好奇。相反，我对母亲常去他家却感到奇怪。她说有事要请教他，或是为了卖木材，或是为了

她和佃农的纠葛。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她为什么去找这个卑鄙的人。他有一个女儿，其丑无比，洛朗和我都恨她。她叫雅内特，不过我们管她叫'丑八怪'。我还记得，洛朗死前不久还对我说过：'我运气好，年龄比"丑八怪"大得多，没法和她配对。将来该你娶"丑八怪"了。'这个可怕的玩笑突然之间变成了直接的威胁……"

"干吗是威胁呢？您，您又不是小姑娘，人家不能强迫您结婚；您得承认，您身上有您母亲的同谋犯，他幻想这门糟糕透顶的亲事，而您害怕的正是他，正是这位同谋犯。"

我们来到她家门口。她手里拿着钥匙说："再见，阿兰。星期五以前别来书店。星期四我会见到西蒙·迪贝尔克。到那时，也许一切会是另一个样。"门砰地关上了。我一个人呆在圣色雷区这条窄街的人行道上。我在大门的台阶上蹲下来，手肘撑在膝盖上，哭了起来。我的绝望不是假装的，不过严格说来，它也是假装的。我陶醉于痛苦之中。然而，流到我手指间的确实是泪水，我控制不住的确实是啜泣。

我身后的门又打开了。我站起来。玛丽拿着一盏灯走了出来。她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她说："幸亏我在窥视孔里看见了您。"她让我进去。虽然她母亲的房间朝着院子，她仍然叮咛我轻一点。她领我走进一个窄小的房间，那大概是客厅。那里很冷，还有一种没人住的味道。几张椅子上面都蒙着椅罩。就连分枝吊灯也蒙着丝光布罩。玛丽让我在长沙发上挨着她坐下。我还在流泪，她说：

"您真是个孩子！连十五岁的孩子还不如！您只有十岁！我真想说：'这么伤心，您有完没完？'"

她抱着我。我把脸埋到她的肩和脖子中间。她一动不动，仿佛有只小鸟落在她指头上，而我，我对这种休憩，这种幸福感到吃惊。我在学步。我让自己被“触碰”，这是从字的本意上来讲的。我同意摆脱“未触碰”的状态。她首先用手绢擦去我的眼泪，然后很快用嘴唇碰碰我的眼睛，接着便将她的凉手长久地捂着我的眼睛。有时，她轻轻抚摸我的面颊，仅此而已。我又讲了起来，她耐心听着：

“我很惭愧，”我说，“是我使您对可怜的妈妈有这个恶劣的印象。在我讲的这件事里面，有些东西是无法忍受的，这个我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使您了解我母亲呢？只有一次我大胆地向她提起她对小塞里斯的计划，我列举了我厌恶她的种种理由，可是哪个理由也说服不了她，因为，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她一向认为，而且真心诚意地认为：我所谓的肉体爱情对于某些家族来说是不存在的，而她和我正是属于这类家族；她认为肉体爱情只是小说家的臆想罢了，而天主对女人的要求是传宗接代，这是纠正男人兽性的灵丹妙药；她还说这是在《创世记》中使她最困惑的一点。我同意她的看法，认为将一个能够接受天主的灵魂与一个兽性的肉体结合在一起，那么灵魂就会而临深渊。她情绪激动地说这是一个考验，基督徒应该经得起这种考验，首先不要受书本的引诱，而书本恰恰是我的全部生活。‘……可你是我儿子，’她又说，‘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也同样厌恶这些事，这种事……你不明白……’

“在那一刻，我想到我父亲，我那没见过面的父亲，那个最和气最温柔的男人。我低声说：‘可怜的爸爸……’她带着怨气几乎是低声地说：‘啊！我向你起誓，他可没饶过我。不过我从未退缩。’我又说了一句：‘可怜的爸爸。’我记得我沉默了一

会儿，然后问母亲，把那个可怜的雅内特交给象我这样肯定对她退避三舍的丈夫，她不觉得心亏吗？‘可是，我可怜的孩子，这对她是再好没有了！她给你生个儿子，然后你就让她清清静静的，她会感到自豪，因为她为创造这大片地产出了力，它在巴扎代将是面积最大，土质最好的地产，有了它，小塞里斯就可以对依附于她的那一大群人施行善事：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女人在世上唯一合法的乐趣……’”

我可怜的母亲！玛丽觉得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不让妈妈闻闻这种对土地的崇拜是什么玩意，对于象她那样自诩的基督教徒来说，这种崇拜可耻之至！

“啊！她在这方面的理由可充足啦，什么都推到她的经管责任上。她认为邪恶孕育于贪婪之中，而她恰恰不感到她称之为贪欲的这种贪婪，贪欲使她厌恶。她想象不到罪恶也可以和这种占有和统治的骄傲联系起来。她是否读过，我是说思考过，天主的某些话语呢？那些话使我不寒而栗……不，这不是真的，我象她一样并不战栗。”

这时我们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低声说：“妈妈要是看见我们，会说什么呢？”

“你* 不冷吗？”

“不冷，你象鸟窝一样暖和。”

玛丽低声说：“这是从亲爱的嘴唇里吐出的第一个‘tu（你）’。”我纠正说：“第一个‘是’……”

又过了一会儿，她把我的头发往后撂，将嘴唇贴上去，于

* 此处的“你”原文为tu，表示亲密。

是我向她背诵魏尔伦* 的诗句："……而她有时吻你的前额，仿佛你是孩童。"

我们就这样呆了一会儿，突然她挺直身体，双手捧住我的头说：

"别管她了！是呀，离开你母亲，把一切都留给她，你去独立生活。"

我忧愁地说："一切都属于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呀。"

"你成了你产业的俘虏了。你将来娶'丑八怪'。"

我倚着她蜷缩着。沉默片刻以后我说："怎么离开妈妈呢？她一直是我的全部生活。你明白，我的悲剧不在于她霸占了我的全部产业，而在于她把产业看得比我重要。"

"那就是说，她爱它们，而不爱你！"

"是这样，你要是帮我忙，也许最后我能摆脱她。"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可怜的孩子？让你更觉悟，因而也更痛苦，你缺少毅力，这我可是没法给你……"

我反驳说她已经使我大变样了，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种变化是难以想象的，我说我现在意识到，想摆脱我母亲就是幸福，但是怎么能够没有她呢，既然我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地产？当然，我重视地产，我并不因此脸红，我认为它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马尔塔韦恩是我所爱恋的一切。相反，我对纽马·塞里斯的土地毫无兴趣。"丑八怪"使我害怕。我从生下来起就总听见妈妈自夸说：她要什么总能达到目的。她羡慕一片松林，有时可以等上好几年，最后还是弄到了手。只要有一小块地要易手，公证人立即通知她或者纽马·塞里斯。这是

---

* 魏尔伦（1844—1896）。法国名诗人，象征派诗歌运动的主将。

他们两人的规矩：轮流坐庄。我发现，在他们最大的阴谋中，我是一张王牌，洛朗死后，母亲看重我这张王牌，她不再掩饰这种热情，它有时甚至猛烈爆发出来，所以，想摆脱她似乎是绝不可能的事。

玛丽问我“丑八怪”多大了，我说十二岁，玛丽便松了一口气。

“可怜的孩子，你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作准备呀，而首先你可以结婚。‘丑八怪’根本不值得你费心思，不过你是你母亲的儿子，你是马尔塔韦恩那片土地的儿子：你落在她们手里了。”

“是的：可是我现在有了你。”

她稍稍闪开，哼唱道：“我们该分手了。该睡觉了。”然后她打开朝街的大门。

我在空寂的街心大步走着。

这种欢乐，我身上的这股力量，母亲成为它的受害者。我曾经数落她的不是，但我的感情落后于我的判断。而今天晚上，一切都谐调一致了：玛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厌恶之情，我也有同感，而且，当我的脚步声在我们家那庄严的旧楼梯上响起的时候，我再次感到极大的怨恨，因为妈妈抛弃了我；她不为我舍弃一切，这是罪恶……比罪恶还糟。她舍弃我而沉溺于统治的幸福，她象摄政母后一样统治儿子的王国，而这个儿子，她事先就将他当作牺牲品了，她已经在思想上将他当作牺牲品了，她使他和“丑八怪”配对，而不提出任何理由，甚至也不提出否认肉体爱情这个理由。她曾亲眼看见我父亲痛苦。我的父亲！父亲！亲爱的陌生人。我还记得，在我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放学回家，突然想到你没有死，这个

念头支配了我。于是我编造了一段故事，想象你从远方旅行归来，我马上就能在家里看到你。我发疯似地跑了起来，碰撞了路上的行人。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我正在爬的这个楼梯。在那盏中国灯下面，妈妈正让洛朗背诵教理问答。在她对面，可怜的爸爸的安乐椅上是空荡荡的。父亲，你留下的只有那张挂在妈妈床头上的由纳达尔* 社放大的照片……

第 五 章

一到五点钟我就去书店了，玛丽皱皱眉头，但我一眼看出，我没有照她的话做这使她很高兴；最后的几位顾客还缠着她。她叫我过半小时再去找她。天在下雨，我打着伞，幸福而骄傲地蹓跶。我照着橱窗里的自己。我不再象天使，而象一个被姑娘爱上的小伙子。她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姑娘。爱情并未使我丧失判断力：她比她的身份强万倍（这是资产者的身份概念，其实，玛丽比我同阶层的傻姑娘们强，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她看的书超过了我认为女人所能看的书，我们家族的女人只看德行丛书里的小说；但是她身上最惊人之处是她的判断力，以及她和我母亲所共有的那种指挥人，甚至统治人的兴趣和愿望。店员巴莱热一再说："老板要是少了她……"

那一天，她来到大剧院的列柱下和我会面，由于下雨，我

* 纳达尔（1820—1910），法国摄影家及气球飞行家。曾创办摄影社。

在柱廊里等着她，接着我们便去法意街拐角的一家咖啡店坐下，咖啡店有股我十分讨厌的苦艾酒的气味，这时，她以她那种干脆的、几乎唐突的方式向我讲述她认为应该让我知道的一切与她有关的事："我已经跟你讲过，我对你不会有任何打算的，被爱的和恋爱的姑娘们所幻想的那些东西，我是永远不会去幻想的……"她的父亲是梅多克的一位税务官（那件事我还记得），他抛弃了妻子去赌博，挥霍了好几百万法郎，最后吊死在一间谷仓里。

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我笨拙地拉起她的手，她缩了回去，从容不迫地又说：

"我还没有说完呢。"（她的声音里没有表情，仿佛她是在悲剧发生以后出庭作证似的。）

她父母的一位朋友介绍她进了巴尔书店。"这位朋友年龄和我父亲一样，他从小就认识我父亲。最初他对我们忠心耿耿，但是后来他无力控制自己，于是最后得由我来还情。他缠着我；母亲视而不见，而我呢，在那段时间，我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我不去想我会落到什么处境。我说出来会使你吃惊吧：我比你想象的更理解你母亲，我不是指她对土地的崇拜，而是指她对肉体的厌恶。我祝福你，特别是你，因为你不象那些与我纠缠不清的狗。连巴莱热也一样！是的，这个驼子，他总夸耀自己有艳福，而他也确实有。"

她曾经属于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她自己是同意的。我不敢抬头看玛丽。我几乎低声问道：

"是谁使您* 摆脱了他？"

---

* 这里的"您"，原文是vous，表示有所疏远。

“心绞痛。他很怕死。”

也许她在流泪，但是我看不见她的眼睛。我感到拘束，十分反感。我勉强地重复说：“你别哭了。”

“我哭，不是为了我做的事哭，而是因为你对我用‘您’。”

“啊！那是无意的。听我说，玛丽，我现在更懂得你为什么喜欢我了。你曾经被扔进了野兽堆，你从那里逃了出来，至今还胆战心惊。”

她没有答话，她有别的事要对我讲，这我感觉得出来。她沉默了相当久，最后下了决心：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你是个小基督徒。阿兰，我会不会使你和构成你生活的一切隔离？”

我重复了一句：“我的生活？”她这句话使我吃惊，不是由于话中流露的顾虑，而是由于有点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而是由于她声调上的某种变化。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但在一小时以后，当我慢慢爬上舍韦吕斯街的台阶时，她在我身上所唤起的纷乱的感情才完全侵袭了我，占有了我。这种纷乱并不是由于她所影射的、宗教性的困难，而是由于她援引并提出了这些困难；我站在有煤气味的二层楼楼梯口上喘气，忽然大声说：“她讲假话。”突然闪现的“直觉”一下子起作用了。

我在搏斗。我自庆具有的这种天赋，莫非是我杜撰的，要不就是东扎克让我相信的？我自欺欺人，简直是发疯。我竭力安慰自己，一点一点地追忆玛丽在咖啡店里向我所讲的一切，于是动机和原因就无情地暴露出来了，显然，这次会见是有准备的，她是为了亲自告诉我她父亲犯盗窃罪这个不吉利的社会新闻，以及她所受的连累。自此以后，一切流言蜚语都威胁不

了她。她已经有所防护。当然，她一定以为我在受到这一击以后会作出另一种反应。为什么她突如其来地说："你是个小基督徒……""你是个小基督徒，你是个小基督徒……"自然罗，这就是说，除了婚姻以外，我们中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而她说她放弃了结婚的念头，或者说她声称自己连想都没想过。应该说，应该说服我的正是这一点。而我却轻松地回答说不要为小基督徒担忧，他甘心情愿地当罪人，他已经按自己的方式习惯于当罪人了。

"不，玛丽，别担心：Felix culpa！* 如果曾有幸运的过失……"

然而，玛丽没有弄错：我从来没有脱离圣事生活。我连想都不敢想。她居然猜到了这一点，确实奇怪。她怎么会知道的？她那个阶层的女人，在宗教问题上又如此淡漠，仅仅根据我在这方面的片言只语就能够得出结论，认为参加圣事活动对我来说比未被祝圣的面包和酒更为必要，这可信吗？她了解我。她是从别人那里了解我的？那是谁呢？

啊！天啊！天啊！在这个不祥的楼梯口，我看见了他，我眼花缭乱。她对我撒了谎。一定是西蒙·迪贝尔克在书店里偷偷看见了我，他对玛丽说："我认识他，你那位可怜的大学生，我认识他，你那位天使。"他们结成一伙。无论如何，她自己决不可能知道我也染上了小伙子的通病：认为女人爱他们决不是爱他们的人品。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向西蒙讲过心里

* 拉丁文，耶稣复活节的前一天所唱圣诗中的一句话，意为"幸运的过失"，系指《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的过失。

话？没有……有过！我还记得，关于波尔多游艺节，我向他谈起过人体解剖器官的蜡制品。“他对她讲了。所以她立刻强调感到厌恶。她肯定在捉弄我。”我又对自己说：“你什么证据也没有！你心里有那个擅长讲故事的阿拉伯人，你是他的受害者，他编出没完没了的故事，好填满你阅读前后的空隙，好在生活面前竖起一座无缝的墙来保护你，不过这一次，你给自己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还是编造的？哪一部分是臆想的？精确地说，在哪一点上它与现实吻合？”

我穿过我们两个卧室之间的妈妈的小客厅。尽管我们装电灯已有两年了，我还是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从我童年时起就是这盏灯，在它的灯光下，我曾阅读当时阅读的书，做功课，准备考试。我在床上坐下来，内心的目光紧盯住一大堆事实，我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这证明不了什么……”但我说服不了自己。是的，玛丽精心准备了今晚在咖啡店里的忏悔，她想一箭双雕，或者说一箭三雕：事先就抵制我可能听到的有关她过去生活的流言蜚语；巧妙地表示她没有任何结婚的打算；同时还提起我的圣事活动，让我知道她决心不破坏它，这样一来，如果我离不了她，我就必须回到结婚这个念头上来……是的，不过，她希望结婚？这不太可能。再说，她对我确实有好感。这一点，我自认满有把握。我不是常常讨人喜欢的，可是只要我讨人喜欢，我就会知道。对于旁人的愿望，我从来不会弄错。

我发现床上放着我的邮件：报纸，唯一一封信，妈妈的信。我将它凑到灯下。我没有勇气再抄一篇。为什么强迫东扎克读

它呢？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类思辨。妈妈推迟几天回来。“这是值得的。”她写道。纽马·塞里斯放弃购置托洛兹，而那块地在全区是上上等（那回是轮到他买地了）。“他说他的钱不够。其实他是有这笔钱的，不过他想，一旦你娶了他的女儿，那么托洛兹终究会白白地归他。我暗示说你对亲事不感兴趣，可他毫不在意。显然，他没料到你有如此强烈的反感。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至少还有十年时间。你可能变的。你一定会变……”

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就连她那伪善和拜物教的宗教也不存在，只剩下一层外壳。一切都是从内部被吞蚀，而内部却从未存在过。我瞧着这房间，它是我的房间，可是除了书籍杂志以外，找不到一丝我的痕迹。墙上是我们家传的栗色纸：“你奶奶最喜欢栗色。”一切东西都仿佛是圣絮尔皮斯教堂的：其丑无比——由于缺乏文化而造成的丑陋。

我从桌上拿起几张最新的现代绘画照片，这是东扎克从巴黎寄来的，“为了训练我的眼睛”。可是怎么想象得出一副没有色彩的绘画呢？我只看过亨利·马丹* 的一幅画《勒坦托雷** 临摹死去的女儿》或者《各有幻想》，那是有一天我们去波尔多博物馆避雨时看到的。

我不知道那时我怎会想起这些小事来，房子里一片死寂，在顶楼上睡觉的两个老佣人是这里仅存的唯一的生命。

---

* 亨利·马丹（1860—1943），法国画家。

** 勒坦托雷（1518—1594），意大利画家，擅长宗教和历史题材。

象每次我悲痛欲绝时那样——确实是痛不欲生（因为东扎克也知道，我们家里有不少人自杀），我靠着床沿跪下又哭起来，不过，这一次，我的前额倚在一个看不见的肩膀上。我的全部宗教信仰正寓于这个痛苦孩子的举止之中，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举止既荒谬又懦弱，仿佛一头小鹿被追得走投无路，只好怯弱地躲进水潭，以避开猎犬！而我，我知道很快就会感到安谧平静，即使我活上一百年，即使所有的哲学家和学者都否认天主，甚至即使再也没有谁相信天主，我却仍然和天主在一起；而这样做，不是为了象真正的基督徒那样帮助别人，不是由于我爱他人如同爱自己，而仅仅是因为我得靠这个救生圈来漂浮，使自己浮在这个残酷世界的表层而不致沉底。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思想的脉路，我将头埋进床单跪了很久。我感动了。我又想到好几次产生过的念头，甚至在头一次领圣餐后，这个念头就困扰过我一段时期：神学院。可是，妈妈断然说我没有那种气质，而且动员我可能去找的那些教士来反对我这种想法。今天我二十一岁了，谁也无权主宰我。我会一下子抛掉一切。产业，我将把它从自己手中夺去，留给妈妈。它们将全部属于她，可是她会因而丧命，因为她爱好的是永恒的遗产，是征服死亡的遗产。我消失以后，只剩下表亲了……国家会吞并一切。“再说，”她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你没有当教士的气质，这是显而易见的。”凡是与她的癖好相一致的东西都是不容置疑的，显而易见的。可是，嗯，只要我拔腿一走，头也不回……

天主呀，我爱我母亲，热烈地爱她，尽管如此，我爱她不如爱您。我对她怀有一种充满敌意的怨恨。事实是，我和她完

全一样，我也将马尔塔韦恩看得比您更重要，只是我的理由与妈妈不同：这些地产在我眼中并不是地产，并不是她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财产，这一点，我只敢向东扎克承认。我不能放弃这些土地、树林、小溪、松树顶梢之间的天空、亲爱的大树，还有树脂和沼泽的气味，对我来说（简直是发疯），这种气味正是我的绝望的气味。

这就是我那天晚上的想法。我扯去身上的衣服，未作盥洗，就跃身于睡眠之中，在睡眠中沉了底。

第 六 章

早餐的托盘，拉开的窗帘（露出圣马丁日* 苍白的骄阳），它们所唤醒的不是原来那个绝望的小伙子。我感到自己清醒而冷漠，思想摆脱了睡眠和黑夜而变得明晰，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至少应该尝试什么。玛丽和我约好在书店快关门的时候见面，也就是将近六点钟，我会见到西蒙的，她告诉我西蒙也会在这个时候去。可是她忘了以前告诉我的话，那就是西蒙·迪贝尔克每星期四都去书店呆一下午，他一吃完饭就从塔朗斯直接去。因此我可以悄悄等待他，在他没有钻进书店以前就招呼他。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这样可以弄清玛丽和他之间的阴谋

* 即十一月十一日。

是否确有其事，还是纯属我的臆想。当然，他会设法欺骗我，不过，他骗不了我，这我知道。他属于我有能力左右的少数人——从绝对意义上讲我有能力左右。我写这些真是荒唐；不过我是为东扎克写的，他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用他的话说，“一个被你吓呆的人……”如果我能和西蒙呆上半小时，不在街上，而在别处，那么我会很快了解得一清二楚。可是怎样才能不错过他呢？他从塔朗斯乘电车来，步行走上圣卡特琳街。“如果从两点钟起我就到圣卡特琳街和商场的拐角上等着，那是决不会错过的，除非他们决定今天一起吃午饭，好商量作战计划……不，由于她母亲，她只能在外而吃晚饭，不能吃午饭。她跟我说过，她们两人作了安排。她母亲做午饭……”因此，西蒙·迪贝尔克在两点钟一定会去书店找她。只要提前一点等他就行了。

刚一点半钟，我就到了商场朝圣卡特琳街的出口处。尽管行人熙熙攘攘，想不引人注意还是很困难的。我那副神气仿佛在等人，等随便任何人；一位年轻人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这可是个诱饵。我完全可以看看橱窗，可是千万别冒险错过了西蒙。我异常热切地盼望看见他，同时也提醒自己切莫相信，这是我从童年时起就养成的迷信：认为事情永远不会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决不能将我们所期待的事预先在脑子里确定下来。

然而，想象实现了：快三点钟的时候，西蒙突然进入我的视线（他没有看见我）。他象以前一样直挺挺地，昂首挺胸，俨然一副在神学院学到的凛然神情。他穿着不干净的，也许是赛璐珞做的硬领，头戴一顶宽边黑软帽——从头到脚是教师打扮，只是人老了许多。他有多大了？比我大四岁：二十五岁，这可能吗？确实，“没有年龄”这个表达法在他身上具有绝对

的意义。这是痛苦导致的衰老，他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泡在这种痛苦中，而今天显然还被痛苦所侵蚀。你在那一瞬间便一眼看出了这么多东西？不，我在编造，编造，不过这大概是真的。我所认识的他仿佛始终浸没在一种灼烧性的液体中。他脸部的扁平面上那奇特的成为化石的矿物质，这可不是我的臆想。下而这一点也不是我的臆想：他一看见我，年轻的血液一下烧红了那张发呆的西孔，他微笑了几秒钟，当我拉住他的手时，他突然惊惶失措地说："不，现在不谈，阿兰先生，还不是时候。"他一再这样说。我没有看错：我们在书店见而以前，他是不应该见到我的。

"听我说，西蒙，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不，我答应过。"

"可当时你不知道你会遇见我。这次见而不是由你决定的，它是由……"

"你是说：由天主安排的？你还是老样子，阿兰先生……只要瞧你的神情就知道了。"

"由天主安排的？这我不知道。反正是由我安排的。我等了你一个小时，我不会放你走的。你愿意对玛丽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也许你什么也不告诉她……"

突然，我灵机一动，说出他所期待的话：

"这对你我都有什么关系呢？这段故事与她有什么相干呢？这是我们的故事，西蒙，是马尔塔韦恩的故事，我们的秘密……"

热血再一次烧红了他那化石般的而孔。他反复说："我们的秘密，阿兰先生，我们可怜的秘密……"

"听我说，你大概知道普雷沃巧克力店吧，它就在附近的

都尔尼林荫道上。这会儿那里没有人。我们去呆一会儿，照你的意思呆一小会儿吧。”

他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来到喜剧院广场。他转过僵直的头看着我，跟我说话。他说他对迪波尔先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由于迪波尔先生，他才能在巴黎度过攻读学士学位的第二年，在加斯通·杜梅尔克先生的帮助下，他被任命在塞纳一瓦兹省的一所中学担任六年级教师：“但当时没有考虑到我的口音。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巴黎，特别是在一个十二岁男孩子的班上，我的口音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听你说过多次：‘我只爱树木，动物和孩子。’我劝你去掉最后那一项。你不知道孩子们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孩子们恶狠狠地和他起哄。“我们纪龙德省的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巴黎一开口就会引起哄笑。”于是他被派到塔朗斯：“可即使在塔朗斯……”玛丽答应帮他纠正发音。她知道有一种方法。我跟他说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不少，不再那么刺耳了。他有时去马尔塔韦恩吗？

“谈何容易！太贵了……不，主要还不是这个。太太一年到头总在那里，这你也知道。你可别对她提起我，我也一样，对不起，我也不愿看见太太，确实……何况还有迪波尔太太。她总是醉醺醺的，叫我害怕。我父母上塔朗斯来过两次，是我出的路费。普吕当来过一次，在我房间里过的夜，睡在我床上……你可以想象……”

我们走进普雷沃小店。果然那里只有一对男女，他们正喝着巧克力当午饭。“这会使你想起迪波尔太太的点心吧！”我笑着说。但他没有笑，他对任何讽刺都不以为然，显得多疑而愠怒。他细心地往面包上涂黄油，将它泡在巧克力里，贪婪地吃着，不再说话。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真奇怪，玛丽想骗我，”我说。“为什么她不告诉我你对她谈起过我呢，她从你那里了解到我的一切……”

“这位姑娘只说她愿意说的话……”

“可是她脑子里在转我的念头。是的，我终归是可以结婚的对象。”

“噢！怎么了！她又没有发疯！加雅家的儿子和书店女职员！且不说她那些众所周知的事。象她那样聪明的人……再说，她了解你，尽管有一天她脱口而出地说（你可别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如果我想要他，要你的这位天使，如果我想要他，我就会得到他……’她好象还说过：‘等我要他的时候，我就会得到他。’不过，这些话的意思也可能……”

他张着塞满面包和巧克力的嘴讲话。我说：“我这下可识破了陷阱。”

“什么陷阱？哪有陷阱？她爱你，你知道吗？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决没错。我原来很嫉妒你，怨你……不，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怨你。我一直在想，你应该得到一切。好吧，我们是在圣卡特琳街和商场的拐角上相遇的，这总归是事实呀。在普雷沃小店的这次谈话，不要告诉她……”

我付了钱，站起来。从这里不用五分钟就能走到书店。

“她不会相信我们的，”我突然说，“就象我不相信她一样。你两面撒谎，西蒙。你对她撒谎，这我理解，可你对我也撒谎！”

他嗫嚅地说：“我在你眼里又算什么呢？”我不回答。我们走进商场，最后一分钟我们决定不做戏，而将我们相遇的实情告诉玛丽。我们一走进挤满星期四的顾客的书店，她就看见我们，迅速而深沉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们的微笑就去为

麻烦她的顾客张罗去了。我们站在橱窗旁边。西蒙说："她不会原谅我的。她也不会原谅她自己，因为她没有告诉你她从我这里了解了你的一切。她以为你是穷学生的时候就喜欢你，这可是真的。"

这时，她得到暂时的喘息，朝我们走过来。她这次笑了，而且动手将我们往门口推去：

"现在你们又见面了，呆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会妨碍你们的。"

我不同意，我说等书店关门的时候我们再去找她。她冷冷说不许我们去。她说话是对着我们两人，而眼睛只盯着我。只有我一人存在。她用食指点点我的前额说："天主知道这里面在想什么。"又说："你要编造那么多东西……活该！不管怎样，关于我，迪贝尔克先生对你无可奉告，因为他对我一无所知。"

一位顾客又将她啄走了。我原先以为西蒙没有听见这句话，可是，我们一出门，他就愤愤地嚷了起来：

"哼，对她一无所知？我知道的事比她料想的要多得多哩，她最不愿意告诉你的事，她怎么也想不到……"

在两个人当中成为不受女人青睐的那一位，这种处境我常有体验，但我从来只是感到泛泛的嫉妒，而决没有西蒙此刻那种满腹的辛酸，几乎是绝望，因为他认为自己会永远受到这种待遇："我，我的好运是迪波尔大妈。永别了……"我挽住他的胳膊，让他陪我回舍韦吕斯街："你到我的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他跟我走，可是低着头，无可奈何的样子。他知道什么呢？我不感到痛苦。我只想弄明白。是的，我想对她的事了

解得一清二楚。这是一种漠然的、几乎无动于衷的好奇心。然而，西蒙出于报复而可能开口的这个良机，我却错过了。千万别冒险。他几乎是虔而诚之地爬上我们的楼梯。他肃然起敬。

“是的，”我说，“楼梯不坏。波尔多人在两百年前就会盖房子了……可是这些住房！它们在我们手里变成了什么样呀！”

我把他领进客厅，母亲的帷幔安装工穆恩斯泰特给房间的窗子穿上（用他的话说）大量的缝褶、流苏、穗子和线球，使西蒙看得眼花缭乱：

“真有气魄。”

“丑极了。你想想，西蒙，想想你们迪贝尔克家的厨房，挂在木梁上的火腿，象心脏一般跳动的农家大钟，碗橱，简陋的土盘于，锡餐具，面粉的气味和肉冻的油味，还有天主居住的那个神圣的暗角，‘厄玛于斯* 的朝圣者’。”

“啊！嘻！怎么！你好象真相信你这番话……”

“象我们家这样的市民摆设，是再丑不过的了。农民一往上爬，就想弄一个客厅，进入资产者阶层，也就是进入丑陋。”

西蒙不停地说：“啊！嘻！”

我把他领进妈妈的小客厅。

“这就是太太住的地方！”他带着敬意和仇恨说道。

“她现在不常住在这里。西蒙，你想想，在这座死气沉沉的房间里，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这几个人占用整整这半侧房子。不过，我承认，是我制造了这片荒漠。我总是害怕别人……”

---

* 厄玛于斯，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复活后第一次显圣的地方。

“特别是害怕女孩子？”

“女孩男孩都一样。”

“可是不害怕玛丽？她谈到你时说：‘我驯服他……’”

他那抿住的嘴唇上掠过一丝短暂的笑容，他小时候，我就常见他这样。

“你知道的关于她的事，西蒙，而她不知道你了解……”

“啊！阿兰先生，这是我刚才一气之下说的话，你忘了吧。对你讲出来不太好……不过，”他又说，“这可能帮你了解她。关于她自己的事，她没有全告诉你，不过，她瞒着你的那些事，你听了也许觉得她更可贵，也许更可憎……对你是摸不准的。”

“在塔朗斯有谁会和你谈到她呢？你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我不信你的话。”

“啊！噫！那你就别信吧。我可是无求于你。”

他的态度有点僵。

“可是，西蒙，我有求于你。快帮帮我吧，既然你了解使我觉得她更加珍贵或者更为可憎的那些事。可不能让我瞎猜下去。我会胡想些什么呀？”

我的确感到焦虑，但其中也有几分伪装，为的是克服西蒙最后的犹豫。他在我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泪水，如果我是单独一个人，也许我不会流泪。我就是这样。愿天主宽恕我。

西蒙是偶然听说这些事的，这毫不奇怪。巴莱热，那个驼背的伙计，住在圣热内斯区。星期四晚上和平时晚上一样，他下班后乘电车回圣热内斯，和西蒙去塔朗斯乘的是同一路电车。因此最初他们交谈了几句。

“这位卡西摩多*也一样，成天思念玛丽，弄得六神无主。他一个人过日子，既无亲戚又无朋友。我是听他讲话的头一个活人，我听得津津有味，情绪之高也不亚于他，这他也猜得出来，他就没完没了地对我讲玛丽。”

在这里，我不打算为东扎克重复西蒙的叙述，不打算借用“叙事文”的虚构的真实性来再现情景。这位姑娘曾遭受极大的不幸，至今仍然不堪重负，我知道事情以后立刻感到宽慰，轻松，呼吸也舒畅些，这才是应该告诉东扎克的要点。玛丽似乎预感到我这个履行朝拜仪式的基督徒的顾虑和要求，我听到了巴莱热告诉西蒙的那番话，明白了她为什么这样。玛丽提起我的基督教朝拜和圣事习惯，她并没有任何盘算，任何在婚姻上的敲诈，至少最初没有。西蒙给她描绘了我那谨小慎微的童年，我的母亲和她那狂热的信仰，马尔塔韦恩窒息的气氛，这幅图景就足以使这位理解一切、猜测到一切的姑娘了解我的悲剧，因为这是和她的悲剧吻合的。她父亲是一位浪荡的税务官，母亲十分虔诚，但是她的宗教信仰似乎比妈妈要开明。有位杰出的修士每年到玛丽一家居住的苏拉克絮梅尔避暑，关于这位修士，我什么也不说，免得东扎克猜出他是谁。事实上，他指导母女两人的神修。玛丽成了他的义务秘书，不止于此，还是他锺爱的弟子。他培养了她对思想意识方面的兴趣，还培养了她的文化修养，这在一位外省姑娘身上是出人意外的，按照巴莱热的说法，她当时对自己心目中的教会一片忠诚，而这个心目中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个男人。

---

* 卡西摩多，法国作家雨果所著《巴黎圣母院》中的丑人。

当然，我不必完全相信经西蒙转述的巴莱热的闲话，西蒙在转述时也许使它面目全非。我只需要猜测到这一点：信仰的潮水突然从它完全淹没的心灵中可悲地消退，这件事，就玛丽而言，一定与那种发现有关（有多少年轻的基督徒会有这种发现啊），那就是：他们原先所信赖的圣人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肉体，和别的肉体一样，甚至更糟，因为它注定要戴一辈子假面具。由于看到劝人信教者的实际榜样而不愿信教……是的，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不过我这里扯远了。我影射的这些事都是瞎编的。在这个故事里，哪件事我知道得确实呢？在父亲自杀这件丑闻以后，玛丽不得不辞去她在那位神父所主持的青年慈善机构中所担任的职务，她很痛苦；介绍她去巴尔书店的那位朋友也是神父的弟子和崇拜者，由于玛丽的原因，他和神父闹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巴莱热没有任何根据。这两位五十来岁的人，一位对另一位必恭必敬，他们中间发生的事也许和两个小伙子争风吃醋而在酒吧间或人行道上争吵一般无二吧，我看仅仅这一点就能说明为什么玛丽现在不信教，为什么她对我个人的悲剧那么理解，甚至有切肤之痛……

“那你自己呢，西蒙，”我说，“还有我自己，我们象她一样，也受害不浅，因为人子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只能通过罪人之口传给我们，他们不仅传话，而且将自己与耶稣等同起来，这就是两千年来惨败的原因。”

“不过你，阿兰先生，你拯救了你的信仰。”

“那你呢，西蒙？你认为自己失去了信仰吗？”

他不回答，用可怕的两只手捂住脸，片刻以后，他叹口气说：

“什么叫做有信仰？什么叫做失去信仰？我认为自己失去

了信仰。迪波尔先生让他的一位朋友，巴黎大学的教授，给我开了一张单子，上面列举天主不可能存在的种种证据。你别笑：你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阿兰先生，我也一样……”

“可是对我们两人来说还有另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事：某人在某时说了某话……”

“人们强加于他的话。”

“是的，还有某些举动。”

“我们是看重这些东西的最后一批人了。你从来没有离开你的窝，阿兰先生，你要知道，在巴黎，这一切根本不存在，它已经结束了……”

“可是你和我，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

“‘它’是指什么？是指你从小就被灌输的那一套，是指我从神学院起就被灌输的那一套？”

“不，西蒙，正相反，我是指抵制了这些程式，语言机器，动物训练等等的东西，是指我们身上非机械性的东西……你是了解我的。你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

他带着一种克制的热情低声问我：“是什么使你这样想呢？”

何必向东扎克叙述一场经过整理润色的谈话呢？何况其中的主要思想还是他教给我的。那天晚上的会见举足轻重，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如果西蒙这个幽灵没有再次出现的话，我的生活会大不一样。这一点，我想仔细地，从背景中抽出来谈谈……啊不！应该这样说：在玛丽正要使我改变生活道路时，这次会见阻止了变化，它使朗德老家的小溪又回到原有的河床，小溪两岸的栎树象哨兵一样凛然不动……我知道正是在那天晚

上，而不是后来，西蒙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将母亲视作仇敌；正是在舍韦吕斯街的这间小客厅里，他使我睁开了眼睛；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跨进门槛，因为第三天，我母亲在买下托洛兹以后就从马尔塔韦恩回来了。

从此，每星期四，将近四点钟的时候，我便去巴尔书店，西蒙在那里等我。被顾客缠身的玛丽老远就对我微笑。西蒙和我走出书店。我带他去普雷沃小店。我避免坐在他对面，免得看见他将涂上黄油的弯面包泡到巧克力里。书店关门的时候，我们去找玛丽，她不再坐在法意街拐角的咖啡店里了（我母亲回来以后，我们便小心谨慎起来），而是坐在圣瑟兰教堂街的冷冰冰的沙龙里。

不过，首先得让东扎克知道，西蒙那天晚上来舍韦吕斯街告诉了我什么秘密。这个秘密是他从哥哥普吕当那里听来的，普吕当只来过一次塔朗斯，给他讲了这件事。母亲并不象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她确信我会顺从她，确信她会得到最后胜利。二十一岁的我可能沦为偶然邂逅的任何男人或女人的掳获物。谁迷上了我的财产，用爪勾来勾我，这就是危险。我对婚姻的敌视态度使她再无法放心，因为她明白，婚姻是对付“丑八怪”的唯一可靠的自卫武器。她认为我在波尔多的大学生活是最危险的时期，我不会轻易被掳去的，这个她知道。她知道我会用惰性力来对付一切引诱的企图。可是，一次会见就足以唤醒我身上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一样，甚至更坏。只要我没有回到马尔塔韦恩，只要我没有永远回到马尔塔韦恩，她就谈不到胜利。等她最后把我带回到马尔塔韦恩，等我最后在那里下了锚，那时，她决定的事才能全部实现。

她对老迪贝尔克（昔吕当对弟弟说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解释说，一定要先作准备。“我现在掌握不了他，”她反复说，“我觉得他正从我手里滑走。”依妈妈看，如果我决定结婚，而女方又门当户对，无可非议，那就糟糕了。不过，即使如此，她也会找出不合适的地方：不合适的地方总是找得着的。于是我就不得不听从她那不容反驳的否决，而她的全部力量来自这一点：我没有能力管理我的产业，哪怕只是考虑它。我的学业成绩优秀，在领奖的时候，她为我洋洋得意，尽管如此，她仍然根据家传的价值观念来估价我，那是葛朗台老爹的价值观念。从巴尔扎克以来，法国没有任何变化。“可怜的人”，这是我在妈妈眼中的地位，尽管我博览群书。

如果我坚持己见，她便隐退到她在诺阿伊昂的地产上去，而让我一个人管理两千公顷的土地。这还不够：为了使我孤立无援，她叫迪贝尔克和她一道去诺阿伊昂，那样一来，我只有举手投降，因为我不能既没有母亲，又没有财产管理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她将不顾我的反对来拯救我。我仿佛听见她说：“我怀着你，我将怀着你，直到我的生命结束。”

西蒙的语调最初很淡漠，仿佛迫于义务：“你得知道，阿兰先生……”可是，从他幼年起就积存起来的对“太太”的怨恨通过每个字逐渐冒了出来。至于我的感觉……妈妈不用在场就足以使我惊慌失措。她认为我是在她手心上，她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我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

“哪里！阿兰先生，有办法。玛丽想出了办法。你要是同意，她会使你得到解脱。”

但他顽固地什么也不肯说，应该由玛丽，而不由他，向我解释她想出的计划。在沉默片刻以后，他忽然带着突然的、仿

佛震惊的激情说："至于我，我向你发誓，阿兰先生，如果什么时候你缺管理人，缺人手，那么，你知道，我和我父亲一样熟悉地产的边界。你给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来。啊，你可别以为我为你而丢掉一切。不，可是我会放弃我在塔朗斯的地狱般生活，回到马尔塔韦恩……"

"马尔塔韦恩就是我。"

他转过头去，站起身："星期四在书店见！"

我听着西蒙的脚步声逐渐在楼梯上消失，然后是沉重的门砰然关上。我从半真半假的惊愕中浮出来，或者说，从每当妈妈出场时我便流露的那种惊愕中浮出来。可是那天晚上，我单独一人时，不禁感到一股冷冷的怒气，这不仅仅是针对她，也针对玛丽，她居然敢作出一个计划；恼怒：我被认为是弱者，我得到女人们的怜悯，而我内心却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让她们瞧瞧！让她们瞧瞧！"她们会瞧见什么呢？重要的是我得保持清醒的头脑。那天晚上使我高兴的是，西蒙说只要我一召唤他便抛弃一切。"为的是逃避他的地狱"，他是这样说的。也许吧……不过，为别的任何人，他是不肯这样做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不会是孤独的。

第 七 章

第三天，我母亲从马尔塔韦恩回来了，身上还散发着为购买托洛兹而战斗的火药味，托洛兹是离镇于五公里以外的一百

公顷的参天松林和橡树林。纽马·塞里斯嫌卖价太高。可母亲却认为这是一项一本万利的投资。晚饭以后，我们在小客厅的炉火旁坐下来。我用一种对这类问题所常有的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她买托洛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啊！从储备金里拿的，我总是有储备金的。”

“是呀：矿井撑木啦，今年松脂的收入啦，还有在布鲁斯砍伐的松树啦……”

她瞧着我，我心不在焉的神气是她所熟悉的，她放了心。

“重要的是手里弄到钱，”她说，“而不是打听钱从哪里来……”

“这对我可是件重要的事。如果你买托洛兹用的是你在诺阿伊昂地产上的个人收入的话，那么，托洛兹就归你。如果你用的是马尔塔韦恩的收入……”

她脸上出现了“阵热”。

“你想干什么？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你很清楚。”

“但是它们和国家的利益可不一致，哪一天我为了继承实际上属于我的托洛兹而纳税，那我可吃不消。再说，我们的利益并不是永远一致，我并没有发誓要独身不娶。”

接着是沉默，我避免打破沉默。它持续了很久，至少我觉得很久。妈妈低声说：“有人在煽动你。是谁在煽动你？”

我尽量装得无比惊奇。我提醒妈妈说我刚刚满了二十一岁，我不需要别人向我提出某些问题。她听到这里，便大发雷霆，骂我忘恩负义：她经管我们的产业既谨慎小心又恰当妥贴，这在四邻都已传为佳话，她使我们的产业大为增多；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回到诺阿伊昂去，什么也不再过问了。我对这种威胁淡然处之，点点头，甚至微微一笑。妈妈走出小客

厅，回到她的卧室，推上门栓，这是老戏本，而这天晚上，我决心打破它的格式，我不会象往常那样去敲门，哀求说："妈妈，给我开门！"

我往炉火里加了一根木材，然后呆坐着，一动不动，我感到一种安祥的绝望，它仿佛是天主赐予的那种安宁的对立面；在某个时期，我曾感到这种安宁，然而我离它越来越远，或者说"尘世间的财富"用它那越来越厚的蚕茧裹住我，而我，我以审判母亲的法官自居，其实我们两人在争夺这块土地，而它既属于所有的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而它，它将占有我们。

这一次她不会占上风的。妈妈永远也不会再占上风了。也许她有所感觉。我还记得她惊呼道："有人煽动你！"和往常一样，她大概一到家就向路易·拉尔普两口子打听我的表现。为一位女士订晚餐，一小时以后又由这位女士本人来电话取消晚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母亲仓惶失措。就在那一刻我得到了证明。我听见她拉开门栓。她不等我去认错而采取主动。她坐回到我对面的位置上，仿佛我们中间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我想过了，阿兰。的确，我忘了你的年龄，还把你当小孩，其实你已经不是小孩了。过去我把一切都揽过来，什么都不要你过问，这是你要我这样做的。现在，如果你愿意过问你将来经管的事务，那再好没有了！我不会总留在你身边的。"

她停住了，以为我会站起身去吻抱她，可是我木然不动，默不作声。于是她告诉我，在洛朗去世以前，她没有以监护人或者我们两人的名义购买任何一公顷土地，或者作任何投资。洛朗去世以后，一直到买下托洛兹以前，她只买了些零星的小片地。买托洛兹的事，她不得不速战速决，因为卖主要改变主意。她只好签了契约，当天付款，不过她承认自己不该如此匆

忙。该怎么做，她现在就怎么做。她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出买托洛兹的款数归还到马尔塔韦恩的账上。

“万一你结婚，托洛兹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过二十一岁还不到结婚的年龄。”

“这是当兵的年龄。我免除了兵役，我会免除一切。也许我不会免除婚姻的。”

“不会的，但愿如此。”

我一言不发，毫无赞同的表示，我们中间的沉默叫人无法忍受。我们站起来，互相道了晚安。

十点钟还没有敲过。我在想，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都思索着同一个人。妈妈思索的是当她不在时我请来吃晚饭的那位陌生女人，她使我大变样，以至我就托洛兹向妈妈提出质问；而对我来说，这个女人也是陌生人，尽管我曾将她搂抱片刻，尽管我认为她爱着我，她对我撒谎，她知道我知道她撒谎，而她至今还按兵不动，不设法了解我是怎么想的……

自从那次和西蒙见面以后，我再没有去书店，已经三天了！玛丽肯定看出来这是谴责她的表示，而她却不斗争。被她驯服的那只野鸽害怕了，飞走了，她会努力忘记我的。这就是我估计她所采取的反应。再者，我记得西蒙对我提过玛丽打算使我避免娶“丑八怪”的计划。玛丽的计划，由玛丽设想的计划。

我决定在星期四——我和西蒙见面的日子——以前不露面。可是第二天，我从学院出来就坚持不住了。我拚命压制自己。象往常一样，我顺路在教堂里停一停，穿过教堂更是捷

径。我常常在那里逗留。世上只有这个地方使我感到远离尘世的烦恼，我仿佛浸泡在无边的爱中，但我却永远失去了这种爱，我这个有钱的年轻人“忧愁地远去，因为他家财万贯”。

那天我没有逗留。我沿着圣卡特琳街一直走到波尔多商场。我还没有跨进书店，玛丽就看见我了，而我一眼看出她受过痛苦。痛苦使她变得苍老。她不再是位少女，也不是少妇，而是多年来一直痛苦的女人，而且，她在为我痛苦。我知道，东扎克也知道我的性格，也许它很特别，也许它是许多男人所共有的：当我依恋某人时，我必须看到她痛苦我才放心。我立即平静下来，虽然我们彼此还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是偷偷地握握手。我让她一下班就去普雷沃小店找我，而在这以前，我得消磨时间。我象丧家犬一样在死寂的圣米歇尔和圣十字区的迷宫里溜来荡去，然后我去普雷沃小店等她，我叫了一杯巧克力，品尝到休息所带来的动物性的欢乐。她终于来了。“她涂了胭脂。”我母亲可能用谴责的语调说。

“我来不是为了替自己辩解。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不过，我可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知道，要是我不在场，你单独会见西蒙·迪贝尔克的话，那我们的故事不等开始就结束了……”

“我也一样，玛丽，我向你撒了谎。我们相互欺骗，唯恐失去对方。”

“只有占有过的东西才会失去。不，阿兰，我没有失去你。”

她没有失去我，但是她想拯救我。她认为我受到死亡的威胁，因为，对男人来说，被迫娶他所厌恶的（正如我厌恶“丑八怪”）的女人等于是自寻死亡。我母亲知道时间对她有利，每

争取一年，她无时不在念叨的梦想就离实现的目标更近一步。

“应该先发制人，既然我们很幸运，知道她会从哪里下手……不过，阿兰，这一切都得看你的，首先你得弄清楚你是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愿意帮你解脱。西蒙·迪贝尔克说你是有决心的。也许你们见面的那天晚上你有决心，而现在决心就不那么大了？”

她寻找我的目光，可是，由于我们肩并肩地坐着，我很容易地避开了她的眼光。我说我对一切既有决心又无决心，我永远不会回到我已经从思想上摆脱的枷锁下去，但是，对即将提出的办法，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从这一刻起，我们谈话的主题主要是西蒙·迪贝尔克。她毫无保留地谈到西蒙，而且我认为她直话直说，她告诉我的事使我明白西蒙为什么愿意放弃一切，不是为了追随我，而是“为了逃避塔朗斯的地狱”。可怜的西蒙。他的地狱在他内心里。在巴黎，他曾处于自杀的边沿。他现在仍然如此，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信仰使他没有自杀，使他躲过了新主人企图利用他的一切试探。他们建议他写一本忏悔录，讲讲一个小农民是如何被虔诚的阔女人引入歧途的。他们会给他拟定写作大纲，他只需要填填表格就行了。西蒙激烈反对，别人也就不再坚持，由于他在秘书处的工作令人满意，人家也就容忍他……我突然生气了：

“我今天下午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在阴森森的迷宫般的街区里转得快累死，难道就是为了来谈论西蒙……”

“对，我跟你谈他，是因为我不敢谈我们自己，因为我知道你会怎么想……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年龄比你大得多，我都干了些什么，或者说，这些年来

别人使我成了什么样——老头们使我成了什么样。啊！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阿兰，那时我……”

不，她不是在做戏，要不她就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使她感到最可怕的，是我的沉默。我没有提出异议，不是由于我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所想到的唯一的话语是符合我这个有教养的小伙子的身份的，说出来不啻于辱骂。

她对我说，我应该放心，她参与这件阴谋决不是为了她自己，而只是感到一种乐趣，好比是把即将被蜘蛛吞没的苍蝇解救出来。最后她谈到作战方案：等我母亲下一次去马尔塔韦恩时，我便写信通知她我和“巴尔书店的女职员”订了婚。玛丽同意作我的借口，而她确实是我母亲深恶痛绝的那种女人：出身，年龄，母亲还会很快打听出来玛丽的家庭以及她本人的经历，这就足以使母亲迫使我表态：服从还是不服从，而我会和她顶，于是她就回到诺阿伊昂，并且把迪贝尔克一家也带走。

听到这里，我打断玛丽的话，迪贝尔克那家人似乎不可能离开马尔塔韦恩，他们和这个地方正如牡蛎和壳瓣一样紧紧相连。依玛丽看，这方面不用害怕，因为老迪贝尔克知道这只是计谋，免得我掉进城里那坏女人的圈套。他和“女主人”一样，梦想有朝一日统治纽马·塞里斯的地产，而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第一个星期我就会把他召回来。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道：

“你认为她不会闪开这一下？你不了解我母亲。”

“可我了解你，阿兰。她的力量来自你的软弱。你是一切的主人。你手里有一切，可是你在她手中。”

我没有反驳。玛丽起身，独自先走了。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讲好星期四在书店和西蒙见面。

我并没有错过晚饭的钟点，但妈妈却站在楼梯口等着我。我看见她那张俯在楼梯栏杆上的苍白的大脸。“啊！你回来了！”她不会再走开的，她会监视我，这就是她自卫的第一步。而我觉得只有当妈妈去马尔塔韦恩时，玛丽的计划才是可行的。我必须用信来通知她我订婚了，而与她面对面地顶撞，我永远没有这个胆量，即使我有这个胆量，可能很快会暴露真相，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她撒谎而不立刻感到脸红的。

整个冬天，尽管她没有派人侦察我，跟踪我，但她知道我每星期四和她所不认识的仇敌在一起秘密策划。有些晚上，玛丽在圣瑟兰教堂街她家门口等我，把我领进冷冰冰的客厅。回到家里，不管时间多晚，我总要去亲吻母亲，这是必不可少的规矩。我先到配膳室的盥洗池去洗洗脸和手，但这也无用，母亲将我拉到身边闻闻，闻出我身上有外人的气味。她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她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是完全透明的。

这年冬天，她还得到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我在骗她。我这个人一向讨厌跳舞，但却欣然接受一切邀请，几乎每天晚上穿上我的无尾礼服或燕尾服。最初，母亲对我说：“你回来给我讲讲……”我回家时她便询问我，她想知道晚会上的一切情况，可是，她很快就发现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或者只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她随便做点小调查便使真相大白。我只是在舞会上露了露面。她还得到另一个证据，那就是我不领圣餐，我总想方设法不和她一同做弥撒。即使在圣诞节，我也被一位同学通请去乡下聚餐。

路易·拉尔普总是把信件交给妈妈，由妈妈亲自分拣。从来没有任何一封可疑的信。她没有发现玛丽的踪迹，也没有发

现西蒙的踪迹。我们从来不一同上街。我们不再去普雷沃小店或法意街拐角上玛丽的咖啡店碰头。我们或是在关门以后的书店里，在玛丽的“小间”里见面，或是在圣瑟兰教堂街她家的客厅里见面。既然西蒙不可能再来舍韦吕斯街，因此，在宜人的季节，我有时去塔朗斯找他。他在一位寡妇家吃住，住的是波尔多人称之为棚铺的平房。他长时间不愿意在那里接待我；不同的阶级相距万里，穷人愿意保持这个距离，而象我那样以金钱为耻的有钱人往往无可奈何。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家具是桃花心木做的，窗外是本堂神甫的花园，再过去就是巴约公路。房间里四处是杂志和书籍，但没有小说，也没有诗歌，这里有布特鲁* 的《帕斯卡尔》，圣苔蕾丝** 自己写的《圣苔蕾丝传》，若埃冈桑的《圣弗朗索同达西兹》*** 以及圣让德拉克鲁瓦**** 的书……我头一次去时，看到这些书十分吃惊，他对我说：“多亏了你，我正在进行‘宗教教育’补课。”接着他便岔开了话题。那一天，我意识到这个梦想——我和他两人经管马尔塔韦恩——对他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梦想是疯狂的，但却是能够实现的。

尽管西蒙在我们三人之中最为迫切，但他不同意玛丽的立即行动的建议，玛丽叫我向妈妈提出让我独自去巴黎或尼斯旅行，从那里我再写信告诉她我订婚了。西蒙似乎认为让炸弹在

---

* 布特鲁（1845—1921），法国哲学家。

** 圣苔蕾丝（1515—1582），西班牙人，加尔默罗教派的宗教改革家，推崇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并创立多所修道院。

*** 圣弗朗索阿达西兹，方济会创始人。

**** 圣让德拉克鲁瓦（1542—1591），加尔默罗教会创始者。

我母亲逗留马尔塔韦恩时爆炸，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来，她和迪贝尔克一家便可立即耸人听闻地迁居诺阿伊昂。我们不用等很久；尽管她下决心不再离开我，她还是不得不去马尔塔韦恩对松脂及矿井撑木的收入结账，并且清算几次砍伐的松树株数。

我们没有预料到，有了德迪翁牌汽车，她可以清晨出发，当晚回到波尔多。她有两次在马尔塔韦恩过夜，但只睡了一夜，而没有真正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我二十二岁的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玛丽在不知不觉间使昔日的天使——孩童变成和其他男人一样的人；然而，尽管有那些举动，他的童心未泯，举动刚一完成，孩童便重新出现，但不是来诅咒玛丽，而是偎在她怀中，得到她的抚慰。

这一年，我至少得到一个安慰：西蒙对未来寄予希望。他把将来在马尔塔韦恩的生活看作是隐居，不管我在与不在，我们两人将共同探求，我们最后会有所得，是的，会有所发现。发现什么呢？他说我向他阐明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教会的敌人所仇恨于教会的那些事几乎全都是可憎的，而且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一直是可憎的，正如太太的伪善宗教一样可憎。教会的数人攻击某些结构，而另外一些人，如对单旋律圣歌入迷的于伊斯芒斯* 则崇拜这些结构，其实这些崇拜和诅咒都同样地毫无意义。我们两人知道，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天主曾经显灵，并且它至今仍在某些男人和女人的个人命运中显灵，他

* 于伊斯芒斯（1848—1907），法国作家，推崇基督教神秘主义。

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与十字架紧密结合。

“这对你是禁止的，阿兰先生，因为你是有钱人的子弟。我不一样。我是穷人，我永远是穷人。太太给我父亲多少工钱，你将来也照样给我，一个子儿也不多。何况我还会从你蒙受的无意启示中，从你的灵感中得到益处。”

我让他别幻想，别以为有什么保险的途径能万无一失地达到天主那里；我提醒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的事了，而我们的愿望往往表明我们在追求一种乐趣，其实这种乐趣会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最初想逃避的那种处境里去。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是我攻读学士学位的第二年，我借口准备考试而避开一切困难。玛丽和西蒙根据暑假的情况调整他们的作战方案。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居然不愿意离开母亲去出门旅行——不仅是因为她会感到难过，还因为他仍然是个孩子；母亲去买报纸而走开片刻，他独自在车厢里便惊惶失措，这是因为她替他包办一切，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旅行中更是如此。而在我的大学学业上，她从未帮助我，倒是玛丽在笔试前的那段时间里帮助我，每天晚上，等书店关门以后，我便去圣瑟兰教堂街找她。我让母亲同意将晚饭的钟点往后挪。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原先想使它充满戏剧性，而它却平平淡淡地——我们的内心生活除外；然而，对于我们每人的内心生活，甚至我自己的内心生活，我讲的话难免不带有虚构性，难免不经过加工润色（以便使东扎克感兴趣）。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处于假寐状态，我忙于准备考试，便将其他一切东西，甚至连天主在内，都置于脑后了。既然玛丽在痛苦，我也

就不再琢磨思索了。

甚至连天主在内……东扎克在这句话里会看出他自己的影响。他主张应该有时让人的天性享受假期。我知道玛丽很难受，因为我们中间的一切总归要结束的；她记得在她为×神父工作的时候，有一位神秘主义者建立了一种新理论，其基础便是所谓“至圣的现时”，所以她对我说：“这一分钟是我的，你在这儿，我在这儿，更远的事我不去想了。”

在这段时间，我间或也对玛丽抱有疑心。她对我撒过谎，她还可能对我撒谎。我想象她完全能够装出为我痛苦的姿态，而这样一种女人正是我为了使自己不痛苦而需要的。也许她没有将全部计划告诉我，也许计划里有些诡计只有她一人知道，而某一天我会发现自己在今生和来世都永远与她结合在一起了。不过，我有戒心，我不会措手不及，她只能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左右我……在我们三人当中，只有西蒙充满了希望。

第八章

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一切开始了。七月份，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学士学位。妈妈原想去达克斯疗养，我不肯陪她去，她就不去了，好时时看住我。于是我们面对面地呆着，除了必须说的话以外，几乎从不交谈。炽热的天空使马尔塔韦恩的夏天变得更加无情；我们象夜鸟一样，黄昏时候才出窝。

玛丽从书店里走不开，她流着泪和我告别，可是西蒙悄悄告诉我们一个狂妄的计划，玛丽说，有了这个计划，她才有勇

气在我离去的波尔多生活下去。她很快会见到我的，她终将认识马尔塔韦恩。

母亲老早就答应带迪贝尔克老两口子去卢尔德参加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的教区朝圣，她不得不履行诺言。迪贝尔克夫妇俩很高兴，同时又害怕，因为要坐德迪翁牌汽车去。路易·拉尔普和他妻子正在休假，因此我将独自和普吕当（他也是我们的同谋）呆在马尔塔韦恩，他的妻子给我做饭，他们是在一月份结婚的，在他面前，她是一个害怕得发抖的奴隶，只要他命令她不开口，她肯定什么也不会说。镇上资产者的房屋几乎全部人去楼空，太太们或是去卢尔德，象老羔羊一样围挤在教长先生身旁，或是去山区或海滨度假。

玛丽和西蒙将住在迪贝尔克家里。再以后的事我们就不想了。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我母亲回来以后会怎样，我根本连想都不想。相反，我看出来，随着动身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愈加不放心把我一人留在马尔塔韦恩。她问我为什么不去吕雄住三天呢，等她把迪贝尔克夫妇俩拜托给教长先生以后，她就去吕雄找我。我严词拒绝，她很不高兴，而且，现在我知道，她觉得其中有蹊跷。我说，和出乎意料地人去楼空的马尔塔韦恩单独相处，这是我的乐趣。她不再叫我“空谈家”了，她观察我，努力猜测我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这三天干什么呢？”

“我要走走。我再去拜望拉絮的老头，看看六十年以后当我成为马尔塔韦恩的老头时，我将是什么模样。”

我害怕妈妈改变主意，怕她借故不走。当德迪翁牌汽车嘟嘟的马达声在公路上远去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独自站在台

阶上快活地吸着晨雾，它预示着炎热的一天，充满等待的漫长的一天。西蒙和玛丽乘晚车来。普吕当一个人去车站接他们，然后领他们走一条捷径，穿过晚上总是寂静无人的树林，回到马尔塔韦恩。

普吕当的妻子将公婆的房间彻底收拾一番，铺上最漂亮的床单。我叫她也顺便收拾一下城堡（这是她对我们的房子的称呼）里的客房，那里有盥洗室，女客在这里可能舒服一点，她没露出丝毫惊讶的神气便照办了。

关于那天的黄昏和夜晚，我不愿在这里作一番使中学时代的安德烈·东扎克感到嫉妒的类似描述，可是，我应该告诉这位我生活的见证人，正是那一刻照亮了我的生活，正是那一刻赋予我生活的意义，因为那是罪恶的一夜，也是沐浴着神恩的一夜。

我提起她的箱子，未征求她和西蒙的意见就把她带进客房。她穿着夏天的浅色裙衣，头戴草帽，和巴尔书店的玛丽判若两人，这是位别人见过、而我未曾见过的姑娘。痛苦，然而是短暂的。

我们三人在饭厅里相聚，迅速而默默地吃饭。她提出要我陪她去园子里转转。她在台阶上站住了。我把我那件中学生的斗篷披到她肩上。她慢慢走下台阶，说："通过你，我对这一切早已熟悉。一切都象你。"我说，如果她感到失望，那我是不会原谅她的。

她只见过受大海摧残的苏拉克的松树，和它们相比，马尔塔韦恩的松树宛如巨人。我挽着她的胳膊，怕她踩到小路外边去。"这就是大橡树？"她认出它来，虽然它和别的树一般无

二；我按惯例将嘴唇贴着橡树，然后，我便和玛丽交换了初吻。

“我在马尔塔韦恩最喜欢的……”一谈到这个话题，我就有说不完的话，玛丽早已听过多遍了，她知道我最讨厌名胜风景，只有当我单独一人时，或者当我和通过我并在我身上欣赏大自然的人在一起时，大自然才能打动我。我们没有一直去到小溪，因为草原是湿润的，我们呆着不动，也不说话，谛听那轻轻的溪水声，它连续不断，它将千年万载连续不断。

“小时候我将松树皮做成的小船扔进小溪，”我对玛丽说，“在小溪旁我有一种面对长江大河或浩瀚大海所未有过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短暂的，肉体上感到自己是短暂的，这两者很不一样。这就是于尔河的潺潺流水对一个小男孩的启示，那是在昔日的夏夜，他停下来谛听寂静——寂静中颤动着蟋蟀的鸣声，还有夜间动物的呜咽，蟾蜍的呼唤，连最轻微的树枝的窸窣声也清晰可闻。

我们在小径中央站住了，谛听寂静。玛丽低声说：“好象有人在走动，我听见松树针叶在响动。”不，这是风，要不就是鼬，黑夜里有那么多动物在互相吞噬或者交配。

“我们不也是干这些吗？但我们却是另一回事。”

那天晚上，在我们一生中，也许是最接近真理的时刻，我们感觉到这个真理（这点我知道，因为我们在万籁俱寂的时刻，赤着脚在阳台上谈了很久）：人类的爱体现出创造我们人类的那种爱，有时，例如在我们两人的那个夜晚，这种爱虽然是罪恶的，但却酷似造物主对创造物，以及创造物对造物主的爱，而玛丽和我充满了幸福——它仿佛意味着我们事先得到了

宽恕。

我睡着了。一声抽泣使我惊醒。我将她抱在怀里，她为什么哭呢？我一开始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断地喃喃说："永远也不再这样了！永远也不再了！"

"啊不，玛丽，永远这样，永远！"

她不以为然："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最奇怪的是，从这时起，我的疑团便烟消云散。她使我作出了和她永远结合的庄严保证，她可能不是出于策略，而确实出于爱情，不过她终于让我作出了这个保证，这是个事实，但它与那一夜的启示相比，无足轻重。在两个人相互给予的幸福中是没有谎言的。这一点现在至少是真的，当时也是真的，对于我，比对与我同年龄的其他小伙子更是如此，因为玛丽使我得到痊愈，使我摆脱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禁令。也许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地！永远地！

"你明白，"我对她说，"我们的计划里有一点原来我不喜欢，甚至十分讨厌，那就是要向母亲撒谎，骗她说我要和你结婚。这下可好了，亲爱的，我可以当面对她说：'我就把未婚妻领来见你……'这将是真的。你在哭？为什么哭呢？"

"未婚妻……你说得对，这一点至少是真的，用小孩子的话来说，我'当真'当过你的未婚妻。"

我问她难道昨夜她没有"当真"当过我的妻子吗？

"是的，昨夜……这一夜将成为回忆。"

我说："还有我们两人生命中所有的夜晚……"佃农庄园的鸡此呼彼应地叫了，宣布黎明来临。普吕当的妻子马上就会起床的。玛丽在回到自己房间以前，叫我和她一同去到阳台，

外面是薄雾，它仿佛被松树枝从树上撕扯下来。她叹口气说：

“马尔塔韦恩，我看着你，我看着你，仿佛害怕永远忘记你。”

我说：“有人在小路上走动。”我们回到室内。那大概是普吕当或者他的妻子。不管怎样，在晨雾里谁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我们谈话的声音又低。我们的最后一次拥抱是短暂的。她回到自己房间，而我又舒舒服服地沉入梦乡，直到普吕当的妻子端着早餐托盘进来。她已经给女客送去了咖啡。我问她，快六点钟的时候有人在屋子前面走动，那是她还是她丈夫。不，都不是。那大概是……她犹豫了。先生不在的时候，太太曾经允许雅内特·塞里斯到园子里来玩。她整天都在那里，就和在自己家一样。今天早上，她大概来取昨晚放在于尔河里的捕鱼篓。

“她昨晚也来了？”

“是呀！不过她藏得很好，没有弄出声音来。”

我赶紧穿衣，我们三人聚集在迪贝尔克家的厨房里商量。毫无疑问，“丑八怪”是受我母亲委托来窥伺我们的，等我母亲一回来，她就会什么都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决定和他们一同去波尔多，同时交给普吕当一封信，信上告诉母亲我订婚了。西蒙去舍韦吕斯街和我住在一起，他睡在洛朗的床上。当然，在八月份，波尔多是没法住人的。“不过，舍韦吕斯街我家的公馆是一座冰窖。”这是妈妈的话。如果事情如我们预料那样发展，那么，一等母亲和迪贝尔克家离开马尔塔韦恩，我们就马上在那里住下来，再也不走了。

在我们三人中间，西蒙似乎对交战感触最深。他肯定知道

玛丽和我是怎样度过这一夜的，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而痛苦。

整个上午我们都呆在迪贝尔克家的厨房里，斟酌信里的每一句话，这封信将是对她的首次打击。等她一回来，普吕当就会把信交给她。信的初稿是我一人写的，它雄辩而狂热，发泄了我的怨恨，西蒙觉得很好，玛丽却不以为然，我听从了她的意见。我们决定写一封十分得体的短信："你不在的时候，我在这里接待了一位少妇，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盼望早日介绍给你。我与她相识了几个月。她在巴尔书店工作，很有教养。她年轻时曾受到很大的考验……"我提到她父亲的悲惨结局，这个我母亲一定知道。西蒙问道："你不怕她中风？"我感到他对我们订婚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尽管在他看来，这都是假的)。巴尔书店的女店员和加雅克家的儿子结婚！这简直无法叫人相信，太太也不会相信的，她会闻出来这是场骗局。

还得叮咛普吕当别泄密。他一直对弟弟寄予很大的期望。而现在，西蒙要回到马尔塔韦恩，他那么多文凭成了一堆废纸！普吕当虽然是长子，却继承不了父业，他会计算，但既不识字也不会写；不过，西蒙的归来在他眼中终归是失败！

兄弟俩在厨房里商议，这时，玛丽说她想出去看看于尔河的流水，夜里她只听到潺潺的水声。可是，"丑八怪"在窥伺我们，她也许躲在松树后面追随我们。一想到迎面遇见这个难看的小姑娘，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会掐死她的！"

玛丽问我能不能绕开园子去到于尔河。当然可以，沙土路有的是，"丑八怪"是不会在那里窥伺的。我们走到屋外。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凉气和片片碎雾，但是知了在叫，一只，两只，三只，相互呼应，互不和谐。我对玛丽说："你别以为我

会强迫你在这种无情的气候里生活。到了一段时间，我们回来一趟……”她没有回答。她在沙地上艰难地走着。那封信使她很反感，她对我说：

“你母亲读信时会有什么感觉？啊，她那种感觉是有道理的。她还不知道我比你大十岁……不知道我这些年在干什么……而你，你是……”

“我是什么？长期留在童年，一直到成为你称为天使的那种怪物，这有什么可取的呢？而你，玛丽，那些人本来应该保护你，但他们却是吃人的狼……”

雾没有散去，但从雾中透出的微弱阳光却炽热灼人。这将是一个雷雨天气。也许最终会在干渴的荒原上下起雨来，荒原上这里那里每天都在起火，据说是牧羊人点燃的，其实只要一线阳光照着一块玻璃瓶碎片就够了……我心中有多么奇异的炼金术啊，它使得这些毫无价值的事物完全改观——仿佛事物既已成为往事，它们便有权改观。

最好是呆在迪贝尔克家等到开车的时刻再走，这里比较凉爽。我们打算去离马尔塔韦恩十公里的尼赞车站乘火车，去火车站这段路坐普吕当的两轮车。我告诉玛丽一吃完饭就该动身了，那时天热得连牲口也不出门。玛丽喃喃说：“‘丑八怪’也一样！”

在两点钟的烈日下，坐着两轮车在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周围是一大群牛虻和苍蝇，这便是夏夜之梦的终曲——恶梦。我坐在后排，旁边是大汗淋漓的西蒙。我把手放在椅背和玛丽之间，好减轻她的颠簸。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

不说话，而我，凭着我猜测旁人思想的本领，我知道，在她心中，夜间迷人的马尔塔韦恩已经变成一块该诅咒的土地，必须头也不回地躲开它。我们听见汽车喇叭声，接着是马达的嘈鸣声。老母马斯泰拉前蹄竖立。一个戴眼镜的怪物驾驶着塞尔波莱牌汽车超过了我们。尘土向我们扑来，普吕当不得不在路旁停了一会儿。

火车误点了。在荒凉的车站里，几乎只有我们三人在炙热的月台上等车。我们的四周是鸡笼，里面的母鸡渴得要死。

第 九 章

玛丽恳求我在她母亲不在家、去苏拉克的时候不要去圣瑟兰教堂街。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在书店她那小间里见面。在舍韦吕斯街，我们从外面进来时，那个楼梯简直是乐土。西蒙和我一起住了三天，等待“太太”的答复，我们常常离开小客厅，走去坐在冰冷的楼梯的阶级上。

夜里比白天还难过，数不清的大群蚊子到处叮人，这是在我们那个纬度上所从未见过的最大最毒的蚊子。我有蚊帐，因此只需要在睡前检查一下，别让任何一只凶狠的蚊子关在我的笼子里就行了。可是洛朗床上的蚊帐被取走了。第二天我看见西蒙的脸都变了模样，因为他的眼皮被蚊子叮了一下。他对我难过的样子感到惊奇。

“这没关系，阿兰先生。哎！咳！要是为了蚊子，为了眼睛上的小疱发愁，那还得了！”

他还是睡了一觉，一清早就出去了。是去做弥撒？我不敢问他，但是我心里深信不疑。午饭以后，我们都来到书店，那里阴暗而凉爽，顾客很少。巴尔去阿尔卡雄避暑了，一切都托付给玛丽。巴莱热病了，或者自称病了。我在新书橱窗里发现一本《现代诗人文选》，是莱奥托*和冯贝韦合编的，新发现越来越多，特别是有一首叫做弗朗西斯·雅姆斯**的诗人的作品：《过几天就要下雪……》，它使我着迷，使我“欢乐得难受”。但是，玛丽对这种诗无动于衷，西蒙对一切诗都无动于衷，他们都不能与我分享幸福，而西蒙比我们更加焦急地等待“太太”的答复。他催我回家：“马上就到收信的钟点了。”

我们穿过圣卡特琳街，走过狭窄的马尔戈街，来到舍韦吕斯街。我稍稍走在西蒙后面，一心在编造我记不清的某个故事，我的眼睛只盯着铺路石。突然，我耳边响起一声惊叫，尽管这声音是低沉的：

“太太在那里！太太回来了！”

我惊恐地抬起头。是的，德迪翁牌汽车，我所熟悉的怪物，正静静地呆在大门口。我们该怎么办？我叫西蒙马上回到书店向玛丽报警。我独自去见母亲，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找他们。他不用我催促便溜之大吉。我可耻地羡慕他，因为我得单独迎战这个可怕而盛怒的神。我们怎么这么傻，居然没有想到她可能通过写信以外的方式来答复，居然没有想到她会亲自出面，向我们扑过来。

---

* 莱奥托（1872—1956），法国作家。

** 雅姆斯（1868—1938），法国作家。

事实上，这并不是她的第一个反应，因为从普吕当向她转交我们的信到现在，已经三天过去了。我马上就明白为什么她到舍韦吕斯街来追我。她站在小客厅里，头上还戴着帽子，我一进门，她就把我拉到身旁，

“可怜的孩子！幸亏我来得不晚。”

她相信她要告诉我的有关那女人的事会使我与她疏远，会使我一想到她便感厌恶。我知道妈妈有两天被我们的信吓懵了，后来她去本堂神甫的住所，向教长先生请教，在那里她打听到一些事情，照她看，那些事比税务官的丑闻还恶劣。在丑事暴露的当时，教长先生正担任莱帕尔的副本堂神甫。整个夏天，他和×神父有着时断时续，但却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也了解另一件丑闻的内情，它虽然没有暴露，但却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母亲认为，一个女人居然勾引神父或修士来与她一起作恶，或者，母亲改口说，企图和他一起作恶（既然×神父的朋友们声称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就不该因轻率下结论而犯罪……），这个女人被魔鬼附身，该受诅咒，只要和她接触，她就会将诅咒传给你，仿佛传给你一种可耻的不治之症。

“你瞧，你厌恶得说不出话来……”

“啊不，可怜的母亲，这些事我早知道。”

“你早就知道！”

她瞠目结舌。我早知道，可我还愿意把我的家姓给这个女人，让她认识母亲，把马尔塔韦恩交给她，永远与她结合？她用双手捂住脸，这是我熟悉的戏剧性动作，她呻吟道：“我的天主呀，我对您犯了什么罪？”这声对天主的埋怨几乎总是和那个动作配合在一起，这次亦然。

“你得努力了解，妈妈。”

我提醒她说，同一件事，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绝然不同。×神父所在的教派曾经进行总动员来为他辩解，将一切罪恶都推到坏女人身上，说她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人，说她想毁掉神父，但没有得逞。我们的教长所听到的正是这种论调。而事实上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很虔诚，是神父的热诚信徒，她刚刚受到残酷的打击，因而把他当作唯一的救星。

“她在整个过程中的处境我是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件事的恶果：充当牺牲品的小姑娘，是的，她就是充当牺牲品的小姑娘。”我又接着说：“她正是我有幸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见的女人。”

“你疯了，可怜的孩子，她使你发疯了！”

这不是我们料想的那位怒不可遏的神灵，而是一位痛苦不堪的母亲，一位被吓呆了的基督徒，她没有被我那番话所打动，而是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接受别人的道理，她似乎连别人的话都没听见。她往手提包里找手绢，她仍然站在房间中央，瞧着我这个变成了怪物的儿子。她擤擤鼻涕，擦擦眼睛。我想把她拉过来吻抱她，可是她挣脱开了，仿佛唯恐我碰她。也许她是真害怕了？

“听我说，阿兰……”

她看出来我是着了魔，入了迷，她从我这里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可是，至少我可以给母亲一段时间考虑吧，由于我的年龄，即使是和门当户对的姑娘按正常习俗订婚，这段时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妈妈没有提高声音，她感到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谁敢说这个建议不合理呢？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表示同意。

“比方说，一年吧……过一年我们再谈。”

我觉得有根绳子勒着我的喉头。我挣扎着，只答应给四个月，也就是到新年。四个月，这段时间总可以喘口气，观察观察。她要求我把这四个月全部给她，我不能从她身边走开，在圣诞节以前我们时时在一起。

“除非，”我随口说，“除非开学时我的工作要求我去巴黎。”

“什么工作？”

“我的论文。”

“你？论文？什么论文？”

“我跟你说过的。我跟你谈我的学习，你是从来不听的。这是关于方济会运动如何在法国兴起的问题。是我的老师阿尔贝·迪富尔克劝我做的题目。”

她已经不听我说了。她慢慢摘下扣帽长针，脱下帽子。我问她是否要回马尔塔韦恩去。啊不，她不会扔下我一个人的。她已经给路易·拉尔普两口子拍了电报。他们今晚就会回来。

“然后你想上哪里，我们就一起去，要不我们留在波尔多。我听你的，其实，我一直是听你的。”

怎么办？啊！天主！我怎么会同意那个幼稚的主意（而我们三人都这样想），怎么会认为事情肯定会服从我们的计划，一切都会象我们的决定那样发展，我母亲会按我们的决定那样来反应！

“我还要求你一件事，阿兰，想必你不会拒绝，那就是答应我见见教长先生。明天他来吃午饭。你愿意和他谈谈也可以，不说话也可以。”

我母亲到她的卧室里去了。我乘机去到洛朗的房间，赶紧收拾西蒙·迪贝尔克的箱子，把床单换下来藏到五斗橱下面。玛丽和西蒙看见我提着这只箱子走进书店，我流着汗，疲惫不堪。玛丽正忙着出售一本《西南地区见代凯指南》，过了一刻她来到小间里看我们，西藏的问题象连珠炮。我对他说："啊，可怜的西蒙，我向你发誓，太太不是奄奄一息，她没有死。"

我尽可能忠实地向他们报告母亲和我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和往常一样，她又制服了我；她会永远地、在任何时候都制服我……"

玛丽不以为然：

"可怜的孩子，你要是有毅力的话，现在可是你掌握主动权的好机会。只要能解除我们的婚约，你母亲什么都会依着你……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你千万别上当，她永远不会放弃塞里斯家那一千公顷的土地，也不会放弃这个想法：在她有生之年统治那个松林和沙土的辽阔帝国，统治那个大火炉……"

"可是，玛丽，"我不同意地喃喃说，"我们是'当真'订了婚。"

她摇摇头，西蒙走到店铺里去，好让我们单独谈谈，于是她说：

"是的，你以为如此，至少在我们那一夜，有几分钟你确是这样想的。为了这几分钟我感谢你，可是你很清楚那不是'当真'……"

"为什么，玛丽？为什么？"

我厌恶自己居然感到宽慰。西蒙走进来，他埋头在想自己的心事，没有注意我们。

"我们真傻，"他说，"最初我以为普吕当出卖了我们。

不，有几天，太太肯定想过放弃马尔塔韦恩，把我父亲也带走，这样来要挟你。但是她也知道，就在镇子上，要求接替我父亲的大有人在，人数之多你一天都接待不完。至于父亲对地产边界的知识，当然那很方便，不过也可以从地籍上想办法呀！”

“也许，”我对玛丽说，“我母亲从教长先生那里打听到你是谁，你对巴尔书店的贡献以后，她明白你会使马尔塔韦恩成为什么样子。其实，我母亲徒有实业家的名声，这是我们私下说说。她对地产怀有一种肉体的爱，因此她以拥有挺立的松树为自豪，其实，有许多松树早该砍了，它们在腐烂，贬值。你要是当马尔塔韦恩的女主人，你可以马上赚到几十万法郎，而丝毫不损害地产。相反……”

她笑着问我是否想引诱她，还是使她感到遗憾。我不以为然。

“啊，”她叹了口气，“你真是太太的儿子，（又小声说）其实你的毅力不亚于她。”

“是的，”我嗫嚅说，低下了头，“你知道是什么念头缠着我吗？我知道到了一九七〇年我会象谁。我常常和你谈到的拉絮的老头……”

玛丽被一位顾客叫走了，可是西蒙听见了我的话。

“那我呢，阿兰先生，到了一九七〇年，我将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在这以前我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到那时候我只剩下一堆骨头了。我，我大概什么也不是。而你，你会经历一种对我陌生的生活，总之，你会经历生活，一种人们可以讲述，你也可以讲述的生活，因为到那时，我这个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九七〇年的叙事文的头等奖还是归你，你瞧吧！而我……”

“西蒙，我们现在知道你又回到起点上来了。你原先以为抛弃了那个王国，其实它存在于你心中，不管你去哪里，它与你同在。”

“决不！”他压低嗓子激烈地反驳说，那口音使他显得可笑，“哎！嘻！你以为我会哀求他们再收容我！”

我不回答，沉默片刻以后，见他平静下来，我便用冷淡的口吻问他是否有时见到教长先生。不，他再没有看见他：“不过我们有时通信。他呀，他可没有放弃我。”

“他明天来舍韦吕斯街吃午饭。你可愿意我建议他在这个钟点来书店？”

西蒙这次没有发火，在他那石头般的面孔上甚至出现了一点血色，就象他第一次在圣卡特琳街认出我时那样。他说：“我很高兴再见他……不过是作为朋友，嗯？可不是神师！那个，早完了。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该做什么。”

“不需要任何人，西蒙，但他可能是例外。不管是善是恶，总是有人将我们看得透彻，比我们自己透彻，对我们了解更清楚，对我来说，我有东扎克，然后是玛丽，还有你。”

“我，阿兰先生？我？我为你做了什么？”

“你是透明的，你帮助我信仰神恩。我有万贯家财，它们沉甸甸地压着我，在这种负担下，我会越陷越深，而你，你一无所有……”

东扎克会明白，我在这里叙述的是我们在书店后屋里的谈话要点，西蒙和我在那里进行了难忘的交谈，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出并确定了对方的志趣。我不是从这一天才开始写作的，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不过从这一天起，我考虑自己可

以尝试当个作家，哪怕自己掏钱印书也行。我现在写的东西，我正在写的东西，我可以予以发表。啊！最后一章！我只要将《情感教育》*的最后一章改动一下就行了："他没有旅行，他没有体验过大型客轮的忧郁，帐篷里醒来的寒冷，风景和废墟前的晕眩，目睹友情夭折的辛酸。他不是归来，因为他不曾离去……"

当我到达商场出口时，发现强烈的雷阵雨正浇着幸福的城市。我和别的行人一起避雨，他们异常高兴，相互祝贺。然而不仅是雷阵雨使我得到解脱。我明天还要来这里，我们已经约定。但是我却从书店走出来了，绝对地走出来了。我头一天走进书店所追求的东西已经实现。我从马尔塔韦恩，从漫长的童年里浮了上来，一眼就看出我将度过的生活——西蒙刚才满有把握地预言的那种生活，于是我和他一样深信不疑，充满自信，我肯定我不会死去，尽管夺去洛朗哥哥的疾病每天仍在吞噬着我周围的许多男孩和女孩，而且我左肺上有那个阴影。但是我，我不会死去，我会活着，我要开始生活。

雨停了，我可以穿过圣卡特琳街，从马尔戈街走到舍韦吕斯街，这时我明白，对我来说，再谈不到和西蒙一起隐居马尔塔韦恩了，而是要去巴黎，好使在我身上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每件事，每个人各按自己的顺序出现。然而，我原先滞留的那个马尔塔韦恩的一切，我却不会失去，我将它带在身边，它将是我的宝贝，正如往日我和洛朗的宝贝一样，那时我们将宝贝埋在松树底下，好在下一次度假时再挖出来：在一个盒子

*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的作品。

里只有几个玛瑙弹子……

当我走出书店时，当雷阵雨浇着圣卡特琳街时，一切在我眼前居然变得如此明确，东扎克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而他是对的；然而，这种幻觉的各个因素已经存在于我身上了，我仿佛迈过一道门槛，有了新的开端，我越写下去，越感到欢乐。欢乐！欢乐的泪水。这是没有止境的穿越，就连其中的暴风雨也终究是乐事。我二十二岁了。我二十二岁了。我不再是十五岁，不再是十八岁了，这已经相当可怕，我不会感到庆幸的。我知道现在每一年我将下一级阶梯……不过，我停在我二十二岁的阶梯上，或者我幻想自己停在那里，既然，实际上，于尔河和时间都在不停地流逝。

第 十 章

妈妈在楼梯平台上等着我，但她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她既无不安也无焦虑。她怒冲冲地站在我面前，气得脸煞白，这正是我原先估计她下车时的模样，而她当时却并不如此。我不在家的时候，天知道出了什么事，使她如此大发雷霆。

“她在这里睡过！你竟敢让她在这里睡觉，睡在你那可怜的哥哥的床上！这个坏女人！”

我怎么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呢？我一走开她就会四处搜索，而凭着她的嗅觉，她会直截了当地发现在五斗橱下没有藏好的床单。

“脏床单，脏得无法说。你也在上面睡过。就在你母亲的

房子里，在你哥哥床上。我要是早知道你干出这种丢人的事！你还有脸笑？你这个倒霉的孩子！她使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不是开心，我这是忧愁的微笑，因为你又一次犯轻率下结论的老毛病。你所侮辱而又未见过的年轻女人从来没上这里来过。你得明白，如果她来过（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们也不会用洛朗的床。”

她毫无反应。她大概没有听懂。

“那么是谁在这屋子里，在这些床单上睡过？是你从街上捡回来的什么人？”

“是你认识的人，妈妈，他一出生，你就认识他。”

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当我冲她喊出西蒙·迪贝尔克的名字时，她沉默了一会儿：

“啊！有他就更热闹了！这个叛教者。”

“失去信仰并不是叛教。离开神学院的神学生只是方向上出了差错。”

“他投到敌人那边去了，你也知道。”

“可是，你知道，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两天早上都去做六点钟的弥撒？”

其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他清晨外出也许只是出于农民的习惯。但我喜欢使母亲手足无措，她那时的模样十分可悲。我对她说我告诉她的事应该使她高兴，而不是忧愁。

“你在这里四处搜查，寻找我犯罪的痕迹，而那一刻我恰恰在和西蒙见面，我和他订了约会，而且我让他答应和教长先生见面，不是在这里，你放心。”

路易·拉尔普穿着夏天的白上衣，推开门说：“饭好了，太太。”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象那天晚饭桌上如此心慌意乱，她的自信心动摇了；她的基本信念是她对一切都看得准，首先是对人，她把他们看成什么样，他们确实是什么样，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如果我没有骗她，如果小迪贝尔克真的每早去做弥撒，那就是说她把他看错了。关于坏女人，我对她讲过不少的话，但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全部否定，而只揪住那个陈词滥调：坏女人勾引天真的小伙子，她也永远不会见到这个女人。但西蒙却不然，他再次出现了。其实他从来没有完全离开舞台，他一直是教长先生和妈妈之间的争执点。

我在这里记下的关于妈妈的一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来自我的思想，来自我对妈妈的某种看法吗？我写这本日记，难道不正是为了向东扎克提供马尔塔韦恩的虚构形象吗？它和《美人和野兽》*，《有羽冠的黑格》**一样。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母亲的食欲一直很正规，她对端上来的饭食十分挑剔，而厨娘最怕她那武断的否决，可是这天晚上，她什么也没有碰，晚饭后立刻回到卧室里，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外出了。可是我没有出去，我打开所有的窗子，好享受一下雷阵雨过后的凉夜，但蚊子很多，我只好呆在黑暗里，不看书。

阅读是我的全部生活（我有时怀疑它是否免除我去生活），以至当我二十二岁时，我很可能对于“内心生活”这句口头禅的内容一无所知，幸好我家乡的蚊子常常迫使我静坐不动，去

---

* 法国作家博蒙（1711—1780）所著的神话故事。

** 法国作家佩罗（1628—1703）的神话故事。佩罗的神话故事脍炙人口，如《小红帽》、《灰姑娘》等等。

观看窗框外那簇挤在屋顶之上的一片天空。否则，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事。有件事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对谁都绝口不提，唯恐人家说我自高自大，说我是白痴或疯子；这件事就是："天国在你心中"这句话确确实实是真的，我们只要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就能进入天国。

如果说那天晚上的感受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是因为我进入了这个从未进入的天国，虽然，毫无疑问，我处于严重的罪孽之中。我从小就受到教育，认为致命的罪孽使人们与天主完全隔绝，罪人因而自暴自弃，心想："反正是完了……"也就停止搏斗。这天晚上，我听到一种我所熟悉的呼唤，我也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而倍感压抑，于是我便试试东扎克教我的办法："有无数热诚的基督徒，由于是加尔文派或路德派，而被剥夺了忏悔的权利，如果我是他们的一分子，我将直接向我内心的天主请求宽恕。完美的忏悔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高不可攀，并不是只有圣人才做得到；我们能够达到天国就能达到完美的忏悔；这是打开天国大门所必不可少的秘诀。"

我开始回想玛丽和我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我发觉自己并不懊悔，我感到这个罪恶不是冒犯天主，而是天主的神恩，而如果没有任何女人闯进我的生活，那才是最糟的……啊不，如果是那样，那么，没有女人就将是神恩。从那一刻起，再不是我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我感觉十分平静。我有时哼唱拉辛* 的赞美诗，或是用中学学到的门德尔松的曲调，或是用教长先生所喜欢的古诺的曲调：

天主啊，谁能扰乱

* 拉辛（1639—1699），法国著名悲剧作家。

爱你之心的宁静？
它凡事寻求你的圣意
而从不寻求自己。
在世间，甚至在上天
爱你之心的安谧宁静
焉有其他幸福可与相比？

早上，妈妈没有起床。她的窗子一直关着。她有偏头疼的毛病，和别的女人的偏头疼不一样。她躺在阴暗的房间里，前额上敷着镇静药水纱布。她让我向教长先生道歉。也许她是故意渲染自己的病痛，好让我们单独谈谈，这是她最后的希望。教长看到能和我单独进餐，不禁喜形于色。他总是象揉面包心似地揉着他那张松弛的脸，它一直忧郁而阴沉，这时却焕发出一种天真而稚气的欢乐。他老了许多，他那剃光的圆顶不需要再麻烦理发师了；最突出的是他不再趾高气扬；而此，他和我在童年时代所认识的那位神父判若两人。他再没有那种僵直的、自信的神气。

他遵循“太太”的指示，试探着让我开口，可是我从一开始就回避。我告诉他母亲是在胡思乱想，占有我生活的只有唯一一个女人，这就是她，因此，对我来说，问题是要摆脱她，哪怕结一门在世人看来绝顶荒谬的亲事，也在所不惜。我避免使教长先生宽心，而仅仅给他这种印象：我思想上还未作出决定。

“可是，”我对他说，您感兴趣的不是我（他申辩），我是说，眼前，您要下水拯救的不是我，而是我每天看见的西蒙。是的，该把他拉上岸了；不过这一次，他感到哪里在召唤他，

他就会主动往哪里去，而您只是使他更易于上岸罢了。可您要注意，要记住，您对他一提'神修指导'，就会惹他发火。”

他留神听我讲，态度如此谦卑，使我感动。这位可怜的教长身上有一种从未使用过的、热烈的父爱的本能，它倾注在这个农家孩子身上。当然，孩子决不是毫无感情的人，只是他的心肠变硬了，变尖刻了，而神父不厌其烦地说：“我从来没有忘掉他，你知道，我一直在远方关心他，不让他知道。他在巴黎的第一年冬天得了肺充血。我和他的女房东联系，给了她贿赂，她就给我寄来了他的健康情况表，偷偷地，那是当然，西蒙要是看见我在他床边转来转去，一定会以为自己快死了。”

既然母亲躺在床上，那么教长便可以在舍韦吕斯街和西蒙见面，而不必去书店。他答应了，但“必须取得太太的同意”。我通过半掩的门向妈妈提出我们的要求，她用情绪不佳的声调打断我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我不见他。”

会见是在小客厅里进行的，延续了近两小时；然后西蒙没有和我告别就独自溜走了。他们讲好他在塔朗斯还要呆一年，塔朗斯的本堂神甫“圣人穆罗神父”是教长的朋友，他会照顾西蒙，帮助他作回来的准备，当然不是回到波尔多神学院，可能是去伊西莱穆利诺神学院。这需要作大量思考，想许多办法。

从我这方面，我答应教长，他很快就会在马尔塔韦恩看见我；母亲终于让我同意去马尔塔韦恩，但我十分勉强。我提出首先必须去市图书馆抄录我做论文所必不可少的资料；但是，有谁敢夸口在这段期间曾在市图书馆见过我呢……

两个月过去了，我又翻开这本日记。我的经历是无法形之

于文的，是无法表达的，有一种羞愧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在这里所能说的话，如同其他一切，都是经过整理加工的。不过，我还是要试试看，我得遵守对东扎克的诺言……其实，何必给自己找这个借口呢？难道我不是从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温这种羞愧之中得到乐趣吗？重温往事将一直延续到故事的结束，或者说一直到我的故事中本章的结束，因为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是在十月二十日写下这些话的，日记本摊开在我膝上，我坐在称为“拉希卡恩”地方的打野鸽小屋里，几公里以外才有佃农庄屋，气候多雾而温和，这样的天气应该有大群野鸽飞过，可是它们没有过来，因为天气暖和，它们在橡树上迟迟不飞，拚命吃橡栗。我看见普吕当的侧影，尖尖的鼻子，长而尖的翘下巴，他正透过树梢窥视着天空中的大道，如果野鸽飞过来，将会在那里出现。一位佃户吹了声口哨，然后过来找普吕当，问道：

“野鸽过来了？”

“没有！没有！”

为那间小屋遮荫的那几株矮壮的橡树，象于尔河一样，总是使我感触到永恒，总是使我领悟到我们生命的短暂。成为会思想的芦苇*，这倒没有关系，然而，一个会思想的小飞虫，而且，尽管它只能生活片刻，却仍然有时间进行交配，这才是可怕的事。我将努力回忆发生过的事，将我认为并非无法描述的那一点点记录下来。

我没有去市图书馆，并不是因为几乎每晚我都去圣瑟兰教

* 这是帕斯卡尔的名言。

堂街。我等书店关门以后才去找玛丽，因此我完全可以使论文和激情两方面的要求和谐一致。但是，在酷暑下瘫痪的城市里，时间沉重而缓慢，我无心于别的，只有等待……怎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有的人，每个人，在某个年龄，在某个时候，都有这些事。是的，象我这样的基督徒，或者象玛丽那样的往日的基督徒，我们才会以为，顺从保证生命繁殖的本能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或者说，只有我所隶属的那一类执拗的基督徒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允许自己做某些事，从来不为自己找借口。如果他们堕落的话，他们将睁着眼睛堕落。

当初玛丽担心使我与天主隔离，我觉得“她说假话”，而现在，我对她的诚意深信不疑。她放弃了天主，那是对她而言，而非对我而言。她说我是由一种合金构成的，在我身上，来自耶稣的东西与来自西贝尔* 的东西混在一起……但是，依她看，基督教的东西占上风。“我不愿意损害你。”她反复这样说。我不同意，向她提起我们的马尔塔韦恩之夜。为什么我们要怀疑、思考，难道事情改变了？为什么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徜徉回到圣瑟兰教堂街，而头天分手的时候我们一致决定下不为例？为什么重新沉沦与我们的夏夜之梦毫不相似？在那个夜晚，人间的幸福在一刹那间向我显现——仿佛在那一夜，在那唯一的夜晚，我们两人的灵魂与肉体同时互相结合。但是我又恢复了命中注定的厌恶。是谁把厌恶教给我的？

正如可怜的妈妈常说的：“你想干什么？”玛丽也许不象任何别的女人，因为她曾经是虔诚的姑娘。这也是事实：她比我痛苦得多。痛苦使她衰老，使她显出她的年龄，而我呢，她

* 西贝尔，神话中的陆地与动物之女神，象征大自然与天性的力量。

说我仍然保持天使的容貌——“连翅膀也没弄皱”，她讽刺而痛苦地说。

舍韦吕斯街，妈妈在等我，她带着那副发怒时的悲戚面孔从这间房踱到那间房。我用去市图书馆看书这个借口与她尽可能地拖延。她要求至少知道哪一天动身。我拒绝确定任何日期。一个星期以后，她什么也不再问了，再不装出受骗的样子。她知道我每晚从哪里回来，她也知道我知道。她长时间地亲我，好闻闻我身上的气味，但她若能洞察一切，就会看到一件使她欣喜若狂的事；她以为我被蜘蛛网缠住了，确实如此，或者说，我的身体在等待的那几个小时以及后来的几分钟里，确实是被蜘蛛缠住了，然而玛丽和我之间，再也谈不到结合的问题，母亲对这一点没有丝毫预感，她认为既然我当时被驯服，那么我将永远被驯服。

晚上吃过饭，我饱饱地、懒洋洋地出门走走。妈妈知道我不是去做坏事，我总是要她陪我去，她不肯，但她放心。有时我过了一小时就回家，有时稍晚一些，因为我去听在坎孔斯举行的夏季音乐会；然而我更经常去喜剧院咖啡店吃一份冰淇淋，或者不顾蚊子叮，到公园的阳台上去蹓蹓，离开那一大堆围着五十七军团军乐队的人群。

这是八月份快结束的时候，我以为在那里遇不见任何人。那天晚上，在平台尽头我坐的那条长凳上有一位抽烟的青年。我坐得离他老远，没有瞧他一眼。他用嘲弄的声调问我道：

“八月份你还在波尔多？你没有去阿尔卡雄，蓬塔伊阿克，或是吕雄？”

我认出这是一位攻读学士学位、名叫凯勒的学生，他属于“到人民中去”派的基督徒，是一位“田垄会”*分子，是那种我不用说话就会惹他恼怒的小伙子。

“那当然是我要在这里办事啦。”我带着某种不满的神气说。

他咕哝道：“你这样做倒没有什么奇怪。”两年前我们在大学里相识，这位看上去入迷着魔的圣徒开始对我说教；可是，那时我认为巴雷斯的《在野蛮人眼下》**对一切问题都作了答复，并教我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刺耳大笑”的同学。我在别人面前摆出“光滑的表面”，对凯勒也是一样，他很快就认为我是世上最可鄙的人：富有的大资产者。

“你了解我什么呢？”我反驳说，“我向你摆出那副姿态是免得你缠住我，果然奏效。我完全可以装出‘心灵高尚’的姿态，那是你喜欢的。”

“可在那个面具后面又隐藏着什么呢？多半很难看吧……”

“我又没有让你去看！”

我的声调大概使这位基督徒感到不安，因为他马上接着说：“对不起，我承认我没有权利趾高气扬，我们都是可怜人。”

“是的，凯勒，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备受宠爱，饱食终日，只是为自己而感到痛苦，而你这个可怜的人却如饥似渴地要求正义，这又多么不同啊。”

---

* 宗教性组织，主张加强教会的民主性及社会性，团结教徒以对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反教会政策。

** 即巴雷斯所著三部曲《自我崇拜》中的第一部，宣扬精神及社会关系上的个人主义。

“噢！可是你知道，我也在追求乐趣……我们应该见面，”他冲动地说，“我不会向你说教的。”

我很想倾吐我的心里话，我感到窒息。我说：

“我愿意，不过这几天我情绪不好。天主完全抛弃了我。”

他抓住我的手，在他手中握了片刻。

“‘当你以为远离我的时候，我离你最近’。你知道《榜样》* 中的这句话吗？”

“可我指的不仅仅是冷淡，冷酷，我在作恶。”

“你在作恶？”

“是的，我和她一起作恶，而她也和我一样希望不再这样做……不过，每天，在某个钟点，她和我都不由自主地……”

“哦，明白了，”凯勒用专心致志的声调说，“好，我要祈祷，还要叫人祈祷。我和圣母往见会的会长来往密切。”

“啊不！”我反对说，“这用不着。这是小事，芝麻大的小事……”

“你管这叫小事？”

我站起身，又操起在大学时曾使凯勒恼怒的声调说：

“是的，我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人比我更卑微。我想我的一切举动都无足轻重。”

“可它们牵涉到永生的问题。你不信？”

“不，我信……不过，这个举动并不比其他举动恶劣。我身上最糟糕的，凯勒，并不是行为，你明白，甚至也不是思想，而是对于这种热情的麻木冷漠，而这种热情却支配你这个基督徒，支配一切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我身上最

---

* 全名为《耶稣基督的榜样》，十五世纪著名的信徒圣书。

糟糕的是对于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接受我自己的特权……”

“你是资产者，大资产者，应该把你身上的这一面消灭掉。我们要消灭它的，你瞧吧。”

“什么都可以推到资产阶级身上。实际上，我出身于朗德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们让年迈的父母干活，一直干到死，他们有时雇一个小姑娘来给他们做饭，用土话说雇一个听使唤的，小姑娘要能侥幸活下来，那多亏她年轻，不然顶不住……”

我沉默了，向这位偶然相遇的大善人说出心里话，我感到羞愧，我站了起来：“再见，凯勒。别跟着我。忘掉我说的话。忘掉我吧。”

“你想我能忘掉你吗？开学时我们再见面吧？答应我……”

可怜的凯勒！他会为我祈祷和痛苦的，他也会让修女们为我祈祷和痛苦。简直是发疯！然而，世上最使我动情的莫过于圣徒相通了，莫过于替罪了；我对他生气是因为他干涉我最隐秘的事，而且他有能力影响它们，改变其方向，这点我毫不怀疑。然而第二天发生的事和植物园的这次相遇却毫无关系。那是属于可能的、甚至必然的范畴，妈妈再无法忍受茫然无知和焦虑不安的状态，时间在流逝，她该插手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睁开眼便知道。我按往常的时间去圣瑟兰教堂街时，不用再按门铃了，玛丽会在门后等着我的。没有下雨，但别处可能下过雨，这是暑热开始减退的一天。下午我象丧家犬一样在临河马路上蹓跶，一直走到码头。我乘电车回来，我站在电车的后平台上，挤在码头工人中间。我又蹓跶起来。在盼望的那一刻钟来到以前，我干什么都无关紧要。六点半钟，可玛丽还不在大门后面，我按铃，没有回音。她大概被

什么事耽误了。我决定在那个街区里走一走，我受不住了。我钻进本城最黑的圣瑟兰教堂，在黑暗中呆了十分钟，然后又回到玛丽的家。我看见她穿过马路，喘着气，脸色苍白。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说："快进来。"她把我推进窗户紧闭的客厅。她没来得及脱帽就对我说："我刚刚见着你的母亲。"

"在哪里？你和她说话了？"

"是的，那当然！我正拿一本书给顾客看，觉得很别扭，有人执拗地盯着我，这是一位身穿黑衣的太太，稍稍有点胖，一副有钱人的派头，她已经进来一会儿了。我马上感到这不是位顾客，而是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你，是呀，你，阿兰，你那天使般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在这位阿格里皮恩或阿塔莉* 式的专横的大脸上显现出来。我认出是你母亲，她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用目光来吞噬我'，是的，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她用目光还不止是吞噬我，而是将我撕碎。我从前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叫做被当作仇敌。不，被人恨，被人恨之入骨，这种情形并不多见；有人杀你，尽量慢腾腾地杀，好享受其中的乐趣，这种滋味，我算是见识到了。

"应该让她走吗？阿兰，你会怎么做呢？我服从了第一个反应，也就是好奇。我走近她，用最富有生意腔的声调问道：'您要什么，太太？'她有点狼狈，说她进来只是看看新书。'是呀，'我说，'也许还看看我。'你能想象她那副面孔吧。'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您的一切，太太。'她脸色发白，喃喃说：'他和你谈到我了？他居然会这样？'我反驳说：'啊！

---

* 均系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布里塔尼居斯》和《阿塔莉》中的人物，为专横暴虐的女性形象。

我知道您的一切，并不是他对我讲过，而是因为他身上有您的烙印，您把他捏来捏去，他完全是您的作品，甚至就在他即将从您身边逃走的这一刻，他仍然是您的作品，我了解他的一切，所以我也了解您的一切。'她说：'这都是清谈……'她那语调多半和管你叫'空谈家'时一样。她低声说：'在书店里不好谈……''有间后屋，太太，您要是愿意进去……'她同意了。我请巴莱热照顾顾客，就领你母亲进了小间。"

"妈妈去小间了！"

"是的，你看，我们在小间里'面对面'，这是你爱用的词。她说的头几句话和她的怒气极不合拍，大概她在来书店以前就冷静地准备了这番话，而她一面说，一面平静下来，使感情与词句逐渐趋于一致。她说她不打算对我进行任何评价，你对她说了我许多好话，如果是事实，那对她再好也没有了，她愿意相信。'可是，小姐，如果你真是他描绘的那种杰出的女人（她不由自主地在言词之间流露出鄙视），那么，你说你很爱阿兰，你不会看不出来，对一个小伙子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虽然二十二岁，但是在许多方面只有十五岁……'

"'他以前是十五岁，太太，在我们相遇以前。'

"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她咬咬牙，克制自己接着说：'还有比这更糟的吗，娶一个年龄比他大那么多的女人，而且，原谅我说得不好听，还有过去那一段……''是的，我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为什么不呢？'我很冷静，我存心要气她，让她把脏东西都吐出来。她接着说：'小姐，你认为世界上有哪位母亲不为这种婚约感到难受呢？还不用说我们这样的两种家庭，结亲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当然啦，太太……首先因为我不是名门闺秀，而阿兰，他却是加雅克家的儿子，典型的富

家子弟……'"

我气恼地打断玛丽：

"你在我母亲面前嘲笑我！你想显露自己，控制她，压倒她，而你利用的是我。"

"是的，"她说，"我承认，这次算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傲慢无礼，真是痛快。到我嘴边的最放肆的话可能是这个：您儿子向我求婚。不过，您放心，我不会同意的；我爱他，但不爱他的财产，它使我厌恶，也不爱他的出身，它叫我讨厌……我本来可以跟她说我们年龄相差悬殊，这会威胁到我们的幸福，尤其是我。是的……可是，阿兰，那就等于向她交底，她会如释重负，一下子又成为你生活的主宰，因为只要我答应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她是什么都会同意的，所以我不得不演戏，而且一演到底。一开始我同意她的看法，假装认为她言之有理。我承认从社会观点来看，甚至从任何观点来看，作为母亲她当然不愿意阔绰的独生子娶我这样的女人……'除非，'我又说，'除非这个女人使他免除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啊，"我说，"你没有当面提起她的土地欲，纽马·赛里斯和'丑八怪'，使她下不了台吧？"

"没有，我没有使她下不了台，但我什么都说了。不过我没有让她甩门而去。我夸口说我把你过去的一切束缚几乎都斩断了，但我承认还没有使你完全自由。我还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你，看着松树长大，这不需要任何本领，让佃户收割松脂而你将收入装进腰包，这也不要任何本领；但是，听任早该砍倒的松树在那里腐烂，该栽种的树苗不栽，白白赔钱，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我会教你定期进行砍伐，使你每年得一大

笔收入，而你的佃户一个子儿也拿不着……'不过，'我接着说，'我们决定要改变这些，我们要和佃户们分享伐木的收入，阿兰和我，我们已经决定了……'"

"这不是真的，"我惊呼起来，"你没有对她撒这个谎吧？"

"咳，撒了！好痛快痛快。"

玛丽这种恶狠狠的声调，我以前也偶尔听过，它发泄在她的全部悲惨的童年生活中所积累的辛酸，但这次和我母亲的会见才使得堤坝决口，浪涛四处蔓延，连我也被溅了一身。我突然站到母亲一边。一声惊呼使我有所觉察：

"哦不！你管什么闲事？"

"啊！"她怒冲冲地喊叫起来，"这和爱尔米奥娜*的'谁叫你干的？'是一个味道！你生气，是因为我冒犯了你母亲，还是因为我想出了和佃户分享伐木收入的主意呢？你突然张牙舞爪，大概是因为我假装要从你那里夺去这块骨头吧。啊，有其母必有其子！好吧，赶紧去安慰她吧。"

我嗫嚅地说："玛丽，亲爱的……"我想把她拉过来，但她怒不可遏地推开我。

"不管怎么说，我看你永远也不知道该怎样吻抱女人，这是学不会的。"

我受到这迎头一棒，最初反应迟钝，我垂着手愣在那里。她大概看到我的脸完全变了样，她醒悟过来，呻吟道："阿

---

* 拉辛的名剧《安德洛玛克》中的人物。她因为嫉妒，而让追求她的俄瑞斯忒去杀死她所爱的庇吕斯。但庇吕斯被杀后，她却痛斥俄瑞斯忒："谁叫你干的？"并殉情自杀。

兰，孩子……”这次我推开了她，我走了出来，砰然将大门关上。

第十一章

雨点打在拉希卡恩的橡树上。这无止境的低语声给偏僻的荒原更增添了几分孤寂。我藏在那个小小的吃饭间里，它是用松木做的，上面盖着蕨草，所以和小屋浑然不分，不会吓坏野鸽的。它里面有一个壁炉，从前，洛朗在儒昂奥地里打了云雀，总是拿到这里来烤；他不喜欢打野鸽，因为那必须呆着不动。可怜的孩子，他，他的残骸，已经有四年不动了，那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残骸……一切对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是明摆的事，然而，当一件具体事情引起你焦虑时，你仍然无法克制焦虑，不幸的事就在你身边，它已经铸成了，无法弥补，在我生活的六十年中，我必须时时肩负着这个不幸，然而我要设法克制焦虑，我要在这个日记本上继续写我搁下的故事，一分钟一分钟地加以描述，直到我遭受最后打击为止。

玛丽家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完了，这一次确实完了。“阿兰，孩子”，这最后的呼唤并不使我感动，而是使我气恼。不，我不是“你的孩子”。不管你年龄多大，你总归当不了我母亲。我走在圣瑟兰教堂的街上，我朝妈妈奔去，她也许奄奄一息了。她有时抱怨心疼，常常说：“我们家都是得心脏病死的。”路易·拉尔普在楼梯平台上等着我，对我说太太犯了偏

头疼，不吃晚饭了。我未敲门就闯进了她的房间。她躺在床上，但不象犯病时那样呆在黑暗里。床头的灯亮着。她面色苍白，但对我微笑，似乎很平静。我竭力控制自己，可是，我心烦意乱，她怎能看不见呢？她将我拉到身边，我一下哭了出来。以前，在我发了一通脾气以后，她原谅我时总说："想通了就好。"

"怎么了，可怜的乖乖？"

"人家伤害了你，我知道。"

"啊！你知道，是的，伤害……不过也有好处。这个可怜的姑娘对我们怎么看，这由她去。重要的是不要冤枉她，她看出来你们两人之间有不可超越的距离，现在我总算放了心……"

"她说她放弃了？"

"啊，没有明说，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做得很漂亮。是她自己不愿意要你的金钱，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是她拒绝了你，你明白？（她笑了，觉得这多么滑稽）我当然求之不得啦。"

这么说，一切经过并不象玛丽讲的那样。她向我叙述了一个半真半假的场面。为什么？是因为失败而出出气？显然她失败了，因为妈妈放了心。

"是的，放了心。啊，不仅仅是因为她攻击我们在她眼中所代表的一切，还因为我见到了她，可怜的乖乖，我承认，"她马上又接着说，"她的眼睛很好看、这谁也不否认，不过她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大得多，她是位职业妇女，对吧？"

"是的，"我说，"而且她受过许多苦。"

"啊！这种痛苦……"

妈妈谨慎小心，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我停了一会

儿问道：

“你们谈到了马尔塔韦恩？”

“没有，哪里会呢！她没有这个胆量，她只是抨击了大地产和大地产主。”

“我担保，她一定对我们不和佃户分享伐木收入而感到气愤吧？”

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我稍稍后退，观察她那张灰白的大脸，灯光照着它，但那上而只流露出惊讶：

“你想干什么呀！你以为她要是敢来，我会接待她……你还没吃饭吧，可怜的孩子。那里有冻鸡。走吧，别担心我，我很满意。”

我饿了，在路易·拉尔普满意的眼光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可能我并不痛苦？我曾经是个孩子，然后是一个病态地敏感的少年，人家是这么说的，我也相信。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会变成怎样冷酷的怪物，不仅对别人冷酷，对我自己也冷酷。玛丽为什么对我大发雷霆？妈妈制服了玛丽，如同制服了她的佃户，仆人，房客，承包商，纽马·塞里斯，尤其是她那可怜的儿子；玛丽又为什么拿我出气呢？她突然恨我，也许是因为她曾赞赏过我身上的软弱和无法医治的稚气？我这是想干吗？在她眼中，我曾代表着对幸福的最后梦想，而她却使劲摆脱了它……可我呢？我呢？我躺在轻薄而透明的蚊帐里，听见恶虫在我四周嗡嗡响。我没想到很快就会出现更可怕的恶虫。我自言自语说：那我呢？我咬紧牙关，不，我不象他们大家所认为的那么敏感，也不那么软弱。

第三天我们动身去马尔塔韦恩。动身的头一天我去向西蒙告别。我们约好在塔朗斯他家里见面，在那里我们可以无拘束地谈谈。我没有能够说服他跟我去马尔塔韦恩，哪怕只去住几天。这不仅仅是因为妈妈，而是迪波尔夫妇叫他害怕。他显得平静而轻松，不时提到穆罗先生的名字。他把自己交给了穆罗先生。我承认说，帕斯卡尔绝对信赖神师，这是世界上我最难办到的事了。他再不害怕在小中学呆最后一年，用他的话来说，这将是“静修”的一年，然后他将进伊西神学院，“到那时，你就去了巴黎，我们可以见面。”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我将去巴黎，我身上将仍然充满和负担着那些东西，而他只有通过我，只有在我身上才能见识它们。我打趣地说，那样一来，他将通过我来征服世界，而当我沉沦时，他却致力于拯救灵魂。他悄悄地说：“拯救我们两人的灵魂。”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将敲我一闷棍。我以为他是无害的，对我既无益也无害，是的，他是世上最无害的人了。我们绝口不提玛丽，而这种沉默意味深长。我一直习惯于听那位敏感而好追究的妈妈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临走的时候，我问西蒙知不知道玛丽和我的事。是的，他头一天见到了她，我后悔提起她的名字。我感到他，这位农民，说话会没有分寸，果然如此，他说：“她仿佛拔了一颗牙……”又说：“这对你们两人都好，其实她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原先还怀疑她打算结婚……象她那种出身，不可能，那哪行呢？她那么聪明的人，她也许会和你走到这一步，可是她明白那将是地狱。她又不是神经病。不过，你们的事如果再拖下去，她说好的那件事就会耽误了，虽然老巴尔并不那么在乎。”

“巴尔和玛丽的私生活有什么相干呢？”

“噫！当然啦，从某方面讲，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关系。老巴尔已经有七十岁了。总之，玛丽要嫁给书店，其实，他在书店里已经成为会计，而她才是书店的灵魂。在她眼里，书店就是一切，你明白。我向你发誓，她喜欢书店胜于马尔塔韦恩。你应该听她怎样讲到于尔河的蓖麻啦，苍蝇啦，坐着破马拉的两轮车啦，牛虻围着破马叮啦，在尼赞车站等车啦……”

“如果说有人了解马尔塔韦恩，了解它那流着血的松树，它那贫瘠和痛苦的土地，那么，这个人就是她……”

“啊不，阿兰先生，要了解它必须在那里出生，而且必须世世代代，祖父，曾祖父都在那里出生。而只有我们两人……玛丽是城里人，她甚至不住在开阔的街上，而住在小胡同里。”

“那么，你认为巴尔和她……”

“哦，不会赶在忙碌的年终节日以前，总得到一月十五日左右吧。”

“她和我大概是最后一次放荡了……真可怕。”

“啊不，不会有任何关系，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这只是生活上的一种安排……”

“怎么？”我惊呼起来，“她那么爱找老头子？”

“这可不好，阿兰先生，这可不好！”

“多可怕呀，这些老头子还不远远地躲着姑娘们，直叫人恶心，有些老作家还敢写进书里去，也真不害臊。她天生要和老头子配对！总之，她骗了我。总是这么一回事。等巴莱热退休以后，她可以弄上一个二十岁的小伙计。”

“不，阿兰先生，她爱过你，现在还爱你。”

“那好，她会爱上一个二十岁的伙计，然后他们杀掉巴尔，他们结婚。这条胡同里的这家书店，可真有左拉* 的味道。”

“啊！阿兰先生，唉！这不好……”

“她也一样，也有象左拉的一面，这是我最憎恶的。苔蕾丝·拉甘能够了解马尔塔韦恩吗？可玛丽还是爱过它的，你知道，你们来的那天晚上，那天夜里，还有清晨，她都爱过它，清晨，火炉还没有升起火，松树仿佛用张开的枝条来祝福她和我……哦不，它们只祝福我，它们只认识我，她和它们不相干。”

我突然发作了：

“当然啦，她配巴尔是再合适没有了。话说回来，她比他也年轻不了多少。”

“啊！阿兰先生！”

“女人年龄一大，就走到另一边，巴尔那边去了。”

我不知道我心中的痛苦能够转化成这种愤怒。我感慨地说：“那么多神父还悄悄地抱怨独身生活，其实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正是在于免去了这些偷鸡摸狗的肮脏事，连狗都比这干净。”

“啊！阿兰先生，你象太太说的，又胡言乱语了。肉体是神圣的，这你知道。”

我一下哭了出来：“是的，我知道。”象阿兰这样一位先生居然当他的面哭了起来，西蒙简直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

---

* 左拉的小说《苔蕾丝·拉甘》中的女主人公苔蕾丝，是一家小针线铺女老板的儿媳，她与情夫合谋杀害了丈夫。小说中充满卑鄙的阴谋，虚伪与罪恶。

好。他从幼年时起，就从未当着人哭过，甚至也从未偷偷地哭泣。眼泪，这也是我的一个特权。

我很快克制了自己，擦干眼泪，表示道歉；刚才我只是对她和老头子的婚事感到吃惊。现在我已经接受这个想法了。她嫁的是书店，这再好没有。一切顺利……我坐上汽车。开学时我和西蒙再见面。在德迪翁牌汽车里，我又开始感到痛苦。这不是往常我称作的痛苦。我在生理上感到疼痛，无法忍受的疼痛。她知道，她一直就知道，她在定终身以前和我这个黄口小儿取乐。当她成为巴尔太太时，她就该检点了。这是什么痛苦？它不会长久的。如果我不是在第二天去马尔塔韦恩，我就会和凯勒约会，他会把我带到“田垄会”去，我也许能遇见谁。他对我说过：“‘田垄会’就是友谊。”人们相爱，这是爱，不是偷鸡摸狗的肮脏事。

第二天我们来到马尔塔韦恩。我不愿意听妈妈提到吕雄，也不愿意去任何地方住旅馆。妈妈看出来我很难过，几天就会过去的，我既然动了手术，反应在所难免。至于她，她显出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她情绪安定，仿佛刚刚摆脱致命的危险。她哪会想到，可能构成大灾大难的事离她只有咫尺。在我享有的这段缓和时期，灾难离她最近。我在这里只是为自己写，连东扎克也看不到我写的东西，因为最可耻、最可鄙的事莫过于假装想死，而又不死。自杀未遂总会被人怀疑为故作姿态，可我甚至连自杀未遂的本事都没有，最好还是别引人耻笑吧。

不过，自从动身前夕与西蒙见面以来，一直到今天，尽管我多么想要永远安息，尽管我不想活下去，但我并没有付诸行

动，这是为什么呢？大夫们知道这是什么病，而我于此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这个可怜的人是怎么回事，他是家族在当前的一环，他的曾祖父和一位曾叔祖是在泰舒埃尔的一个环礁湖里淹死的，他们可能得了牧人们称作佩拉格尔的愁病，按牧人说，谁得了病谁就投水自尽。我知道他们的病和一切起源于人体自身的疾病一样，它引发一种其剂量可以致死的焦虑，这种焦虑，自从我们来到世间，就构成我们存在的中心，而且在我们呱呱堕地时就已经存在了。

我这几个星期生活在妈妈身边，她容光焕发，平静安详，什么都由着我，而且想方设法让我吃螯虾和牛肝菌，在这段时间，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死是因为我手脚笨拙。“你那十个指头都不知怎么使。”妈妈经常鄙夷地说，“你连当个搬运夫都不会！”不会，连自杀都不会。泰舒埃尔的环礁湖现在已经很浅了。至于毒药……没有医生的配方，哪能上药店买呢？我胆怯，不敢象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卧轨，不敢跳楼，也不敢扣手枪扳机。

最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考虑我对永生的信仰——对我来说，它是唯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小教理问答信条的另一面，在神学家戒律的另一面，我仿佛听见对他们的嘲笑：这些傻瓜将谋杀与自由离开人生的举动混为一谈……首先，这不是自由的，因为这种必然性与生俱来，从我们出生到死去，每天都有东西在不断地使我们死亡。自从我回到马尔塔韦恩，这块土地在我眼中恢复了本来面目：一块贫瘠而阴暗的荒原，它最后总要起火的。以前是我的目光，我那魔术师的目光，使它变了样。玛丽也是如此，马尔塔韦恩的土地和玛丽，它们现在永远

恢复本来面目了，我失去使它们改容的能力。玛丽可千万别以为我是因为她才想死的。

我试着祈祷，可是我嘴中的话语失去了任何意义，过去我经常求助于话语以外的庇护所，我认为它是一种静修状态，而现在，它只是一个大洞，通向空虚，通向虚无的大洞。

又一次，疼痛暂时得到缓和。我突然恢复对生活的兴趣。我知道它为时不长，我知道痛苦将重新侵袭我，但我要利用得到的间隙去喘口气。一个美丽的夜晚，我从床上起来，光着脚走到玛丽和我曾经倚栏眺望的阳台上。是的，那里有我的眼睛再一次看到的东西，群星暗淡下去的天空，离天空似乎很近的松树梢，还有我那双凝望的眼睛，还有那颗绝望的心。无论如何“它”是存在的，说那边一片虚无，我这是撒谎，我没有打开这个荒谬世界的钥匙，这并不证明钥匙不存在。

缓和喘息的时期相隔越来越近，直到发生了我这就要讲的那件小事——我当时认为的小事；仿佛我将在大路上遭受袭击，被掐住喉咙，而我身上的那种自杀的念头只不过是宣布灾难即将降临的先兆。这是九月份，拉佩埃尔先生的磨坊附近已经无人游泳了，因为水冰凉，然而这一天，天气特别热，我拿起游泳裤去碰碰运气。大概我心里有个想法：了此一生，因为很可能附近没有别人。我知道自己对于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是没有勇气的，但对奥菲莉娅* 的结局则不然，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会作些本能的动作以免沉底。我泛泛地这样想着，仿佛这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故。妈妈的痛苦，玛丽的痛苦，我仿佛都看到了。人们会象惯常那样说，说我抽筋了，充血了，不会

* 莎士比亚的名剧《汉姆雷特》中的人物，因爱情失意而发疯，投河自尽。

有见证人的。

我走下往磨坊去的沙土路，扫兴地发现有一个人独自在水潭里扑腾拍打。水很凉，在水里是呆不长的。因此我决定等他腾出地方来。我溜进蕨草丛，从那里可以偷偷盯着他。一个人没有看见你，他不知道你在那里，他还以为独自一人，而你却盯着他，这其中有一种不可告人的，但我却承认的乐趣。事实上，这是天主的乐趣。我很快就发现，游泳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十分纤弱，但腿很长，以至于会引起误会。她不完全是个小姑娘了。女孩子们是很难说的，她们从来不是小孩子，她们不可能有童年。游泳的人是个小姑娘，证据就是她象男孩子一样穿着游泳衣。镇上的姑娘谁也不敢这样做。她从水里走上来，在岸边坐下，好在阳光下晒干身体。她向四周看看。那是寂静的中午。她迅速退下游泳衣的上半截，使瘦弱的肩和刚刚发育的胸脯贞洁地露在外面。我并不象东扎克估计的那样感到农牧神* 般的乐趣。不，小姑娘们还没有引起我的邪念，我觉得卡住我喉咙的那只拳头突然张开（要是我早知道），仿佛有人把捂住我失明的双眼的手抽开，于是突然间我看见了。这样的生物，单独一个就足以构成奇迹，而它们在世界上却是千百万；我不认识这个世界，而且，如果我愿意呆在房间里，和书籍而不和人作伴，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会迫使我去周游这个世界。

小姑娘在阳光下站了很久，她没有引起我暧昧的念头，我凝视她，我有一种感觉，当然它只对我有意义，而且每当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年轻躯体时总有这个感觉：天主是存在的。天主

* 罗马神话中的农牧神，喜看仙女在河中沐浴。

是存在的，这很清楚。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喊道："一切都在那里，一切都献出来了，杀了吃吧……"可是这同一个声音又轻轻对我说："但是你可以放弃一切而来寻我，我，而这是唯一的奇迹。"

小姑娘在蕨草丛里隐没了，过了一会又走了出来，穿着短衣，从我躲藏的地方远远看去，她长得不美，一把圆梳将她的头发朝后夹住，使她的额头显得太高。可是我曾看见她脱去衣服，我知道她很美，这不是某种容貌上的美，而是一种线条美，这种线条是在蜕皮转变期才有，而且将来要减退的。我突然抓住了拂晓和黎明之间，或者说黎明与清晨之间的一刹那——奇迹为时不会长久，但它已经在那里，虽然没有真正开始。

我让她溜走，我跟在后面，不过远远地。她象大姑娘似地身体笔直、规规矩矩地走着，可是突然，她象小山羊一样蹦进蕨草丛里，弯身拾点什么东西，然后又往前走。忽然，我的草底帆布鞋踩响了枯树枝。她转过身来，把小手搭在眼前看看是谁，接着便突然逃走，在拐弯的地方消失了。她是否认出我来了呢？当我来到拐弯处时，她一定穿过松树林跑掉了，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她。

第十二章

我从磨坊回来，还一直想着那位受惊的游泳姑娘，刚一到家，我就看见妈妈站在台阶上等我。她喊着说我有一份电报。

她把拆开的电报递给我："当然啦，我拆开了。这是西蒙拍来的……他胆子可真大！"我看电报："急需见你。明日能否来塔朗斯。电复。"

"我出个主意，你可以先让他说清楚是什么事情。"

"不，他是最慎重不过的人了。他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明早就走。我去通知司机。"

"那当然！这是你的汽车，你的司机。"

在晨雾中，马尔塔韦恩的公鸡与偏僻佃农庄园的公鸡此呼彼应。"一声啼鸣有上千名哨兵来附和"。我料到是玛丽叫我去，我会在西蒙那里看见她。可是，我连一丝好奇心也没有，因为我决心避开空谈；不论一位女演员对自己的角色如何笃信，自欺的本领如何巧妙，你用不着假装信以为真。东扎克说布尔热* 的小说是廉价的心理学。是的，我们彼此支付的正是这种掺假的辅币。再说，虽然当时我又爬上了一层台阶，但我精疲力竭，失去了感觉。我坐在汽车里时独自笑了，我想到自己当初曾对玛丽满腹怨恨，如今剩下的只有她对西蒙讲的有关于尔河的荨麻，苍蝇，两轮车，还有尼赞车站的那番话了。她那是背叛马尔塔韦恩，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不值一提的女人，白痴。

我下车时她并不在西蒙那里，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她会来找我们的。巴尔惊惶失措，因为，据西蒙说，玛丽大概不去上班了。她没有能够亲自对我解释这项婚姻计划，她伤心已极，在

* 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著有心理分析小说。

她的思想里，这个计划只是一种安排，避免书店易手。西蒙承认他把我的怒气对玛丽渲染得过了头，他以为我知道这项计划，所以说话时才毫无戒心。

“你什么都去讲，”我生气地责备他，“你把事情都弄糟了。守口如瓶是一种美德，可惜它是学不会的。”

他无法辩解。在他良心上大概有不少这种性质的罪孽。

快到中午时，玛丽下了电车。当时有什么事情正向我扑来，我万万想不到的事，而现在竟发生了，因此使我心不在焉；西蒙让玛丽和我单独呆在房间里，但我们两人相互说了些什么，一片模糊。不过我应该赞扬玛丽，因为她一看见我那副苦相就忘记了一切，一心为我担忧，也许这是我的天赋，能在女人身上唤醒一种忧虑的，很快就转化为惊恐的母爱。她双手捧住我的头说：“我不喜欢你这种眼神。”

我毫不争辩地就接受了她列举的种种结婚的理由，我似乎不再在意了。玛丽向我解释以后，西蒙请我们去塔朗斯酒吧间吃午饭，从那时到现在的这几个小时，似乎是一段可以说是无限的时间，它将我的生活划分为两个世界；我仿佛突然发现了我焦虑的真正原因；那天早上舍韦吕斯街的门房给我送咖啡时送来了一份《小吉龙德报》，报上有一则最平凡的新闻，一幅照片下面的说明仿佛猛然将我推进无边的虚无之中，我在虚无中一个劲地往下沉。

那天早上，我喝了几口咖啡以后便漫不经心地翻看报纸的头一版，莫非我神态恍惚，这个头发往后梳，额头高高的，没有微笑的小姑娘，不就是她吗？她就是磨坊旁边的小姑娘。照片下面是斜体字：“雅内特·塞里斯于前日下午离开其父纽

马·塞里斯先生的家以后，杳无音信。她可能出走，因她患有漫游症。她身着条纹紧上衣，赤脚穿白色草底帆布鞋，头发上夹着一把圆梳。”后面是纽马·塞里斯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她就是“丑八怪”！在坐下来反复咀嚼我的焦虑以后，我在想，是谁在跟我开玩笑呢；我在拉佩埃尔先生磨坊旁边看见的那位令人爱慕的姑娘竟然是“丑八怪”！这不可能出于偶然，安排得太巧了。报上还写着：“这是仇人干的……”是的，是仇人使我看到她那令人爱慕的模样，而她呢，我的出现把她吓坏了，她跑开，她消失了，也许永远消失了。

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应该马上回到马尔塔韦恩，可是我和玛丽和西蒙在中午有约会。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也许是一次出走；我不知道她患有漫游症，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起她。您为什么要作弄我呢，天主？

我赶紧穿衣出门，我买了波尔多的另外两种报纸，上面有同样的相片，同样的通知。我走进里昂信贷银行的大厅，走进迪若门街《法兰西报》报社的大厅，那里张贴着最新的电讯新闻，却没有一件提到小塞里斯的失踪事件。我回到舍韦吕斯街。我承认当时我害怕得哆嗦，焦虑得出了一身冷汗。害怕什么呢？又为什么焦虑呢？我知道要作最坏的准备。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那么，这一次，我会有勇气，有办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仇人制服不了我，尽管这诡计多么巧妙。

我手中仿佛捏着那个套在我脖子上的活结，活结还很松，但一秒钟一秒钟地越来越紧。中午我在门后等着，不等他们按铃就给他们开了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玛丽叫道：“阿兰，你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将照片递给他们看。怎么

回事？他们早看过了，他们一开始还笑着。这是出走……我反驳说："没什么好笑的。我被牵连在内。"

"你疯了，阿兰！"

于是我讲起那件事来，我的声音完全变了样。他们不再笑了。玛丽说："我们去吃饭，然后你就走。今天晚上以前，人家会找到她的，你一到家就去作证。"我吃不下东西，玛丽便提议到普雷沃小店去喝一杯巧克力。

"你仅仅是嫌作证挺麻烦。"

"还得看见他的名字登在所有的报纸上。"西蒙打断她说。

玛丽打量他，耸耸肩，提议去书店，她可以从那里打电话找她最好的主顾，就是《小吉龙德报》的新闻处长，也许我走的时候可以放心了。

书店已经关了门，我们从小门进去。玛丽的朋友不在报社，不过她有他的私人电话号码，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本人来接的。她将听筒递给我。是的，有新消息："一位树脂工人看见小姑娘从他身边跑过去，她好象被什么人，或者被什么东西吓坏了，甚至好象有人在追她。树脂工人一直在受盘问，不过他还仅仅是见证人……"听筒从我手中落下。

"阿兰，她为什么吓坏了？"

"树脂工人没有撒谎，她奔跑是因为害怕，她害怕我，我，因为我刚刚看她游泳……"

"是的，可是一刻钟以后你就回到了马尔塔韦恩，人家交给你西蒙的电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西蒙点点头：

"嗳，嘘，你要是认为用不着担心……"

“闭嘴，傻瓜，”她怒冲冲地喊道，“你瞧他那副可怜巴巴的面孔。我原来想让你陪他去马尔塔韦恩，可是，想一想，还不如他单独一个人，也比和你在一起强……不！我去一趟吧。你呆在这里等巴莱热回来。你向他解释……必要时你帮帮他。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可是，太太看见你会怎么说呢？”

“她也会看见她儿子的，只要看他一眼，她就会明白的，她不象你什么都不懂。”

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我把自己交托给她，只要她在我身边，我就不会遇到任何凶险的事。我喘了口气。汽车以人步行的速度缓缓驶过熙熙攘攘的圣卡特琳街。然后是莱奥尼昂的公路，松林已经开始了。玛丽拉起我的手问道：“你不再害怕了吧？”是的，我不再害怕了，可是我知道我还会害怕的。我此刻很清楚，人家不可能怀疑我，可是不到十分钟以后，我可能又糊涂了，到那时我又会觉得，一切都显然在指控我。

“连你也一样，玛丽，人家要是盘问你，你要是把你知道的事说出来，你就会成为不利于被告的证人……”

“当心，孩子，你又往下滑了……”

“你还记得我们离开马尔塔韦恩的那天早上吗？你想去看看于尔河，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因为我们知道小姑娘在窥伺我们，你还记得我怎么说她的吗？我说：‘我要掐死她。’”

“你又在胡想了，阿兰。这话对谁都毫无意义。”

“可要是有人盘问你，你就不得不说出这句富有启发性的话。”

“启发什么，你无非是一时的气愤，我也很生气，谁也会

生气的。”

“她知道我讨厌她，既然她那么怕我，既然她在拐弯的地方一认出是我便跑进林子，而这个男人正在林子里。”

“正如查理·包法利* 的话，这是命运的过失，无论如何不是你的过失。”

“我的鞋踩着一根枯枝，弄得嘎吱响，她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其实我完全可以别踩到枯枝上，那么，她就会顺着沙土路一直回到马尔塔韦恩。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我看见她光着身子，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我发觉自己原先把她想错了，她和我们称作的‘丑八怪’完全是两回事，就好比蝴蝶和毛毛虫一样截然不同……”

玛丽沉默了一会儿，喃喃说：“对你母亲来说，这是前功尽弃！”

“你毕竟了解她？”

是的，她了解她。我们不再说话。她有时拉住我的手，握得稍紧一点，为了提醒我她在我身边：“别怕，我在这里。”我害怕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说。玛丽知道我的病，她在一个老头身上曾经仔细观察过这种病：“你对西蒙说我爱找老头子……”西蒙肯定什么都跟她讲了！

“是的，他什么都讲。我有一个老头子，他差点被自己胡思乱想的东西给勒死。”

到了维让德罗，我们停车加油，在汽车修理站前有人议论纷纷。汽车开动以后，司机对我们说：“那个坏蛋招认了，是

---

*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

他把她掐死的，他把尸体藏在羊圈里，夜里又用独轮车把它运到磨坊上游，扔进于尔河的一个深洞里。”我双手捂着脸，不是为了向玛丽隐藏看见我的眼泪，而是避免这个我没有勇气离去的世界。

妈妈独自坐在窗户紧闭的客厅里，她仿佛真正遭了雷击，见玛丽来她也毫无反应。她认出玛丽了吗？

“太太，我不愿意让他在遭受今早的打击以后独自旅行。”

妈妈盯着我：

“这对你是打击？”

“这打击比你想象的要沉重得多。那姑娘害怕的是我，是我把她吓坏的。”

妈妈用不耐烦的声调重复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但她很快就注意听我讲。我讲完以后，她说：“罪犯已经抓到了，他也招供了，你不用去讲，这件事只有我们知道。”

“不，”玛丽反驳说，“对这个要掉脑袋的坏蛋来说，这一点还是重要的。阿兰的证词将证明小姑娘确实害怕了，她跑进了树林，一切经过和那人说的一样，不过，人家一直不肯相信他；姑娘气喘吁吁，下气不接上气……”

“是的，”我说，“正是这点送了她的命。”

我想马上去警察局，可是妈妈说他们都去磨坊了，他们让凶手把扔下尸体的地点指给他们看。我不愿意等待。妈妈问玛丽：“你跟他去吧？”

他们并不象我估计的那样对词藻感兴趣。他们抓住了凶手，准备打捞尸体。我的出现无疑地使小塞里斯感到恐惧，关于这一点，我讲了我该讲的话，然而，向我盘问的警长却认为这

事不值一提。对他们说来，案子已经了结。回家以后，我睡了两个小时，昏沉沉地。我知道妈妈和玛丽谈论我，或者说，玛丽努力劝妈妈对我多加提防。她感到说服了妈妈，便没有再见我一面，在六点钟时去车站了。“可是，”妈妈说，“对于我，她是完全放心的。”

我在她心中所引起的不安使她无暇他顾，使她稍稍忘记在她眼前不断浮现的小尸体。那一夜，她守着我，她睡在洛朗的床上，我发觉她喜爱小塞里斯并不是出于我强加于她的卑鄙的盘算，她喜爱这个失去母亲的小姑娘，小姑娘也喜爱她。

“可是，有件事你原先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你不许我提起她，那就是她很爱你。”

“爱我？”

“是的，在一个才十二岁的女孩子身上，这似乎是难以相信的。她不停地对我谈起你，那种崇拜，那种孩童所特有的，也是女人所特有的温柔的爱慕——但我知道它们是纯洁无邪的，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这种感情，我永远也不会相信它居然存在，或者我会十分反感。如果说，在残害这个无辜孩子的滔天罪行面前，有一个思想使我克制愤慨的话，那就是我想到她现在知道你不再恨她了，你为她哭泣，你不会忘记她，你不再叫她‘丑八怪’……”

“她不知道我叫她‘丑八怪’吧？”

“她知道。当然不是我告诉她的。纽马·塞里斯是从迪贝尔克那家听说的，大概是从你亲爱的西蒙那里听来的吧，有天晚上，纽马喝醉了，就把这事告诉了她。她哭呀，哭呀……”

妈妈和我，我们在黑夜里都哭了，我们心中想着那个无法

容忍的现实：孩子肉体上的创伤，污垢，耻辱……

“阿兰，你读过那么多书，你知道书里都是怎样描述这种天主所容忍的，对孩子，对小姑娘的邪恶？为什么在她死去以前，还把她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一头瞎眼的畜生呢？每天都有孩子受到这种考验，它有什么意义呢？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报纸上说的。每天，到处，在世界上……”

她不说了，等着我回答。我还在哭，那个小小的身体蒙受了耻辱，用于尔河的全部河水也洗不干净。最后我说：

“邪恶也许是某个人。”

“这么说，他是存在的，他被创造了出来，他被赋予那种威力。”

“妈妈，除了那个赤裸的身体以外，别无答案了。它赤裸着，被人唾弃，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受到知识分子的羞辱，这就是我主的身体。小姑娘将答案永远抱在胸前。现在以及永远。而我们，每当我们和这个被侮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赞美的身体进行灵交时，我们便有所感觉，我们将很快知道我们所感到的东西。”

“是的，我信，我信。”

我平生第一次听见妈妈在抽泣，因为爱而抽泣。

“我很爱她，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我曾对她说：‘你应该受教育，我和阿兰从来就谈不到一起。在我们这些人家，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他那样的小伙子。’她原先只是小学毕业，后来跟我们的小学老师自学，这位老师很聪明，正在攻读文学士学位。她还向本堂神甫先生学拉丁文，神父启发她，使她思考你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神父知道那是些什么问题。可怜的教长，你想不到自己居然对他大有影响吧。

我妨碍你睡觉了。亲爱的，睡吧。”

“对我最重要的不是睡觉，而是你呆在我身边。”

我们默默无语地呆了一会儿。秋夜的风使马尔塔韦恩的松树在呻吟，它们和我们一起为活生生地被野兽蹂躏的小姑娘哭泣，她不是象圣女布朗迪娜* 那样被野兽吞噬，而是从天主的创造物那里受到人间所能受到的最大的玷污，而她最后一眼看到的是那张痉挛的面孔。妈妈又说了起来：

“听这个女人（指玛丽）说，你以为我出门的时候派可怜的姑娘来窥伺你。你想我能做出这种事吗……是的，我告诉她的事太多了。你不在马尔塔韦恩的时候，我和她十分亲密。自从那个女人闯进了你的生活，我忧心忡忡，可怜的姑娘全知道。事实上我们整天都谈你。你们来这里时她窥伺你们，这并不是我让她做的，而是她自动做的，是为了她自己。象她那样小的姑娘竟会如此嫉妒，我要是不亲眼看见真会认为决不可能。那天晚上和那天夜里，你使她很痛苦，她告诉我了，她什么都告诉我。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你知道，我并不忌妒。只要你爱她，我牺牲生命也不在乎。她相信你终究会爱她的，她也让我相信。可怕的是，这是真的，在她被奸污，被掐死以前一个小时，你确实爱上了她……”

“是的，不管我活到多老，我都爱她，我将在心里抚慰她，我还要将她抱在胸前，可怜的‘丑八怪’，我唯一的爱人。”

突然我听见妈妈笑了。是的。她在笑。她说：

“你叫她‘丑八怪’，你知道她是怎样报复的？她管那个

---

* 法国里昂城的殉教者。

女人叫‘爪钩’，因为她常常听我埋怨说是她‘叫你上了钩’……”

这一次我们的沉默持续很久，随后我听见母亲入睡的呼吸声，它几乎是一种嘶哑的喘气声，仿佛是透过她还没有流出的如泉的眼泪发出来的。可我，我没有睡，我回顾已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第一步是哥哥的去世，第二步是小姑娘遭奸污。我如此软弱，如此无能为力，上哪里去寻找力量再往前迈一步？啊，躺在光秃秃的大地上，躺在马尔塔韦恩我熟悉的那个地方，我小时候称作“美丽”的那个地方。为什么“美丽”？躺下来，等待入睡，再不苏醒。

我也入睡了。当我醒来时，妈妈已不在房间里。她多半做弥撒去了。我呢，我没有试图祈祷，不是因为愤慨，而是因为象这样的灾难使人感到“它”不在，当然“它”并非不存在；“它”不可能在这里，但“它”却在这里，这就是信仰的奥秘，在受到信仰恩典的人身上“它”是不可摧毁的，连一位小姑娘遭谋杀，连这次谋杀也摧毁不了它，而一想到谋杀，我真想象受折磨的动物那样嘶叫起来。

一觉醒来，我们各自又沉入自己的痛苦之中，重新将自己禁锢起来。为了躲避记者（我的证词登在报上了），从那天早上起我就开始打野鸽，而拉希卡恩的野鸽，我们的野鸽，是找不着，碰不到的。当然，既然凶手供认不讳，并且已经在押，这个故事就该让位给别的故事了。然而问题在于寻求勇气来继

* 信徒在描绘耶稣背十字架的受难图（共十四幅）前一一停留，祈祷。

续我的故事，来决定前进的方向。玛丽写信给我，说我一有勇气，就应该去巴黎："……你的巴雷斯把离乡背井当作一件坏事，其实它是唯一的药方，在你遭受这个打击以后，它是唯一的痊愈希望。当然，不管你在哪里，你身上将永远带着这件已经过去的事，然而，你有那种你在别人身上所羡慕的天赋，你能够使过去的事死而复活，将它挖掘出来。这就是西蒙对你的看法，他深信不疑，他爱罗唆，但久而久之，不免给人深刻的印象，他总说：'他有一天会成名的，你瞧吧！'我爱他的这一点，尽管他身上产生了邪恶的东西，尽管他有堕落农民的一面，尽管你使他成为马尔塔韦恩的怪物，但他信任你，而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往往向我们指明了道路，以前是东扎克，现在是西蒙和我，我们向你指明道路，除此以外，你没有真正的道路。

"唯一的障碍来自你母亲，当然我不会劝你置之不顾的。如果说，当我想到我们的关系时感到几分内疚的话，那是由于这位可怜的'太太'，你和西蒙两人描述的形象使我将她想得过分简单了。你还记得，她常去马尔塔韦恩时我对你说的话吗？'她爱你的地产而不爱你'。今天，我们知道，她爱'丑八怪'而不爱你——是的，这确实是爱，虽然肉和血与此毫不相干。"

是的，我终于明白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将自己的全部感情献给一位小姑娘，而在她漫长的生活中，她的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重视，除了一位生理上使她厌恶的丈夫，除了我，而在她眼中，我是无法理解的，我属于另一类人，尽管我是她生的；我的在场使她那孤独的深渊愈来愈深，幸好有地产可以帮助她浮在上面，幸好有弥撒可以帮她打发日子……还有那个曾被我憎恨的、曾爱过我的、曾被母亲爱过的小姑娘。

是的，这个障碍，用不着绕开。妈妈同意我去巴黎，但是要求我再等一年。我承认说可以在波尔多继续论文的准备工作。其实这与论文有何相干！这是我生命攸关的事（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必须碰碰最后的运气，离开这块使我的心受到创伤的土地，试试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植，或者用我们那里的话说，“移植”——我还有个想法，它不仅仅来自东扎克、西蒙、玛丽，可能也来自我出生的实业家阶层，那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可怕的考验，一丁点儿也别浪费。我们做孩子时，人家老是对我们说：“一丁点儿也别浪费。”那时是指面包片或蜡烛头，而现在，对我来说，不应该浪费的，是我所承受的痛苦，以及我使别人承受的痛苦，是那个被凶手淹没在小溪里的小姑娘，栎树下的小溪将在我心中潺潺流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不应该浪费的，还有这位使人不堪重负，而自己也不堪重负的母亲。我得靠这笔资本生活。不管我的道路多么漫长，不管我还会有什么遭遇，它们将只能停留在我这段生活的圣圈以外。

妈妈对我说：“其实人是不会因忧郁而死的，尽管都这样说。人们不会由于忧郁而死去。即使他们得不到安慰，他们也不会死去；不过我，我快死了，我正在死去。等一等吧，别离开我。”我不能回答她说我只有二十二岁，所以问题不那么简单，我得想办法活下去。我每天去拉希卡恩时带上一本巴尔扎克的书，这是我父亲的书，是一八三九年夏尔庞蒂埃的版本，里面有几篇后来没有收进全集里去。巴尔扎克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太胖了（我是指他的文体）。不过他是使我惜生的兴奋剂，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讨厌他笔下的那种野心勃勃的

青年，讨厌他们的凶残，然而，他们使我也想去碰碰运气，通过有待我去发现的、我特有的道路去碰碰运气。

就目前来说，我还在圈子里面，还没有什么已逝去的东西有待我去重新发现和改造移植，生活还没有成为过去，我正在生活，在此时此地生活。妈妈在那里，她还活着，她心中有那个被喜爱的、受奸污的、睁大眼睛的小姑娘。我不能让妈妈孤孤单单地死去。她说："白天黑夜，时时刻刻，我都看见她死在那里，眼睛恐惧得瞪得大大的。"

她每天都去塞里斯老头那里，他没有象她担心的那样埋头喝酒，因为他想先处理完自己的事务，然后再认真喝个够。

"你相信吗？"妈妈说，"在葬礼上，尽管大家都哭了，但只有你的眼泪似乎打动了他。他完全可以怨恨你，哪怕他不知道小姑娘为你受的苦。可是没有！你知道他对我提出什么吗？他想假装把他的地产都卖给你，那么，你实际上就成了他的继承人，小姑娘的继承人……"

"决不！"我反驳说。

"那当然，"妈妈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会拒绝，所以我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拒绝了，我想你会赞成我的吧。后来他又提出要真正卖给你，他保留用益权。由你决定吧。"

"妈妈，你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吧。"

"我想怎样办？我什么也再不想了。从她的死亡中谋利，一想到这里，我就反感极了。塞里斯的地产将由几位侄子瓜分，也就是说，将化为乌有。这正是我的愿望，但愿原先属于她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剩下来。我愿意一切都烧光。纽马·塞里

斯认为将来会这样的，最终一切都会烧光。”

“既然从前和最近都没有烧光，为什么将来会烧光呢，可怜的妈妈？自从实行敲警钟以来，大火……”

“照塞里斯说，再过几年，敲警钟也动员不了人啦，因为佃农庄园都走空了。人们愈来愈不愿意象野狼一样在这偏僻的地方生活，靠黑面包和黍子饼为生。塞里斯说，美国学者可以不用我们的树脂，而用别的东西提炼松节油，而且人家矿井的撑木和铁路的枕木也愈来愈少用我们的松树了。所以一切就会燃烧，”妈妈带着一种绝望的满意心情说，“因为人都走光了……再说，为什么树木要得天独厚，免于一死呢？它们也要死的，活活烧死。这更好……

“你以为我原先是为了爱土地而爱土地的吧，其实我想到的是那孩子和你，我会看到你们成为一切的主人，而我，我照管你们两人，照管你们的利益，而且看到她在你身边幸福地生活。教长先生有时不厌其烦地教训我说：‘你也没法把佃农庄园带进棺材呀！’我说：‘要是我死的时候知道孩子们将拥有这些庄园，知道庄园经营得很兴旺，那我死也瞑目了。’我对教长说，地产是持久不衰的，当然，分家对它不利，但它可以通过婚姻和遗产而扩大，它蔑视死亡。但现在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可什么是真的呢，阿兰，什么是真的？”

我现在只有把自己交托给天主，只有等待天主的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是只我一个人听得见的召唤，要我提前结束生命。我这样想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母亲内心所发生的一切，在我们两人不知不觉之中所发生的一切，是的，我确实没有考虑到她内心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考虑到那个变化，变化的结果

是她即将采取的出人意料的决定：使我自由。

诸圣节那一天，我们给小塞里斯送去一束花。使我吃惊的是，妈妈没有背哀悼经，因为，以前她让洛朗和我跪在可怜的爸爸的墓前时，她总要背哀悼经的。“我从深渊之底向您呼唤，主呀，主呀……”她的声音是否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哀求的悲切之情？还是这声音勾引起我自身的焦虑？然而，在这最后一个诸圣节，从深渊之底没有发出任何呼唤，而妈妈站在深渊边上，象一株仍然结实的老橡树，但已遭到雷击。她没有下跪，她的嘴唇没有动。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

“我刚才作出决定。我不回波尔多了。我在这里等着。而你，你可以去巴黎，那个女人送你回来的当天就说过几次：‘他应该去巴黎……’”

“可你等什么呢，妈妈？”

她重复说：“等……”我提醒她，教长先生也不再给她作伴了，因为他要去波尔多度晚年，他一直希望和相信能够主持城里一个堂区，可是不行，他要去当修女的指导神父。

“这我知道，我对他的继承人也不抱多大期望。”

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要在访问完本堂区的所有佃农以后才肯来我们家。他当着可怜的教长的面粗鲁地表示，他决不当“城堡的神父”。

“野狼饿了就会从树林里出来。”妈妈说，“我不用等多久就会看见他伸着手走来。至于佃农们，他们将按老规矩求他为猪圈祝福。教长先生还以为他的继承人有道理，认为我们这些人都弄俄了，在一切问题上都弄错了。”

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大路上走，向路人招呼答礼，按照他

们的地位高低而或深或浅地点头微笑。然而，我看到这一刹那的她，不觉想起一只苍蝇，我的同学在玩贬黜德莱福斯的游戏时，曾拿起一只苍蝇，先扯去一只腿，又扯去一只翅膀。妈妈也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被夺去了信念。她原先相信的东西，没有一点是真的，而且她将虚假的东西与启示的真理混为一谈。即使此时此地她尚未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她已承受这明显的事实了。这个创造物从她在世间最喜爱的孩子身上受到了打击，她表现出一种阴郁的麻木：她所剩下的一切都可以被人夺去，而她无动于衷。

“当我们一无所有，”我对她说，“当我们认为自己被抛弃时（我们谁都有这种时候），我们叹息说：‘天主，为什么抛弃我？’这正是十字架所象征的最后失败的时刻，十字架是这种失败的标志，对于青壮年来说，它是令人愤慨和无法容忍的，直到最后，十字架完全与我们的肉体相似……”

妈妈插话说：

“还有我们的心。”

从她嘴里听见这种话，我感到惊讶。她怎么知道总是我们的心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许妈妈避着我们用心灵来生活。在她爱雅内特以前多半有温情的预兆吧。我努力回忆。我所能记起的是她在修道院的一位朋友，萨沙·M……她是爱尔兰人或者英国人，在我父亲死后，她曾到我们那门可罗雀的公馆里来过，每年来一两次，还带着一个小姑娘，妈妈说这是她的“养女”。在春分时节，她们从远处来，仿佛是被风暴赶向岸边的海鸟。小姑娘叫安德烈，她的身世也是个谜，妈妈说：“不能告诉你们。”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然而一切都留在我心中，什么也不会丢失。

妈妈进行的最后一场防御战就是要求我在巴黎与天主教学生们住宿在一起；可是我说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不必如此，而且，在巴黎举目无亲并不使我害怕，反而使我觉得有趣：白手起家，尝试着去征服这座大城市，这是个一再重复的永恒主题，征服者总是一位口袋里没有介绍信的小小的外省人。

“那你会过怎样的生活？”

“原则上是勤奋学生的生活，当然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而最好的机会就是能够遇见某些人。”

妈妈问道：“为了善还是为了恶？”

“哪有这么简单呢。遇见人，即使是最坏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天意。”

“你怎么知道呢，怪孩子？”

确实，我怎么知道呢？是我自己有意识地总结这段故事的含意，是我自己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整理，是我自己将人性的意图加之于天主，是我自己对我编造的事情自得其乐。

妈妈不再听我讲了。她问我每月得寄我多少钱，我的回答出乎她意外，我叫她别管这些事，我说我能够处理自己的财产，不需要任何中间人。可后来，一直到最后，她仍然核对我的开销，每星期日下午都埋头查看她的账簿。

第十三章

这年十一月里阳光灿烂。妈妈将陪我去波尔多，帮我整理

行装，然后只身一人回到马尔塔韦恩，她已经这样决定了。可是我一再对她讲我不愿意事先作任何决定，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留在她身边，虽然我再不能给她任何帮助了，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她甚至没有任何反驳的表示。

动身的前两天，她让我陪她去拉佩埃尔先生的磨坊。我说我原来也想去，但是没有勇气。

“可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就有勇气了。”她说。

她戴上一顶出门作客的帽子，一副黑手套，打着小阳伞。她没有穿丧服，她和雅内特不沾亲，没有权利穿丧服，但是她的衣着不再有丝毫无拘无束的假期迹象，仿佛死去的姑娘时时在她眼前，使她不得不保持庄重。

妈妈平日很少走路，这时却在铺着松树针叶的沙土路上庄严地往前走。快到磨场时，她挽住我的手臂，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

“我是从这里看她的，”我说，“最初我以为是个男孩子。”

她站住了，瞧着水闸里没有一丝涟漪的死水。她让我领她去蕨草丛，指给她看我坐过的地方。

“大概是这里，对，就是这里。”

她一直站着，脸朝着那泓死水，她这个从未在我们面前流泪的人，却再一次用戴着手套的手背捂住眼睛，对我说：“把手绢借给我。”

“该回去了，妈妈，从最近的小路回去。”

她不作声，走出树林，朝水闸走去。不，这不可能，她不会有这个念头。我拉住她的手臂，可是她挣脱了。她那歪扭的倒影映在水中——她和在城里一样戴着帽子和手套，打着阳

伞，这几分钟多长呀！“回去吧！”她最后说。

我们走上了那条沙土路，那是小塞里斯生前所走的最后一条路。妈妈要我解释，当时我从多远的地方看见那可怜的小红帽乖乖走着，跑着，玩着。

“啊！”她喃喃说，“她发现你以后，就是朝这个拐弯的地方跑过去的吧……”

“是的，她是从这里跑进树林的。”

妈妈好象在寻找狩猎物的踪迹，她两眼盯着地面问道：“你肯定她是从这里跑进树林的？”她没往前走，而是一动不动地呆在蕨草丛上方，脸朝着松树，它们曾经看见……我试着去拉她的手，但她把手缩了回去，面且，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因为你把她吓坏了。其实，象你这么大的男孩对一个小女孩无动于衷，那是很自然的事；要是你当初无动于衷的话，她就不会想到要跑开，那样，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她现在还活着。她那么恐慌，当然是因为她知道你恨她。”

“不，妈妈，不！她从你那里才知道我恨这门亲事的，它是为了利害关系而预先安排的……”

“不是为了利害关系，这是你给我臆想的理由。”

“你从来没有和我讲什么，从来没有让我知道你会有别的理由……”

“你那么恨她，我哪敢对你提起她哩。我一张口，你就不会让我讲的，你就会甩门出去的。她知道你给她取了这个难听的绰号。她是因为这个死去的。是的，当她跑进树林时，她已受了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你的剑就把她刺伤了。”

“妈妈，你太不公平了。”

我想抓住她的手臂，但她几乎猛烈地将我推开，她一个人

往前走，我跟在后面不断地说："你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于是她半转过头来，挑衅地说：

"是的，就是你！就是你……"

"你怎么看不出来呢，可怜的妈妈？如果说我该对这件不幸的事负责，那你也该负责，而且首先是你，是你的一贯行动使得我这样的小伙子对你的计划深恶痛绝。从前，你决定任何事都只考虑你自己，可我还要生活一辈子，我只有二十二岁，而你总想按你的想法来安排我的一生。不管你怎么说，当时你考虑的仅仅是塞里斯家的产业。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会想到你爱那个孩子……"

"因为我怕你生气，如果你知道我爱她……"

"胜于爱我？"

她没有回答。她爬上马尔塔韦恩的台阶，每走一级停一停。在门厅里，她又推开我：

"让我一个人呆着吧。我任何人也不需要了。明白吗：任何人。"

我听见她房间的门关上了，我走近火。外面起风了，风吹动树枝，仿佛在玻璃窗外对我打手势。巨大而朦胧的呻吟声和我内心那默默的呼唤交织成一片，我在温柔而绝望地责备天主。

我没有点灯。到底怎么办？现在母亲不需要我了，岂止如此，她厌恶我在她身边。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照顾她，留在能听见她呼唤的地方。她的反感会慢慢减弱，最后她会求助于我，因为她只有我。是的，可是，万一她不肯离开这里，那我怎么办？整个冬天我们都将呆在马尔塔韦恩面面相觑？或者是

我一个人住在舍韦吕斯街，由路易·拉尔普来侍候？

这些想法毫无逻辑地彼此串连着。我就这样在黑暗里，靠着炉火，呆了很久。外面的暮色越来越深沉，我只影影绰绰地分辨出放在我那瘦削的膝盖上的两只手，接着我听见母亲下楼的沉重而迟缓的脚步声。还不到开饭的时候。这么说她向我走过来了。她进来。我没有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她将一只手放在我头上，将头发往后拢，就好象我小时候她晚上吻我那样，可是这天晚上，她没有吻我。然而，她一反常态，用一种不自然的温柔声调说话。

“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忘掉吧，可怜的孩子。我们彼此都不公平。过去你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从来没有谈过话，象戏剧或小说里那样谈话，我听了很难过。这下好了，从磨坊回来的路上，我们算是补上了。”

“是的，这些话都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

“你忘掉我们说的话，至少忘掉我说的话吧。我当时是想找一个人来埋怨，找一个罪魁祸首，出出怨气。你也是……我们相互责备……”

“是的，”我阴沉地说，“就好比两个同伙在重罪法庭上彼此指控一样。”

她说：“别说了！”我看不见她，但我听见她在哭泣。我站起来，亲吻她，求她原谅。

“这都不是我们的过错，妈妈，该由我们负责的过失，大不了也只能产生误会，而误会最终会消失，很快会消失的，因为当时我急于知道在磨坊旁边游泳的姑娘是谁，要是没有西蒙的电报，我当晚就会知道的……”

“那也无济于事。当时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是的，妈妈，这是难以相信的巧合，你我都没有任何责任。不过，这种罪行总是在偶然碰上的情况下发生。人们总会说：‘要是孩子走另一条路……’”

她喃喃说：“事已至此。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束了。”我们无言地呆着。我只看见在我对面的安乐椅上有一团朦胧的身影。

“听我说，阿兰，别说空话了，直截了当地说吧。对你来说，毫无问题，你应该走。那样对我们两人都好。你常给我写信，在信里是不会生气的。你谈谈你的生活，总之，你愿意对我讲的那一部分生活。我经管你的产业，要是我病倒了，只要给你拍电报，德迪翁牌汽车在波尔多接你，你当晚就能回来。”

“是的，你住得远远地就能忍受我，重新适应我……”

这一次，她也没有表示不以为然。她听见了，听懂了吗？她问道：

“你仍然决定后天走吗？无论如何，你得在波尔多停留一天……”

“不，妈妈。我这里还有些书想带走。汽车把我直接送到去巴黎的火车旁边。十一点零四分开车。”

“可是你所有的衣服几乎都在舍韦吕斯街……”

“做学生所必需的衣物，我这里都有。我愿意一去就当学生，不会有人邀请我的，我谁也不认识。”

“你最后总得结交一些人……”

“也许吧……不过，即使必须进社交界，我也得先观察观察，看看巴黎人怎么打扮。可怜的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他穿着昂古莱姆那身装束去到巴黎，后悔莫及，你还记得吗？”

她用一种并不期待回答的声调，低声问道：

“谁是吕西安·德·吕邦普雷？”

“瞧你，妈妈！你不是读过《失去的幻想》吗？是我让你读的。”

“哦！你知道，我不能跟你比。我读过的东西，什么也留不住，只是在脑子里过一过……”

她象我常见的那样，手肘撑着膝头，拨起火来。突然她说：

“得给那个女人拍个电报，让她在车站等你，送你上火车。”

“不，妈妈，我不需要别人送我上车。再说，我讨厌车站象讨厌坟地一样。我的新生活将在后天十一点零四分开始。那时我将新生。”

普吕当的妻子进来说，晚饭准备好了。

“我居然还想吃东西，”妈妈站起身说，“居然还觉得饿。”

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吊灯下，灯火冒着烟，发出煤油的气味。我突然感到欢乐，我这么快就要走了，去到另一个世界，去过另一种生活。

不，那不是欢乐，而是在漫长而令人窒息的隧道中所感到的急躁；无论如何得走出去，愈快愈好，永远逃走，决不回头，但心中却装着全部财宝。

母亲沉重地站起来，我们又坐回到各自的安乐椅上。她往火里塞进一块木头，象往常那样撩起裙子烤腿。突然，她眼睛瞧着别处说：

“我越想越觉得你应该把你动身的事告诉那个女人，而且告诉她开车的时刻。”

“这可真奇怪，你说是吧，可怜的妈妈，你居然……”

我赶紧住嘴，唯恐再给她增添一分痛苦。

“是的，”她说，“我原先把她想得很坏。我认为她会使我那可怜的姑娘得不到幸福。我这个可悲的糊涂虫，我就没有料到，毁灭她的幸福的东西首先要毁灭她，毁灭我那可怜的姑娘，而这又是怎样的毁灭啊。现在我看什么都变了样，人呀，事呀……或者说，我看到它们的真面目，既不更美也不更丑。啊！‘切勿评判他人’这句告诫，我以后一定能做到。不，我再也不评判他人了。再说，这个女人，我比你料想的更了解她。我从来没有和你详细谈过，在你睡觉的那两小时里，她和我都讲了些什么。那时你从警察局作证回来，昏昏睡去。她没有做戏，我向你发誓。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我别离开你，她认为你得了一种病，那位在她生活中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神父，也得过这种病，她仔细观察过。我懂得，在你的生活中，她原先可能成为什么人，现在仍然可能成为什么人；你娶她还是娶别的女人，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她会代替以前的我，她会保护你，看守你，而不需要任何报偿。你对我说过，说她受的痛苦比与她同岁的任何女孩子都多，我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她越过了一条线，在线的那一边是虚无；我呢，尽管我年纪大，以前我仍然靠自己的希望来生活，对我的希望的一切威胁，我都憎恨，可是现在……归根结底，为什么不娶她呢？我还可以对付一小段时间，但我活不长了。你将来会很孤单。那么，为什么不娶她呢？”

“不，妈妈，你别再说了，我们别再说了。我必须摆脱本

地死人般的生活，我会摆脱的。如果我必须因此而死去，那么越早越好。不过，不会的，我会活下去！活下去！”

“你忘恩负义，你一直是忘恩负义。我一向知道，现在这个女人也该知道了。”

“她给了我只有她才能给我的东西，这我是终身难忘的，不管我活多大年纪。可是，你得了解我，妈妈，我也越过了一条线，在线的那一面再谈不到幸福了，而必须掌握生活。我二十二岁时越过这条线，而你呢，你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就是我去巴黎以前头两天对妈妈说的话，只是它变成了书面语言。自从写这本日记以来，我便自动地进行移植。我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因为我一向在叙述文方面名列前茅，只是因为我保持了勤奋的小学生的习惯。可是现在我应该正视，毫无羞愧地正视我的愿望(只有妈妈不在时我才能顺从的愿望)：一本三法郎的平装书将是这全部痛苦的结晶。在我身上诞生的新人将显示出力量和勇气，他将为了晋升而大胆利用这个命运，使它成为一本三法郎的平装书的内容。

那天晚上，在我们默默上楼回到各自的卧室以前（我们手里拿着从前那盏皮戏灯，因为从二楼无法关电灯），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一点也记不清了；我多半心不在焉，我当时考虑的是一个我从未明确意识到的真理：放弃母亲，放弃玛丽，这在我是势在必行，而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天性自私或冷酷，也不是因为我无情无义。我身上所显示出的、而且我将以冷静的决心去顺从的，是一种继续生存的欲望，而这双重的放弃则是必要的前提。

我躺在冷冰冰的毯子下，很久才暖和过来，在这个乡村房间里，在这个晚秋的夜里，我有条不紊地思考着。皮戎灯还亮着，可是它那窄窄的光圈使房间仍然沉浸在一种便于死去的或活着的幽灵出没活动的阴影里，而我在想，巴黎旅店中那毫无含意的客房是否足以驱散这些幽灵呢。并不是因为我怕它们，而是因为，要开始那种陌生的新生活，我就必须迫使它们在我心中酣睡，以免它们妨碍我去进行我决心已定的战斗。

我是不会孤独一人的，这我知道。会有人爱我，这我也知道。但我事先就下定决心，不要任何人管我。我把自己抹得够黑的，不应该往我身上再涂一笔。那天晚上，我并没有想到要利用别人，要让他们为我的成就或享乐服务。我不知道天主所说的精神罪恶是什么，这种罪恶是天主万万不能赦免的，但是我知道，我一向知道，肉体罪恶是什么。被掐死、被奸污的小塞里斯只不过是精神罪恶的污秽的，而且无限夸大的形象，有那么多人犯精神罪而不受惩罚，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也许他们确实没有责任。而我，天主呀，不论我做什么，我在您面前都有责任。我要努力恢复我的纯洁，因为我不能没有您——啊！这我知道！您也知道，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阶层，也许我能抛弃一切来追随您。

这就是在离开马尔塔韦恩前两天夜里，我祈祷的内容。我踟躇踯躅在已经逝去的时间和即将来临的时间之中，踟躇踯躅在过去的痛苦和将来的痛苦之中，而这痛苦是和相遇，失败，误会，疾病，以及意外事件相关连的。我从来只考虑我个人的故事，仿佛法兰西的历史与我无关。

在这个和马尔塔韦恩同样安静的房间里，我又提起笔来。

我房间的窗外是沃吉拉街希望旅馆的小小的花园，对面是加尔默罗会神学院。巴黎隆隆的骚动声比春分时节大风中的松涛声要低沉，我很平静，我不再痛苦。昨天星期日上午，我去圣絮尔波斯教堂，在大弥撒散场时叫卖桑尼埃* 的《民主报》。我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去拉斯帕伊大道去报到，面卖报是人家让我干的第一件事，尽管我是文学士，而我也第一次炫耀这个头衔。他们让我接受这次考验是有道理的，这次考验有决定性：从此我再也不露面。要是在五、六年前，我会乐于干的，而现在已经太迟了。因此，我目前无事可做，只有钻图书馆，注册，听课，和别的大学生一样，我内心的东面在外表上毫无流露。其实，它不见得比他们身上的负荷更有分量。但是这个故事是我经历的，而不是别人经历的，我能够不让故事中的任何一点浪费掉，不让我少年时代的任何东西消失。我的少年时代与众不同，它更为丰富也更为贫乏，特别是更为孤独；何况尽管这场戏中的人物不多，但是还有哪个男孩有这样的母亲，还有哪个男孩心中装着这位被掐死、被玷污的姑娘呢？

这本日记已写到最后几页了，那个表面上十分简单，而自我来巴黎以后一直回避的问题，应该对它作出明确回答了。安德烈·东扎克住在我旅馆对面的加尔默罗会神学院，他以为我仍然在波尔多呢。我为什么没有和他打招呼呢？最初，我等着和他偶然相遇，我以为这是必然的事，仿佛沃吉拉街和舍韦吕斯街一样！其实，我害怕和他见面。为什么？我知道我必须安排这次见面。我需要有人领我去巴黎大学，不要冷漠而匆忙的向导，而需要东扎克那样的朋友，他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需

---

* 桑尼埃（1873—1950），法国记者及政治家，“由奎会”的创始人。

要多久他就会陪我多久——领我去巴黎大学，去图书馆，还去博物馆。我住得离卢森堡公园很近，离卡伊博特* 展览厅也很近，我知道安德烈几乎每天都去，他还曾经让我发誓不要背着他独自去，因为他希望我第一次看见马内** 的作品《阳台》时，他在我身边。我再等一等，不用忙，因为巴黎的街道胜过一切博物馆。

其实，我还有一个更紧迫的原因要见东扎克。我急于取回我在他那里的日记本。啊！这是主要的！如果这个破旧的神学院被火烧毁，如果东扎克突然死去……少年时代的日记，我整个一生要靠这张王牌来孤注一掷，多么荒唐！不过这正是我现在做的事。感谢天主，世界上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只有我感到可笑。

我还得想法填满每星期写给妈妈的那四页信纸。和她谈思想是毫无意义的，必须如她所说的“叙述点什么事”。至今我只和她谈到旅馆，饮食，服务。而她那简短的回信则谈她的身体和一笔木材交易。

再挖深一点吧。东扎克属于我为了生存而刚刚摆脱的故乡的砂岩和沙土，至少在目前如此。我害怕他一出现就会使巴黎的魔力烟消云散。这种陶醉我的，使我如醉如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浸泡在人流里，任它冲挟，我浮出人行道表层，或者沉入地下酒吧间，其中包括座落在圣米歇尔大道和苏弗洛街拐角上的先贤祠小酒馆。在波尔多，我是加雅克家的儿子，我怕

---

* 卡伊博特（1848—1899），法国印象派画家。

** 马内（1832—1883），法国自然主义派及印象派画家。

见人，可是到了巴黎，我谁也不是，成了最默默无闻的人。我没有名字，虽然不能没有面孔，诚然，猎奇面孔者在这里大有人在，不过我不害怕他们，因为在这种狩猎中，狩猎物必须与猎手合谋，而我是肯定不会的。

夜里，我走着，直走到两条腿支持不了。啊！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我一直在锻炼！那时我去马尔塔韦恩的树林里发现“大松树”，或者去看“拉聚的老头”。

头几个晚上，我没有越过塞纳河。我倚在桥的栏杆上，我爱这些栏杆，因为波德莱尔和莫里斯·德盖兰* 曾在上面倚过！还因为有那么多幻想的人物也曾在上面倚过！我背诵《醉舟》（那一年我才开始知道兰波** ）和维克多·雨果的诗，在这些石头中处处有雨果。有天晚上，我越过了塞纳河，而我现在几乎每晚都越过它。在罗浮宫的拱顶狭廊附近，在宫殿侧面，有几张石椅，晚上那里从来没有人，我便在那里歇歇脚，一面欣赏那幅一直陈设在那里的著名布景，然面在一九〇七年，斯泰方·皮雄，布里昂，巴尔图（克莱芒索，皮卡尔***也是如此）只是这个莎士比亚式的布景中嬉戏的小人国。我走上里沃利街，一直走到协和广场。在那里也一样，戏台上是空空的，这是幕间休息，在一九〇七年还没有发生任何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我这个二十二岁的人会看到的。我一直热爱历史，但以前我并不知道是巴黎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爱好。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加布里埃**** 修筑的那两座宫殿，还有代表各城市的坐

---

* 盖兰（1810—1839），法国诗人。

**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 均为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政治家，内阁成员或将军，他们主张政教分离，相信德莱福斯无罪。

**** 加布里埃（1698—1782），法国建筑师。

着的女神，还有在王冠和褪色旗帜下的斯特拉斯堡，我心里想着在这个一九〇七年的小人国里所酝酿的、而我将看到的事……

我走得精疲力竭，便在韦贝咖啡店前停下来。这是除了拉丁区外我有胆量进去的唯一的大咖啡店。在波尔多，我一花钱便感到害怕和羞愧，而现在我毫无这种感觉。我要了十二个牡蛎，一小瓶米姆酒。我是什么模样，我象什么人，人家会把我当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事实上，要是第一天晚上我没有遇见那两个人，要是我每次去都遇不见她们，那我还会去韦贝咖啡店吗？老妇人最先到。她的花白头发剪成让娜达克发式。是的，年老的让娜达克，她就象是年老的让娜达克。侍者给她端来了一个冷肉拼盘和一杯啤酒。她抽烟，眼睛盯着大门。另一位在近午夜时才来，她又累又饿，她是刚刚从哪里下班的？又一个让娜这克，不过她一头金发，年龄和让娜达克相仿。第二天晚上我又看见她，她瞧瞧我，认出我来。老妇人在镜子里监视她。

我叫了一辆市内交通的胶皮轮车乘了回去，车灯的颜色和在沃吉拉街出租的高级车一样。

有时天气恶劣，我只能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几个咖啡店里转转。我避开达尔库咖啡店，避开它那纠缠不休的、脸上有麻子的、穷酸的妓女。在这些晚上，我又沉缅于萦绕我脑际的那个基本念头。邪恶这个奥秘以前对我来说只是精神上的东西，而现在它却大量出现在我眼前。在拉佩埃尔先生磨坊旁的树林里向小塞里斯扑去的那个畜生，似乎在这里四处徘徊，然而每个怪物在这里都仿佛受到其他怪物的监视，它徘徊着，凶相毕露，两眼发狂，嘴巴丑陋可憎，只得把嘴藏起来。

我还不敢一直走到蒙马特尔。拉丁区的那些人，我很熟

悉，我习惯了，而蒙马特尔使我害怕。在先贤祠小酒吧里，我常听人谈到它，酒吧里挤满了人，谁都可以和你打招呼，而我，由于我是无名之辈，我很乐于和别人答腔。

然后，快到两点钟时，我上床睡觉，并且立刻沉沉入睡，这是我在马尔塔韦恩所没有过的。在马尔塔韦恩，晨鸡的啼叫将我唤醒，而在巴黎，当我从梦中醒来时，上班的人们已经工作几个小时了，做弥撒的时间已过，除非是星期日。我和旅店里别的学生一起吃午饭；在一天里，这是我和同胞们交谈的唯一时刻，他们知道我姓什名谁，知道我是从哪个外省来的，他们或是仇恨或是钦佩莫拉斯*，而我对他们漠然置之，甚至视而不见。

然后我又游逛起来，但是下午的歇脚点是教堂，虽然路线和晚上一样。晚上我所看到的东西，天主啊，我现在来请您解释。我父亲上学时，他在帝制的最后一年曾经住过费鲁街，我从这条窄街走到圣絮尔皮斯教堂，开始了游程。在教堂里面，我的路线也从不改变，一进门，靠右手，我在德拉克鲁瓦**的壁画前停住了。我既是雅各布***，又是天使，我自己与自己搏斗。我似乎踌躇，啊不，我紧张地挺直身子坐在主祭坛后面，我看着皮加尔****的圣母像，东扎克最讨厌这个圣母像，我却很喜欢。我在那里能呆多久就呆多久，然后从塞尔旺多尼街走出来。我来到河边，顺着塞纳河往上游走，一直来到

---

*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曾任极右翼报纸《法兰西行动报》社长。

** 德拉克鲁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

*** 《圣经》中希伯来人的族长，曾与天使搏斗并取胜。

**** 皮加尔（1714—1785），法国雕刻家。

圣母院。我钻进圣母院，沉没在里面，正如沉没在波尔多的圣安德烈教堂一样，不过，在这儿，曾经在圣母院里展开的人类历史在我眼前挡住了天主。

有时我在拂晓以前醒来，听见一辆迟到的马车在铺路木块上滚过。于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再遇到任何事情，我将不会遇到任何事情，一切都喝下去了，一切都吃下去了；我和爱我的玛丽在马尔塔韦恩的阳台上所度过的那一夜，那就是我所能有的一切。我象一个乞丐，人家已经给了他钱，他从任何人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甚至连不幸也得不到，因为有一天，小姑娘在拉佩埃尔先生磨坊的路上，在我前面跑着，接着，我白帆布草底鞋踩响了一根枯枝，她回过头来，从那天起我就得到了我应有的不幸。

不过，我还是遇到了一件事，但是事情微不足道，我不知如何记下来。昨天晚上，年老的让娜达克没有在韦贝咖啡店露面，她大概生病了；我当时想，年轻的那一位多半不会来了，不过我还是盯着门口。她按时走了进来，她坐下来，仔细看菜单，仿佛她不知道要不要叫一份冷肉拼盘，然后她抬起头，瞧着我，露出微笑。

·附　录·

授　奖　辞

瑞典学院
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研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作品的学者，一开始就会获得这种印象：莫里亚克一贯致力于描绘一个明确的环境——人们能在法国地图上指出的一角。他的小说情节展开的背景，几乎总是在纪尤德省波尔多地区，或者在朗德省。前者是古老的葡萄之乡，布满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后者是松林和牧场之乡，寂寞的空间颤动着蝉儿的歌声，大西洋传来远方的雷鸣。这是莫里亚克的故乡。他把描绘这个独特的地区和人民，尤其是那些土地占有者，看作是自己内心的召唤；可以说，他的个人风格是严谨和无情地透彻，犹如扭转葡萄藤的控制力和从灼热的天空撒下的光线。在此意义上，这位读者遍布全球的作家，明显地、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乡下人，但是，他的乡下气并不排斥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人类问题。谁要想开掘得深，他就必须首先和始终有一块他能下镐的基地。

莫里亚克从小受到特别严格的管教；他是在一个强烈地受母系影响的环境中长大的，这种影响不断地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敏感性发生作用。有理由相信，他后来一旦与外界接触，曾产

生一种痛苦的惊骇。在此之前，他接受虔诚的教海，从未料到罪恶支配现实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遍及一切单调和琐细的日常生活。他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气氛中长大；这种气氛成了他的精神之乡，总之，他从无必要对教会作出抉择。但是，他有几次重新审查和公开说明他的基督教立场，主要是为了探讨现实主义立场对于作家的要求能否与教会的戒律协调一致。撇开这些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莫里亚克作为一个作家，他利用小说阐明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其中，天主教的思想和感受，既是背景，又是要旨。因此，他的非天主教的读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在观看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是，若要理解莫里亚克，人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他不属于改变信仰的作家群，否则，对他的理解就不可能完全。他本人意识到赋予他那些根底的力量；当他探究被错误的重担压倒的人们的灵魂，考察他们的秘密意图时，那些根底允许他引证一个伟大而严厉的传统。

莫里亚克如此长久和如此毫无疑义地在现代文学领域确保中心地位，以致教派的隔阂几乎已经全然无足轻重。由于他那一代许多昙花一现的作家今天几乎已被忘却，他的形象在这几年中越来越鲜明突出。就他的情况而言，名声的取得不是以迁就为代价的，因为他那忧郁和严峻的世界观很难取悦他的同代人。他始终怀抱高远的目标。他竭尽全力，坚韧不拔，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继承诸如帕斯卡尔、拉布吕耶尔和博絮埃这样一些伟大的法国道德家的传统。对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他代表一种宗教灵感的倾向；这种宗教灵感，尤其在法国，一向是精神结构中的极端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作为著名新闻作家的莫里亚克，那么，为了欧洲思想的利益，我

们一定不要忘记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他对日常事件的评论，他的值得公众尊重的文学活动的这一侧面。

但是，他今天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令人钦佩的小说创作。列举这几部杰作也就够了，如《爱的荒漠》（1925）、《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及其续集《黑夜的终止》（1935）、《法利赛女人》（1941）和《蝮蛇结》（1932）。在莫里亚克的一系列小说中，充满令人难以忘却的情景、对话和紧张场面，它们的启示如此神秘和残酷。同一主题的重复可能会产生某种单调感，但是，他那敏锐的分析和真实的笔触，随同每种新的冲突，唤起同样的钦佩。莫里亚克的语言无可匹敌，简洁而富于表现力。他的散文能以暗示性的短短几行，说清楚最复杂和最困难的事情。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都具有逻辑的纯正和古典式的措词简练，令人想起拉辛的悲剧。

无声的青春焦虑，罪恶的深渊及其呈现的永恒威胁，虚妄的肉体诱惑，物欲横流，自满和伪善泛滥，这些是经常出现在莫里亚克笔下的主题。不足为怪，由于他使用这样一套颜料，有些人便指责他无故丑化主题，象厌世者那样写作。而他的答复是：相反，如果一个作家以圣宠作为他的世界观基础，认为人类的最高庇护是上帝的爱，那么，他会感到自己怀着一种希望和信任的精神从事创作。我们无权怀疑这一表白的真诚，但是，在实践中，邪恶显然比清白更引起他的注意。他憎恶训诲；他不知疲倦地描绘沉溺罪恶、遭受天罚的灵魂，但是，一旦灵魂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即将忏悔和得救，他一般就喜欢在这时拉下帷幕。这位作家将自己的见证作用限制在这种进化的否定方面，而将肯定方面全部留给未必会写小说的牧师。

莫里亚克本人曾经说过，人人都可以在一种美化生活和允

许我们逃避现实的文学中寻求满足，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文学的偏爱，不应该造成我们歧视那些以了解人类为天职的作家。唯独那些不敢正视生活、从而歪曲生活的人，才仇恨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原貌。他们逐一剥去生活的假面，把心交给这个最后被剥得精光的怪物。在与安德烈·纪德的一次论争中，他回到他的思想基点，断言彻底的真诚是与作家行业相联系的荣誉形式。通常，答尔丢夫被穿上宗教的服装，但是，莫里亚克肯定地告诉我们，这类人物更经常出现在那些支持唯物主义进步理论的人们中。嘲笑道德原则是容易的，但是，莫里亚克反对这种嘲笑。他曾经十分简要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

这句简短的话语或许是个关键，能揭开莫里亚克创作中的善的秘密，忧郁的热情和微妙的失调的秘密。他纵身人类的弱点和邪恶之中，并非出于追求艺术绝技的狂热。即使在他无情地分析现实的时候，莫里亚克也始终确信，有一种超越理解的爱。他不提倡绝对，他知道它并不有效地存在于纯粹状态，因而他不以宽容的眼光看待那些自称虔诚的人。他忠于已经化为自己血肉的真理，竭力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他们，描写他们；这些人物将会悔恨交加，希望自己变得即使不是更好，至少更少一些罪恶。他的小说可以比作是窄口的深井，在底部能看到一泓神秘的活水在黑暗中闪烁。

亲爱的先生和同事，在这供我驱使的短短时间内，我只能简略地谈论你的创作。我知道你的创作值得大加赞美；我也知道对你的创作作出充分的评价，既有一般陈述，又不忽略具体特点，是多么困难。"鉴于你在你的小说中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瑞典学院决定授

予你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最后，我谨代表瑞典学院——你们的年高德劭的法兰西学院的妹妹，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奖金。

林　凡译

受 奖 辞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你们正在给予荣誉的这位文人，他应该触及的最后话题，我想，是他本人和他的创作。我的思想怎能摆脱那种创作和那个人，那些贫乏的故事和那个平凡的法国作家？由于瑞典学院的恩宠，他突然发现自己享有过高的荣誉，几乎不知所措。不，我不认为那是出于虚荣心，我才回顾这段漫长的道路：从一个无名的孩子直至今晚在你们中间占据这一席位。

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从未想到这个幸存在我的作品中的小小世界，这个我在那里度过学校假期而几乎连法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省角落，居然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我们一向相信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忘记了：那些迷住我们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描写的是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国家，描写的是另一种族和另一宗教的人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迷上它们，仅仅因为我们从中发现了我们自己。整个人类展示在我们出生地的农民中，世界地平线内所有农村通过我们童年的眼光呈现。我们出生在狭小的世界，在那里学会爱和忍受；小说家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揭示这个狭小世界的普遍性。对于法国内外

许多读者，我的世界似乎是忧郁的。我会说这一直使我感到惊讶吗？凡人，因为他们终有一死，所以害怕提及死亡；那些从不爱人也不被人爱的人，那些已经被人抛弃或背叛的人，或者还有一些人，他们徒劳地追求不可企及者，不屑于看上一眼追求他们而不为他们所爱的可怜者——所有这些人，一旦读到一部小说作品描写爱之心的孤独，就会感到震惊和愤慨。犹太人对先知以赛亚说："告诉我们愉快的事情，用惬意的谎言欺骗我们。"

是的，读者要求用惬意的谎言欺骗他们。尽管如此，活在人类记忆中的作品是那些完整地描写人类戏剧的作品，不回避无法治疗的孤独。我们人人都必须在孤独中面对自己的命运，直至死亡——这是最终的孤独，因为我们最终都将孤独地死去。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小说家的世界。这是你们伟大的斯特林堡引导我们进入的世界。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无限的希望，这也将是我的世界，因为自从我领悟到自觉的生活，我实际上已经迷上那个无限的希望。它以一线光明穿透我所描写的黑暗，我的色彩是黑暗的，我被认定是黑暗，而不是穿透黑暗并在那里秘密燃烧的光明。每当某个法国女人企图毒死她的丈夫或勒死她的情人，人们就告诉我说："这是你的题材。"他们以为我开着一个恐怖博物馆，我是一个怪物专家。然而，我的人物与当代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有一个本质不同：他们感到自己有灵魂。在这个尼采之后的欧洲，仍能听到琐罗亚斯德呼叫"上帝死了"的反响，仍能见到这一反响的可怕后果。我的人物或许不全相信上帝还活着，但是，他们全都有一颗道德心，知道他们存在中的一部分认识罪恶，不可能犯罪。他们全都隐隐约约感到他们是他们的行为的奴隶，在别的命运中有反响。

对于我的那些或许是可怜的主角，生活是无限运动的经验，一种无限地超越自身的经验。人，只要不怀疑生活有方向和目标，就不会绝望。现代人的绝望产生于世界的荒谬；他们的绝望以及对于代理神话的屈从：这种荒谬使人变成非人。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他也宣告在我们曾经生活和我们仍然必须生活的时代里，人失去自己的灵魂，因而也失去个人的命运，变成驮畜，受到纳粹分子和今日使用纳粹手段的那些人的虐待。一匹马、一头骡和一头牛有市场价格，但是，由于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清洗，不用破费就可以获得人这种动物，从中榨取利润，直至它枯竭而死。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他把依据上帝形象创造的、得到耶稣基督拯救和受到灵圣启示的人作为他的创作中心，按照我的观点，他就不能被认为是绝望的作家，即使他的画面始终这样忧郁。

他的画面之所以忧郁，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如果不是受到腐化，也是受到伤害。不待说，一个基督教小说家不能依据田园诗叙述人类历史，因为他无须避开罪恶的秘密。

但是，念念不忘罪恶也是念念不忘纯洁和童年。令我伤心的是，过于草率的批评家和读者没有认识到儿童在我的故事中占据的地位。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间，有个儿童在梦想。它们含有儿童们的爱、最初的亲吻和最初的孤独，含有我所珍爱的莫扎特音乐中的一切东西。人们已经注意到我的作品中的毒蛇，但是没有注意到鸽子在不止一章中筑窝，因为在我的作品中，童年是失去的乐园，它介绍罪恶的秘密。

罪恶的秘密，对待它有两种方法。当它出现在我们之中和之外——出现在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激情以及渴望权力的帝国用人血书写的历史中，我们要末拒绝它，要末接受它。我

一向认为，在个人的和集体的罪行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一个新闻作家，我只是日复一日在政治历史的恐怖中，揭示出发生在心底暗处的无形历史的有形结果。为个证实罪恶是罪恶，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至今还飘浮着焚尸炉的烟雾。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它们吞噬千百万无辜者，甚至儿童。而历史按照同样的方式延续着。集中营制度已经在一些古老的国家中扎根，而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曾在那里受到热爱、崇拜和侍奉。我们恐惧地注视着世界的那一部分：在那里，人仍然享受着人的权利，人的思想仍然保持自由，但是，它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日益缩小，犹如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驴皮”。

绝对不要以为，我作为一个信仰者，故意无视由于地球存在罪恶而造成的对于信仰的种种非难。对一个基督教徒，罪恶始终是最恼人的秘密。如果一个人在历史的罪行中坚持他的信念，他将困惑于这个永恒的耻辱：救赎显然无用。神学家们关于罪恶存在的合理解释从不令我信服，那些解释可能是合理的，而且恰恰因为它们是合理的。这个难倒我们的答案不是以理性秩序，而是以爱的秩序有前提。这个答案充分展现在圣约翰的断言中：上帝即是爱。对于活生生的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请原谅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多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大量的评论、争辩、异端、迫害和殉难。但是，正在跟你们说话的毕竟是一个小说家，你们选中的一个小说家，因此，你们肯定或多或少重视他的灵感。他证明：他按照他的信念和希望所写的一切与他的读者所体验的一切没有矛盾，尽管这些读者并不与他分享同一的希望和信念。举个别的例子，我们看到，格雷厄姆·格林的崇拜者中有不可知论者，他们并不因为他的基

督教观点而厌弃他。切斯特顿曾经说过，每当基督教中出现某种杰出的东西，在现实中最终也会出现与它相应的某种杰出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一思想，我们或许会理解为什么在如我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的那些天主教灵感的作品和热爱他的作品、电影的广大非基督教公众之间，存在着这种神秘的一致性。

是的，广大的非基督教公众！按照安德烈·马尔罗的说法，“今天，革命起着昔日属于永生的作用”。但是，如果神话恰恰是革命，而永生是唯一的真实，那怎么办呢？

答案无论是什么，我们将一致同意一点：非基督教化的人类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类。什么世俗力量能摧毁十字架与人类苦难的关联？你们的斯特林堡陷入深渊的底部，从那里，这位诗篇作者发出他的呼喊。甚至他也希望在他的墓上刻上一行短语；这行短语本身就足以摇动和打开永生之门：“o crux ave spes unica。”在经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甚至他也安息在那种希望的庇护中，那种爱的阴影中。完全是以他的名义，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说了这么一些过于私人的话，或许还说得过于阴沉。但是，为了报答你们给予他的荣誉，他不仅向你展示他的心，而且也展示他的灵魂，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报答吗？因为他已经通过他的人物告诉你们他的苦恼的秘密，他也应该在今晚向你们介绍他的安宁的秘密。

林　凡译

莫里亚克小传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年生于波尔多。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他一岁半时，父亲死去，留下母亲和五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莫里亚克是在受到严密保护的世界中长大的，最初受母亲保护，后来进入一个信仰圣母玛丽亚的学校。他在波尔多和巴黎学习文学，很快就成为一个独立作家。1909年出版诗集《双手合十》、引起一些反响，但直到1922年出版了《和麻风病人的亲吻》，他才成名。1933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生活在占领区，他自己的马拉加尔和巴黎的房产中，化名弗雷茨出版了《黑色札记》。战后，戴高乐授予他荣誉勋位。除了众多的小说，莫里亚克还发表了几个剧本，由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新闻作家，曾任《费加罗报》社论撰稿人。

莫里亚克的“宗教”小说难住许多批评家，因为它们充满“生活的黑暗面”，其宗教内容并不直接显露。例如，《爱的荒漠》（1925）描写一个妇女与她的所谓情人们、父亲和儿子的三角关系。“未被使用的”激情，逃避现实的幻觉，转变成荒漠；这些人物在这个孤寂的荒漠中，过着他们受挫的生活。其他杰出的小说是《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蝮蛇结》（1932）、《黑夜的终止》（1935）和《法利赛女人》（1941）。

他最近出版了一部研究夏尔·戴高乐的著作（1964）。莫里亚克的十二卷作品集于1950—1956年出版。

林　凡译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